武俠世界

江湖過客（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狄心・著

情與義，兩難全，正與邪，難共存。對他來說，仇可以不報，恩絕不能不報，於是，一次義不容辭的行動中，也就斷送了他的一切，更斷定了他的一生，既相愛，不能愛。到底是命運主宰人，還是人主宰命運？他的命運又如何？



第29年
14

編者話

人生匆匆歲月數十寒暑，究竟命運由人主宰，抑是命運主宰人，千秋功過誰與評說？今期刊出狄心先生撰著「江湖過客」，兩個飄泊人寰的孤兒，却是江湖仇怨鬥爭的犧牲品，養育之恩，誰能忘懷，殺父之仇，誰能不報，但是一位譽滿江湖的武林高手死於仇家的暗算，臨終前叮囑不要讓兒子習武，更不要讓兒子替父復仇，要專心讀好聖賢書，難道其中有不可言喻的隱衷？情與義，兩難全，正與邪，難共存，對他來說仇可以不報，恩却不能不報，結果在一次義不容辭的行動中，他就斷送了他的一切，更斷定了他的一生，既想相愛，又不能愛，命運就是這樣無情地愚弄着這個來去匆匆的江湖過客……

☆　☆　☆　☆

下期刊出西門丁先生撰著「黃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個受制於人聽由差遣的職業殺手更是如此，奸狡險惡的老黃雀專門訓練殺手爲其賣命賺錢，捕蟬的螳螂在前攫物，躲在幕後的黃雀坐收漁人之利，一旦殺手不願再爲其賣命而洗手不幹之際，老黃雀便欲殺之而後快，結果却是……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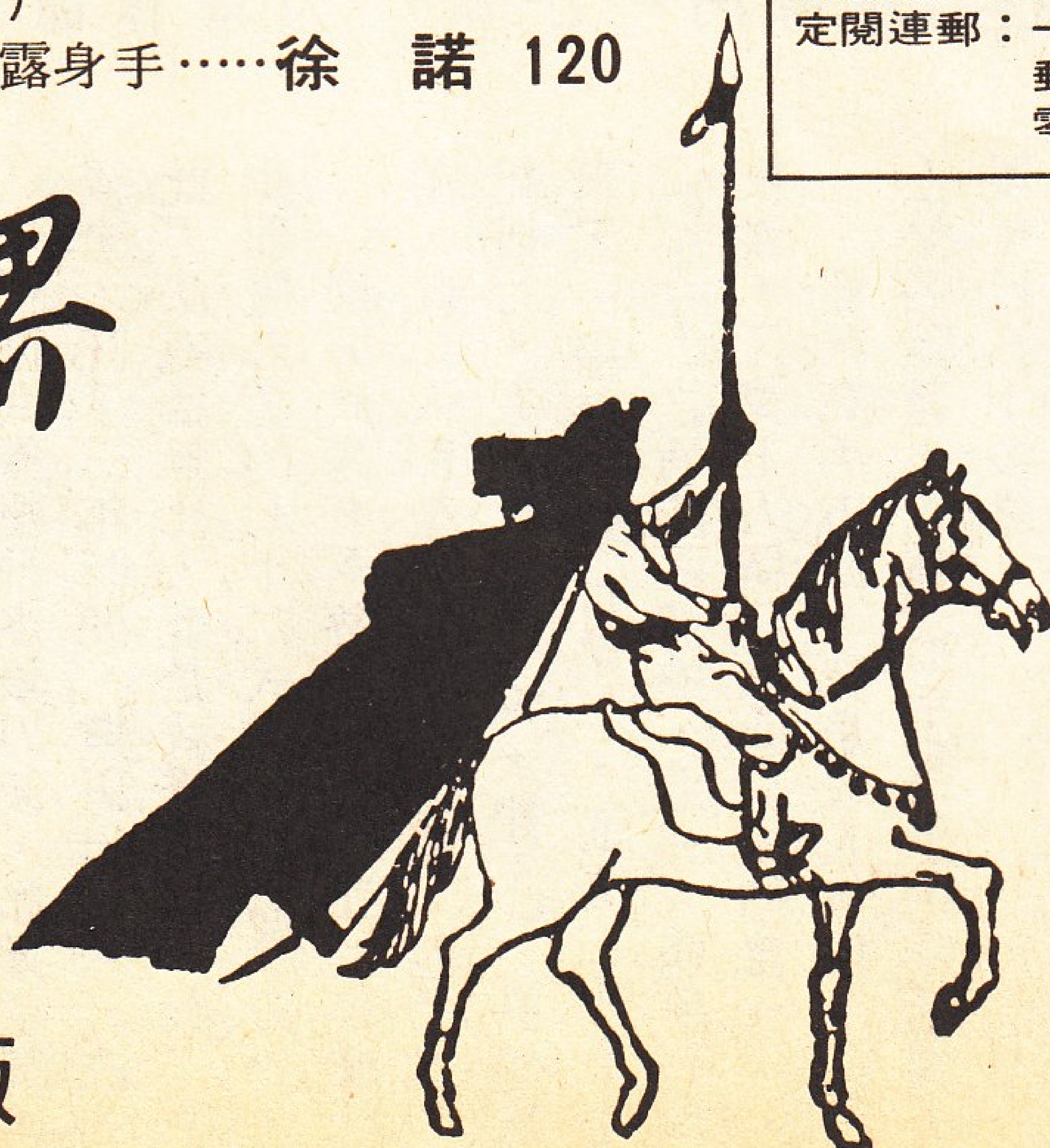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64.00
	一年港幣 $327.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90.00
	一年港幣 $379.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50.00
	一年港幣 $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14期
（總號145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六元・
H.K. $6.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改邪歸正退隱谷中

八月十五日，中秋節，天朗氣清。

清晨，一個杳無人跡的山谷，山谷之內長滿了奇花異草，晨鳥一唱百和，置身其中，令人感到無比的舒暢。山谷之內有一片草原，此時，一乘人馬從山谷入口處緩緩進入谷中。騎者是一個五十多歲，身穿勁裝的人，只見他坐在馬背上，手握九環鋼刀，滿面殺氣，一派高手風範。

他騎着遍體黑色的高大駿馬進入谷中，接着下了馬，便把馬匹趕到另一邊去吃草。

他屹立在谷中，一雙眼炯炯放出光芒的望着山谷的入口處。

再過不久，山谷入口處又有一人一騎緩緩馳將過來，馬是純白色的，人也是穿着純白色的衣衫。

此人大概廿七、八歲年紀，面上神威凜然，而且長得甚是英俊，只見他也握着一把刀，但刀身未出鞘。

他來到谷中後，在那中年人面前不遠處把馬兒勒停，然後下了馬，威風凜凜的站着。

二人以銳利的眼光在對望着。

過了一會，白衣青年忽然道：「一年前，與前輩一會，對於前輩武功，在下深感佩服。」

中年人並不說話，忽然面色一沉，握刀拉開架式，冷冷的道：「請閣下賜教。」

白衣青年仍一動不動的站立着，說道：「在下有個協議，不知前輩能否接納？」

「你說吧！」

「今天一會，不知勝負誰屬，在下這個協議就是，今日之切磋，不論誰勝誰負，敗者就留在這山谷，十年內不得涉足江湖。」

「好！一言為定！」

這兩人的說話，都彷似對自己充滿信心。

「錚」的一聲，白衣青年拔刀出鞘。

刀身銀光閃動，寒氣逼人，這是一把好刀，在刀身的兩旁，各刻上了一頭長有翅膀的老虎，這兩頭老虎形態生動，彷似要擇人而噬一般。

「颯」的一聲，中年人先聲奪人，一刀向青年攻了過去，青年人見他一刀攻來，也欺身而前。「噹」的一聲，兩把刀碰在一起，刀鋒接觸處，也迸發出幾粒星火。這幾粒星火，也就掀開了這一場惡鬥的序幕。

＊　＊　＊

這兩個在山谷決鬥的人，原來就是武林中一正一邪的兩大高手，這兩大高手被譽為武林中的絕頂人物，他們選在中秋節決鬥，引起了各方關注，一時間成為武林中的大話題，更被目為武林盛事，只可惜，他們的決鬥地點除了當事人外，沒有人知道在什麼地方。

這兩人的名頭，可說無人不識，正派高手方面，就是名頭响噹噹的「中原飛虎」程振武。

程振武，廿八歲，兵器是一柄銀光閃閃的刀，刀身兩旁各刻上了一頭長了翅膀的老虎，人稱此刀為「飛虎銀刀」，此刀乃是十年前一蒙古高手所贈。

程振武在十八歲那年，已學得一身武藝，當年一位蒙古高手瞧不起中原武術，年少氣盛的程振武便向其挑戰，卒把那蒙古高手擊敗，蒙古高手敗得心悅誠服，他見程振武不但武功高強，輕身功夫更加不弱，就形容他為中原會飛的一頭老虎，因此「中原飛虎」的外號便不脛而走。

蒙古高手落敗後，不但沒有含恨在心，還生出了識英雄重英雄之心，後來更把心愛的兵器送了給程振武，這就是飛虎銀刀。

程振武獲贈飛虎銀刀後，如獲至寶，後來，花了三年時間，鑽研出一套刀法，此刀法威猛無比，就是威震武林，殺了不少邪魔外道的七十二式「飛虎降魔」刀法。

程振武還有兩個不喜出風頭的金蘭兄弟，此二人都是武功高強之輩，他們以年紀排行，老大就是有「飛天龍王」之稱的龍飛天，程振武排行第二，而老三則是有「豹王子」之稱的孟清揚，這三人携手行俠仗義，江湖上人稱「龍虎豹」三結義。

邪派高手方面，就是殺人無數，江湖上聲名狼藉，人稱「血手魔君」的呼延賀，現年已五十多歲。

這呼延賀為人甚是好勝，也很自負，多年來從未逢敵手，自以為是天下武功最高之人，近年來，他殺了不少正邪兩道高手，因而被視為武林公敵，不論正邪之仕，都欲想把他殺了而後快。

多年來，他不斷找高手較量，但始終對手難求，不期然生出了「無敵是最寂寞」之心。

他知道程振武武功高強，一直想向他挑戰，但程振武是一個神龍見首不見尾之人，一年前，兩大高手終於碰上了，就在



俠義奇情倫理故事／狄心・文　可飛・圖

江湖過



那時，呼延賀向程振武挑戰，程振武為了要替武林除害，欣然應戰。

當時，兩大高手激戰一日一夜，鬥至後來，難分勝負，於是約期再戰，日子就在本年中秋之日。

今日正是決戰之期，一年前，兩大高手雖然不分勝負，但已生出了識英雄重英雄之心，程振武對今日之戰很有信心，他不想殺呼延賀，但他恐怕他會繼續為禍武林，因而向他提出了一個協議——敗者就要留在山谷之內，十年內不得涉足江湖。

呼延賀同意了，在他心目中，留在此山谷內的，將會是程振武。

＊　＊　＊

且說兩大高手在山谷之內惡鬥，由清晨鬥至傍晚，兀自難分高下。

兩人在不能有一招半式的錯失之下，又鬥了近百招，呼延賀畢竟已步入老年，很明顯已氣力不繼，全身也被汗水濕透了，但他不能敗下來，他心中每一戰，都只能勝利，沒有想過敗後會有什麼滋味。

可是這一次，他不能不接受事實，他眼見武功深不可測，而又年輕力壯的程振武正招招殺着的攻向自己，而自己已開始乏力，看來這一仗將難逃一敗了。

二人在一輪快速進攻之下，呼延賀已氣喘如牛，程振武趁他內力不繼，乘勢踏上一步，銀刀直取呼延賀心房，呼延賀見這一招危急異常，已來不及迴刀擋格，於是向旁一跳避開，程振武乘勝追擊，橫裡向他追了過去，呼延賀見他撲來，連忙把身子躍上半空，但程振武有「中原飛虎」之稱，輕功何等了得，他見呼延賀一躍之際

，知他欲想居高臨下向自己攻擊，他來一着制敵先機，也把身子一拔而起，接着一刀向呼延賀砍下。

呼延賀來不及出招，見程振武動作比自己還要快，這一刀劈來，兇猛異常，情知自己不能硬接，心中一凜，見這一刀已迎頭劈下，立時一個鯉魚翻身，才避了這致命一刀。

程振武見他年事已高，動作仍舊敏捷異常，心中也不禁佩服起來，他見呼延賀翻身落回地上，在半空中一扚腰，便雙手握刀，向呼延賀俯衝而下。

呼延賀甫一着地，但見他身形好似一支箭般向自己急劇射來，已然避無可避，唯有立定馬步，也雙手握刀的擧刀相迎，決心來個硬拚。

程振武這一刀蘊藏着上乘內勁，呼的一聲直劈向地上的呼延賀，「噹」的一聲，兩件兵刃撞在一起，發出震耳欲聾的聲响。

呼延賀接了這一刀，由於程振武內功太强，登時令他站立不住，人也向後退了兩步，程振武趁他未立定脚之際，大喝一聲，又再向呼延賀連攻五刀，呼延賀脚步未穩，硬生生接了他五刀，脚底下一個踉蹌，向後倒了下去。

程振武見他倒下，呼的一聲，右脚飛快踢出，這一腳不偏不倚的踢在呼延賀握刀的右手脈門上。

呼延賀右手脈門吃此一腳，整條手臂一麻，手中九環鋼刀應聲落地。

程振武馬步再向前一踏，一刀向呼延賀當胸砍下。

呼延賀手中兵器脫手，見程振武一刀砍下，已然無法閃避，但見銀光一閃，一把鋒利無比的飛虎銀刀已砍向自己胸膛，他知道今天已必死無疑了，在這電光火石一刹那，他已嘗到了落敗的滋味。

程振武這一刀砍下，速度是何等的快？這一刀快將砍中呼延賀了，但忽然間，在急速的去勢中，他竟把去勢收了。

呼延賀張開雙眼，但見他以刀抵住自己胸膛，他也感到有點詫異。

程振武以佩服的眼光望着呼延賀——他雖然殺人無數，惡貫滿盈，但對于他高强的武功，內心却由衷的佩服，所以不忍心就此一刀把一個武藝如此高强的高手殺了。

二人眼光對望了一會，程振武忽然「颯」的一聲歸刀還鞘，說道：「前輩承讓！」

呼延賀坐起身來，滿面頹喪神色，他額上冷汗源源冒了出來，他垂下頭來，低沉的道：「我輸了。」

程振武的目光對他仍是充滿敬佩，道：「前輩沒有輸，在下也沒有勝。」

呼延賀「哦」了一聲，他實在不明白程振武說話之意。

程振武道：「前輩年事已高，體力有限，在下只贏了體力，若論武功，在下根本不是前輩對手。」

「勝負已分，程大俠何必對我說這些恭維的話？」

「這是在下衷心之言。」

「程大俠可知江湖上人人都想把呼延某殺了而後快？」

「這是每個江湖人物都知道的事。」程振武點點頭，不置可否。

呼延賀道：「呼延某一生中，殺人無數，成爲武林公敵，還被冠以『血手魔君』的綽號，不想今天氣數已盡，程大俠，今天是你替武林除害的好日子，一年前，呼延某對程大俠的武藝已大爲佩服，今天能與程大俠比試武藝，雖死也感到不枉此生了。」

程振武知道他今天一敗，內心實在很難受，因爲他也知道呼延賀是一個把勝敗看得很重的人，他忽然對呼延賀改變稱呼的道：「呼延兄，難道你忘了我們比試前的協議？」

呼延賀聽他稱自己爲「兄」，目光一閃，站起身來，說道：「你叫我什麼？」

「呼延兄！」

「呼延兄？」呼延賀神情有點激動的道：「程大俠稱我爲兄？想不到惡名遠播的『血手魔君』會有人向自己這樣稱呼。」

「呼延兄」三個字本來就是一句很尋常的稱呼，但這三個字貫入呼延賀腦中，就好似比任何勝利來得還要寶貴。

只有朋友才會稱自己爲「兄」，呼延賀一生只有敵人，沒有朋友，所以從來沒有人稱他爲「兄」，但堂堂程大俠竟稱自己爲「兄」，一時間，內心只感到一陣興奮。

呼延賀緩緩向前行了幾步，然後彎身拾起自己的九環鋼刀。

他痴痴的望着那柄刀，目光是呆滯的，此刻他的高手風範已蕩然無存。

忽然間，他口中一聲暴喝，接着「噹」的一聲，原來他以强大的氣勁把手中的九環鋼刀一扚，那刀便應聲斷爲兩截。

程振武一怔——刀在人在，刀毀人亡，他此擧是什麼意思？

呼延賀垂下頭來，額上滿是汗珠，沉吟的道：「今天一敗，從此以後，呼延某再也不言武藝。」說完把兩截斷的刀拋在地上，接着仰天大笑起來，可是笑得一點也不愉快。

程振武搖頭歎息了一聲，道：「呼延兄，勝敗乃是兵家常事，又何必耿耿於懷呢？」

呼延賀目光一閃，道：「不錯，勝敗乃是兵家常事，武林中，長江後浪推前浪，今天呼延某敗在程大俠手中，自是無話可說，若果有一天，呼延某敗在一個無名小卒手中，那時才教武林朋友笑歪了嘴，經此一想，呼延某反而覺得很開心了。」接着又笑了起來。

程振武聽他說得眞誠，也知他笑得毫不虛假，也向他報以一笑，道：「呼延兄武藝超羣，今天一會，在下委實得益不淺。」

呼延賀又笑了起來，這次笑得更開心。

程振武奇道：「呼延兄笑什麼？」

「程大俠口口聲聲稱呼延某爲兄，在呼延某一生中，你是第一個這樣向呼延某稱呼，所以呼延某覺得很開心。

「今日一會，在下已當呼延兄爲朋友，所以稱你一句爲呼延兄。」

「堂堂程大俠，竟然與一個邪魔外道交朋友，你不怕我玷污了你的威名？」

「這是世俗人的想法，在下可沒有放

在心上。」

「好！」呼延賀以敬佩的語氣道：「好一個性情中人，既然你將我當朋友，我們就做個朋友吧，程老弟！」

說完又大笑起來，笑得是那麼的豁達。

程振武也笑了，笑得很開心，衝口叫道：「呼延兄！」

二人同時笑了起來。

呼延賀忽然環視山谷四週圍一下，道：「這山谷環境不錯，我喜歡得很，我決定在此長住下去，不是十年，而是一輩子，哈……哈……」

程振武聽他說了，心想：「他在江湖上的仇人實在太多了，遲早有一天會被仇家所殺，在此住下來也是好的。」

「既然呼延兄打算在此長住，小弟日後非時常來打擾不可。」

「歡迎之至。」

「這山谷不知叫什麼名字，呼延兄既然打算在此長住，那麼你就是此山谷的谷主了，呼延兄不替這山谷取一個名字？」

呼延賀沉思一會，道：「就叫這山谷做無危谷吧。」

程振武沉吟的道：「無危谷？不錯，住在這裏就不怕敵人找上來了，這山谷眞是毫無危險，叫無危谷是貼切得很。」

兩大高手本來以敵對的姿態出現，但經一天的苦戰後，兩人不打不相識，同樣互相佩服對方的武功。

兩人在谷中交談，談將下去，竟有相逢恨晚之感，待得日落西山，二人覺得肚子餓了，便分頭去狩獵，捉了幾隻野兎之後，便開始生火燒烤起來。

飽餐一頓後，那時已是初更時分，兩人就好似一對相識已久的朋友一樣，一直談下去，直至深夜，二人才席地而睡。

次天一早，兩人相談了一會，程振武道：「呼延兄，小弟去年與武英鎭岳員外的千金成親了，而且拙荊已懷孕多時，相信將於日內臨盆，所以小弟也不便久留下來。」

呼延賀一喜，道：「怎麼，原來程老弟與武英鎭美人岳小姐成親了？」

「不錯，小弟成親之後，已決定從此退出江湖，昨天與呼延兄的切磋武藝，將會是小弟最後一次與人交手，此後不再言武藝了，今後就跟岳丈學習營商。」

呼延賀面露憂色，道：「程老弟多年來行俠仗義！鋤強扶弱，殺了無數邪魔外道，在江湖上樹立不少仇敵，此後要退出江湖，恐怕並非易事。」

程振武何嘗沒有想過此一點？他亦不再談這件事，當下改變話題道：「呼延兄，待日後拙荊產下小娃娃之後，就叫呼延兄一聲義父如何？」

呼延賀聽了，喜上眉梢，道：「好好，為什麼不好？」

「那麼就待小娃娃出世後，待拙荊調養好身體之後，小弟就帶那小娃娃和拙荊來無危谷，讓你這義父見他一見吧。」

呼延賀無兒無女，忽然間多了一個不知是女兒還是男兒，一時間，只感老懷大慰，好不開心，開懷暢笑了一會兒後，忙道：「程老弟，既然嫂夫人快將臨盆，你應該趕快回去，莫再停留下來了。」

程振武想起快將初為人父，也開心不已，點點頭，拉過白馬，便翻身上了馬，在馬上一拱手，說道：「呼延兄，小弟去了，多多保重。」

「程老弟你也多多保重。」

程振武策馬向山谷出口去了。

呼延賀目送他離開無危谷之後，山谷中就只留下他一個人和一匹黑馬。

他本來就已習慣了孤獨，在他心目中，孤獨並不是甚麼一回事，可是，程振武走後，他忽然感到無限的孤獨感，這種感受，對他來說，是第一次感覺得到。

對一個老人來說，孤獨與空虛是極度無奈的。偌大的山谷中，就只留下他一個人，以及一匹伴他渡過無數風霜的黑馬。

他坐在谷中，想起往後的歲月將會在這山谷中渡過，不禁感到有點凄涼，此刻，也不禁在後悔以往的所作所為。

——若果不是為了能在武林揚名，殺人無數，自己會有今天的凄涼嗎？

——為了成名，不惜以別人的鮮血來染紅自己的名字。

——為了成名，到處找高手較量爭勝，因而樹下無數仇敵，也因此全家被仇人殺了清光。

——為了成名，成為武林公敵，也成為一個聲名狠藉的「血手魔君」。

這值得嗎？成了名又怎樣？若果當初自己不是如此好勝的話，現在已是兒孫滿堂，享受兒孫之福的時候，用不着今天境況凄涼了。

他後悔，可是太遲了，他已沒有後退之路，也沒有任何選擇，更不能再面對人羣的生活下去，所以，他只好把有生之年在無危谷中虛渡下去，直至死的一天。

* * *

忽忽又已半年。

二月初，漫天大雪。

龍江鎭上到處堆滿積雪，雪花仍舊飄飄的降下，還不時刮起嘯嘯風聲，在此寒氣蝕骨的天氣下，龍江鎭上每一個人都懶得踏出門外半步，所以鎭上一片死寂。

在傍晚時份，有兩乘人馬快步馳到鎭上。兩乘人馬一男一女，男的還手中抱着一個嬰兒。

此兩人並非別人，正是「中原飛虎」程振武和他的妻子，有武英鎭美人之稱的岳秀雲。

程振武自從半年前與呼延賀一別後，不久兒子出世，接着就是嚴冬來臨，他惦掛呼延賀，本來想等天氣回暖後才帶着妻兒到無危谷與呼延賀相會的，但近十天來，天氣異常寒冷，而且這種惡劣的天氣有持續下去的趨勢，他想起呼延賀年紀老邁，又怕他衣衫不夠，恐他敵不過嚴寒，內心掛念得很，所以就備了大量寒衣，急不及待帶同妻兒到無危谷去。

龍江鎭距無危谷約莫還有兩個多時辰路程，程振武見天氣惡劣，打算在鎭上找家客棧住宿一晚，次天才趕路。

當下，在一家名為「一定好」的客棧租了一間上房，先把行裝安頓好，夫妻兩人便抱著兒子用晚膳。

用過膳後，天色早已入黑，在此寒冷的天氣內，只好早早上床就寢。

* * *

深夜，房中一片溫暖，程氏夫婦及兒子已熟睡了。

房外仍是雪花飄飄，寒風呼呼。

程振武雖然熟睡了，但忽然間，却被一種不尋常的聲響驚醒了。

這種聲響來自房門外，門外顯然聚着不少人正在有所行動。

程振武警覺性甚高，他連忙坐起床來並提高警覺。

他雖然聲言從此退出江湖，但這次遠行，恐怕途中遇上仇人，所以帶著飛虎銀刀以作防身之用。

他緊緊的握著刀柄，回頭望了望身旁的妻子，只見她抱著兒子仍熟睡著。

此時，在微光中，他看見房門的門縫有一柄利劍伸了進來，接著那劍向下一切，一條門閂便齊口斷開。

程振武見這個情形，已知道有人想在悄無聲息之下進入房中，來暗算自己。

他知道門閂被切斷後，必定會有人衝進房內，於是他連忙走下床來，藏身在門後，等待敵人進入房內，然後加以痛擊。

當他來到房門前，房門果然被人推開了，程振武立時閃身而出，立在門前，觸目處，果然有六個手握單刀的人正在走進來，銳利的目光向來者一掃，喝道：「什麼人？」

六個身形高大的大漢料不到他會突然站在自己面前，微吃一驚，接着二話不說，六人不約而同的握刀揮了過來。

六柄單刀齊劈向程振武，看來彷似非要把他置諸死地不可一般，程振武退了兩步，銀刀向前一揮，把六柄單刀盡數格開，接着馬步一進，把六人逼出房外，便在房外的走廊激鬥起來。

此時，岳秀雲也被打鬥聲驚醒，她吃了一驚，坐起床來朝門外一看，見丈夫被人圍攻，只把她嚇得抱着兒子縮在一旁。

程振武見六人招數都相當兇猛，此時他尋得空隙，一翻身，銀刀向前一劈，一名敵人應聲倒地死去。

這一陣激烈的戰鬥，把客棧所有住客都驚醒了，住客們聞得房外殺聲震天，雖然好奇心極重，但沒有人敢行出房外半步。

程振武對於一些暗箭傷人之輩都極之痛恨，他殺了一人後，刀勢越加凌厲起來，颯颯兩刀，又有兩人死在他刀下。

餘下三人，武功較高，仍可以勉强支撐下去，但此時，程振武在激鬥中忽聞房中的妻子發出一聲極度驚慌的尖叫，接着只聽妻子叫道：「相公，救命啊！」

程振武一驚，愛妻情切，一陣凌厲的快刀把三名對手逼退後，便轉身快步衝入房中。

甫一進房內，只見妻子淚流滿面，來不及問一聲「什麼事」，三名大漢已殺氣衝天的追入房中，程振武彷似猛虎回頭，便向三人衝殺上去。

房中地方較大，三人便分從三個方向攻向程振武。

岳秀雲忽然探首望出窗外，接着對丈夫叫道：「相公，俊儒被人搶走了。」

「俊儒」正是他們兒子的名字，程振武聽了，更驚，他猜想伏擊者不止六人，一定另有人從窗外進入房中，然後把他的兒子抱走了。

伏擊者為什麼要搶走他的兒子呢？程振武已不暇他想，為救親兒，只好使出「飛虎降魔」刀法的殺着，先把三人撕翻再說。

程振武殺了三人，接着飛身撲出窗外，以飄逸的身法落在街上的雪地上。

當他落在地上後，另一旁又閃出六人，六人握着不同兵器向他湧了過來，而且他還看見其中一人手中果然抱着一名正在啕號大哭的嬰兒，他知道此嬰兒必定是自己的兒子。

待六人衝殺上來之際，他認定目標，把身子一拔而起，那六個人在他腳下撲了個空，然後他居高臨下，一刀劈向抱着兒子那人的背心，那人連看也沒有看清楚，背心中了一刀，慘叫一聲便倒了下去，程振武左手一抄，便已把兒子接在手中，然後又廝殺起來。

鬥得難分難解之際，又有兩人死在程振武刀下，其餘三人鼓其餘勇的頑抗下去。

再打不久，程振武心中一驚，心中恐怕仍留在房中的妻子為人所害，一個情急，也不再打下去，身子一縱，便跳上客棧二樓的客房。

當他返回房中，面色立時大變，原來房中的妻子已不知所蹤，情急的叫了一聲：「秀雲，妳在那裡？」

他不見妻子回應，心中更驚，一個情急，便衝出房外，口中仍叫着：「秀雲……」

他在走廊四處張望了一會，仍不見妻子，但此時，又有四人從樓梯上向他衝殺上來，他左手抱着兒子，右手握着刀的向四人迎了上去，但疾步中，忽聞身後有激烈的破空聲，他立感不妙，知有暗器從後飛射過來，他連忙由走廊躍下客棧大堂，當他身在半空之際，另一批暗器又向他飛射過去，他見銀光閃動，在半空中翻了個觔斗，想把暗器避開，但暗器數量太多，範圍也大，難以一一避開，終於左肩上被一支鋼鏢所傷。

此時，那四名衝殺上來的大漢見他落在地上，也從樓梯跳了下去，把他圍住。

程振武怒極，一咬牙，拔出肩上鋼鏢，向其中一人擲了過去，這一擲，手勁奇重，認位也奇準，不偏不倚的打在一人心房，整支鋼鏢登時沒了入去。

另三人一人手握雙斧，一人握根紅纓槍，另一人握着一柄厚背薄鋒的單刀向他殺將過來。

程振武不見妻子踪影，內心又焦急，又憤怒又悲傷，見三人一衝而至，左手抱緊兒子，右手緊握銀刀，吆喝一聲，身形疾閃的欺向三人，那持紅纓槍的大漢，一槍當胸刺來，他以銀刀一撥，馬步橫錯，再攔腰向他一刀橫裏掃將過去，那人廻槍不及，只好向旁閃開，另外一刀雙斧亦已殺至，程振武一柄銀刀耍得凌厲無比，那二人根本攻不入。

再打一會，程振武忽覺左邊身體陣陣麻痹，暗吃一驚，知道剛才左肩所中的一記鋼鏢有毒，心想：「難道今晚就要死在這些人手上？」

這個時候，左邊的身體越來越麻，連

抱着兒子也幾乎乏力，知道拖將下去，只有死路一條，本想與這些人同歸於盡，但想起懷中兒子，方才想起自己萬萬不能在這當兒死去。此刻他忽然想起呼延賀。

「我要儘快把俊儒送去無危谷，交給呼延兄……」心念至此，也不再鬥下去，當下抱緊兒子，便向大門衝了過去，但那三人如影隨形，持紅纓槍大漢一馬當先向他追去，接着一槍刺向他背心，但程振武彷似後腦也長了眼睛一般，一低頭，那槍從頭上一刺過空，然後反手一刀，便把那持槍大漢劈個正着，那大漢登時死去。

程振武殺了那人，頭也不回，只顧朝大門奔走過去，其餘一刀雙斧兩大漢也緊隨着，待來到門前，一刀雙斧齊下，那兩人武功也甚不弱，程振武知道殺他們就要花費一點時間，他恐怕時間長了，毒性蔓延，那時就連兒子的性命也不保，爲了保存兒子性命，也不與兩人苦纏下去，他避開兩人招數後，尋得空隙，便握刀在大門快速的劈了三刀，飛虎銀刀，鋒利無比，經他一劈之下，兩扇門登時被他劈了個稀爛，接着再朝門上猛力踢上一脚，兩扇大門登時應聲飛出街外，然後他以敏捷的身手衝出客棧。

那兩人見他衝了出去，從後呼喝連聲的窮追，但程振武輕功了得，幾個起落，已把兩人拋離，接着衝入馬房，找到自己的白馬，一刀把拴着馬匹的繩索砍斷，便翻身跨上了馬背，刀身在馬身上一拍，那匹高大駿馬便邁開四蹄衝出馬房，然後四蹄濺開積雪的向前直奔。

兩大漢甫一來到馬房，便看見他騎馬而去，正想騎着其餘馬匹從後追趕，但忽聞身後有人叫道：「別追了！」

兩人回轉身來，道：「爲什麼？」

那人穿着厚厚的大衣，頭上戴着毡帽，把他半邊面孔也遮住了，只聽他道：「他中了我的淬毒暗器，已活不成了。」

持斧大漢向那人瞧個清楚，忽然面露驚異神色，叫道：「是你？」

那人道：「不錯，是我！」話音未落，忽然身形向前一欺，手中長劍朝持斧大漢心房一刺，持斧大漢在毫無防備之下，猝然中劍，心房登時射出一支血箭，立時死在雪地上。

持刀大漢目睹他中劍死去，望着他的屍體呆了一陣子，悲痛的叫了一聲：「大哥！」驀地抬頭瞪着那人，目光充滿恨意的道：「原來你在利用我們殺程振武？」

那人狠狠的道：「既然你知道了，你也休想活下去。」「下去」兩字未出口，便握劍殺了上去，持刀大漢狂叫一聲：「我要爲大哥報仇。」便也殺了上去。

持刀大漢不是那人對手，打了三十來招，情知不敵，想着：「留得青山在，那怕無柴燒，這仇日後再報未遲。」心念至此，掉頭便走，那人見他逃走，也不追趕，好整以暇的從鏢囊掏出暗器，便從後向大漢擲過去。

大漢在疾步中，被一支鋼鏢從後打在左手臂上，但仍負傷而去。

那人見他中了自己的淬毒暗器，毒性劇烈得很，知他必死無疑，也不追上去，回身便走回客棧。

* * *

程振武騎着白馬在風雪交加的黑夜一路奔馳，腦海中只知道自己不能在此時死去，走了不久，毒性已蔓延到身上，爲了能夠及時趕到無危谷，便把身上穴道封住，阻止血液運行，以抑制毒性急劇蔓延，然後快馬加鞭，催着白馬在漫天風雪下朝無危谷一路馳去。

這匹白馬是程振武的愛駒，白馬知道主人有難，一路上四蹄翻飛，毫不稍慢。

* * *

呼延賀自從決定在無危谷長住下去之後，便在谷中以竹枝搭建了一間屋子居住，這間屋子雖不甚大，但却極之精緻雅潔，他很喜歡這間屋，還替這間屋取了一個名字，名爲「青竹居」。

接近黎明時份，呼延賀在屋中溫暖的被窩熟睡了。

熟睡了的呼延賀，忽被遠處傳來的馬嘯之聲驚醒了。

在這個時候，忽然傳來那一陣陣不尋常的馬嘯之聲，他感到有點奇怪，他下意識感到有人接近無危谷。

他不能不加以防備，因爲來者不知是善是惡？所以連忙坐起床來。

再過不久，又响起一聲聲淒厲之馬嘯聲，而且聲音顯然更接近無危谷，再聽個眞切，馬匹似乎是向無危谷馳了過來。

呼延賀更加提高警覺，他連忙走下床來，穿起大衣，手執一根木棒推門行出屋外。

門開處，果見一匹馬四蹄踏雪的闖進山谷，他還清楚看見，這是一匹高大的白馬，馬背上伏着一個人。

呼延賀依稀認得這匹白馬是程振武坐騎，但見騎者伏在馬背上一動也不動的，心下奇怪起來。

呼延賀呆呆的看着那匹馬入了會神，此時白馬已走到他身旁不遠處停了下來，同時那人懷中的嬰兒也一起墮了下馬，那嬰兒墮地後，隨即哇哇大哭。

呼延賀但覺事情透着古怪，便向前走了過去。

他朝倒在地上那人一看，登時呆了，接着蹲下來，叫道：「程老弟！」

程振武面上已呈灰藍色，顯是中毒已深，他微微張開眼來，道：「我……中了……暗算……」

呼延賀神情悲痛，把他抱起，叫道：「是那一路人馬？」

程振武已氣若游絲，道：「不知道，替我……照顧孩子……長大後……別教他……武功，也不要……叫他……爲我……報仇……你要……叮囑他……好好……讀書……」

程振武說完，雙足一伸，眼皮合起，便倒在呼延賀懷中死去。

呼延賀猛地搖着他身體，叫道：「程老弟，程老弟……」可是程振武已不能回應他的話了。

他傷心，憤恨，全身也震了起來，甚至身旁的程俊儒在哇哇大哭，他也好似沒有聽見一樣。

良久，他眼眶流下滴滴眼淚，回轉頭來望了望啕號大哭的嬰兒，才一手抱起孩子，一手抱起程振武屍體，緩緩走進「青竹居」。

他把程振武放在地上，此時發覺孩子已冷得咀唇也變成了紫黑色，便把孩子放在床上，以厚厚的棉被蓋着。

他呆望着孩子，又不禁悲從中來，喃喃的道：「這孩子眞可憐，才幾個月大，便父母雙亡了。」在呼延賀心目中，岳秀雲必定也遭人殺害了，因爲程振武說過要帶妻兒同來無危谷與他相會的，現在不見岳秀雲，他心想岳秀雲多半已遭了毒手了。

他仍呆望着孩子，又喃喃的道：「孩子，你到底叫什麼名字，你爹也來不及告訴我。」長長嘆息了一聲，又道：「江湖上，凶險重重，身在江湖，與面對死亡沒有兩樣，孩子，義父就替你取個名字，希望你日後毫無危險，也紀念你日後在無危谷長大，你就叫無危吧。

「你爹在江湖上的名頭實在太大了，仇人又衆多，而你的樣貌又極似父親，若果日後被人知道了你是程大俠的兒子，一定惹來不少麻煩，所以你也不要姓程了，就跟你娘姓岳吧。」

* * *

從此，呼延賀便負起了養育無危的職責了。

光陰荏苒，匆匆又已六年，岳無危已六歲了。

這六年來，岳無危都在無憂無慮之下渡過，呼延賀與他相依爲命，日子總算過得愉快。

岳無危除了義父之外，他唯一的同伴，就是谷中的兩匹馬——一黑一白的兩匹馬，還替兩匹馬各取了個名字，白馬叫白寶，黑馬叫黑寶，他每天與兩匹馬玩耍，人馬之間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呼延賀秉承程振武的遺言，不教岳無危武功，每天都在他面前講故事，又灌輸他做人的道理。

次年，呼延賀不想岳無危有如井底之蛙般只在無危谷生活，便帶他到附近市鎭走走，然後又購買了大量書籍，開始教岳無危讀書。

這岳無危也甚聰明，記性也甚好，在八歲那年，已能把一些詩詞歌賦背誦得一字不漏，甚至長如「琵琶行」、「長恨歌」、「兵車行」等，亦能一字不漏的背誦出來。

呼延賀見他聰明伶俐，記性好，而且模仿性也甚强，對他簡直愛逾自己性命。

很快，岳無危已十二歲了，而呼延賀也成爲一個白髮蒼蒼，皺紋滿面的老人。

這十二年來，在岳無危心中，根本沒有仇恨，呼延賀灌輸給他的，就只有愛心。

這一年的夏天開始，呼延賀對岳無危的前程忽覺暗淡起來，因爲他覺得，決不能讓岳無危一輩子在無危谷生活下去，而且自己年紀老邁，終有一天會油盡燈滅，若果在這三數年間自己死去，岳無危年紀還小，他孤苦零仃的，如何照顧自己？

他忽然想起武英鎭岳三泰員外——岳無危的外祖父。

呼延賀決定把岳無危帶回武英鎭，讓他與外祖父團聚。

此去武英鎭，路途遙遠，難保不會在途中碰上往日仇家，到時就危險異常了。

但爲了無危，他不能不冒險到武英鎭去。

他知道，若果把無危送給岳三泰之後，從此便會與他分開了，但他不能自私，爲了無危的前途着想，他一定要把無危送去武英鎭，只要他前途光明，什麼也不去想他了。

十二年來，岳無危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呼延賀爲了不想再把事實隱瞞下去，便把他叫到跟前，然後把一切往事告訴他，說他生身父親就是當年鼎鼎大名的「中原飛虎」程振武大俠，後來與義父不打不相識，成爲知己等等，又對他說，他父親臨死前，叫他今世不要練武，要專心讀書，又告訴他爲何不姓程而要姓岳的原因。

岳無危知道自己身世，又知道自己父母雙亡之後，鬱鬱不樂一整天，但他到底是小孩子，很快又把一切不愉快的事盡皆忘了。

* * *

第二天，呼延賀執拾了簡便行裝，便騎上黑馬，岳無危則騎上白馬離開無危谷。

兩匹馬步出谷口，呼延賀忍不住回頭望了望「青竹居」，他不知道今天離開無危谷，是否還有性命回來重投「青竹居」的懷抱？但他爲了無危，無論如何都要離開，就算途中遇上仇家也不理了。

岳無危那知道世途凶險？他處身於風光明媚的曠野上，胯下白馬又甚聽自己使喚，只覺甚是好玩。

父子二人騎着馬，一路向東奔馳，到了傍晚時份，父子來到紅雲鎭。

「雞鳴早看天，未晚先投宿」，這是每一個遠行人必需緊記的事，所以呼延賀打算在鎭上紅雲客棧住一晚，次日才趕路。

呼延賀帶着岳無危在客棧租了房間，安頓好行裝後，便在客棧的酒樓用膳。

當他們父子在一個座頭坐下來後，鄰座有兩個四十來歲，手執長劍，滿面正義的人向他們目不轉睛的瞪了過來。

呼延賀與這兩人目光一接觸，忽覺心中一凜，暗道：「是上官文上官武兄弟？十五年前，我殺了他們父親，今天被他們碰上了，何眞大事不妙，事隔十多年，希望他們不認得我就好了。」

呼延賀碰上仇人，知道仇人絕不會放過自己，他早已對自己以往所作所爲痛恨，若果他們要找自己報仇，他想着只好引頸受死，想起年紀尚幼的無危孩兒，自己萬萬不能死去，但又不想與人動干戈，一時間內心充滿矛盾，一顆心只盼望上官氏兄弟認不得自己這個老人就好了。

上官氏兄弟向他望了一會，忽然間，二人目光放出怨毒光芒，同時長身而立，便向呼延賀行了過去。

呼延賀見了，心中一寒，接着裝作若無其事的坐在座位處。

兄弟二人來到他身旁，同時緊握長劍，上官文面色一沉，道：「你是不是『血手魔君』呼延賀？」

呼延賀連望也不敢望他們一眼，只道：「兩位兄弟，你們找錯了人。」

岳無危不知天高地厚，望着二人道：「我義父叫呼延賀，並不叫『血手魔君』。」

呼延賀聽了，暗叫不妙，上官武咬牙

道：「果然是你。」

上官文道：「十二年前，你與程振武決鬥，武林朋友以為你已死了，想不到你還活着。」

上官武道：「大哥，別與他多說，我們今天就為父報仇吧。」

兄弟二人雙雙拔出長劍，呼延賀已十二年沒有練武，情知自己武功大大退步，加上年紀已近七十歲，知道不是二人對手，在二人拔劍之際，連忙一手拉起岳無危，便向大門衝了出去。

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上官氏兄弟今天碰上了他，說什麼也不會放過了，大喝一聲，便向前追了上去。

呼延賀甫一踏出街上，便被兄弟二人追上了，接着兩柄長劍有如毒蛇一般直攻向他，只把岳無危嚇傻了。

呼延賀雖然十多年沒有練過武，但他到底有深厚的武功底子，他不想動武，但為了岳無危，他不能不打上一架，他見兩柄長劍攻來，先避了開去，然後一手把岳無危推向一旁，便空手去對抗兩把長劍。

這上官氏兄弟，乃是鄰近高華鎮人氏，父親就是當年鼎鼎大名的「聚義莊」莊主上官昆倫。

上官氏兄弟劍術得到父親眞傳，劍術相當精湛。

兄弟二人劍氣森森，寒光耀眼，把呼延賀攻得左右翻騰閃避，在一旁的岳無危見了，嚇得渾身發抖，呆呆的望着義父被人前後夾攻。

呼延賀見上官武一劍刺來，看準來勢，向横一錯馬步，僅僅避開一劍，然後施展擒拿手，右手一搭，便把上官武握劍的右手扣住，再一記膝撞撞在上官武的胸前，上官武經此一撞，口中登時噴出一蓬鮮血來，上官文此時亦已從後一劍攻來，呼延賀年老，閃避不及，背心登時中了一劍，上官武吃他一記膝撞之後，心中大怒，趁他中劍之際，向他一劍劃去，呼延賀拚死向前一衝，但這一衝，就好似以卵擊石一般，胸前登時又中了一記。

岳無危見了，驚叫一聲：「義父！」

呼延賀知道今日難逃一死，叫道：「無危，快走。」

岳無危不但不走，還含淚向他一撲而前。

上官氏兄弟知道岳無危是呼延賀義子，為了斬草除根，見岳無危衝上來之際，上官武握劍向岳無危殺了上去。

呼延賀躺在地上，見岳無危危急異常，連忙掙扎起來，朝上官武一撲，便把他攔腰抱住，口中還大叫道：「無危，快走，否則他們會殺了你的。」

岳無危也知道自己無論如何也救不了義父性命的，若還不走，只有死路一條，當下含着眼淚，掉頭便走。

上官武被呼延賀抱着，脫身不得，上官文見岳無危逃走，知道若被他逃了，長大後必定成為後患，於是也向前追了上去，呼延賀見上官文追向岳無危，忙放下上官武，鼓其餘勇向前一撲，僅僅抱着上官文的雙腿，上官文雙腿被抱着，整個人登時跌了下去。

上官武甫一脫身，見呼延賀抱着兄長雙腿，一咬牙，身子一拔而起，再居高臨下一劍向呼延賀插下，這一刺去勢奇快，呼的一聲，朝呼延賀背心插下，呼延賀聞急勁風聲由上而至，立感不妙，連忙放下上官武，向旁一滾避開這致命一擊。

上官文一擊落空，落回地上後，身形疾閃，長劍直殺向呼延賀，呼延賀只好以空手格開來招……

話分兩頭，呼延賀與岳無危騎來的兩匹馬被拴在客棧門前，兩匹甚具靈性的馬見主人有難，不斷發出悲嘶聲，兩匹馬彷似要營救主人一樣，在連番掙扎，最後發起神力，把繩索扯斷，便雙雙向上官氏兄弟急劇衝去。

上官氏兄弟以兩柄長劍夾攻呼延賀，只把呼延賀攻得無力還手之際，忽見兩匹高頭大馬快步衝了過來，心中一驚，忙分兩頭跳開。

呼延賀見雙馬逼開了二人，鬆了口氣，便趁此機會，快步走到岳無危身旁。

岳無危已嚇得整個人也呆了，呼延賀便把他一抱抱起，然後吹了個口哨，雙馬聽到哨聲，便向他奔了過去。

呼延賀見雙馬奔了過來，一翻身，便騎上了黑馬背上。

上官氏兄弟見他騎上了馬背策馬而去，知道難以追趕，上官文立即使出最後一擊，牙一咬，便把手中長劍向前一擲，那柄劍便有如一枝箭般，呼的一聲便朝呼延賀背心飛去。

呼延賀策馬走了幾步，冷不防被那飛來一劍插個正着，慘叫一聲，幾乎墮下馬來，但他仍忍受着痛楚，手中抱緊岳無危，催着胯下馬兒，沒命的向前飛奔而去。

白馬也從後跟了上去。

上官氏兄弟就算脚頭再快，也難以追趕，只好目送他們漸漸遠去，上官武心想：「呼延賀背上中了一劍，相信也難以活命，但被那小賊走了，日後他若練成武功，一定為呼延賀報仇而來，那時就麻煩了。」

＊　＊　＊

呼延賀與岳無危合乘一騎，一口氣的奔離紅雲鎭。

呼延賀背心仍插着上官文那把劍，他中此一劍，已然受傷極重，但為了岳無危安全，他絕不能稍慢下來。

馬匹一路在曠野奔馳，呼延賀此時已支持不住，身體一軟，便從馬背上墮了下來。

坐在前頭的岳無危見了，大吃一驚，連忙勒停了馬匹，跳下馬來，滿面淚水的向呼延賀撲了過去，口中大叫道：「義父！」

他來到呼延賀身旁，定睛一看，只見義父背上插着一柄長劍，心頭一陣劇烈震蕩，大喊道：「義父！」便向義父懷中撲去。

呼延賀側身躺在草地上，此時已奄奄一息，他目露慈祥眼光，伸出血手，撫摸着岳無危面龐，垂死的道：「無危，義父……要死了……你要……好好……照顧……自己。」想起他只有十二歲光景，此後歲月，長路漫漫，他日不知是禍是福？前途是明是暗？不禁悲從中來，眼眶也流出滴滴眼淚。

岳無危聽他說了，淚水滾動，大叫道

：「義父，那兩個人爲什麼要殺你？」

「義父……多行不義……殺人……無數……是一個大壞蛋，今日……被殺，這就是……報應……你要記住，不要替義父……報仇，也不要……學武功……知道嗎？」

呼延賀在懷中取出錢袋，交到岳無危手中，說道：「這裏有點錢……你就用……這些錢……作盤川……自己……去找……你外祖父吧。」

岳無危遇上了有生以來最痛苦的遭遇，他哭得甚是傷心，「哇」的一聲，便伏在呼延賀懷中，大聲痛哭起來。

呼延賀已知道自己無生存機會，他實在萬分不捨得離開岳無危，他便咽着，斷斷續續的道：「孩子，你……現在唯一……的親人……就是你……外祖父……還有……你爹的……兩個結義兄弟……飛天龍王龍飛天……和……豹王子……孟清揚……你嘗試去……找他們……讓他們……照顧你吧……」

岳無危聽了，心裏加倍難過。

此時，遠處忽然傳來一陣馬嘶之聲，岳無危抬頭向聲音傳來處望去，但見有兩乘人馬快步馳了過來，他不以爲意。

呼延賀聽了馬嘶聲，也向前望了一眼，一看之下，面露驚惶神色，忙道：「無危……快走……他們……來了。」

來者並非別人，正是上官氏兄弟，原來上官氏兄弟爲恐岳無危他日武功學有所成找自己報仇，爲了斬草除根，便在鎮上找了馬匹，然後循着呼延賀留下的一條血路追了上來。

岳無危聽呼延賀說了，再向來人瞧個眞切，果然是上官氏兄弟，他見了兄弟二人，又望了望身旁傷重垂危的義父，登時湧起了滿腔仇恨，他恨得身子也震了起來，大叫一聲，便把義父背上的長劍抽了出來握在手中。

呼延賀背上插着的劍被他一抽之下，背上登時射出一條血柱，鮮血直噴在岳無危身上，但呼延賀還未立時死去，他見上官氏兄弟已越逼越近，而岳無危卻握着劍的等他們，他心下大急，忙叫道：「無危……你快走……」

岳無危回轉頭來望了一眼，只見義父神情更加痛苦，心中仇恨頓時加深，口中夢囈的道：「他們殺了我義父，我義父是好人，他們爲什麼要殺我義父？爲什麼？爲什麼？」

呼延賀在矇矓中，見岳無危仍呆呆的站着，而上官氏兄弟瞬即就殺到，急得流下淚來，又叫道：「無危……快走……不然……來不及了。」

岳無危含淚大叫道：「我不走，我要爲義父報仇。」

「義父是一個……該死的人，我叫你……不要報仇，你……爲什麼不聽？」

此時，上官氏兄弟亦已趕到，兄弟二人雙雙躍下馬來，他們見岳無危執着長劍，以狠毒眼光望着自己，也不放在心上，上官武見呼延賀還未死，抽出佩劍，便一劍向呼延賀心房插下，呼延賀中此一劍，連慘叫聲也發不出來，便當場死去，他死後，一雙眼仍睜得大大的望着岳無危。

岳無危眼巴巴的看着上官武一劍向義父插下，這一刹那光景深深印在腦海中，只把他看得目瞪口呆起來。

上官武殺了呼延賀後，回轉頭望着岳無危，狠狠的道：「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正想一劍向岳無危刺去，但此時的岳無危，目覩義父被殺，心中仇恨澎湃，大喝一聲，一劍便向上官武刺去，上官武那把他放在心上？輕描淡寫的把他的劍撥開，接着使勁踢出一脚，這一脚，只把身軀細小的岳無危踢得飛出丈外，口中也激噴出一蓬鮮血來。

岳無危胸膛吃此一脚，他已全身乏力，但高漲的仇恨令他不知何來神力，甫一落地，連忙彈了起身，又握劍向上官氏兄弟撲去，兄弟二人見他撲來，上官武衝上兩步，避開他刺來一劍，接着一巴摑在他面上，只把他摑得金星直冒，暈頭轉向的倒在地上。

上官武踏上一步，把岳無危揪起身來，又一拳打在胸前，岳無危中拳後，又倒回地上，上官武再踏前一步，正想向躺在地上的岳無危重重踏上一脚，上官文見了，忽然伸出右脚，把他的脚擋開，上官武見了，微一愕然，道：「大哥，你爲什麼阻止我？」

上官文道：「你乾脆一劍把他殺了算了，你這樣折磨他，若被武林朋友知道了，我們還能立足下去嗎？」

正當上官氏兄弟在談話的短短時間，岳無危已忍痛站起身來，强烈的仇恨逼使他要向上官武出手，當下悄沒聲一劍向上官武面門刺去，上官武冷不防，右邊臉上登時被他劃了一劍，臉上登時現出一條長長的血痕。

上官武怒火中燒，右脚一伸，又把岳無危踢得飛出丈外，臉上傷口一痛之下，勃然大怒，雙眼如要噴出火來，怒道：「賤種，老子今天定要把你折磨至死。」便一步步向岳無危行去。

此時，遠遠的黑白雙馬見岳無危有難，兩匹馬突然發起難，直向上官氏兄弟衝去，兄弟二人見了，唯有向旁一跳避開。

雙馬逼開二人後，黑馬又向上官武追了過去，白馬則走到岳無危身旁停了下來，好似叫岳無危快點上馬，然後逃走一樣。

岳無危也知道自己情勢危急，當下便匆忙的爬上了白馬背上。

上官氏兄弟見岳無危上了白馬背上，接着策馬而去，兄弟二人正想策馬追趕，但黑馬却把二人纏着不放，上官武大怒，叫聲「畜牲」，便看準黑馬咽喉，橫裏一劍掃出，劍鋒過後，黑馬咽喉登時噴出大量鮮血，悲嘶一聲，便倒在地上痛苦的打滾着。

岳無危策馬走了十來步，忽聞黑馬發出一聲悲嘶，忍不住回頭一望，只見黑馬滿身鮮血的在地上打滾，心頭一陣悲痛，大叫道：「黑寶！」

上官武殺了黑馬後，兄弟二人雙雙翻身上了馬背，便朝岳無危追去。

岳無危見他們追來，知道被追上後，將難逃一死，心中雖恨，但也不敢再逗留，當下雙腿一夾，叫道：「白寶，快走！」白馬連忙邁開大步向前直奔。

岳無危騎在馬背上，把馬頸牢牢抱着

，只知道不能落在他們手上，白馬一路奔馳，他閉起雙眼，只知道要逃命。

這匹白馬，身壯脚長，是當年程振武的愛駒，這馬當然不會是普通馬，是一匹良種名駒，脚程跑得甚快。

上官氏兄弟明白自己的坐騎難以追趕岳無危，兄弟二人便只好舉起手中長劍，對準白馬臀部，便雙劍齊飛的向白馬擲了過去。

兩柄長劍去勢甚急，呼的一聲，白馬在急步奔馳中，雙劍已然一劍插中臀部，另一劍插在背上。

白馬身上吃了兩劍，悲嘶一聲，前蹄一跪，幾乎把岳無危摔了下來。

岳無危見狀，忍不住回轉身來，赫然見馬身上插着兩把劍，又見上官氏兄弟目露兇光的從後追殺而至，又悲痛又心急，把韁繩用力一扯，大叫道：「白寶快起來。」

白馬雖然身中兩劍，但知道主人有難，當下强忍痛楚，霍地立定回頭，便拚命的向前直跑。

白馬受傷雖重，但步伐仍走得不慢，反觀上官氏兄弟所騎的兩匹馬，只是胡亂拉來追殺呼延賀的普通馬，加上兄弟二人，身軀太重，那兩匹馬跑起來，根本也追不上已受了傷的白馬，只一會工夫，上官氏兄弟的坐騎已被白馬遠遠拋離，兄弟二人再追一會，白馬已在道上漸漸遠去，他們見追不上，當下只有徒呼奈何。

＊　＊　＊

岳無危騎在馬上，只知道要逃命，一路上不停的飛馳，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待白馬脚頭漸慢下來，才猛然想起白寶受了重傷，他連忙把馬勒停，接着跳下馬來，正想叫聲「白寶」，但赫然發覺，當他跳下馬來後，白寶也隨着「隆」的一聲倒在地上，而且滿口都是白色泡沫，他大驚，哭叫道：「白寶，你不要死，求求你不要死。」

原來白馬一路奔走，傷口一路湧出鮮血，流血過多，加上虛脫過度，當一停下來後，便猝然死去。

岳無危見白馬一點反應也沒有，知道已然死去，他祇有傷心地撫着白馬的屍體大聲呼叫，直至聲嘶力竭。

他痛哭了一場後，猛然驚覺，心想：「若果他們沿着白寶留下的血路追上來怎辦？」想到這裏，又是一陣恐慌，再也不敢逗留下去，當下沒命的在荒山之上奔逃，希望能逃過上官氏兄弟的追殺。

直至暮色漸合，他才敢停下來，那時已是筋疲力盡，舉步維艱了，只好無奈的在山頭坐了下來。

不久，天色忽然陰霾密佈，他抬頭一看，知道快將下雨了，心中不禁叫苦，便思量着要找個地方避雨，但環顧四週，只見一遍荒山，何來避雨之處？他知道，若是還不找個地方避雨，大雨灑將下來可就更苦了，於是唯有站起身來，用剩餘的一點氣力向山下走去，希望能找一處避雨之所。

他一路行，一路四週張望，在這山頭，卻連一棵稍大的樹也沒有，更遑論要找地方避雨了。

行了一會，天上果然洒下滂沱大雨，雨水打在身上，不但陣陣刺痛，還覺奇寒刺骨，這時的他，飢寒交逼，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慘痛，心中只有叫苦的份兒。

他冷得身子直抖，牙齦打震，但仍强自支撐下去，冒着風雨在山上一路前行，希望能儘快找個容身之所。

天色已黑，雨水仍下個不休，弱小的他在風雨交加之下，終於再也難以支持下去，結果熬出病來。他感到頭昏目眩，再行一會，雙腿一軟，便倒了下去。

可是他告訴自己，不能停下來，要繼續前進，所以倒下去後，又强自站直了身，抹去面上雨水，便又向前行。

一路行，一路不斷在說要去武英鎮找外公，而他根本不知道武英鎮在何處，但他却堅信自己必定能捱到武英鎮的。

他意志力雖强，但體力有限，走了一會，終於也支持不住，雙腿一軟，便又倒在地上暈了過去。

第二天早上，陽光熙微。岳無危仍未醒來，他已全身冰冷，距離鬼門關已不多遠，就在此時，有兩乘人馬從遠處馳了過來。

兩乘人馬一路奔馳，不經意的馳到岳無危身旁，兩騎者見了荒山之上竟有個小孩子倒在地上，都感到甚是奇怪，於是兩人不約而同的把馬匹勒停，然後互相以奇異的眼光對望了一眼。

這兩個人，一個年約廿七八歲，一個年約廿三四歲，兩個人都腰懸朴刀，那年紀較大的，滿面殺氣，樣子甚是兇惡，而且面上還有一條長長的疤痕，那較年輕的，則滿面英氣，氣宇軒昂，相貌倒也好看。

這兩人雖然氣度不同，但樣子卻有幾分相似，顯然是一雙兄弟。

兩人對望了一眼後，雙雙翻身下了馬，那較年輕的青年在岳無危身旁蹲了下來，伸手探了探岳無危鼻息，然後對同伴道：「大哥，他還未死，不過病得很重。」

年長的青年眉頭一皺，道：「這小孩子怎會在這荒山野嶺之上暈去的？」

「他病成這個樣子，若不加以料理的話，恐怕小命不保。」

「我們趕路也不急於一時，就帶他回城去，找個大夫替他治病吧。」

＊　＊　＊

岳無危在朦朧中，緩緩醒來，睜開眼一看，只見自己正處身在客棧的房中，他感到有點驚奇，再看個清楚，眼底下出現兩個人，他定睛一看，見其中一人面上有一道長長的疤痕，面上神色冰冷，而且樣子兇惡，不禁一驚。

那兩兄弟見他醒了過來，那年輕的青年向他微微一笑，行到他床邊，道：「小兄弟，你醒啦？」

岳無危怔怔的望着他，道：「你們救了我？」

青年點點頭。

岳無危忙走下床來，跪在兩人面前，叩頭道：「我叫岳無危，多謝兩位恩人救命之恩，不知兩位恩人叫什麼名字？」

那年長的青年卻冷冷的道：「別婆婆媽媽的，你的病還未好，要多點休息。」說完便行出房外。

岳無危見那年長的青年神色冰冷，嚇了一驚。那年輕的青年把岳無危扶起，道

：「我們只是偶然救了你，無需多謝。」

岳無危只感到萬分感激，垂下頭來，却不知說什麼才好。

此時，那疤面青年重入房中，跟在他身後的還有一個客棧伙計，他進入房後，對那伙計道：「替我照顧這小孩子，直至他的病好了為止，知道嗎？」說着從懷中取出銀兩交到伙計手上。伙計接過銀兩後，眉開眼笑的道：「知道了，大爺。」

疤面青年再也不說話，向兄弟作了個手勢，便雙雙離開，那年輕的青年臨行前，對岳無危道：「小兄弟，我們有點事要辦，所以先行離開，你多多保重。」

岳無危點點頭，說道：「你們叫什麼名字？你們救了我，我日後一定好好報答你們。」

青年說聲「不必」，便行出房外。

岳無危怔怔的望着他們離開，喃喃的道：「你們眞好人。」

人有忠奸之分，在岳無危幼小的心靈中，這兩兄弟是天大的好人，所以他告訴自己，一定要好好的記住此二人的恩德。

那兩兄弟走後，那個伙計的神色變得甚是兇惡，怒瞪着他道：「小子，你的病好了沒有？」

岳無危搖搖頭。伙計粗聲大氣的道：「他媽的搖什麼頭？若果沒有事的話，就快點滾吧。」

岳無危就有如受傷的小羔羊一般縮在床上。那年長的疤面青年臨行前，給了銀両那伙計，數目除了打賞那伙計外，還足夠岳無危十多天的房飯錢，但伙計不想平白損失那些房飯錢，所以就趕岳無危走。

那伙計見他不作聲，便走上前，把他從床上揪了起來，然後舉起拳頭，怪眼圓睜的道：「臭小子，你若還不走，我可要揍人了。」

岳無危流下淚來，跪在地上，哀求道：「叔叔，我沒有家，請你不要趕我走。」

伙計大聲道：「誰有時間來照顧你？快滾！」說完，一脚把他踢出門外。

岳無危大病未癒，身體虛弱，經他一踢之下，登時感到有點暈眩，他見伙計正兇惡異常的走了出來，嚇了一驚，連忙爬起身來，頭也不敢回，便沒命的走出客棧。

他行了一會，思量着如何找外公，他想着要找一個人來問一問武英鎭在何處，當下環顧路人，見有一個五十來歲，面貌慈祥的人在身旁行過，便走到那人面前，然後問道：「叔叔，請問你武英鎭在那裏？」

那人望了望他，道：「你要去武英鎭？」

他點點頭。

那人道：「這裏是洛陽城，離武英鎭很遠，你去那裏幹什麼？」

「我要找岳三泰員外。」

那人一怔，道：「你要找武英鎭岳三泰岳員外？」

他又點點頭。

那人忽然嘆息一聲，道：「在十二年前，岳員外一家三十多口已被強人殺光了，所以你也無須去找他。」

岳無危聽了，彷似一個焦雷打在頭上一般，整個人登時也呆了。

那人怔怔的望着他，一會才道：「你是岳員外什麼人？」

聽了外公一家已被人所殺，岳無危又一陣悲傷，淚水又想湧了出來，他沒有回答那人的說話，便垂頭向前直行。

* * *

晚上，天氣有點寒意。

岳無危無處棲身，飢寒交逼，但一切都無可奈何。他在街上行了一會，不經意來到一座大宅前，他仰望着這座豪華大宅，猜想屋主必定是一個大富翁，不然也不會擁有一間如此豪華的大屋了。

他呆望了一會，便在大宅門前簷篷底下坐了下來，他決定在這裏渡宿一宵。

雖是夏天，但在更深露重的深夜，岳無危身體虛弱，只感到奇寒刺骨。

他無助的瑟縮在牆角，冷得他鼻水不斷湧了出來，全身就好似墮入了冰窖一樣，甚是難受。

晨光熙微。

陽光照在他身上，但他仍冷得全身打震，暈頭轉向，四肢無力，幾乎連站起身來也不能。

他孤獨，無助，此刻就好似在等待死神的降臨一般。

他雙眼無神的望着街上，此時，他看見有兩個人向大宅行了過來。

只見此兩人其中一個滿面殺氣，手持一把方天戟，一雙眼放出兇惡光芒，另一人手握一把單刀，再看清楚，此持單刀的大漢左邊衣袖卻是空蕩蕩的，原來此人是一個獨臂漢子，面容雖沒有那個持方天戟的兇惡，但眼神卻怨毒更深。

此二人來到大宅門前，便藏身在門邊，看樣子似乎想暗算從屋內走出來的人。

岳無危見了此二人的模樣，也不禁打了個寒顫。他見了此二人樣子兇惡，本來想掙扎起來離開，但見他們好似對屋內人有不利企圖，他幻想着：只要屋內的人一開門出來，這兩人的兵器在悄沒聲息的情形下打在來人身上，那人還有命在嗎？他忽然覺得此兩人並非善類，所以非留下來給開門出來的人一個警告不可。

那兩人當然也看見了他，但見他衣衫殘舊，身體弱小，只道他是一個小乞丐，所以都沒有理會。

兩人在門外等了一會，仍不見有人開門出來，那持方天戟的漢子似有點不耐煩了，說道：「他為什麼還不出來？」

獨臂漢子似是一個甚有耐性的人，說道：「再耐心等一等吧。」

持方天戟的漢子只好不作聲，繼續的等下去。過了約莫一炷香時間，此時，豪華大宅的大門果然打開了，那兩名漢子顯得有點緊張，手中兵器握得更緊了。

大宅的大門被一名下人打開後，隨即有一名富翁模樣的人拖着一個標緻的小女孩行了出來。

只見此富翁大概四十歲左右，唇上留了八字鬍子，他身形高大而健碩，望上去有點威風，富翁的行列中，甚少有這種外形威猛的人，但他有，他就是洛陽城中有名的富翁，有「方大善人」之稱的方英傑，他手中拖着的小女孩，就是他十歲的獨生女兒方翠兒。

岳無危看見方英傑行出屋外，那兩名

在門外等候的大漢隨即有所行動，兩人拿着武器，悄沒聲的正想迎頭擊下，岳無危見他仍不察覺，情急的大叫一聲：「小心後面！」

方英傑見了小乞丐模樣的岳無危大叫一聲，又見他神色大爲緊張，立感不妙，連忙拉着女兒向旁跳開，隨即有兩件兵器在身旁落下，不禁嚇出冷汗來。

兩大漢一擊落空，以怨毒的眼光瞪了岳無危一眼，接着雙雙握兵器向方英傑攻了過去，方英傑手無寸鐵，見兩大漢兇惡異常，惟有拉着女兒左閃右避。

這方英傑的身手，並不像一般養尊處優的富翁，他武功也甚不弱，雖然赤手空拳，但應付兩件兵器，一時間對方竟然也討不了半點好處，難怪兩人要向他施以偷襲了。

這兩名大漢與他顯然有深仇大恨，竟越打越兇狠起來，只把岳無危看得瞪大了眼睛，在一旁的方翠兒見父親受人前後夾攻，嚇得大哭起來。

方英傑雖然武功高强，但兩名大漢武功也不弱，加上兩名大漢異常兇猛，方英傑已開始感到吃力，久守必失之下，獨臂大漢閃身在他身後，單刀向着他背心一劃，背心登時被劃了一刀，他一個吃痛，回轉身來，舞着雙掌，便向獨臂漢擊去，獨臂大漢見他雙掌擊來，身形一閃避開，隨即瞥見在一旁大哭的方翠兒，忽然向方翠兒撲了過去。

方英傑見他欲對女兒不利，不禁大驚，便朝獨臂大漢快步追去，但持方天戟的大漢見了，把他去路攔住，接着把方天戟舞得虎虎生風，方英傑只好被逼迎擊。

獨臂漢走到方翠兒身旁，眼光殺氣暴射，一刀便向方翠兒迎頭砍下，方翠兒大驚之餘，只呆呆的站立着。

岳無危見方翠兒危急，忽然不顧一切，就好似一枝箭般，便飛身朝方翠兒一撲，接着閉起雙目，雙掌朝方翠兒身上一推，方翠兒整個身子便向後飛了出去，也在此電光火石一刹間，岳無危救了方翠兒一條小命。

方英傑與持方天戟的大漢正打得激烈，眼看愛女將命喪在獨臂漢刀下，但忽見那個小乞丐救了女兒一命，這才吁了一口氣。

獨臂漢一刀劈向方翠兒，本來可以取她小命了，但忽見岳無危把她救了，登時怒不可遏，便一刀向岳無危砍下，岳無危見他一刀砍來，大吃一驚，他怕得閉起雙眼。

獨臂漢一刀看來要砍向岳無危身上了，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另一邊忽然有一件物事如閃電般的飛了過來，這飛來的一件物事，不偏不倚的打在獨臂漢的刀身上，强勁的氣勢，登時把獨臂漢的單刀震歪了。

把獨臂漢單刀震開的物事原來是一塊石頭，這飛來的一塊石頭也把岳無危的小命救了。

獨臂漢見這塊石頭來勢奇勁，認位也奇準，也不禁[illegible]怯，向石頭飛來處望去，只見一個神態威武，滿面正義，手握一柄金刀，大概四十五六歲的人在不遠處慢慢行將過來，面容一怔，脫口叫道：「金刀遊俠」雲風揚！」

這金刀遊俠雲風揚，原來是廿年前威震武林的一號人物，他手握一柄金刀，遊俠四方，因此被人稱「金刀遊俠」。

雲風揚在江湖上聲名最盛的時候，便娶妻生子，從此退出江湖，後來也就在洛陽定居下來。

由於他熱愛武術，雖然退出江湖，但仍有參與一些武林盛會，於數年前，更在城中開創了「金刀門派」，目下弟子連同兒子一共有六人。

雲風揚甫一出現，那個獨臂漢和那持方天戟的大漢皆微微吃了一驚。

他以石頭救了岳無危一命後，見那持方天戟的大漢仍纏着「方大善人」方英傑，金刀一抖，便向持方天戟的大漢飛步走去，獨臂漢見狀，吼叫一聲，也握刀向他一衝而前。

方英傑手無寸鐵，已被持方天戟大漢逼得節節敗退，雲風揚已然殺了上來，持方天戟大漢見了，只好撇下方英傑，轉而攻向雲風揚，而獨臂漢此時也殺將過來，雙方一碰頭，二話不說，便呼喝連聲的激戰起來。

方英傑甫一脫身，長長吁了口氣，隨即走到已嚇至面無人色的女兒身旁，把女兒安慰了一番後，瞥見岳無危仍躺在地上，便也走到岳無危身旁，把他扶起，說道：「小兄弟，你怎樣了？」說完，發覺岳無危顯然身患重病，見他救了女兒一命，心下感激，心想：「這小叫化有重病在身，竟然不顧生死的救了翠兒……」

他見岳無危似乎連站起身來也無力，而且身體正在發燙，便把他抱着，然後拉着女兒快步走進屋內。

方英傑把岳無危抱進屋後，吩咐下人叫大夫替他治病，然後在屋內拿出一柄長劍，便又快步走出屋外。

甫一踏出屋外，便看見與雲風揚激鬥的兩人當中，那持方天戟的大漢已被雲風揚殺了，餘下那獨臂漢似乎含恨在心，誓要替同伴報仇一般，仍苦苦纏着雲風揚，此時，但見雲風揚在激鬥中，在對方招式尋得空隙，左掌向獨臂漢胸膛重重打了一掌，獨臂漢中此一掌，悶叫一聲，口中噴出一蓬鮮血，人也向後飛出丈外之遠。

雲風揚見他倒地，也不上前，只站立着緊緊的盯着他。

獨臂漢站起身來，以怨毒的眼光瞪着雲風揚，狠狠的道：「雲風揚，你等着瞧。」便掩着胸膛，轉身快步而去。

方英傑見雲風揚並不追趕，便握劍上前追了上去，雲風揚卻叫道：「方員外，別追了。」

方英傑停下來，望着雲風揚道：「雲大俠，你今天讓他走了，當心日後留下痳煩。」

雲風揚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就讓他去吧。」

方英傑看了看躺在地上持方天戟大漢的屍體，改變話題道：「雲大俠，這兩人無故向小弟出手，幸而雲大俠及時趕到，否則小弟和女兒還有那小叫化就不堪設想了。今日端的多謝雲大俠拔刀相助，才救了小弟及女兒一命。」

「雲某也是湊巧路過，對於這些江湖

上的邪魔外道的所作所為，雲某給他們一個迎頭痛擊也是應該，方員外無需客氣。」

方英傑對于岳無危救了女兒一命，心中異常感激，他知道岳無危身患重病，此時對他異常關心起來，也不知他現下病況如何？便對雲風揚道：「雲大俠，有道是大恩不敢言謝，小弟就請雲大俠進寒舍喝杯水酒如何？」

雲風揚一拱手，道：「恭敬不如從命。」便跟他進入屋內。

二人分賓主坐了下來，下人斟了茶，二人對飲了一盞後，雲風揚開口道：「剛才那個獨臂傢伙就是江湖上忽正忽邪的丁顯，他為何糾結同伴向方員外下手？」

方英傑道：「小弟雖然也曾學過幾年武藝，但多年來只是營商做生意，從來沒有涉足江湖，更與人無怨無仇，小弟也不明他們因何向小弟襲擊。」

「他們此舉會不會是為了金錢？」

「這也難說得很。」

雙方又寒暄了幾句後，方英傑轉而對站在身旁的一名下人道：「剛才那個小兄弟怎樣了？」

那下人恭恭敬敬的道：「回老爺，那小兄弟現在偏廳的一間房中，劉大夫正在替他治病。」

方英傑點了點頭。

雲風揚想起剛才岳無危性命危在旦夕，幸而被自己救了，也忍不住問道：「剛才那小孩子是誰？」

方英傑道：「相信他只是一個普通的小叫化子。」轉而以敬佩的語氣及目光道：「但他竟然不顧自己死活的救了小女一命，若不是他奮不顧身，恐怕小女已遭了丁顯的毒手。」

「他年紀小小的，竟然有如此的俠義心腸，雲某倒要看一看他。」

方英傑首先離座而起，道：「他看來病得很重，我也要去看一看他。」

於是，二人由下人引領下，經過偏廳，剛巧一個中年人由一間房走了出來，方英傑見了那中年人，以關懷的語氣道：「劉大夫，那小兄弟怎樣了？」

劉大夫道：「那位小兄弟的確病得很重，若果還不醫治的話，恐怕病況更重了，不過現在已不礙事，只要服幾帖藥，再調養好就會沒事了。」

方英傑鬆了口氣，道：「多謝劉大夫。」

劉大夫道：「方員外不用客氣。」

方英傑便推門進入房中，雲風揚隨後跟着。

二人進入房中，只見岳無危正沉沉的睡着了，但口中仍在夢囈的說：「義父，義父」

方、雲二人見了岳無危在說着夢語，知他在想念義父，二人對望了一眼，雲風飛揚道：「他是那家的孩子？」

方英傑搖了搖頭，道：「我也不知道。」

雲風揚再向岳無危看個清楚，只見他劍眉星目，從眉宇間看來，他顯然是一個很聰明的孩子，忍不住行到床邊，在他後腦摸了摸，又再摸了一會他兩邊肩膊。

方英傑見了，微微一笑，道：「雲大俠愛材若渴，難道看中了這孩子？」

雲風揚點了點頭，道：「不錯，這孩子眉清目秀，一看便知是一個聰明的孩子，加上他有上好的筋骨，是一個難得的練武人材，有道是虎父無犬子，他顯然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方英傑道：「聽雲大俠語氣，似乎有收此孩子為徒之意？」

雲風揚微笑點頭，道：「不錯，雲某正有此意，不過，不知這孩子的父母有沒有意思。」

方英傑道：「城中人人都知道，雲大俠選徒條件相當嚴格，做父母的都希望子女能成為雲大俠的弟子，相信這孩子的父母也不例外的。」

雲風揚是一個很重聲譽的人，正因如此，他選徒的條件才相當嚴格，他聽方英傑說了那些恭維的話後，心中微微一樂，道：「待這孩子健康復原了才打算吧。」

背棄遺言拜師學武

岳無危可說命不該絕，遇上有「方大善人」之稱的方英傑，命運立即扭轉過來。

在劉大夫的悉心醫治下，岳無危身體已漸漸康復過來，方英傑見他生得聰明伶俐，對他也甚是喜愛，而方翠兒也知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她年紀雖小，但也對岳無危甚是感激，每天都伴在岳無危床邊，對他的病顯得極為關懷。岳無危休養了十來天，身體已完全康復，也只有在方家這十多天，他才感到有溫暖的感覺，日子才能安安靜靜的渡過。

方英傑知道他原來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後，更覺得他是一個極可憐的孩子，於是便叫他莫担心，就在方家住下來，岳無危年紀雖小，但不想寄人籬下，可是自己是一個無家的人，不寄人籬下又如何？所以他唯有繼續住在方家了。由於義父曾對他說，將來莫對別人說自己是程振武之子，以免招惹麻煩，所以也沒對方英傑說自己是程振武之子，更加不敢說出自己與呼延賀的關係了。

＊　＊　＊

雲風揚自從見了岳無危後，覺得他是一個上乘的練武奇材，一直都想收岳無危為徒，所以，這一天，他專程到方家來，與方英傑相談收岳無危為徒一事，方英傑聽了，也甚同意岳無危能成為他弟子，於是便把岳無危叫到大廳來。

岳無危來到大廳後，站在方、雲二人面前，雲風揚見他病癒後身體比前更粗壯了，容貌更比前不同，心中更加喜愛。

岳無危望了望二人，隨即垂下頭來，道：「方員外叫無危有甚麼事？」

方英傑慈祥一笑，指着雲風揚道：「無危，你認不認得他？」

岳無危望了望雲風揚，點了點頭。

方英傑道：「他就是金刀門掌門人雲風揚雲大俠。」

岳無危道：「無危拜見雲大俠。」

雲風揚很是開心，見他甚是有禮，由衷的點了點頭。

方英傑道：「無危，你想不想學武功？」

岳無危聽了，立即想起父親及義父臨死時，囑咐自己千萬別練武，所以他聽了方英傑一問，想也不想，便道：「不想！」

方、雲二人登時愕了然，互相對望了一眼，雲風揚道：「你為什麼不想學武功？」

岳無危道：「我爹和義父臨死前，叫無危千萬別練武的。」

方英傑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

雲風揚道：「但你本人有沒有興趣學武功？」

岳無危搖了搖頭道：「沒有。」

雲風揚登時感到萬二分的失望。方英傑見了雲風揚失望的樣子，苦笑了一下道：「雲兄，既然無危不想練武，看來也不便勉強了。」

雲風揚也道：「不錯，正是人各有志，勉强也勉强不來的。」

岳無危忽然道：「我只喜歡讀書。」

方英傑微笑道：「好，既然你喜歡讀書，你就跟翠兒一起跟王老師讀書吧。」

＊　＊　＊

從此，岳無危便繼續留在方家，每天與方翠兒為伴，一起上課讀書，也開始了平靜的生活。

光陰似箭，很快又過了五年，五年來，岳無危在平靜的日子中，都在勤奮好學、沉默寡言中渡過。

這幾年來，日子雖然過得平靜，方英傑對自己又視如親兒，生活倒是無憂，但每當想起義父死後的那一段日子，那時孑然一身，一條命根本比狗也不如，每次想起，也不禁為那一段日子而長嘆一聲。

義父被殺那一刹光景，幾年來，一直深深的印在他腦中，每當午夜夢迴，想起舊事，都會令他悽然淚下。

他在方家的生活雖然無憂無慮，但總覺得有一種寄人籬下的難受滋味，若果可以選擇的話，他寧可與義父一起生活下去，那怕在「無危谷」做個井底之蛙！但可惜，他與義父已陰陽相隔，最令他傷心的，就是義父死後，遺體也無人收拾，端的是死無葬身之地。

他已十七歲，身體一天比一天結實，生得也很高大，樣子也長得甚英俊，成為不少年輕少女心目中的喜愛對像，但他心目中卻只有一個方翠兒。

方翠兒也十五歲了，也生得婷婷玉立！成了一個人見人愛的標準美人兒。

由於岳無危與方翠兒日夕相對，二人相貌也甚匹配，因此被隣近的人稱二人為一對「金童玉女」，令不少少男少女都羨慕不已，更有不少人取笑方翠兒是岳無危未過門的妻子，方翠兒每當聽了，總是羞得面紅過耳，但內心卻是甜絲絲的，而事實上，二人經過幾年相處，也由天眞無邪的無知小童了，漸漸演變為一對有深厚感情的小情人。

方英傑早年喪妻，妻子留下給他的，就只有一個女兒，因此，他對女兒一直都如珠如寶，愛逾自己性命。

以他的條件，他足夠有資格擁有三妻四妾，但他妻子死後，至今一直未有再娶，因此，鄰近的人都稱他為一個對亡妻情深義重的人。

他沒有兒子，自從他收養了岳無危之後，一直都視岳無危為親生子一樣，他見岳無危與女兒情投意合，內心喜歡得很，早就視岳無危為日後的東床快婿，還打算再過三數年，就撮合他們成為夫婦。

岳無危知道方英傑有這個想法後，內心又高興又感激，高興的，當然是能與心愛的方翠兒日後結成夫婦，感激的，就是方英傑對自己的錯愛，他五年前收留自己，不嫌棄自己低微的身份，又照顧自己長大成人，還打算把女兒下嫁於自己，做人如此，夫復何求？

＊　＊　＊

最近數天以來，洛陽城多了不少從外地而來的武林人物，一時間，洛陽城中成為羣雄會萃之地，好不熱鬧。

原來，近年來江湖上出現了一個名為「神刀帮」的帮會，這神刀帮，無惡不作，在江湖上造成極大禍患，不少正道武林人物都相繼死在該帮手上。

「神刀帮」帮主名叫范天祥，是一個武功深不可測的人物，在他身旁的，正有兩大護法，就是江湖上聲名狼藉的劉神威及劉神勇兄弟，這兄弟二人，同樣都是武功高强之輩，他們對武林中的正道人物都極之仇視，也因此，兄弟二人也成為武林中的一個大患。

「金刀游俠」雲風揚見「神刀帮」勢力日益座大，覺得若不及早剷除，武林同道遇害的，將會與日俱增，於是發起武林大會，廣派武林英雄帖，召集武林同道，組成「武林同盟」相討剷除「神刀帮」，而各地武林人物接到雲風揚的武林帖後，都相繼前來洛陽會盟，也因此，洛陽城中就成為羣雄會萃之地。

＊　＊　＊

這次武林大會，方英傑也在被邀請之列，他接到英雄帖之後，到會盟之期已屆，便帶同岳無危前往雲風揚的「風揚莊」會盟。

方英傑帶岳無危前往會盟之目的，就是希望他能見識一下武林大會。

這一天，二人騎着馬向城邊的風揚莊而去，馬匹行走了大概個多時辰光景，「風揚莊」已現在眼前。

二人來到莊前下了馬，已有家丁迎了上來，方英傑遞過拜帖，便由一名下人引領下進入前院。

穿過院落，向前望去，便是「風揚莊」的正門，方英傑抬頭向簷前一望，只見簷頭上有一個以金漆刻上的牌匾，牌匾上寫着「金刀門」三個字，進入正門，那引路的下人示意方英傑先行，然後向屋內唱喏一聲：「『方大善人』方英傑到！」

在屋內的雲風揚聽了，連忙望了出外，見了方英傑，便迎了上來，互相寒暄了幾句，雲風揚向岳無危打量了一會，覺得他生面得很，說道：「雲某好似未見過這位小兄弟。」

方英傑哈哈笑一聲，正想說話，但岳無危比他先開口，他向雲風揚行了一禮後，便道：「晚輩就是無危，五年前，雲大俠曾救過無危一命。」

雲風揚雖然五年來沒有見過岳無危，但對於他，却是印象深刻，尤其是當年曾欲收他為徒，後被他一口拒絕，現在聽他

說了「無危」二字，便立時記起來了，當下恍然道：「原來你就是無危，幾年不見，你已長得這般高大了，你不說，老夫端的不認得你呢。」他一邊說，一邊向岳無危上下打量，眼光中充滿對岳無危的喜愛。

站在雲風揚身旁的，是一個廿來歲的高大青年，只見這青年長得氣宇軒昂，面上神威凜凜，一看便知不是一個等閒之輩，原來此人就是雲風揚的獨生子，虎父無犬子的雲奔雷，他武功得到父親眞傳，在武林中也甚具名氣。

站在另一旁的，還有五個年紀分別由十四五歲到廿二三歲的青少年，他們雄糾糾的站在一旁，是負責迎接前來會盟之各路英雄的。

這五人，就是雲風揚的得意弟子，他們分別是：二弟子童俊傑、三弟子呂文揚、四弟子雲四郎，五弟子洪奇英及六弟子傅清風。

雲風揚連同兒子在內，共有弟子六人，除雲四郎外，其餘四人，俱是城中甚有名望人家的子弟，而雲四郎則是一名孤兒。

雲風揚在十二年前收養雲四郎，那時雲四郎連話也不會說，根本不知自己身世及姓甚名誰？雲風揚收養他後，便讓他跟自己姓雲，又打算待他長大後，便授以武功，因他在師門排行第四，於是替他取名爲四郎。

雲風揚逐一介紹了兒子及五名徒弟，再寒暄幾句後，方英傑便與岳無危來到廳上。

大廳中早就聚集了數十名來自各地的武林豪傑，這些武林人物，平日早就聽聞對方大名，但難得一見，今番聚集一起，自是有一番熱鬧了。

此時又聽見一名下人唱喏一聲道：「『五形門』掌門人徐向東到！」

雲風揚又向徐向東迎了上去。

各地武林人物已相繼抵達，「武林同盟」大會即將召開。

此時，門外又响起下人的唱喏聲：「富華鎭『聚義莊』莊主上官文上官武兄弟到！」

上官氏兄弟在武林中威名遠播，出了名的嫉惡如仇，因此武林中人人敬重，那下人此一聲高叫，廳中羣雄登時起了一陣哄聲，更有不少人的視線集中在門外，欲一睹上官氏兄弟的風采。

「富華鎭『聚義莊』莊主上官文上官武兄弟到」，這一聲說話响起，除引起一陣哄聲外，這句話傳入岳無危耳中，令他全身忽然强烈一震，忍不住朝門外一看，果見上官氏兄弟各持一柄長劍正昂首闊步的走了進來。

岳無危見了上官氏兄弟，瞳孔登時擴大了，他向二人再看個眞切，忽然咬緊牙齦，雙拳緊握，全身也震了起來——强烈的仇恨令他全身也震了起來。

在這一刹那，無數往事頓時湧現，一幕幕的，就好似發生在眼前一樣，是那麼的清晰，是那麼的鮮明。

他看見上官武面上那一條在五年前被自己一劍劃出來的疤痕，往事就更加清楚的呈現在眼前。

岳無危重見上官氏兄弟，本來已平靜的心湖，此刻頓時掀起了一個個巨浪，也令他的痛苦、悲憤、强烈的仇恨升到了頂點。

他見到眼前的殺義父仇人，仇恨湧現，幾乎大喝一聲，便要衝前去爲義父報仇，但他立時抑制住這股衝動，更加明白到，在這種場面，絕不能有任何造次之舉，所以他必定要盡量忍耐。

他不想再看見仇人在眼前，他告訴自己，要盡快離開「風揚莊」，否則壓制不住那股報仇的衝動時，後果就難以預料了。

各地武林人物已齊集「風揚莊」，雲風揚便召開這次「武林同盟」大會，商討如何攻打「神刀幫」及活捉劉神威劉神勇兄弟。

正當「武林同盟」大會開始之際，岳無危便對方英傑表示要先行離開，方英傑知他對武學全無興趣，面對這種場面，只道他感到悶，所以也不阻留，叫他先行回去了。

「武林同盟」大會繼續進行，最後以「剷除神刀幫會，活捉劉氏兄弟」爲口號中結束。

＊　＊　＊

一連幾個晚上，岳無危都思潮起伏，徹夜難眠。

他無意中碰上了當年殺義父的仇人，無數往事不斷在腦際盤旋，那一段悲慘的日子，對他十七年的歲月來說，還有什麼事比那一段日子還要刻骨銘心的？

對於殺生身父親的仇人是誰？他已無法得知，更不知道當年父母爲人暗算的情形，父親臨死前託義父轉述於自己，囑咐自己切勿報仇，所以他沒有打算要爲父報仇，可是義父被殺，他是親眼目睹的，現在一切雖然已成過去，但總不能一筆勾銷？

在未碰上仇人之前，他沒有想過要替義父報仇，但現在他告訴自己，這件事絕不能一筆勾銷，他非要替義父報仇不可，因爲義父把自己撫養長大，沒有義父，根本就沒有今天，他對自己實在恩重如山，想起他臨死前的一刹那，是那麼的慘痛，說什麼也不能不替義父報這血海深仇。

這時，他才深深的後悔，當年爲什麼不跟雲風揚學武？若果當年不是一口拒絕的話，說不定今天已可以快意恩仇了。

父親及義父臨死前的遺言，此刻又湧現在腦際，他們囑咐自己，千萬別練武，爲什麼？他不知道，於是他的內心在交戰，是否學武，若果學武，就違背了父親及義父的遺言，若不學武，則報仇無望了。

後來，他終於堅決的選擇了後者——決定拜雲風揚爲師，以五年時間把武功學好，然後殺了上官氏兄弟，替義父報仇，只要能夠大仇得報，那怕受天下人指責？

＊　＊　＊

經過「武林同盟」各路英雄同心合力之下，羣雄殺上了「神刀幫」總壇，一天之內，把神刀幫殺了個片甲不留，從此，「神刀幫」這個幫會在江湖上瓦解，此一役，最令羣雄可惜的，就是「神刀幫」幫主帶着十多名親信逃之夭夭，下落不明。

江湖上不錯暫時是可以平靜下來，但「神刀幫」幫主范天祥及兩大護法逃脫了，這個幫會，難免會有死灰復燃的一天。

＊　＊　＊

一切已平靜下來，但對岳無危來說，一顆心從未平靜過，他學武心切，於是待剷除神刀幫大事完結後，便向方英傑提出要拜雲風揚爲師。

方英傑聽他忽然提起此事，心中甚感愕然，說道：「你爲什麼忽然間想起要學武？」

岳無危當然知道絕對不能對他說學武是爲報仇，他是一個沉實的人，並不懂說謊話，也不知如何回答方英傑的問題，他垂下頭來，一時間也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

方英傑見他垂頭不語，又道：「無危，你還沒有答我的問題。」

岳無危正難以作答，在一旁的方翠兒卻說道：「爹，那一次你帶無危哥去赴武林大會，無危哥見了那一班英雄後，可能從此興起學武的念頭也說不定。」斜眼望了岳無危一眼，含羞一笑道：「無危哥，是不是？」

岳無危只好點頭道：「是！」

方英傑微微一笑，道：「五年前，雲大俠見了你，已確定你是一個練武奇材，還決定收你爲徒，但當時你拒絕了，時至今日，他仍念念不忘要收你爲弟子，若果他知道你想拜他爲師的話，相信他會很高興的。」

岳無危聞言，只在點頭。

方英傑又道：「若果你要拜雲大俠爲師的話，你就要住在風揚莊了，你捨得離開翠兒嗎？」說完慈祥一笑。

岳無危聽了，心頭微微一震，他實在捨不得與方翠兒兩地相隔，只可惜風揚莊離方家太遠，否則就可以每天回來相見了，但想起義父的慘死，也不再想兒女私情了，當下又點了點頭。

方翠兒卻垂下頭來，想到不能與無危哥日夕相見，內心有種難捨感受。

方英傑再次鄭重的語氣道：「無危，你已決定了？」

岳無危毫不猶豫的道：「決定了。」

方翠兒心頭又一震，以幽怨的眼神望着岳無危，岳無危也不其然的朝她一望，二人四目交投，這中間有着不少離愁別緒，過了一會，方翠兒幽幽的道：「無危哥，你可不可以不學武？」

岳無危眼神呆滯，道：「不可以。」

方翠兒滿面無奈。

方英傑冷眼旁觀，當然知道女兒不捨得離開岳無危，他見了岳無危的眼神，又見他忽然堅決的要學武，心中也生出一點疑心，但猜不透岳無危的心事，也沒有打算去猜，當下說道：「無危，既然這樣，我明天就帶你去風揚莊吧。」

岳無危呆木的點了點頭。

方翠兒知道，可能明天開始就要與岳無危分別了，內心自是有點難過，但一切似乎都難以挽回。

第二天，午前。

岳無危已收拾了一些衣物，搭着布包，預備與方英傑騎馬到風揚莊去。

方翠兒第一次與岳無危分別，見他起程在即，心頭更加難受。

岳無危何嘗不想與她日夕相對？但奈何强烈的報仇慾望充塞腦際，他不能不暫時拋開兒女之情了。

一對小情人站在門前，岳無危握着方翠兒一雙手，只感到她雙手有點冰冷，良久才道：「翠兒，我知道雲大俠督促徒弟練武很嚴格，等閒都不想徒弟回家走一趟的，今天一別，也不知何時才能回來見你了。」

方翠兒一陣鼻酸，終於也忍不住掉下離情之淚，她嗚咽着道：「若果雲大俠准許你回來的話，你就回來見一見我吧。」

岳無危只好點了點頭。

此時，方英傑忽然向下人叫道：「吉祥，快把馬匹拉過來吧。」

下人吉祥聞說，高聲應道：「知道了，老爺。」

方英傑向岳無危望去，說道：「無危，我們起程吧。」

岳無危點點頭，只好狠心的把方翠兒的一雙手甩開，然後便向兩匹馬行了過去。

方翠兒的眼淚流得更急，從後叫道：「無危哥！」

岳無危心頭一震，他不忍心看見方翠兒淚流滿面的樣子，當下便騎上了馬背。

方英傑見了女兒的樣子，搖了搖頭，心想：「讓他們離開一段日子也是好的，這樣他們之間的愛情才經得起考驗，日後他們相處在一起就更加融洽，更加恩愛，只要他們幸福，我做父親的，還有什麼要求？」

他不理會女兒對岳無危難捨難離，騎上馬背後，向岳無危叫聲：「無危，我們起程吧。」便首先策馬離開家門。

岳無危以無奈的眼神回頭望了望方翠兒，知道無論如何也要一別的，所以再也不逗留，雙腿一夾，便策馬揚鞭而去。

二人策馬走了約莫半個時辰，便來到風揚莊。

雲風揚聽聞下人說「方大善人」到訪，喜不自勝，於是匆忙的走出大門相迎。

雙方在門外寒暄幾句後，雲風揚便把二人領入屋內，然後分賓主坐定，方英傑便向雲風揚道出此行來意。

雲風揚聽了原來岳無危想拜自己爲師，先是感到有點意外，隨即感到高興。

雲風揚收徒相當嚴格，城中不少人都希望子弟能拜在他的門下，他見過不少意欲拜師的人，但每個他都覺得只是平庸之輩，因而一一拒於門外，因此，門下弟子只有寥寥數人，但他見過岳無危後，覺得他是一個難得的練武上乘材料，一直都想收他爲徒，今次見他專程來拜師，那有不高興之理的！

雲風揚見岳無危學武之心堅決，向他道明學武是非常辛苦的，尤其是拜在他門下，但岳無危表示，再辛苦也捱得住，雲風揚便答應收他爲徒。

當下，岳無危誠心行了拜師之禮，從此便成爲金刀門下的第七弟子，然後，雲風揚再逐一介紹了岳無危的六位師兄。

其餘六位師兄見岳無危樣貌端正，人又沉實得很，都對這位七師弟甚有好感。

岳無危給了自己五年時間，希望這五年內苦學有成，然後報殺義父的大仇，也因此，他每天練武絕不懶散，每天都在下苦功，而花在練武的時間比其餘六位師兄都來得長。

由於他勤奮苦學，頭腦靈活，再加上强烈的報仇慾望驅使下，武功進步神速。

雲風揚見他武功在短短一年內練得甚有火候，一把單刀舞得虎虎生風，再假以時日，成就不難會超越自己之上，於是對於這個七弟子就更加喜愛了。

金刀門在每年的端午節都有一次同門師兄弟的比試，以印証各人的武功火候，第一年，岳無危初入金刀門下不久，所以沒有參加比試。

如是者，岳無危已加入了金刀門五年了，每一年，岳無危都有一個目標，就是在每一年的比試中，能擊敗一個師兄，最終目標就是能打敗大師兄，只要能打敗大師兄，他就下定決心找上官氏兄弟報仇。

每一年的比試中，他都有驚人的成績。

第一年，他打敗了六師兄傅清風，但敗在五師兄洪奇英手上。

第二年，打敗了五師兄，與四師兄雲四郎打成平手。

第三年，打敗了四師兄及三師兄呂文揚，但敗在二師兄童俊傑手上。

第四年，打敗二師兄，輸給大師兄雲奔雷一招之上。

今年是第五年，比試日期又將來臨。

在以往的四年，每個月他都必定回去與方翠兒相見一次，以解相思之苦。

但今年，他已沒有回過方家一次，因爲自從去年敗在大師兄手上後，已下定決心在一年之內勤學苦練，爲求打敗大師兄爲止，所以每天都不斷苦練。

雲風揚沒有看走眼，岳無危果然是一個學武奇材，同門弟子之中，無一是他對手，預料今年的比試，岳無危大有可能打敗大師兄。

雲奔雷對於這個頭腦聰明的七師弟的武功都心悅誠服，父親能有一個出色的弟子，自己也感到有點驕傲。

雲氏父子又怎料到岳無危其實是當年威震武林的「中原飛虎」程振武之子！正是虎父無犬子，一代能人之子，又豈是平庸之輩？

雲氏父子當然不知道，岳無危體內流着的血，就是程振武的血。

雲奔雷知道今年岳無危以自己爲目標，希望把自己打敗，在「文無第一，武無第二」的精神驅使下，這一年，他也毫不怠慢，同樣的在不斷苦練。

一年下來，岳無危的刀法大有進步，但雲奔雷的單刀功夫也有不少進展。

* * *

很快又到了端午佳節，金刀門的比試日期又已到了。

這一次比試，衆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雲奔雷與岳無危身上。

比試已逐一開始，雲奔雷與岳無危一戰安排在最後才展開。

今年的比試，戰果與往年都沒有分別，就是做師弟的，都沒有人勝得了師兄，因爲大家都覺得，做師兄的敗在師弟手上，實在有點不光彩，但他們一一敗在岳無危手上，卻每人都敗得五體投地，無話可說，因爲岳無危實在太厲害了。

雲風揚見其餘弟子比試已結束，雖然師弟勝不了師兄，但每人的武功又跨進了一大步，都很感滿意。

接着雲風揚便宣佈雲奔雷與岳無危的比試正式展開了。

雲、岳二人聞言，便各自拿起一柄木刀，然後站在校場中央，互相凝望着對方。

由於大家比試都相當認眞，手中兵器無眼，一個差池，難免會傷及對方，因此每次比試用的刀都是木製的，以免做成損傷。

刀雖然是木製，但重量都做成與眞刀沒有分別，分別只在於木刀的殺傷力薄弱。

但木製的刀，在一個武功達至登峯造極之人手上，又與眞刀有何分別？

天色有點陰暗，沒有風，這種天氣本來就有點悶人，但在雲奔雷與岳無危心中，一切都無關重要，最重要的，還是如何打敗對方。

雲風揚與五名弟子的呼吸幾乎屏住了，大家都不知此一戰鹿死誰手。

雖然是同門師兄弟的比試，勝負根本無關重要，但是岳無危是七師弟，而雲奔雷卻是大師兄，大家距離這麼遠，但卻能夠一起比試，因此意義又有不同了。

雲奔雷爲了保存大師兄的威望，不能輸，岳無危爲了印証自己的武功，若果勝得了大師兄，即表示可以與上官氏兄弟較量，所以也不能輸。

雙方已準備就緒，只待雲風揚叫聲「開始」就可以展開了。

過了一會，雲風揚向場中大叫一聲：「比試開始。」

這一聲叫起，衆人的心都禁不住跳了起來。二人都是同門師兄弟，所學的武功都是一樣，對於對方，可說瞭如指掌，要取勝，就要看反應、變招、速度、招數的變化，以及火候的深淺。大喝一聲，雙方便展開了有如惡鬥的比試。刀，雖是木製，但在岳無危手中，就好似眞刀一樣，同樣舞得虎虎生風，寒風撲面，有一種懾人的力量。

岳無危不但刀法凌厲，左右騰挪的身手也令場邊衆師兄弟也爲之驚嘆。

雲奔雷也不弱，他畢竟已下了十多年苦功在這把刀之上，在武林中的名氣也日漸增大，當然不會是泛泛之輩。

兩人手握的，雖然是木刀，但以兩人的武功造詣，手勁之强，恐怕只要挨上對方一招半式，都要造成損傷，有一點無可置疑的，這兩人只要一刀砍在一個普通人身上，那怕是木刀，那人也必死無疑，因爲二人的出手都又快、又狠、又準。

快、狠、準，就是練武的最基本條件，缺了其一，武功即使再練下去，都只會停滯不前。

雲奔雷與岳無危不但有這個條件，在武學之上，有很多招數，都可以做到能人所不能，正因這樣，他們的「惡鬥」，才能鬥至難分難解。

二人的惡鬥，已進入了忘我境界，雙方雖然不把勝負看得很重要，但都做到竭盡所能，務求把對方打敗爲止。

一年來，岳無危的武功雖然大有進步，但雲奔雷也絕沒有退步，雙方已打至二千招過外，兀自勝負難分，在場邊的雲風

揚及五名弟子見了，都看得目瞪口呆起來，看得精彩處，也忍不住高聲叫好。

鬥至後來，雙方仍未分高下，雲風揚有見及此，正想叫二人停手，然後宣佈雙方打成平手，但話未出口，忽見岳無危招數中出現破綻，雲奔雷乘機進逼，從他的破綻攻了進去，豈料岳無危原來故意賣個破綻給雲奔雷，然後來一招突擊。

岳無危來一着聲東擊西，這一着足置之死地而後生，然後採取快速突擊，雲奔雷微微一驚，慌忙迴招接住，但已被岳無危攻了個措手不及，在狼狽中，化開岳無危無數個刁鑽的險招，稍一回氣，便以凌厲的招數反攻，這一陣快攻，逼使岳無危採取守勢，雲奔雷微佔上風，招數毫不稍慢，岳無危在久守必失之下，終於讓雲奔雷在他招數中覓得個空隙，再乘勢進招，岳無危招數已開始散亂，終被經驗豐富的雲奔雷一招打敗。

高手過招，勝敗往往在於一招半式，一招的得失，往往就分出了榮與辱。

雲奔雷打敗了岳無危，沒有光榮感。

岳無危敗了，也沒有恥辱感。

去年的比試，岳無危在一千招過後輸給雲奔雷，但今年，他與雲奔雷一共過了近三千招才落敗，這一點可以證明，他的武功又跨進了一大步。

比試已分出高下，各師兄弟都相繼大力拍掌叫好。

雲風揚對岳無危的表現已非常滿意，岳無危對自己也很滿意。

雲奔雷與岳無危之間情同手足，比試完後，雙方向對方說了一些恭維的話，雲奔雷道：「七弟，你武功進步神速，你今年勝不了我，相信明年我要向你俯首稱臣了。」

岳無危道：「大師兄說那裡話來了，無危要勝大師兄，相信十年之內也難做到呢。」

「不，七弟，你要勝我，絕不用等十年，只要你繼續下苦功，我遲早不是你對手，你練武只有短短五年，就能有這個成就，武林中，根本就難找第二人，金刀門能有你這個出色的弟子，我也感到非常光彩。」

岳無危一笑，道：「大師兄，你怎地如此抬舉無危？」

雲奔雷也一笑，道：「你以為我是跟你開玩笑嗎？」

童俊傑插咀道：「七弟，大師兄說得對，對於你的武功，我們眾位做師兄的，都佩服得五體投地。」

雲四郎與岳無危感情最深厚，因為他們同是孤兒之故，他也說道：「大師兄與二師兄都讚你呢。」

眾人在校場中，你一言我一語的，不斷在稱讚岳無危武功進步驚人，只把岳無危弄得有點不好意思。

* * *

五年前，在雲風揚領導之下，組成了「武林同盟」，一夜之間，把神刀幫剷除，幫主范天祥帶着親信大敗而逃，從此在江湖上消聲匿跡。

范天祥與劉神威劉神勇兄弟逃出生天，此事一直令武林同盟中人都很感憂心，因恐怕范天祥重整旗鼓，到時武林羣雄就人人自危了。

果然，一年前，「神刀幫」幫主范天祥重出江湖，重組勢力，組成了對正道武林人物極之仇視的一個江湖幫會，幫會名稱叫「仇正教」，同樣的對武林做成極大威脅，也因此，雲風揚不得不作好準備，準備「仇正教」的人前來尋仇，所以再次召集昔日「武林同盟」中人，以應付「仇正教」。

金刀門由於只有八人，可說勢單力弱，根本難以抵擋勢力日益旺盛的仇正教。

眾武林人物接到盟主雲風揚的請帖後，紛紛前來金刀門，再次商討如何應付范天祥的仇正教，這些武林人物聚集在風揚莊，表面上是合力保護金刀門，及商討對仇正教的策略，實際上，這些武林人物，當年也有份參與圍剿范天祥的「神刀幫」的，他們見范天祥重出江湖，恐怕范天祥會逐一找自己報仇，便借此機會在風揚莊聚集，其實也是在自我保護。

岳無危當然很清楚，「仇正教」與「武林同盟」已勢成水火，大戰隨時會一觸即發，對於師門命運當然也很關心。

當數十武林豪傑齊集在風揚莊後，這才去了憂慮之心，因為雖然「仇正教」高手林立，但「武林同盟」中人個個武功不弱，團結起來，這一股力量自也不小。

他已與方翠兒整整一年沒有見面，心中已魂牽夢縈，於是便向師父言明，要回去方家數天，雲風揚恐怕他在途中會遇上了「仇正教」的人，本來不放心，但見他掛念方翠兒，便只好叫他一路小心了。

雲四郎與岳無危感情最是深厚，見他有機會暫時離開風揚莊，便嚷着要與岳無危同行，岳無危問明師父後，第二天便與雲四郎騎着馬匹向洛陽城中而去。

雲四郎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十多年來，都在風揚莊每天練武渡過，平日甚少離開風揚莊，今天難得有此機會，頓覺心情份外開朗。

師兄弟二人策馬在道上走了一會，雲四郎見岳無危一路上沉默不語，彷似滿懷心事一樣，因岳無危平日都是沉默寡言的，本來不想過問，但總覺得他今日與往日有點不同，也覺得奇怪，終於忍不住問道：「七弟，你不久後就可以見到心愛的人了，應該開心才對，但為什麼好似滿懷心事似的？」

岳無危嘆了口氣，說道：「四哥，我今次離開師門，是騙師父，說是要去見翠兒的。」

雲四郎一怔，道：「你不是回去見方姑娘，那你去那？」

岳無危神色凝重，咬着牙道：「我是為報父仇才離開的。」

雲四郎登時愕住了，心想：「與他相處五年，從未聽他提過為父報仇一事，怎麼今天忽然間說起？」

岳無危見雲四郎滿面錯愕神色，神色鄭重的道：「我要報仇！」

雲四郎瞪目的望着他。

岳無危長長的嘆了口氣，說道：「四哥，相信你也聽過，二十多年前，武林中有一個綽號『中原飛虎』程振武大俠的。」

「不錯，程大俠的事蹟我也聽說過了，但據說，程大俠是被當年有『血手魔君』之稱的呼延賀所殺的。」

岳無危道：「程大俠不是呼延賀殺的。」

「江湖上是這樣傳說，你為什麼說不是？」

「因為程大俠就是我的生身父親。」

雲四郎聽他一說，更加愕然起來。

岳無危又嘆了口氣，當下，便把自己的身世向雲四郎一一說了。

這世上，沒有人知道岳無危的身世，甚至雲風揚與方英傑也不知道，但今天，雲四郎知道了。

雲四郎聽他說了身世後，實在不敢相信，原來這個七師弟竟是當年威震武林的「中原飛虎」程振武之子，更想不到，他竟然是當年聲名狼藉的「血手魔君」呼延賀一手撫養長大的。

他知道這是事實，因為七弟是不會騙自己的，也沒有騙自己的必要，他呆了片刻後，道：「所以你就想找上官氏兄弟報仇？」

「若果我不替義父報仇，我如何報答他對我的養育之恩？」

「但你義父當年是一個……」雲四郎想說呼延賀是一個人人得而誅之的人，但他看得出，岳無危對義父實在太敬重，也對義父養育之恩有無限感激，因此沒有說下去。

岳無危道：「我知你想勸我不要報仇，是嗎？」

雲四郎點頭道：「冤冤相報何時了呢？而且死者已矣，上官氏兄弟更是武林中人人敬佩的正義人物……」

岳無危凌厲的目光向他一掃，面上神情有點激動的道：「正義人物？十年前，那時我只不過是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子，你知不知道？當年他們兄弟如何向我追殺？他們如何折磨我？當時我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差點被他們兄弟就此折磨而死，換作是你，你會忘記嗎？」他一路說，一路想起當年的種種慘況，真恨不得能夠現在就快意恩仇。

雲四郎無奈的道：「七弟，過去的，就由他過去吧。」

想起往事，岳無危只感到有點傷心，道：「你不是我，你當然體會不到我的心情。」

雲四郎也無話可說了，過了一會，忽然好似有感而發一樣，也長長嘆了一口氣，道：「我們都是無父無母的孤兒，十七年前，那時我才只有兩歲，但不知為何，我竟然被人在胸前重重砍了一刀，更被遺棄在一條陋巷中，後來被師父無意間發覺，才救了我一命，到底誰人如此狠心，竟然連一個兩歲大的孩子也不放過？」說着，忍不住打開上衣，露出胸前一條長長的疤痕，「這條疤痕，就是十七年前被人一刀砍至重傷遺留下來的。」

岳無危望了望他胸前的疤痕，說道：「看來我們都是江湖上鬥爭的犧牲品，這些鬥爭，也令我們成了孤兒。」

雲四郎又嘆了口氣，道：「但你起碼知道誰是父親，而我連父母是誰，父母是死是活也不知道，我豈非比你更慘？」

岳無危目光忽然變得呆滯起來，低沉的道：「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恩，昊天罔極。」想到父母為人所害，自己連父母什麼樣貌也不知道，幾乎掉下眼淚來。

兩人都是同病相憐之人，說到後來，同樣都感到有點哀傷。

兩人無言的行了一會，岳無危忽然道：「廿多年前，我外祖父一家卅多口為人所害，我想到武英鎮去打探一下，然後去拜祭外祖父。」

不久，二人已策馬來到城中，岳無危想到不久就可以與方翠兒相見了，心情才較為開朗起來。

到得方家，下人認得岳無危，便首先稟告方英傑，方氏父女聞說岳無危回來，都高興莫明，尤其是方翠兒，就更加開心得難以描述了。

當下，岳無危與雲四郎便由下人引領下進入方家大廳，岳無危見了漂亮可人的方翠兒後，心中有點激蕩，忍不住握着方翠兒一雙手，方翠兒也情深款款的依偎在岳無危懷中，過了一會，岳無危柔聲的道：「翠兒，我很想念妳。」

方翠兒幽幽的道：「我每天都盼望你回來，今天終於可以與你見面了。」

岳無危知道方翠兒對自己痴心一片，自己何嘗不是對她一往情深？當下也不理會方英傑等人在一旁，情不自禁的把方翠兒抱得緊緊的。

方翠兒被他緊緊的抱着，內心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喜悅，彷彿這世上最幸福的人就是自己，她深情的望着岳無危，道：「無危哥，答應我，不要離開我。」

岳無危正想說話，但此時方英傑輕咳一聲，這一聲輕咳，好似在提醒二人莫要再纏綿下去，二人好似現在才發覺身旁有人一般，只好滿面窘態的分開了，方翠兒更已是滿面通紅起來。

方英傑叫岳無危與雲四郎坐下來，然後望着岳無危，微笑道：「無危，既然你與翠兒都達到不能分離的地步，我打算日後擇個良辰吉日，替你們成親吧。」

岳無危聞言，連忙站起身來，對方英傑恭恭敬敬的道：「多謝員外對無危如此錯愛。」

方英傑又向他一笑，接着含笑望向女兒，方翠兒聽父親說了，不知是喜歡過度還是害羞，一顆心兒在砰砰亂跳，見父親向着自己含笑一望，連忙把頭垂得低低的。

雲四郎望着方翠兒，笑道：「方姑娘，我就快要改口叫妳七嫂了。」

方翠兒羞得連忙離開大廳。

方英傑與雲四郎見了，忍不住大笑起來，岳無危則內心發出甜笑，心想：「翠兒日後一定是一個好妻子。」

雲四郎道：「七弟，我明天就回去叫師父前來向方員外提親了。」

方英傑笑道：「理應如此。」

岳無危忽然道：「員外，無危明天要去武英鎮走一趟。」

「去幹什麼？」

「拜祭外公。」

岳無危知道他感到奇怪，覺得再不能把自己身世隱瞞下去，當下便把自己身世也向方英傑說了，但並沒有說義父是被上官氏兄弟殺的。



無危與翠兒只顧互訴離情，旁若無人似的……

方英傑聽他說了，當然感到大為意外，說道：「想不到，你竟是當代猛人之子，又是『血手魔君』之義子，眞是世事難料。」

岳無危道：「無危一直向員外隱瞞身世，是義父臨死前的遺言，因恐怕惹起不必要的麻煩，所以一直都沒有說出來。」

方英傑道：「無論你的身世如何，我都視你如子如姪，既然你是程大俠之子，我更加對你另眼相看了。」

雲四郎道：「若果師父和師兄弟們知道了，相信也很感意外的。」

方英傑道：「既然你要拜祭外公，今晚就早點休息，明天一早上路去吧。」

雲四郎也道：「我明天也要叫師父前來向方員外提親。」

* * *

這一晚，岳無危無論如何也睡不着。日間，他聽方英傑說要擇日為自己與方翠兒成親，他當然高興不過，但是，不少矛盾的事又縈繞腦際。

若果眞的與翠兒成親，就不能替義父報仇了，因為正如雲四郎說，上官氏兄弟是武林中人人敬重的人物，若果找他們報仇，就等於向正義挑戰，如果殺了上官氏兄弟，說不定自己就成為了正道武林人物的敵人，到時引起了公憤，為武林人物所殺，豈非害苦了翠兒？

他的心有點苦惱，但想到後來，終於也給他想通了——打消報仇之念。

多年來，他被報仇的強烈慾望蒙蔽了，從來沒有想到義父當年有「血手魔君」之稱，當年，義父殺人無數，是一個人人得而誅之的武林公敵。

義父被人殺了，我就要替他報仇，那麼當年被義父所殺害的無數無辜者又找誰報仇去？

當年上官氏兄弟追殺我，是想斬草除根，免我日後找他們報仇，換作是我，我也會這樣做，我怎能怪他們向我追殺？

他又想起義父臨死前的說話——「義父是一個該死的人，義父殺人無數，今天被殺，就是多行不義的報應，無危，不要報仇，不要報仇……」

以往，他一廂情願的只想着替義父報仇，但從來未想及過義父是一個滿手沾滿別人鮮血的殺人魔頭，但當他知道快將與方翠兒成婚了，才理智下來，想着想着，報仇的慾望也就平伏下來。

他慶幸自己能及時想了個透徹，否則不顧一切的去找上官氏兄弟報仇，到時無論結果如何，都肯定會鑄成不能挽救的大錯。

* * *

第二天，岳無危一早起了床，吃過早點後，便打算前往武英鎮去拜祭外公一家，方翠兒不想與他甫一相見便要分離，於是嚷着要與他同行，方英傑見他們兩小如膠似漆的，也答應下來，雲四郎急於要對師父及師兄弟講述岳無危的身世，以及要叫師父向方英傑提親，便獨自回風揚莊去了。

吃過早點後不久，岳無危與雲四郎道了別，便與方翠兒策馬向武英鎮而去。

武英鎮距洛陽城只有一段路程，二人出了城門，一路向西而行，岳無危見道上

風光明媚，又有方翠兒陪伴在側，心情有說不出的愉快。

中午過後，二人策馬經過名叫白楊鎮的小鎮，兩人都覺得有點餓了，便在鎮上的一家小館子用飯。

用過飯後，希望能在太陽下山前抵達武英鎮，便繼續趕路。

二人拉着馬兒，在街上行了一會，忽聞身後有一個婦人在驚惶地叫道：「救命呀！不要殺我……」

岳無危聞聲回轉頭一看，只見一個披頭散髮，樣子似瘋似癲的婦人正向自己迎面快步奔了過來，在那瘋婦身後，則有一個粗壯漢子從後追了上來，口中喊道：「你這瘋婆娘，若被我抓到了，非把你揍一頓不可。」

岳無危再向那瘋婦看個清楚，只見那瘋婦雙手拿滿饅頭，而且一路走一路把饅頭塞進口中，他心下明白，那個從後追來的漢子一定是售賣饅頭的，而那瘋婦一定是搶了他的饅頭，因此心有不甘地從後追來。

那漢子一路從後窮追不捨，那瘋婦則沒命的奔走，而岳無危則怔怔的望着他們，正在岳無危看得出了神之際，那瘋婦已被漢子追上了。

漢子一手扯着瘋婦的頭髮，顯得怒不可遏，正想一拳打向瘋婦，岳無危見狀，忙喝道：「住手！」

漢子聽他一喝，拳頭停在半空，雙眼向岳無危望了過來。

岳無危把馬匹韁繩交給方翠兒，便向漢子行了過去。

漢子見他行了過來，怒瞪着他道：「小子，你想怎樣？」

岳無危向他一拱手，道：「大叔息怒。」

漢子怒道：「這瘋婆娘，每天都偷我的饅頭，又把我的饅頭弄髒了，今天，她不但偷去我的饅頭，還把我的饅頭全都推倒在地上，你說她該打不該打？」

岳無危再望一望那瘋婦，只覺她甚是可憐，便對漢子道：「她只是一個瘋癲的可憐人，做過什麼事自己也不知道，你責怪她根本於事無補，你又何必難為她？」

漢子怒道：「她可憐是她的事，但她每天都弄髒我的饅頭，我如何幹活？」

方翠兒也行了過來，對漢子道：「大叔，既然這位大嬸拿了你的饅頭，你損失多少，就由我們來賠償吧。」

漢子稍為下了點氣，說道：「既然妳這樣說就最好不過，將就點，妳就賠我二十兩銀子算了。」

圍觀的人聽他說要索償二十兩銀，都嘩然一聲，有人叫道：「何老七，二十兩銀？你這不是獅子開大口嗎？」

岳無危卻道：「好，二十兩銀，我就賠給你吧。」說着，在懷中取出二十兩銀給那何老七，何老七也很感滿意的走了。其餘圍觀人眾見事件已平息，都相繼散了。

岳無危見那瘋婦好似若無其事一樣，還津津有味的在吃饅頭，覺得她甚是可憐，便拿出幾兩銀子，交到她手上，說道：「大嬸，這幾兩銀子是給你買饅頭吃的，妳拿去吧。」

瘋婦聽他說了，望望他手上的銀子，但並沒有去接，忽然怔怔的望着他。

方翠兒見她不接銀兩，便道：「大嬸，偷饅頭吃是不對的，你就拿那些銀子去買吧，知道嗎？」

那瘋婦好似聽不見方翠兒的話，實際上她也聽不懂，只目不轉睛的望着岳無危，只把岳無危望得有點不知所措，方翠兒見了，忍不住笑了起來。

過了一會，那瘋婦把手上的饅頭拋掉，忽然撲到岳無危懷中，口中叫道：「相公，你是我相公，我找得你好苦。」

瘋婦這一陣叫聲，又引來不少人圍了起來，見她叫岳無危為「相公」，不少人都忍不住大笑起來，方翠兒也忍不住掩咀而笑。

岳無危被她抱着，更加手足無措，見圍觀者都笑起來，顯得非常尷尬，他把瘋婦推開，說道：「大嬸，你認錯人啦，我不是你相公。」

瘋婦被他推開，忽然搥胸頓足起來，叫道：「你這負心的短命鬼，你為什麼不認我？我是你娘子，我找你很多年了。」

岳無危見她瘋癲的樣子，又見圍觀者都在大笑起來，顯得有點無地自容，那瘋婦又叫道：「子倫，你是我的相公子倫，我們的孩子俊儒呢？」

岳無危面對這個瘋婦，再也不敢逗留下去，以免更尷尬的事情會發生，於是從方翠兒手上接過馬匹韁繩，便快步的走了，但那瘋婦仍在後追了上來，口中大叫道：「子倫，你去那裏？你不要離開我，你要走，就把我的孩子俊儒交給我。」

岳無危聽她叫得淒涼，覺得她更加可憐，幾乎想向她承認自己就是她的子倫相公，但他沒有這樣做，還是騎馬離開了。

二人騎馬行了一會，方翠兒忍不住向岳無危取笑道：「子倫相公，你幾時做了別人的相公了？」

岳無危苦笑道：「妳也取笑我？」

方翠兒仍笑道：「你一定與那婦人成過親，生下一個名叫俊儒的孩子，但又拋棄了人家是不是？」

「那大嬸是一個可憐人，妳不該拿人家來開玩笑。」

方翠兒道：「知道了，相公。」「相公」二字脫口而出，說完了，不禁面紅過耳。

岳無危笑道：「遲點才叫我相公吧。」

「我才不叫你做相公。」

「成了親，妳就要叫我做相公了。」

「相公相公，難聽死了，我才不叫呢。」

「不叫相公，難道叫我短命鬼？」

「我繼續叫你無危哥不是更好嗎？」

機緣巧合銀刀再現

二人一路有說不盡的情話，不覺已日落西山，終於也抵達了武英鎮。

岳無危在鎮上的客棧租了兩間上房，他是一個禮數甚週的人，與方翠兒尚未成婚，覺得不方便合住一間房，所以才租了兩間房。

然後，他又向客棧掌櫃的打探，當年岳三泰員外一家為人所殺後，屍體葬在何處？那掌櫃的聽他問了，便告訴了他。

岳無危見天色已開始入黑，便打算明天才帶齊冥鏹前往拜祭。

一宿無話。

第二天，他一早起來，與方翠兒吃過早點後，到街上買齊冥鏹等物，便逕自向墳場而去。

拜祭完外公一家後，也了卻一樁心事，當下離開傷心之地，便與方翠兒策馬回洛陽城了。

回程時，由於途中沒有停下來，馬匹脚頭也走得較快，在日落之前便已回到城中。

回到方家後，雲風揚與方英傑已在等他們回來。

雲風揚得到雲四郎相告，知道了岳無危原來就是當年程大俠的兒子，同時還是呼延賀的義子，同樣也大感意外，當知道方英傑想撮合岳無危與方翠兒成婚後，便急不及待的前來方家說親。

岳無危見了師父，恭恭敬敬的請了安，說道：「師父，你來了？」

雲風揚顯得很開心，呵笑道：「為師當然要來，否則誰人替你向方員外說親？」

方翠兒聽了，羞得把頭垂了下來。

雲風揚又道：「無危，四郎已向為師說出了你的身世，怪不得你對武學的領悟力如此強，原來你是振武兄的兒子。」

岳無危聽師父稱父親為「振武兄」，奇道：「師父對先父如此稱呼，難道師父與先父認識？」

「當年，你爹與為師是一對好朋友，為師當然與他認識，當年，你爹與呼延賀決鬥一事，曾經轟動了武林，但半年後，你爹在龍江鎮為人所害，江湖中傳說，你爹是被呼延賀所殺的，但從此，呼延賀卻消聲匿跡於江湖，十年前才為富華鎮上官氏兄弟所殺，呼延賀是你義父，端的令為師摸不着頭腦。」

岳無危道：「師父，一切已成過去了，無危不想再提起。」

雲風揚笑道：「不錯，我們還是談一談你與方姑娘的婚姻大事吧。」

方英傑對雲風揚道：「今天是五月初十，我已叫人查過了，下個月初八乃是大吉之期，就安排成親如何？」

雲風揚笑道：「好，為什麼不好？」

雲四郎也笑道：「風揚莊金刀門終於有一樁喜事了。」

雲風揚道：「若果子倫兄在泉下有知，一定很高興了。」

岳無危聽他說了「子倫」二字，記起「子倫」就是白楊鎮那瘋婦所指的「子倫相公」，身子不禁一震，脫口叫道：「子倫兄？誰是子倫？」

雲風揚見他神色大變，奇道：「甚麼事？」

岳無危急道：「師父，你告訴我，到底子倫是誰？」

雲風揚道：「子倫就是你爹，你爹名叫振武，字子倫。」

岳無危登時呆住了，想起那瘋婦的說話，又叫道：「那麼我出世後叫什麼名字？」

雲風揚見他追問得急，更奇了，只好道：「你出世後，你爹替你取名俊儒。」

岳無危全身都震慄起來，方翠兒也聽得呆了半晌，心想：「昨天那瘋婦說什麼子倫相公，又說什麼俊儒孩兒，為什麼會如此巧合？」

雲風揚與方英傑見了岳無危那怪異的表情，都甚感奇怪，方英傑忍不住道：「無危，你怎麼了？」

岳無危神色悽然，喃喃的道：「義父生前說過，當年爹和娘親在途中為人所害，但娘親卻下落不明，昨天那瘋婦會不會是我娘親？」

方、雲二人聽他喃喃的說着，更感奇怪，雲風揚道：「無危，你說什麼？」

岳無危想起那瘋婦大有可能就是自己母親，眼眶已開始紅了，急問道：「師父，你說我的樣子是不是很似爹的樣子？」

雲風揚向他打量一會，說道：「你的樣子的確有八分似你爹當年的樣貌。」

岳無危已開始有點激動，又喃喃的道：「我明白了，娘親見了我，一定以為我就是爹，所以才不斷叫我子倫相公，她一定太想念爹和我，所以才變了瘋婦。」

方、雲二人都不知他說什麼，對望了一眼，方英傑道：「無危，你到底說什麼？」

岳無危一顆心已飛到白楊鎮去，彷似渾然不覺一樣。

方翠兒已開始明白這件事，當下便把昨天遇見那瘋婦的事說了一遍。

待方翠兒說完了，岳無危忽然激動的大叫一聲：「娘親，孩兒不孝，要你受這許多風霜！」他這一聲叫喊，是那末的悽慘，隨着這聲叫喊，淚水也忍不住自眼眶湧了出來。

方、雲二人聽方翠兒說了昨天見了那瘋婦一事，也覺得那瘋婦口中所說的「子倫」與「俊儒」兩個名字絕不會是巧合，雲風揚聽了岳無危大呼「娘親」，也相信那瘋婦有可能就是岳無危的母親岳秀雲，當下行到岳無危身邊，慈祥的撫着他的頭，說道：「無危，為師當年也見過你娘親，既然你懷疑昨天所見那婦人是你娘親的話，為師明天和你到白楊鎮去走一趟，去印証一下吧。」

岳無危覺得那瘋婦不斷叫自己「子倫相公」，又說「俊儒孩兒」，不會是無的放矢，他深信，那瘋婦就是自己母親，想起母親變成瘋婦人，流落街頭每天搶人饅頭充飢，內心真有說不盡的難過。

方英傑的心情也有點沉重的道：「無危，若果她真的是你娘親的話，你就帶她回來，好好的侍奉吧。」

岳無危含淚的道：「是，無危必定好好侍奉娘親。」

方翠兒望着他，心中有點興奮，道：「無危哥，既然你可以和娘親團聚，我也很替你高興。」

岳無危此刻的心情實在又難過又興奮，他抹去眼淚，也不知是開心還是傷心的道：「不錯，我終於可以和娘親團聚，實在太好了，實在太好了。」

＊　＊　＊

次天一早，岳無危帶着激盪無比的心情與師父騎馬向白楊鎮而去。

一路上，岳無危不知道若果再見了母親後，心情將會如何？所以盡量不去想，

於是便對師父道：「你離開風揚莊，莊上的數十位武林朋友如何？」

雲風揚道：「他們自有師兄們招待，繼續商討圍剿仇正教一事。」「仇正教知道有不少武林朋友聚集在風揚莊，相信也不敢妄動的。」

師徒二人一路說話，一路策馬奔馳，由於岳無危急於要見母親，所以馬匹脚頭走得甚快，午時之前，二人已來到白楊鎮。

師徒兩人在鎮上拉着馬兒走了一會，不久遇上了售賣饅頭的何老七，何老七認得岳無危，便向他熱誠的打了個招呼，岳無危說道：「何大叔，我想找昨天搶你饅頭那個大嬸，不知她居住何處？」

何老七道：「那瘋婆娘就住在萬里橋的橋底下，你找她什麼事？」

岳無危問明萬里橋所在，向何老七道了謝，便逕自向萬里橋而去。

師徒二人來到橋上，橋下只是一條十來尺闊的河，但河水卻臭氣薰天。

兩人來到橋底，只見橋底下有一塊空地，空地上堆滿了垃圾，這些垃圾都發出惡臭，中人欲嘔，一個尋常人，根本難以忍受這種惡劣的環境，但那瘋婦不但可以忍受，而且刻下她還躺在那堆垃圾旁邊睡着了。

岳無危見了那瘋婦睡得正酣，忍不住熱淚盈眶，心中一個激盪，忍不住大叫一聲：「娘親！」

那瘋婦聽他這一聲大叫，登時夢醒了，揉了揉雙眼，向岳無危看個清楚，便把他認了出來，她那雙眼放出敵意眼光，破口叫道：「你這負心的短命鬼，爲什麼來找我？」

岳無危見了她瘋瘋癲癲的樣子，心中更加難過，他望着師父，眼光好似在說：「師父，她是不是我娘親？」

雲風揚向那瘋婦望個清楚，不禁長長歎息一聲道：「無危，爲師絕不會認錯人，她的確是你娘親。」

岳無危証實了那瘋婦是自己母親，「哇」的一聲大哭起來，便向母親撲去，口中大叫道：「娘親，我是你的孩子俊儒。」

岳秀雲見他撲了過來，眼中敵意更深，向旁一側身便避開了。

她站在岳無危面前，叫道：「你不是俊儒，俊儒只有六個月大，你是子倫相公，我是你娘子秀雲，你爲什麼不認我？」

岳無危想起父母爲人暗算時，當時自己的確只有六個月大，他當然知道母親智力已失常，心中一直都記住只有六個月大的孩子俊儒，而自己長相與父親相似，所以母親才錯認了自己是父親。

雲風揚見了她的樣子，心下愴然，心道：「當年的武英鎮美人，竟然變成這個樣子，唉！端的是造物弄人。」

岳無危心如刀割，臉上已淌滿了淚水，跪在母親面前，神情已痛苦到了極點，叫道：「娘親，我是俊儒，我今年已二十二歲了，你知不知道？」

岳秀雲那裏知道他此刻的心比死還要痛苦？她看見岳無危跪在面前，又流了滿面淚水，只覺甚是有趣，忽然又蹦又跳的拍起手掌大笑起來，笑了一會，又神情兇惡的指着岳無危叫道：「你這負心鬼，你爲什麼不認我？」說完，竟然搥胸頓足的哭了起來。

雲風揚無奈，只好對岳無危道：「無危，爲今之計，你只好暫時認是她的子倫相公了。」

岳無危見了母親又不能相認，這一種痛苦的煎熬，端的生不如死，聽師父說了，只好站起身來，忍着痛苦的說道：「秀雲娘子，我就是你的子倫相公，我想得你好苦。」

岳秀雲聽他說了，果然破涕爲笑，接着向岳無危懷中撲了過去，叫道：「相公，你終於肯認我了。」

岳無危抱着母親，只覺她身上發出惡臭，心中更加難過，他希望盡快離開這個令人難受的地方，便拉着母親的手道：「娘子，我們先回去吧。」

岳秀雲一臉天眞的道：「我們的俊儒孩子呢？」

岳無危含着淚，語帶哽咽的道：「俊儒孩子就在家中等我們。」

岳秀雲雖然瘋了，但此時卻流露出天生的母愛天性，說道：「俊儒今天吃過奶了沒有？」

岳無危只好說道：「吃過了。」

岳秀雲見他淚流滿面，說道：「子倫，你是一個大俠，你爲什麼哭了？」說着，便以骯髒的衣袖替他抹去眼淚，充份流露出妻子愛丈夫的本性。

岳無危的眼淚卻是抹不乾，仍舊不斷自眼眶湧了出來。

雲風揚見了他們母子相聚的一幕光景，也忍不住眼眶也濕了。

當下，岳無危便連哄帶騙之下，把母親帶離萬里橋。

街上的人見了岳無危拖着那個在鎮上出了名的瘋婦，不少奇異眼光向他投了過來，更有不少人在交頭接耳的議論紛紛起來。

岳秀雲見街上的人的眼光都向自己望了過來，便一路上向行人叫道：「他就是我的子倫相公，他英俊嗎？」一路行一路說，似乎感到擁有一個如此英俊的丈夫而驕傲。

岳無危一路上聽了不少人的議論與嘲笑，可是他不在乎。

雲風揚見時間已不早，入黑之前難以回洛陽城，便在鎮上找了家客棧，租了兩間房，打算明天才回洛陽城去。

當晚，岳無危便與母親同住一間房，而雲風揚則住在鄰房。

* * *

時已深夜，岳無危心情複雜無比，說什麼也難以成眠，但母親早已呼呼的睡着了。

窗外夜涼如水，蟲聲唧唧，大地一片平靜，岳無危看見母親睡得甚安詳，內心也有一種安慰的感覺。

四週一片死寂，在這個時候，即使有極輕微的聲音，都會變成很清晰。

就在此時，岳無危忽覺窗外有不尋常的聲音響起來。

五月十一日，月亮雖不太圓，但月色卻洒滿了大地。

岳無危憑着窗紙外皎潔的月色，可以清楚看見窗外正有一條黑影在有所行動，

他連忙提高警覺。

他可以清楚看見，窗外的人手上拿着一把刀，顯然有不軌的企圖，於是便悄沒聲的下了床，然後行到窗前。

他此次外出，手上並沒有帶着兵器，當下便在房中拿起一張椅子作武器。

他行動雖輕巧，但窗外的人好似已發覺了一樣，此時忽然發難，一刀便砍向窗框，木製的窗框經那刀一砍，所有木條登時嘩啦一聲向四週飛了出去，接着那人便撲進入房中。

岳無危見狀，來個先下手爲强，拿着櫈子，便向那人砸將過去。

對方是一個異常兇猛的人，見他一櫈砸來，不避反攻，手中單刀向那櫈子一砍，那張櫈子登時被砍了個稀爛。

岳無危手中拿着一根櫈子的木條，便向對方攻去，那人亦已一刀砍將過來，把他手上的一條木條也砍爲兩截。

岳無危手無寸鐵，漆黑中，但見對方一把刀舞得銀光閃動，而且對方武功並不弱，他只好左閃右避，不敢近身。

此時，熟睡中的岳秀雲被打鬥聲驚醒，她坐起身來，向房中望去，只見房中有兩條黑影在左右騰挪，這些情形，看在她眼中，只道是有兩個小孩子在玩遊戲，覺得甚是好玩，便走下床來，嚷道：「相公，我也要玩！」便向兩人惡鬥處行去。

岳無危閃避對方的攻擊，已有點狼狽，忽見母親行了過來，恐怕母親被對方所傷，大吃一驚，便道：「走開！」

岳秀雲不但不走開，還與高采烈的繼續向二人惡鬥處行去。

那人見她行將過來，忽然撇開岳無危，接着向岳秀雲欺身而前，然後一刀向她胸膛砍下，岳無危大驚，正想營救，但已鞭長莫及，當下眼巴巴的看着母親胸前被那人重重砍了一刀。

岳秀雲吃此一刀，發出一聲慘叫，便倒了下去。

岳無危登時瞠目結舌的呆住了，接着有如晴天起霹靂一樣，大叫一聲：「娘親！」便在地上拾起一根木條，有如受了傷的猛獸一般向對方撲了過去。

對方見他撲來，先避了開去，接着一縱身便撲出窗外。

岳無危見他跳出窗外，正想從後追去，但想起母親吃了一刀，心下焦急，也不追趕，連忙走到母親身旁蹲下來，抱起母親，又大叫一聲：「娘親，妳怎樣了……」

岳秀雲已毫無反應，岳無危登時全身都涼了，因爲他知道母親已然氣絕身亡。

岳無危傷心到了極點，抱着母親的屍體哭得死去活來。

由兇手衝進房中，至殺了岳秀雲，只是短短一刻。

在岳無危最傷心的時候，房門外忽然响起急劇的拍門聲，門外的人還叫道：「無危，發生什麼事？」

岳無危知道房外的人是師父，便放下母親屍體，然後開門把師父迎了進來。

雲風揚進來後，先以火摺子點亮房中蠟燭，然後向地上一看，赫然發現岳秀雲滿身鮮血的倒在地上，大吃一驚，失聲叫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岳無危哭叫道：「娘親被人殺了！」

雲風揚急道：「是誰殺的？」

「不知道。」

「兇手什麼樣貌？」

「房中太黑，我看不清楚。」

雲風揚咬牙切齒的道：「難道是仇正教的人？」

岳無危已痛不欲生，又抱着母親的屍體大哭起來。

雲風揚語帶安慰的道：「無危，待查清了是否仇正教的人幹的，爲師必定替你報這血海深仇的，現在等天亮了，收拾你娘的屍體安葬了再說吧。」

＊　＊　＊

這一夜，是岳無危有生以來最漫長的一夜，也是最悲傷的一夜。

次日，雲風揚到長生店買了口棺材，把岳秀雲屍體收殮了，便僱了一輛馬車，把棺材運回洛陽城。

回到城中方家，方氏父女驚聞岳無危母親爲人所害，心中也甚難過，方翠兒見岳無危終日以淚洗臉，又不肯進食，更加心痛不已。

岳秀雲之死，也給方家帶來一片愁雲慘霧，雲風揚行到方英傑面前，長長歎息一聲，道：「員外，無危剛丁母憂，看來他與方姑娘的婚事也不能在下個月進行了。」

方英傑也很傷感，道：「唉！眞是世事難料。」

方翠兒從旁聽了，當然知道紅白兩事不能相冲，岳無危母親剛死，他要守孝三年，即是說三年後才能與自己成親，不其然的，內心又多了一份傷感。

雲風揚見愛徒傷心到了頂點，無奈的道：「孩子，人死不能復生，傷心無補於事，還是化悲憤爲力量吧。」

岳無危道：「娘親太想念爹了，我要把娘親遺體運去無危谷，再把爹的骸骨掘出來，好讓娘親與爹能合葬一穴，讓他們永遠在一起。」

雲風揚道：「這也是好的。」

＊　＊　＊

次日上午。

方英傑預備了一輛馬車，命下人把棺材搬上車上，然後岳無危便獨個兒駕着馬車向無危谷而去。

一路上，他都傷心難禁，與母親失散二十二年，今番重逢，見她成了瘋婦，已然悲痛不已，但甫一重逢，竟然爲人所害，從此陰陽相隔，怎不教他滿胸仇恨？

在路上風餐露宿，不一日，已來到無危谷。

他闊別無危谷十年，此際重投無危谷懷抱，想起兒時與義父在谷中相處那些愉快日子，眼淚又忍不住奪眶而出。

他看着兒時居住的青竹居，只見那間以竹搭建的屋子在日久失修下已塌了下來，想起往事，眞有不勝唏噓之嘆。

除了青竹居已塌了下來外，其餘谷中一切都沒有改變，仍舊繁花似錦，雀鳥不停在引吭高唱，但人呢？

昔日谷中有義父，今天已沒有，今日的岳無危，也不是往日天眞無邪，無憂無慮的岳無危。今天的岳無危，是一個滿胸仇恨，滿胸悲憤的岳無危。

他呆呆的望着身旁的棺材發着呆，淚

水又湧出來了，忽然間想起那一首詩：「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口中喃喃的唸着這首詩，更感到心中有如插滿了刀一樣。

他面對谷中此情此景，再不想逗留下去，只想着盡快把父母合葬了，便離開此傷心之地。

他在馬車上拿出挖掘墓穴的工具，找到當年父親葬身之地。

十年來，程振武的墓地無人修葺，墓旁四週已長滿野草，他首先把墳墓掘下。

他知道當年義父埋葬父親時，並沒有棺材，只是用一張竹蓆捲起便下葬，所以他非要小心挖掘不可，以免弄斷父親骸骨。

一路挖將下去，忽然間，手中鋤頭發出一聲聲響，顯然鋤頭觸及一件硬物，心下奇怪，便放下鋤頭，以雙手小心撥開泥土，過了一會，竟然在泥土中發現一個鐵盒，這鐵盒大概三尺長、六寸闊，三寸厚，而且用一把鐵鎖牢牢的鎖着，盒和鎖都已銹跡斑斑。

他看着這個鐵盒，心中更加奇怪，端詳了一會後，好奇心起，便以刀把那鎖弄毀，再把鐵盒打開。

鐵盒蓋一打開，他登時呆住了，原來盒內藏有一把刀，刀下有一本書，他心想：「莫非這把就是爹爹當年威震武林的『飛虎銀刀』？」忍不住把刀拿起來，刀下的一本書封面寫着「飛虎降魔刀法」六個字，忍不住叫道：「刀譜？」

他把刀從刀鞘拔了出來，只見刀身發出耀目精光，忍不住叫道：「好刀！」再看看刀身兩旁，果然都刻有兩頭長有翅膀的老虎，脫口叫道：「果然是『飛虎銀刀』！」

他歸刀還鞘，拿起刀譜，只見書上圖文並茂的載明「飛虎降魔刀法」的招式及學習過程。

他知道，刀譜一定是父親當年帶在身上的，而刀則是隨身兵器，父親當年中了別人暗算，後來義父以鐵盒把刀及刀譜盛着，然後與父親一起合葬了。

想不到，當年名噪一時的「飛虎銀刀」及其刀譜竟然有重見天日的一天。

要不是岳無危欲想父母合葬一穴的話，此刀及刀譜豈非長埋黃土？

岳無危算不上是一個愛武之人，他學武之目的，只想為義父報仇，但見了父親當年的神兵利器及刀譜，為了不想讓刀法失傳，便有了一個要把刀法練成的衝動。

他想到此點，便匆匆的把父親骸骨收拾好，然後小心翼翼的把骸骨放進母親的棺材內，再含淚的葬回原來的墓穴，燒了冥鏹物事，拜祭一番後，那時已天色入黑，便在谷中馬車上渡了一夜。

他本來打算把父母葬了之後就離開此傷心地的，但他決定要練好「飛虎降魔」刀法，及為了參悟文字上的奧妙，便整天的拿着刀譜。

他天資聰敏，領悟力極強，一天下來，便已完全明白書上的奧妙處，然後便開始照着刀譜上把招式一路練下去。

他孜孜不倦的把刀法不停的練下去，時光飛逝，已過了個多月，天資聰敏的他也已把七十二式全都學懂，為了能令刀法練得更為純熟，每天仍不斷的練將下去。

日復一日，他不知光陰流逝，只知道要把刀法練好，根本不知道自己已在無危谷渡過了三個月，直到天氣日漸轉涼，才知道深秋已屆，那時方才醒覺原來自己在無危谷已有一段頗長的日子了。

他知道方氏父女、師父及一眾師兄見自己久久未返，必定異常掛念，若果他們知道無危在何處的話，不前來找自己才怪。

為了不想眾人懸念，便決定返回洛陽城了。

他只知道每天要練刀法，卻不曾想起，在不知不覺間，自己的武功在這三個月來，憑着一套「飛虎降魔刀法」，武功已達至一流高手之上。

* * *

岳無危棄去馬車車廂，只騎着一匹馬回程，不一日，已回到洛陽城中，一路上，他心中都記掛着方翠兒，所以，甫一回到城中，便先到方家去，以一解對方相思之苦。

方英傑見他一別三月，不知他這一段日子去了何處？心中一直掛念，忍不住問道：「無危，你終於回來了，你到底去了什麼地方？一去三個多月，你知不知道，你師父及翠兒一直都非常掛念你？還以為你在路上遇上仇正教的人。」

岳無危是一個老實人，不懂說謊，只好把在無危谷發現父親的「飛虎銀刀」及刀譜，及在無危谷中苦練刀法一事向他們父女說了一遍。

方英傑聽了，說道：「你爹當年與『飛虎銀刀』有緣，那蒙古人才把刀相贈，想不到你與此刀有緣，還把刀法練好了。」

岳無危道：「『飛虎銀刀』能有重見天日的一天，這也算是機緣巧合吧。」

方英傑見他手握「飛虎銀刀」，鄭重的道：「無危，當年你爹以『飛虎銀刀』殺了不少邪魔外道，樹下不少仇敵，現在你得到此刀，千萬別讓人知道你是程大俠之子，否則就會惹來不少麻煩了。」

岳無危道：「這點我理會得。」接又道：「我一去數月，師父和眾師兄一定掛念得很，我現在先回風揚莊去見一見師父和師兄們。」

方英傑道：「你師父在十日前已和四師兄去了富華鎮聚義莊去了，你師父還對我說，若果你在這一兩天回來的話，就趕去聚義莊與他們會合吧。」

岳無危奇道：「師父和四師兄去聚義莊幹什麼？」

「你在無危谷一住三個月，看來你是不知道江湖上發生了什麼事了。」

「江湖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方英傑道：「自從三個多月前，仇正教兩大堂主率眾攻打風揚莊金刀門，神斧堂堂主莫神雄及一眾幫眾死在金刀門下之後，十多日前，仇正教右護衛又率領幫眾找你師父報仇，但那右護衛劉神勇路經富華鎮時，被一眾武林朋友得悉，因而羣起圍攻，卒把劉神勇活捉下來，囚禁在聚義莊上，聚義莊莊主上官兄弟便廣派武林帖，想在眾多武林朋友面前當眾處決劉神勇，後來，左護衛劉神威獲悉弟弟被捉去，便親自前往營救，但同樣被當地武林朋友擒下來了。」

岳無危聽了，便道：「師父就是接到上官氏兄弟的武林帖前往聚義莊參加處決劉氏兄弟的武林大會的？」

方英傑道：「不錯，這次聚會被武林朋友稱爲『殺魔會』，將於三日後正式舉行，所以你明天趕去聚義莊的話，還來得及參加這次『殺魔會』。」

岳無危知道師父是一個很重聲譽的人，同時也甚喜出風頭，師父叫自己前往聚義莊會合，目的是想向武林朋友炫耀一下有一個如此出色的弟子。

當下，與方翠兒相聚片刻，便依依不捨的離開方家，首先回風揚莊去，向衆師兄報了平安，第二天，便獨自騎馬向富華鎮聚義莊而去。

＊　＊　＊

岳無危無意間發現父親的「飛虎銀刀」後，爲了懷念父親，而且自己很喜愛這口刀，所以便隨身攜帶着，但這口刀名氣實在太大，一些上了年紀的武林人物必定認得，所以他此次前往聚義莊，爲了不想惹起不必要的麻煩，所以便以布把刀包着才帶在身上。

他單人匹馬的前往聚義莊，黃昏時份，終於抵達。

來到聚義莊前，莊丁向前迎了上去，他便向莊丁稟報了門派姓名，那莊丁聽他說是「風揚莊金刀門派第七弟子岳無危」後，便逕自向莊內報告莊主。

聚義莊上的大廳名叫「聚義廳」，莊主上官氏兄弟刻下正在招待近百名武林人物，商討明天的「殺魔會」，此時，一名莊丁走了進來，唱喏道：「稟告莊主，門外有個自稱是風揚莊金刀門派第七弟子岳無危的求見。」

莊丁說畢，廳上忽然响起一陣哄聲，有人脫口道：「哦！是『金刀神童』岳無危來了？」

原來岳無危對於武學領悟力極强，武功在短短數年內成就驚人，此事得到武林同儕的稱頌，被譽爲武林中百年來難得一見的武學奇材，而岳無危的名氣因此流傳得甚快，由於岳無危拜在金刀門下時，只是一個十七歲的童子，因此武林同儕暗地裡給了他一個外號叫「金刀神童」——金刀門派的神童。

幾年來，武林人物都只聞岳無危大名，而沒有機會見上一面，今番知他來了，自然引起一陣好奇的哄聲。

雲風揚知道愛徒果然前來與自己會合，心中本來一直掛念得很，此刻知道他無恙歸來，感到老懷大慰，又見一衆武林朋友聽了愛徒出現後而引起一陣哄聲，不禁感到有一份自豪感。

上官氏兄弟聽了莊丁稟告，忙坐起身來，行到雲風揚面前，上官氏對他呵笑道：「雲大俠，令高足果然來了，老夫聽人說令高足是有『金刀神童』之稱，今天終於有幸能一睹風采了。」

雲風揚感到有點驕傲，雲四郎也掩不住內心喜悅，「師父，七弟果然來了。」

上官文忙對莊丁道：「快把岳兄弟迎進來吧。」

莊丁應諾一聲，便快步行了出去。

不久，岳無危由莊丁帶領下進入聚義廳，一衆武林豪傑見了他樣貌生得斯文，但不減那種威武之態，以及見了他身形高大，氣宇軒昂的外表，都讚不絕口起來。

岳無危被衆人評頭品足的大讚一番後，感到有點不好意思，只尷尬的站在師父身旁。

雲風揚開心不已自不在話下，開心完後，才引見岳無危見過了莊主上官氏兄弟。

岳無危站在上官氏兄弟面前，不其然的又想起他們當年殺義父的情形，但他强自抑制住腦海中的仇恨，只不斷告訴自己——「義父是一個該死的人，義父被殺，是多行不義的報應。」他連正眼也不敢望上官氏兄弟一眼，以免又想起當年義父被殺那一幕光景，便垂下頭來，恭恭敬敬的道：「晚輩岳無危拜見上官莊主。」

上官氏兄弟見他不敢望自己，眼神好似在廻避什麼似的，不禁向他打量一番，過了一會，上官武忽然道：「岳兄弟好像個人。」

岳無危聽了，心中一跳，心想：「難道他們把我認出來了？不會的，事隔十年，我的樣貌已有很大的改變，他們怎會認得我？」

上官文也道：「他的樣子實在有點似當年的程振武程大俠。」

雲風揚聽了，爲了不想岳無危身世被人識穿，以惹下不必要的麻煩，便道：「我這個兄弟的確有點兒似當年的程大俠，但這只是人有相似吧了。」

有人插咀道：「不錯，若果岳少俠說是程大俠之子的話，我絕對相信。」

上官武道：「岳兄弟今年貴庚？」

岳無危怕被人知道自己與程振武的關係，但他不懂說謊，便道：「晚輩今年已二十二歲了。」

上官武面有驚色，道：「二十二歲？對了，二十二年前，程大俠在龍江鎮上爲人所害，當時他的兒子才只有幾個月大，若果那孩子在生的話，現今應該二十二歲了。」

岳無危道：「這只是巧合吧。」

雲風揚不想再把這話題說下去，便道：「上官莊主，我們還是商量一下明天的殺魔會吧。」

上官氏兄弟聽了，只好坐下來，但兄弟二人的眼光仍忍不住向岳無危望了一眼。

此時有人說道：「剛才我們說，若果明天的殺魔會進行時，仇正教的人前來営救劉氏兄弟的話，我們就和他們來個硬拚。」

「五形門」掌門人徐向東道：「聚義莊上聚集了這許多武林豪傑，相信仇正教的人也不敢來撒野的。」

有人說道：「這也難說得很，劉神勇被擒後，劉神威還不是帶人前來營救嗎？」

徐向東道：「那次劉神威低估了我們，高估了自己才敢前來，現在各路英雄人數比前更多，他們還敢來嗎？」

＊　＊　＊

正道武林人物，尤以名門正派自居的，多是講求光明磊落，上官氏兄弟今次召集武林同道，公開處決劉氏兄弟，以示光明，這樣做法，實在含有沽名釣譽的味

道。

翌日上午，上官氏兄弟先分派一衆莊丁在莊上四週巡視，一見有可疑人物接近聚義莊，便立刻到廳上報告，此舉是防範仇正教人馬前來營救劉氏兄弟。

午前，武林羣豪用過飯後，便又齊集在聚義廳上，然後當衆處決劉氏兄弟。

雲風揚三師徒也混集在人叢中，與羣雄一樣，都在等候劉氏兄弟被押出來。

廳上羣雄都對劉氏兄弟恨之刺骨，恨不得能立時手刄他們。

羣雄知道劉氏兄弟即將被押出來，每人情緒都顯得有點高漲。

岳無危也很想見識一下這劉氏兄弟到底是什麼三頭六臂人馬，所以也很急於要見他們。

不久，劉氏兄弟由兩名莊丁從內堂推了出來，他們兄弟甫一出現，廳上立時出現一陣哄動，更不少人向他們破口大駡。

只見那劉氏兄弟被人以繩索綑綁得像粽子似的，這兩人同樣的身形高大，兩人都是三十多歲的年紀，那年長的，就是劉神威，滿面殺氣，加之面上有一條長長的疤痕，望上去，就更加令人生畏，至於那劉神勇，則面容斯文，而且長得也甚威武。

岳無危見了這兄弟二人，面上發出驚愕神色，瞳孔登時張大了，身子也震慄起來，心中暗叫：「是他們？他們是我救命恩人！」

原來，十年前，岳無危被上官氏兄弟追殺，雖得脫困，但後來在荒山野嶺之上得了重病，還在荒山暈迷倒地，在命不該絕的情形下，幸遇有兩人路過把自己救了，那兩人還延醫替自己治病，若不是這兩人相救，自己早就在十年前暴屍荒山了，還有今天嗎？

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劉神威面上那條長長的疤痕，所以他絕對不會認錯人。

十年來，他心中一直沒有忘記過當年的救命恩人，心中早就想着要報答他們的救命之恩，但奈何一直沒有機會再遇見。

今天終於見上了他們，他絕對想不到，當年的救命恩人竟是武林公敵，更想不到，竟然會在這種場合與他們重見。

他心緒紊亂，眼看他們即將爲人所殺，好不好出手相救？

此時廳上羣雄已情緒激昂，徐向東走到劉氏兄弟面前，大駡道：「他媽的臭王八，賊兄弟，今天我要你們死得痛苦。」

劉神威甚是倔强，叫道：「姓徐的，你自認好漢的，就一刀把咱們兄弟殺了，咱們兄弟若是叫一聲痛，就是龜孫子。」

徐向東一拳打在劉神威面上，劉神威登時鼻血混和了牙血噴了出來，徐向東叫道：「你這奸賊，死到臨頭，你還口硬什麼？」

岳無危見恩人被侮辱，心中不其然感到一陣痛楚。

劉神勇見兄長被打，怒得面容也扭曲了，狠狠地道：「徐向東，你枉爲一派之主，你如此折辱一個毫無反抗能力的人，你覺得很光榮嗎？」

有人叫道：「對付你們這種邪魔外道，難道還要講什麼武林道義，江湖規矩嗎？」

劉神威面容甚是恐怖，叫道：「咱兄弟今天落在你們手上，早就沒有想到要活下去，要殺要剮，任隨尊便，莫再把廢話說下去。」

岳無危見了他們兄弟威武不屈的樣子，暗叫了一聲：「好漢！」

上官武走到他們兄弟面前，抽出長劍，咬牙道：「好奸賊，今天我要你們嘗一嘗凌遲而死的滋味。」說完，在劉神威胸前狠狠劃了一劍。

劉神威挺起胸膛承受了這一劍，面上好像全無半點痛苦之色。

岳無危見了，不禁又想起兒時被上官武凌辱的情形，他見上官武劃了劉神威一劍，感覺到好似劃在自己身上一樣。

此時，他又見數人行到劉氏兄弟面前，各自拿出兵器，正想向劉氏兄弟動手。

此刻的岳無危，除了想起兒時的慘景外，又想起他們兄弟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他絕對不能讓恩人死在羣雄手上，所以他必定要把他們救出生天，以謝救命之恩。

岳無危是一個非常重情義的人，更是一個有恩必報的人，眼見恩人受人凌辱，而且必死無疑，說什麼也不能不出手相救。

此刻他腦中已沒有任何顧忌存在，也沒有顧及會有什麼後果，只知道不能讓恩人死在眼前，當他看到數人正想向劉氏兄弟動手之際，便不顧一切，一縱身向劉氏兄弟飛了過去，然後把衆人手上的兵器擋開。

羣雄見了這個變故，頓時嘩然一聲，雲風揚師徒登時呆住了。

劉氏兄弟也感到一陣愕然。

岳無危站在劉氏兄弟面前，伸出雙手，似在阻攔任何人再加害劉氏兄弟。此時有人叫道：「岳少俠，你幹什麼？」

岳無危雙眼赤紅，大叫道：「任何人都不能殺他們！」

羣雄聞說，頓時愕然起來。

雲風揚見狀大驚，連忙越衆而前，面有威嚴的叫道：「無危，你瘋啦？」

岳無危情緒有點激動，叫道：「師父，你不能殺他們。」

「爲什麼？」

「劉氏兄弟是我救命恩人，任何人傷害他們，我都跟他拚命。」

劉氏兄弟聽他說了一遍，面上滿是錯愕神色，兄弟二人登時對望了一眼，實在想不起何時救過他一命。

雲風揚氣得身子發抖的，向他行了過去，喝道：「快走開！」

岳無危見他們行了過來，忽然把包着「飛虎銀刀」的布拆去，亮出了「飛虎銀刀」來，叫道：「師父！你不要逼我！」

雲風揚見他拔出了刀，朝刀上一看，脫口叫道：「『飛虎銀刀』？」

其餘武林人物見了他手執「飛虎銀刀」，又禁不住嘩然一聲，有人叫道：「『飛虎銀刀』怎會在他手上的？」

「難道當年程大俠之死與他有關？」

岳無危把刀拔了出來，是有意相救劉氏兄弟，隨着那一陣嘩然之聲，議論紛紛之聲，氣氛也頓時緊張起來。

上官武鐵青着臉，向岳無危喝道：「岳無危，你想怎樣？」語氣極之不客氣。

雲風揚見了這個情形，可說什麼面子也丟了，他抖着身子，喝道：「無危，快把刀收起來，然後向各路英雄請罪。」

岳無危救人之念已決，根本不把師父的話聽在耳內。

徐向東望着雲風揚，狠狠的道：「雲大俠，這是你金刀門下的弟子了？」

雲風揚又羞又怒，一張臉氣得成了紫紅之色，頓時說不出話來。

上官武手一揮，喝道：「各位朋友，先把這小子拿下來吧。」

他話一出口，數十武林豪傑紛紛亮出兵器把岳無危圍了上來。

雲風揚見了這個突變，只覺眼前一黑，便暈了過去，只把雲四郎弄得手足無措。

羣雄把岳無危團住後，上官文大叫一聲：「把這小子也一起殺了！」

語畢，羣雄便一湧而上，岳無危見了，一個轉身，手中銀刀先朝劉氏兄弟身上一揮，劉氏兄弟身上的繩索立即被割斷了，同時也脫了綁，接着岳無危便轉身向羣雄迎了上去，口中大叫道：「劉大哥，快走！」

劉氏兄弟被囚禁了十多天，又對武林羣雄極之痛恨，甫一脫綁，便有如受了傷的猛獸一般，便雙雙空手向羣雄迎了上去，不消一刻，兄弟二人各從羣雄手上奪得一把單刀，便如出籠猛獸一般，手持單刀與羣雄廝殺起來。

到這個時候，岳無危方才醒覺自己闖了一個大禍，不禁心中叫苦，但此時已然騎虎難下，爲了自保，只好使出七十二路飛虎降魔刀法應付。

劉氏兄弟武功高强，且異常兇猛，一輪廝殺過後，已有十多人死在兄弟二人手上。

岳無危武功本已不弱，加上再練成飛虎降魔刀法，羣雄更加難以匹敵，他不想殺人，只是爲了自保而抵擋羣雄的攻擊，而不還擊，甚至沒有傷害任何一個人。

此時，場面越來越混亂，廳中殺聲連天，聲震屋瓦，他只想盡快離開，但奈何被包圍得不能脫身，只好被逼繼續應付蜂湧而至的人。

在惡鬥中，瞥見地上已躺滿屍體，這些人顯然是劉氏兄弟所殺，見了這些屍體，心中的難過也到了極點。

再鬥一會，見到劉氏兄弟越鬥越勇，再瞥眼一看，但見師父由四師兄攙扶下坐在一張椅上，顯然是暈了過去，心裡一陣刺痛，一個情急，口中叫道：「師父！」

便撇下羣雄，一縱身便落在師父面前，雲四郎見了他，神情痛苦的叫道：「七弟，你知不知道，你今天闖的禍有多大？」

岳無危心中惦掛師父，彷似聽不見雲四郎的說話，便把師父扶着，情急的叫道：「師父，你怎麼樣？」

雲飛揚悠悠醒來，見了眼前的愛徒闖了這個大禍，而且勢必禍及師門，端的心如刀割，只神情痛苦的望着他。

岳無危面對師尊，神情也甚是痛苦，他與雲飛揚面對面的對着，背後卻全都賣給了羣雄，此時已有數人從後殺了上來，雲飛揚見狀，驚叫道：「小心背後！」話音未落，背後一刀一劍已然殺到，岳無危見了師父後，似乎已忘了一切，一個不防，背後登時被從後而來的人砍了一刀，刺了一劍。

他中招後，背上一陣劇痛，很本能的使出了飛虎降魔刀法的招式，一記反身刀向背後敵人殺去，那二人一招攻出，來不及廻招，登時被他凌厲的招式劈個正着，隨即應聲死去。雲飛揚見了，立時呆若木雞起來。

他殺了兩人後，又有人撲了上來，有人大叫道：「金刀門的弟子殺了人啦！」這一聲叫喊，也激發了羣雄對岳無危的憤怒，紛紛向他衝殺而前。

岳無危背上中了一刀一劍，傷勢極重，鮮血汩汩冒了出來，在本能的求生意志驅使下，仍鼓其餘勇殺將下去。

在激烈的惡鬥中，劉氏兄弟見岳無危身受重傷，而且更被人包圍起來，二人不約而同的飛身撲向岳無危那邊，替他解圍。

這劉氏兄弟雖然武功不凡，但要殺出一條血路，衝出重圍也非易事，鬥到後來，二人也已傷痕纍纍。

鬥不多久，這時候，門外忽然有莊丁氣急敗壞的衝了進來，口中大叫道：「不好了，仇正教的人殺進來啦！」

此語一出，令廳上氣氛更加緊張起來，不消一刻，果然有大批人衆從外面殺了進來，這批人爲首的，是一個少女，這少女大概二十歲年紀，樣貌漂亮，但卻充滿殺氣，而且神情極之冰冷，也異常兇惡。

原來這少女就是范天祥的獨生女兒，名叫范影雪，江湖上人稱「冷血魔女」。

范影雪武功不弱，在仇正教中，由於是教主女兒關係，所以有無上權威，在教中，人人都以「大小姐」稱呼。

范影雪手持長劍，率衆殺了進來，羣雄見狀，便分批迎了上去。

劉氏兄弟看見救兵殺到，心頭頓時一鬆，此時，兄弟二人見岳無危身受重傷的暈了過去，劉神勇把岳無危扶起，快步走到范影雪身旁，叫道：「大小姐，妳先把這位兄弟帶回總壇去，否則來不及了，這裡有我們。」說着把暈了的岳無危放下。

范影雪望了岳無危一眼，問道：「他是誰？」

劉神勇道：「現在不是解釋的時候，先把他帶回去再說吧。」

劉神勇說完，便飛身而去，加入其餘兄弟叢中，再與羣雄廝殺。

范影雪聽劉神勇說了，便命手下把岳無危背起來，然後在衆多手下掩護下，且戰且走的殺向大門外。

在衆多手下保護之下，范影雪終於把岳無危帶離大廳，羣雄見她向大門外走了出去，便分批追趕，但卻被仇正教的人把大門塞住了。

范影雪把岳無危帶離聚義莊，便策馬回去總壇去，而聚義莊的一場大廝殺，仍舊殺得天昏地暗，鬼哭神號的一路殺將下去。

這次仇正教前來營救劉氏兄弟，是有備而來，絲毫不敢托大，教衆約莫三百人，殺到傍晚時份，八十名武林豪傑中，有五十人被殺，而仇正教此役也損失了百數

十人。

范天祥為了劉氏兄弟，而出動了三百人馬營救，這除了對劉氏兄弟的重視外，也想借此機會向正義挑戰，以示絕不向「武林同盟」低頭。

* * *

岳無危身受重傷昏迷了一天後，經過在仇正教中有「活華佗」之稱的神醫韋清河醫治之下，性命已無大碍，但他失血太多，相信要調養一段時間方能復原了。

黃昏時份，太陽從窗外射進房中，陽光照在岳無危蒼白的臉上，在床邊的范影雪見了他俊俏的臉孔，一顆心忽然不停在跳動，她怔怔的望着岳無危，過了一會，便把窗關上，不讓陽光把岳無危照着，彷彿對岳無危甚是關懷，然後她才在房中的一張椅子坐了下來。

再過一會，岳無危悠悠醒來，向四週打量一會，喃喃的道：「這是什麼地方？」

范影雪見他忽然醒來，還喃喃的說着話，心頭一喜，忙站起身來，向他行去，面上掩不住喜悅，說道：「你醒啦？」

岳無危朝她望去，想掙起身來，她見了，連忙把他扶着，關懷的道：「你失血過多，身體虛弱得很，不要起來。」

岳無危只好再伏在床上而睡，他問道：「姑娘是誰？」

范影雪有「冷血魔女」之稱，平日為人又極之心高氣傲，但見了岳無危，竟變成了一個溫柔的少女，她向岳無危一笑道：「我名叫范影雪。」

岳無危聽了她的名字，知她是江湖上出了名的「冷血魔女」，又是范天祥之女，心頭不禁一震，忍不住又道：「妳救了我？」

范影雪向他溫柔一笑，道：「可以這樣說。」

岳無危又道：「這是什麼地方？」

「這裡就是龍虎山仇正教的總壇。」

岳無危登時呆住了，他實在想不到自己竟然處身於一個自己也很憎恨的江湖幫會總壇之中。

他眼神呆滯，想起在聚義莊上闖下的彌天大禍，又想起不少武林人物死在劉氏兄弟手上，眞的有欲哭無淚之感。

范影雪見他神情呆木，似乎想得入了神，又柔聲道：「你想什麼？」

他不理身上痛楚，忽然霍地站起身來，叫道：「我要見劉氏兄弟！」

他這一聲叫喊，把范影雪微微嚇了一驚，稍一定神，說道：「劉氏兄弟也很想見你。」說完便開門走出房外，然後在房外吩咐了小嘍囉傳召劉氏兄弟，便又走回房中。

范影雪見岳無危叫了一聲後，情緒開始有點不穩定，又柔聲道：「你的傷很重，還是休息一下吧。」

岳無危只好頹然的坐在床上。

范影雪斜望了他一眼，說道：「據劉氏兄弟說，你是金刀門雲風揚的第七弟子，昨天你捨命把他們兄弟救了，所以大家對你都很佩服。」

岳無危好似沒有聽見她的說話，只呆呆的在想着師父，想起昨天闖了那個大禍，武林羣雄一定會在師父面前大興問罪之師，這事勢必禍及師門，想到這裡，眞想大哭一場，但奈何卻哭不出來，只默默的在承受着內心的痛苦煎熬。

范影雪見他神情痛苦，似乎也知道他內心在想着什麼，不其然的暗地裡替岳無危難過，也不知用什麼話來安慰他好，所以只是無言的望着他。

空氣呈現一片沉寂。

過了一會，房門被人敲响了，才打破了沉寂，范影雪知道是劉氏兄弟來了，連忙收起溫柔，代之而起的，是滿面的威嚴、冰冷及傲氣。

劉氏兄弟算是范影雪的下屬，在下屬面前，當然要以上級的面孔相待，她整頓好了面容後，便朝房門冷聲道：「進來！」

房門被推開了，進來的果然是劉氏兄弟，他們進來後，向范影雪行了一個禮，口中分別說道：「大小姐。」

岳無危見了他們後，也站起身來，神情對他們既是感激，更是痛恨，內心極之矛盾。

兄弟二人向他一拱手，說道：「岳兄弟！」

岳無危沒有後悔救了他們，因為自己實在也欠了他們一條命，但是還了他們一條命後，竟賠上了這許多條人命，這值得嗎？他實在很苦惱，他本來想着要臭罵他們一頓，但見了他們後，又覺得，這一切事情根本就是自己一手做出來的，所以也就駡不出口，只神情痛苦的把頭垂了下來，接着只感到有點暈眩，便又坐回床上。

劉氏兄弟見了他的樣子，也大感不解，二人對望了一眼，又望了范影雪一眼，然後劉神威望着岳無危，道：「岳兄弟，你昨天救了咱們兄弟兩條命，咱們都是恩怨分明之輩，既然咱們欠了你一條命，以後若有什麼要咱們幫忙的，岳兄弟只管開口，咱們自當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岳無危聽他說得大義凜然，立時又對他們另眼相看起來，他怔怔的望着劉神威，眼神對他有點敬佩，過了一會，才道：「我們已各不相欠了。」

劉神威聽他說了，想起昨天他口口聲聲說兄弟二人是自己救命恩人，但說什麼也想不起何時救過他，現在聽他說了「我們已各不相欠了」，更加不解，忍不住說道：「岳兄弟此話何說？」

岳無危當然知道他們兄弟忘記了十年前救過自己一命，何況事隔十年，自己容貌已大有改變，他們當然已記不起來了。

他本來想向他們解釋十年前的事，但想起他們是武林公敵，也不想與他們再交談下去，更何況既然已各不相欠，也沒有解釋的必要了，而且他也感到頭昏目眩，很想休息一下，便一聲不响的向床上伏下而睡。

劉氏兄弟知他是名門正派人物，昨天闖了那個大禍，也很了解此刻的心情，也只好不說話了。

范影雪望了兄弟二人一眼，說道：「岳兄弟身上有傷，需要休息，你們先出去吧。」

兩人應了聲是，行了一個禮，便退了出去。

* * *

岳無危在龍虎山上將養了三天，傷勢已較為好轉，三天來，范影雪對他異常關

懷，每天都噓寒問暖，令岳無危幾乎不敢相信她就是江湖上有「冷血魔女」之稱的女魔頭。

他是聰明人，他當然看得出范影雪對自己已種下了情根，她對自己的關懷，比諸方翠兒一點也不遜色，但他告訴自己，不能接受范影雪的情，因爲自己實在太掛念方翠兒。

即使范影雪不是江湖上的「冷血魔女」，也不能取代方翠兒在岳無危心中的地位。

岳無危不但想念方翠兒，也很想念師父，若不是傷勢太重，他早就回風揚莊去了。

這樣又過了兩天，他對師父的想念，以及對師門的歉疚實在太深，他見傷口已日見好轉，體力也較爲恢復了，便決定回風揚莊去。

范影雪知他想回去風揚莊，有點情急的道：「你萬萬不能離開這裡。」

岳無危見她神情與語氣對自己顯得極關心，說道：「爲什麼？」

范影雪道：「現在洛陽城中的武林人物個個都想把你殺了，你現在回去，豈非很危險？」

岳無危當然很清楚這一點，但他感到實在太對不起師父，也不去想危險不危險，堅決的道：「我不怕！」拿起飛虎銀刀，便行出房門。

范影雪跟了出去，知他此去將會兇險重重，神情甚是焦急的道：「你眞的要回去？」

他邊行邊道：「不錯！」

范影雪見他去意已決，忽然停下脚步，沒有再跟上去，然後內心好似在盤算着什麼似的。

岳無危離開龍虎山，劉氏兄弟知道了，也明白到他此行將會十分危險，但見他去意已決，也沒有挽留，還送了他一匹馬作爲代步之用。

* * *

岳無危騎着馬，在道上一路奔馳，在有人聚集的地方停下來後，到處都聽到有人談論他大鬧聚義莊一事，從人們口中，他甚至還聽到師父爲了聚義莊一事，不堪刺激，竟然一氣而患了重病。

他更聽說，風揚莊刻下正聚集大批武林人物，這些武林人物，連日內都向雲風揚大興問罪之師，要雲風揚對聚義莊一事作個明確的交待。

他知道師父被自己氣得病了，心如刀割的往風揚莊去，一路上不讓馬匹稍停，不多時，已回到莊上。

他匆匆下了馬，拿着飛虎銀刀，便快步奔了進去。

經過校場，走近大宅，朝廳上望去，果見有大批武林人物正聚在廳上，他沒有想到這些武林人物已視自己爲敵人，心中只惦掛師父，便不理一切的向廳上快步走去，內心焦急的叫道：「師父！」

這一聲叫起，立即喚起了羣雄的注意，衆人的眼光紛紛向他投了過來。

羣雄見他出現，又手握飛虎銀刀，人人都長身立了起來，而且更有人已亮出兵器，有人叫道：「原來你這傢伙還未死。」

岳無危見了這個情形，只好站立不前

，眼中只呆望着衆師兄。

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雲奔雷見了他乍然出現，不禁一愕，接着怒道：「你這畜性，你還有面目回來？」

岳無危也不理大師兄對自己的怒罵，更不理會羣雄以什麼眼光看自己，當下走到雲奔雷面前，焦急的道：「大師哥，師父呢？我要見師父。」

雲奔雷對于岳無危，可說又恨又愛，今番見他平安歸來，內心不知感到安慰還是憤怒，又見他對父親如此關懷，也就再罵不下去了。

在一旁的二師兄童俊傑見了他，想起師門被他所累，忍不住怒叱道：「岳無危，現在師父臥病在床，你是不是想要把師父他老人家活活氣死？」

童俊傑一出口便直呼其姓名，已然表示對他極不客氣。

岳無危聽他說了，心如刀割，他發現衆位師兄面上表情，除了雲四郎外，其餘人等都對自己極之敵視，心中就更加難過。

雲奔雷本來極之愛護岳無危的，但見聽上羣雄今番前來的目的，就是要等岳無危回來，然後替武林除害的，所以也不得不向羣雄作個交待，當下只好忍着內心痛苦，朗聲對羣雄道：「各位武林朋友，本門出了這個不肖弟子，實在是不幸，既然各位今次前來敝派的目的是要替武林除害，現在家父臥病在床，在下向各位宣佈，從今天起，岳無危已不是金刀門門下弟子，在下替家父把岳無危逐出門牆，各位對他要殺要剮，任隨尊便。」說着，內心就好似被刀割一樣難受。

岳無危聽了，全身一震，彷似一記焦雷打在頭上一樣，登時呆住了。

羣雄聽了，有人叫道：「這傢伙公然與武林朋友爲敵，今天可不能放過他。」此人說完，羣雄轟然稱好，接着羣雄把岳無危圍了起來，其中數人正想動手，忽然有人叫道：「慢着！這廝手握程大俠的飛虎銀刀，看來他一定與程大俠之死有關。」

徐向東踏前兩步，指着岳無危道：「姓岳的，你一定知道殺程大俠的兇手，識相的快說出來，免你死得痛苦。」

岳無危想起父親當年爲人所殺，今番爲人提起，不禁又想起母親之死，內心不期然的也湧起了仇恨，狠狠的道：「殺程大俠的兇手，我也很想知道是誰。」

徐向東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岳無危道：「因爲程大俠就是我父親。」

羣雄聽了，都愕然起來，徐向東見他自認是程振武之子，不屑的道：「放屁！當年程大俠爲人所害，傳說一家三口都被殺了。」

有人叫道：「若果程大俠當眞有你這個兒子的話，眞的把他一世威名都玷污了。」

岳無危眼中狠毒的望着他道：「你不要再侮辱我。」

徐向東怒道：「你這個敗類，侮辱你又怎樣，你還自認是人嗎？」

岳無危怒得身子直震，頸上青筋暴現，狠狠的道：「今天我就要你好看。」說完，便拔出飛虎銀刀，羣雄見了，立時緊張起來，正想動手之際，徐向東又叫道：「且慢！」羣雄果然都退了下來。

徐向東望着雲奔雷說道：「雲兄，你說過要替師門清理門戶，你就把姓岳的殺了，向武林朋友作個交待吧。」

雲奔雷怎忍心把岳無危殺了，聽徐向東一說，登時怔住了。

岳無危見徐向東有心爲難大師兄，更怒了，指着徐向東道：「姓徐的，有本事的你就把我殺了吧。」

徐向東見雲奔雷不動手，冷聲道：「雲兄，看來你是有心維護他了，對這種人，你又何必念什麼舊情？」

岳無危見他咄咄逼人，心中更怒，再也忍無可忍，正想提刀向徐向東攻去，但立時想起，若然動手，就更加擺明與武林爲敵，到時師門所含的不白之冤就更甚了，所以還是强自忍了下去。

徐向東又叫道：「既然雲兄不想動手，我們就動手吧，把這廝殺了後，再拿他的五臟六腑去拜祭被他害死的武林朋友。」說完，手一揮，叫聲「上」，其餘武林人物果然聽他的號令，便一湧而上，再把岳無危圍住了。

岳無危見了這個情形，知道一錯不能再錯，在這一刹間，忽然湧起了「以死贖罪」的念頭，當下手一揮，阻止羣雄衝前，然後朗聲叫道：「各位！既然你們要我死，我就成全你們吧。」說完，舉起銀刀，一刀便向胸膛插下，雲奔雷及衆師兄弟見了，大吃一驚，六位師兄弟見他一刀向胸膛插下，一個情急，便紛紛飛身而前，各自以刀把他手中銀刀盪了開去。

岳無危見了，知道衆師兄不忍心自己死去，心下感激，大叫道：「你們爲什麼阻止我？」

金刀門六名弟子手足情深，情急之下阻止岳無危自殺後，登時惹起羣雄的憤怒，徐向東怒道：「你們不殺他，我們把他殺了。」羣雄便向岳無危一湧而上。

岳無危本來想以死贖罪，見羣雄一湧而上之際，腦中忽然湧起這些念頭：「我不能死，父母之仇尚未報，我也不能辜負翠兒，我也還未見師父一面，我不能死……」心念飛快的想到這裏，精神爲之一振，見羣雄已湧了上來，爲了自我保護，只好被逼迎了上去。

一時間，岳無危以一人之力，惡鬥爲數二十人的武林人物，看得站在一旁的金刀門弟子有如熱鍋上的螞蟻般，心中非常難受。

岳無危練成了「飛虎降魔刀法」武功已深不可測，面對二十人，一時間雖不致於落敗，但已感到相當吃力。

數天前，他在聚義莊上受了重傷，背上刀劍之傷極重，雖然休養了數天，但傷口未完全復合，今番經過劇烈打鬥之後，鬥不多時，傷口被震裂了，而且還緩緩滲出血水，羣雄見了，有人叫道：「這傢伙背上傷口未痊癒，要殺他並不難。」

岳無危傷口劇痛，戰鬥力已大大減弱，此時已開始難以招架，身上已然傷痕纍纍，他知道今天已難逃一死，但心中在告訴自己，爲了父母之大仇，爲了不能辜負

羣兒，絕對不能死，所以他仍在頑强反抗，希望能殺出一條血路，離開風揚莊。

雲奔雷等人見了這個情形，心中又焦急又痛苦，但又不能出手相助，爲了不忍心目覩岳無危死在羣雄手上，唯有領着衆師弟，痛苦無奈的離開大廳。

岳無危在羣雄的圍攻下，已開始難以招架，身上之傷也越來越重，再鬥一會，羣雄見他已無還手之力，知他必死無疑，爲了不想被人恥笑以多欺少，大部份人都相繼退了下來，只留下徐向東仍向他進攻。

徐向東見他已身受重傷，氣力不繼，已成强弩之末，爲了體面一點，便拋下手中武器，以空手迎接岳無危來招。

岳無危知道今天已難逃一死，本來想束手待擒，任由羣雄處置，但見了徐向東爲人甚囂張，想起他剛才在爲難大師兄，又挑撥同門互相殘殺，心中怒極，便鼓其餘勇握刀向徐向東殺去，但可惜，他受傷太重，招數散亂，對徐向東根本起不了威脅作用，更何況徐向東本身武功也不弱？

徐向東見他一刀砍來，馬步向橫一踏，避了這刀後，雙手運起强勁內力，看準岳無危胸膛，一進馬步，便雙掌齊發的向岳無危攻去，這雙掌一拍，又快又狠又準，岳無危根本無力閃避，「蓬」的一聲，便結結實實的被打中胸膛。

岳無危中此雙掌，口中登時噴出大量鮮血，人也向後飛出丈外之遠，接着一動不動的躺在地上。

徐向東見他倒地，拍拍雙掌，一面得意神色，發出兩聲冷笑道：「你中了我雙掌，即使是大羅神仙，也難以活命了。」

另一人見狀，走上兩步，怒道：「讓我把這廝的頭砍下來，拿去拜祭被他害死的各路英雄。」

羣雄都轟然叫好，又有數人向躺在地上的岳無危行去。

當數人來到岳無危身邊時，其中一人正想舉刀向岳無危頸項砍下，但此時，忽聞人聲鼎沸由廳外傳了進來。

羣雄微一愕然，不期然的向大門外望去，這一望，衆人面上登時變色，有人脫口叫道：「仇正教的人來了！」

門外果然有大批人正殺聲震天的湧了進來，爲首的，赫然是范影雪與劉神威及劉神勇兩兄弟。

羣雄見狀，立時緊張起來，各人知道仇正教的人出現後，將有一番廝殺了，於是人人都亮出兵器，準備與仇正教的人來一場大戰。

范影雪領着劉氏兄弟及近百幫衆衝進來後，先示意衆人停下來，然後向羣雄嬌喝一聲：「岳無危在那裏？」說完，瞥眼一看，赫然發覺岳無危滿身鮮血的躺在地上，大吃一驚，連忙向岳無危倒地處奔了過去，口中情急的叫道：「岳兄弟！」

羣雄見她奔進廳中，見他們人多勢衆，竟然沒有人敢上前阻止。

雲奔雷等人在內堂忽聞人聲嘈吵，匆匆的走了出來，見了劉氏兄弟及近百幫衆，雲奔雷面露喜色，心想：「仇正教的人來了，無危也有了救星了。」

范影雪對岳無危已種下情苗，她大驚失色的走到岳無危身旁後，把他抱起，只見他受傷極重，氣若游絲，心中又傷心又憤怒，她抱着岳無危，眼光怨毒的望着羣雄，目眥皆裂的叫道：「兄弟們，除了金刀門派的人外，全都給我殺了。」

她一聲令下，劉氏兄弟便領着幫衆如狠似虎的向羣雄殺了上去，一時間，兩方人衆喊殺連天的在廳上廝殺起來。

雲奔雷不明白范影雪因何命人不要殺金刀門派弟子，雖然如此，他對仇正教的人都甚痛恨，當下也領着衆師弟殺將上去。

范影雪喜歡岳無危，她恐怕若果傷害了金刀門派的人後，就不但得不到岳無危，相反還會與岳無危成了敵人，因此命人不要傷害金刀門派中人。

她見岳無危傷勢太重，恐怕拖下去會丟他一條性命，爲了救岳無危，當下便大叫道：「兄弟們，快走！」便抱着岳無危，率先衝出大門，其餘幫衆聽了她的號令，都紛紛向大門退了下去。

羣雄見他們退了出去，明知己方人數有限，恐怕敵不過人多，這些人尤爲忌憚劉氏兄弟，所以也不敢追上去。

雲奔雷對岳無危到底也有深厚的手足之情，見他被人救走了，長長吁了口氣，心中暗暗希望仇正教的人能把岳無危的傷治好。

＊　＊　＊

原來，范影雪見岳無危堅決的回風揚莊，知他此去相當危險，於是便帶同劉氏兄弟及一衆幫衆從後保護，途中派出探子暗中跟踪。

劉氏兄弟心目中早就認定各欠了岳無危一條命，他們兄弟雖然爲人所不恥的邪魔外道，但也很重情義，當然也會義不容辭的救護他了。

范影雪在途中已替岳無危敷了金創藥，傷口已止了血，雖然如此，但他一直昏迷不醒人事，令范影雪內心焦急得很。

回到總壇後，范影雪把岳無危移到一間房中，然後命小嘍囉把「活華佗」韋清河傳來。

不久，韋清河由小嘍囉引領下，來到房中，范影雪內心已甚是焦急，但她在下屬面前沒有表露出來，見了韋清河後，擺出一副心高氣傲的樣子說道：「韋大夫，此人受傷不輕，你醫一醫他吧。」語氣說得是那麼的平淡，彷似不把岳無危生死放在眼內一般，但內心已焦急到了極點。

韋清河說聲「是」，便向岳無危床邊行去，然後撕開岳無危衣衫，只見他身上滿佈傷痕，有些傷口入肉極深，不禁暗叫一聲：「此人怎地傷得如此重？」再爲他把了脈，只覺脈搏跳動幾乎已停頓，而且出氣多，入氣少，不禁搖了搖頭，回轉身來，望着范影雪，無奈的道：「大小姐，這位兄弟傷得太重，相信難以活過一個時辰。」

范影雪聽了，大吃一驚，身子搖晃了兩下，這時候，她心高氣傲的氣燄全消，急道：「韋大夫，無論如何，你要救一救他，只要能救得了他，重重有賞。」

韋清河無奈的道：「這位兄弟的傷實在太重，而且胸前中了兩掌，受了嚴重內傷，這也是致命傷……」

范影雪急得幾乎流下淚來，不待韋清

河說完，又急叫道：「韋大夫，求求你，你要把他醫好……」

韋清河見她語氣焦急，心想：「她怎地對此人如此着緊？難道此人是她的心上人？」口中說道：「要救這位兄弟一命，現在只有一個辦法。」

范影雪聽了，心中大喜，急道：「有什麼辦法？」

「若要救他，就只有用本教聖藥『續命丹』了。」

「那你還等什麼？」

「大小姐，相信你也知道，這『續命丹』寶貴得很，在本教中，只有職位較高的兄弟才可以用，而且還要得到教主同意。」

范影雪當然很清楚教中這條規例，她更明白到，岳無危並非仇正教中人，根本絕不可能以「續命丹」替他治傷，但這是救岳無危唯一的希望，所以她不得不向父親哀求，當下向韋清河叫了一聲：「韋大夫，跟我來。」便拉着韋清河離開房中。

她拉着韋清河，曲曲折折的走了一段路後，來到一個廂房前，這裏就是仇正教教主范天祥的寢室範圍。

范影雪來到一間房門前，正想伸手拍門，門外把守的小嘍囉見了，忙道：「大小姐，教主正在房內練武，教主有令，任何人不得打擾。」

范影雪狠狠的瞪着那小嘍囉道：「滾開！」

那小嘍囉聽她一聲惡叫，嚇得噤若寒蟬，再也不敢阻止。

范影雪焦灼的拍着門，房內的范天祥聽了拍門聲急速，叫道：「是誰？」這一聲叫起，聲若洪鐘，雖未見其人，但已感到這人是一個威猛的人。

范影雪應道：「爹，是女兒。」

范天祥聽了女兒語帶焦急，便把門開了，門開處，但見范天祥光着上身，身上淌滿汗水，想必是練武練至滿身大汗了。

只見這范天祥四十來歲年紀，身形高大，身上賁起一身結實的肌肉，他國字臉，面上神威凛凛，有不怒自威的外表，一雙眼放出光芒，彷似擇人而噬的猛獸一般。

他見了女兒一面焦急神情，開口不是說「什麼事」而是說：「雪兒，妳好大胆，不經我同意，竟然率領兄弟們攻打風揚莊？」

范影雪忽然在父親面前跪了下來，哀求道：「爹，你要責怪女兒就遲一點吧，現在女兒有一件事求你。」

范影雪是范天祥的掌上明珠，他責怪女兒，只是一時之氣，見她忽然跪在自己面前，想起她個性倔强，從未向任何人哀求過一件事，即使對父親也未有，今番見她竟然跪在地上懇求自己，心下奇怪，道：「到底什麼事？」

范影雪道：「我有一個朋友，他受了很重的傷，韋大夫說他只有一個時辰的性命，現在女兒求求爹，希望爹準許韋大夫以『續命丹』相救。」

「他是誰？在本教什麼職司？」

「他不是本教中人。」

「荒謬，我怎能以本教的寶貴聖藥救一個外人？」

范影雪急得幾乎流下淚來，說道：「爹，求求你破例一次。」

「雪兒，妳應該知道，本教兄弟中，多是在刀光血影中討生活的，有不少兄弟受傷垂危，爹也未曾破過一次例，更何況妳的朋友不是本教中人？若果我破例救妳朋友的話，爹如何對得住往日重傷而死的兄弟？」

范影雪聽了，忽然衝進房內，范天祥心下奇怪，回頭向房內望去，只見她已在房中兵器架上抽出一柄劍，然後以劍鋒抵住咽喉，叫道：「爹，你若果不救我的朋友，我做人也沒有意思，我只好在你面前刎頸自盡，到黃泉去與我的朋友相聚。」

范天祥見狀，大吃一驚，他很清楚女兒的個性，她要得到的，就無論如何要得到，見她以死要脅，急道：「雪兒，快把劍放下。」

范影雪叫道：「你先答應女兒，女兒才把劍放下。」

在一旁的韋清河見了這個情形，也為之愕然，心想：「此人眞不簡單，居然能令心高氣傲的大小姐以死相許，看來他的確是大小姐的心上人無疑了。」

范天祥滿面為難之色，無奈的道：「好吧，爹答應救妳的朋友了。」

范影雪大喜，忙抛下手中長劍，撲到父親懷中，忍不住叫道：「多謝爹，無危哥有得救了。」

范天祥一怔，道：「無危哥？難道你的朋友就是金刀門出類拔萃的七弟子，大鬧聚義莊，救了劉氏兄弟的岳無危？」

范影雪道：「不錯！」

范天祥道：「妳為什麼不早點說，若果爹知道妳的朋友就是岳無危的話，也用不着妳苦苦哀求，爹就會救他一命了。」

范影雪喜悅難禁，拉着父親的手便要走，叫道：「事不宜遲，我們快走。」

范天祥愛女之情，溢於言表，笑道：「要去也要讓爹穿好衣服才去呀。」

范影雪連忙奔進房中，替他取過上衣，然後替他穿上，便向前行。

行了數步，范天祥忽然停了下來，望着在房外把守的四個小嘍囉，忽然叫道：「你們過來。」

四個小嘍囉聽了教主之命，連忙走到他跟前，恭恭敬敬的道：「教主有何吩咐？」

范天祥面露笑容的向他們行前兩步，忽然雙手飛快的向四個小嘍囉天靈蓋拍了下去。那四個小嘍囉連看也沒有看清楚，便天靈蓋各吃一掌，慘叫一聲死去。

韋清河見了，登時嚇得呆住了。

范天祥輕易的殺了四個小嘍囉後，望着韋清河，神態威嚴的道：「韋大夫，本座今天以『續命丹』救岳無危，為了恐防這消息漏給其他兄弟知道，所以這四人必需死，你最好記住，若果你把這消息洩漏出去，他們就是你的榜樣，知道嗎？」

韋清河嚇得身子直抖，道：「教主放心，屬下必定守口如瓶。」

范天祥傲然「嗯」了一聲，便向前行。

在范影雪的帶領下，來到岳無危房中，然後范天祥命韋清河把「續命丹」拿來。

范天祥見了昏迷不省的岳無危，心想：「這岳無危劍眉星目，唇紅齒白，面容

俊俏，雪兒一定喜歡了他，不然也不會對他如此着緊了。」又想：「聽說他武功高強，又練成了當年程振武所創，威震一時的『飛虎降魔刀法』七十二式，本教正需要這種人材，好極了。」

不久，韋清河已取過「續命丹」，然後開始替岳無危治傷。

＊　＊　＊

深夜，大地已躲進黑夜的懷抱中。

夜靜得有點寂寞，但范影雪一點也不感到寂寞，因為她有岳無危陪伴着——雖然他仍昏迷不省的躺在床上，但對她來說，只要岳無危性命無碍，她已感到無限的興奮了。

她呆望着躺在床上的岳無危，燭光映照下，見他面色已開始紅潤，呼吸也暢順了，對范影雪來說，還有什麼比這一點還要寶貴？

雖然韋清河說岳無危得到「續命丹」醫治後，性命已無碍，但她對岳無危仍極之關懷，她甚至一直陪伴在岳無危床邊整整一天，而沒有離開過房中半步。

夜更深，她已感到有點疲倦了，於是便在房中胡亂拿了幾張櫈子，再把櫈子排列起來，便和衣躺在櫈上，不久也就沉沉的睡着了。

＊　＊　＊

第二天，陽光已從窗外透進了岳無危的房中，此時，他悠悠醒來，見身處陌生地方，不期然在房中環視了一週，他第一眼便看見范影雪躺在一排櫈子上，不禁感到奇怪，脫口道：「范姑娘？」

他這一叫聲，把范影雪也喚醒了，范影雪睜眼一看，見他坐在床上，端的有說不出的快慰，忙跳起身來，向他快步行去，叫道：「無危哥！你睡醒啦？」她無意中叫了他一聲「無危哥」，又見自己神態對他實在太着緊，不禁面也紅了。

岳無危怔怔的望着她，道：「這是什麼地方？」

「這裡就是仇正教總壇。」

岳無危對於仇正教這個江湖幫會本來就切齒痛恨，但現在竟然又處身於其中，心中有一種難受的滋味。

范影雪見了他的神情，知他對仇正教並無好感，也感到有點為難。

岳無危沉思了一會，道：「妳救了我？」

范影雪望着他，情深款款的點了點頭。

岳無危道：「兩次都得范姑娘相救，眞不知如何報答才好。」

「你又何必說什麼報答？」

岳無危神色有點痛苦的叫道：「妳為什麼要救我，讓我死了豈非一了百了？」

范影雪知他自從發生聚義莊那件事後，內心一直感到很痛苦，有感而發才說了這些話，見他神情悲痛，只好從旁安慰，道：「既然不錯也錯了，你傷心難過也於事無補，現在你還是把身子養好才說吧。」

岳無危想起往後日子，相信再也難以立足了，而且還要受萬人唾罵，眞有痛不欲生之感，他忽然走下床來，范影雪見了，急道：「你去那裡？」

「我要離開這個邪惡的地方。」便想伸手去開門，范影雪連忙阻止道：「你不能離開這裡。」

他驀地回頭，叫道：「為什麼？」

范影雪叫道：「你知不知道，只要你離開龍虎山，山下有多少人想殺你，你在這裡是最安全不過。」

他狠狠的瞪着她，叫道：「就算被萬人所殺，都總好過留在這裡。」

范影雪知他心情煩燥，也不想與他爭執下去，忽然語氣變得溫柔的道：「我知你恨我們，不屑與我們為伍，你是名門正派，我們是邪魔外道，所以你才恨我們。」

岳無危見她變得溫柔，登時軟了下來，只呆呆的望着她。

范影雪忽然有點激動的道：「但你知不知道，我爹是被一個所謂正派武林人物逼出來的？你以為人一生下來就喜歡殺人放火的嗎？」

岳無危只呆呆的望着她。

范影雪情緒較為平伏下來，目光呆滯的抬起頭來，神色有點無奈，忽然長長嘆息了一聲，道：「十七年前，在北京城中，我和爹、娘親，還有一個弟弟，一家四口，本來過着幸福的生活，一家人無憂無慮，日子過得好不快活，但那時，城中有一個掌門人之子，看上了我娘親，於是設法分散我爹娘，好讓他得到我娘親，當時我娘很愛我爹，那掌門人之子見得不到我娘親了，便陷害我爹，後來因愛成恨，更把我娘殺了，我爹又傷心又憤怒，便把那掌門人之子殺了，以報心頭之恨。

「我爹殺了那掌門人之後，從此犯了眾怒，那掌門人更聯同北京城中的武林人物追殺我爹，我爹帶着我和弟弟逃避追殺，但那些武林人物似乎要對我們一家趕盡殺絕，我們逃到洛陽城，他們也追到洛陽城，終於忍無可忍，我爹便與那些武林人物大戰一場，而弟弟也被他們殺了。

「我爹帶着我四處逃避，後來遇上了一班綠林英雄相救才得脫險。

「脫險後，為了生活，我爹被逼成為綠林大盜，以搶掠為生，後來加入了一個名為『神刀幫』的幫會，漸漸坐上了幫主之位，但五年前，又為武林同盟所毀。」

她一路說，想起兒時的種種坎坷，以及被無數次的追殺，全拜以名門正派自居的武林人物所賜，眼光恨意也越說越深。

岳無危見她說起往事，神情是那麼悽涼，心下忽然對她另眼相看起來。

范影雪神情肅穆，眼光恨意更深，又道：「不錯，我們都是邪魔外道，可是，那些所謂正道人物，其實不少人都是貪生怕死，沽名釣譽之輩，為了利益，為了名利，可以出賣朋友，出賣良心，毫無義氣可言，我們這些被目為邪魔外道的人，與那些人比，可以說是很清高的。

「若果不是那些正派人物的逼害，我爹會成為一幫之主嗎？若不是他們逼害，江湖上會有仇正教存在嗎？會有『冷血魔女』存在嗎？

「不錯，我們殺人無數，我們之所以這樣做，全都是被逼的，誰不想安安樂樂的過日子？誰不想在家中享受天倫之樂？有誰願甘為盜賊……」

她一路說，情緒又激動起來，岳無危

見了，心中有點歉意，低沉的道：「范姑娘，對不起。」

范影雪多年來都生活在黑幫中，根本沒有一個朋友，心中也有很多話無人訴說，今天偶然有這個機會，便把心中積存的怨恨傾訴出來，說完後，只覺有點舒服。

她呆望着岳無危，知他身體虛弱得很，不期然又對他關心起來，說道：「你身上有傷，應該爭取多點休息。」說着把他扶在床上，岳無危在身不由己下，任由她攙扶着躺回床上，心中對她忽然有無限的感激。

范影雪很明白他憎恨自己的身份，也知道以自己的身份及江湖上的惡名是得不到他的愛的，想到這裡，心中有點痛苦，把他扶回床上後，便以背對着他，語氣有點無奈的道：「既然你不想留在這裡，我也不勉強你，只要你把傷養好了，你就離開這個邪惡的地方吧。」

岳無危想起自己剛才以這些話來罵她，此刻竟有點後悔，正想開口說話之際，范影雪忽然又道：「我知道你心中掛念師父，但我給你一個忠告，日後你千萬不要回去見你師父了。」

美色財富種下禍根

岳無危在仇正教總壇醫治了近一個月，身上的傷在韋清河悉心照料下已完全痊癒，這近一個月來，范影雪幾乎每天都陪伴在側，心中對她越發感激，他很明白，范影雪對自己早已產生情愫，但奈何神女有心，襄王無夢，岳無危心中只有一個方翠兒，這一點，岳無危早就對她表明了心跡，還向她暗示，兩人之間根本是沒結果的，但范影雪對他卻一直死心不息，令岳無危更生苦惱。

一直以來，岳無危心中不但極度掛念師父，也極度掛念方翠兒。

他不理武林中人對自己要殺要劏，已決定回風揚莊去見一見師父及眾師兄，無論范影雪如何阻止，他都決定要回去。

死，對他來說，已毫無恐懼感，他感到心痛的，就是連累了師門，連累了方翠兒，也玷污了父親的威名，這一切感受，當真比死十次還要難受。

范影雪知他下山的心意已決，而且似乎已豁出了性命，她不能像上次那樣，率領幫眾暗中保護，因為父親有令，任何兄弟，沒有得到教主批准之前，皆不能率眾下山，以免做成無謂犧牲。

范影雪知道，他此一離開，可能從此再沒有相見的機會，想起對他情深一往，到頭來，所得到的，竟然只有萬般無奈，及留下一片空虛，也就教她難過了。

兩人在房中相對無言，岳無危決定明天就要離開龍虎山，他知道范影雪內心萬分不捨，他幾乎不相信，范影雪竟然對自己如此痴情，他甚至不敢再望范影雪一眼，因為他感覺到，自己欠她的實在太多了。

范影雪很珍惜這最後的相聚，雖然氣氛有點沉重，但有岳無危在身邊，她彷彿已感到很滿足。

氣氛繼續沉寂，此時門外忽然響起拍門聲，沉寂的空氣頓時被拍門聲打破了。

岳無危望着房門，叫道：「進來吧！」房門只是虛掩着，房外的人聽了，便把門推開，然後行了進來。

范影雪見進來的只是一個普通小嘍囉，傲然道：「什麼事？」

小嘍囉道：「教主要見岳兄弟。」

岳無危一怔，心想：「堂堂教主的范天祥要見我到底有什麼事？」

范影雪幾乎猜到父親要見岳無危，是想叫他加入仇正教，這事父親已在自己面前提過數次，只是沒有正式與岳無危提過。

她當然很希望岳無危能答應加入仇正教，到時他不但無需受正派武林人物的威脅，還可以與她日夕相對，可是，她很清楚岳無危的個性，他雖然對教中部份兄弟印象改觀，到底他還是以名門正派自居，要他加入仇正教，根本是無可能的。

范影雪不但清楚岳無危個性，更加清楚父親個性——若果岳無危拒絕加入仇正教的話，父親對他可能大大不利，所以她的心也實在太苦惱了。

她滿面苦惱的望了望岳無危，然後對那小嘍囉說：「你先出去，告訴教主，岳兄弟稍後就來。」

小嘍囉應諾一聲，便行了出去。

岳無危當然不明白范天祥要見自己所為何事，范天祥之所以叫韋清河以「續命丹」治傷，全是想他加入仇正教，以增强教中實力。

他望着范影雪，道：「不知妳爹為何要見我？」

范影雪肅然道：「你不用見他了，你無需等到明天，你現在立刻離開龍虎山吧。」

岳無危想起她一而再、再而三的懇求自己不要離開龍虎山，今番見她竟然叫自己立刻下山，實在不明所以，他是聰明人，當然知道這其中必定有蹺蹊，他沒有說話，只是眼光充滿疑惑的望着范影雪。

他的目光，就是一連串的問題，范影雪當然看得出，她的心也實在太矛盾，不想他離開，卻偏偏非要他離開不可，離開，危險重重，留下來，隨時會被父親所殺，到底他應該留下還是離開？

岳無危呆呆的望着她，只待她開口說話，她終於滿面無奈的道：「無危哥，你快走吧，下山後，一切要小心為上。」說着，已開始有點哽咽。

岳無危終於也忍不住問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范影雪急道：「你不要問這許多，總之你現在非離開不可。」

岳無危的心也就夠矛盾的了，日前，范影雪如何挽留，他都決定非走不可，現在范影雪要他走，但忽然間竟有點依戀，他與范影雪日夕相對了一個月，平日心中對她只有感激，但現在竟然有點不捨，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已對她產生了好感——一種男女之間難以言喻的好感。

他見范影雪語氣顯得有點焦急，說道：「妳不說明白，我如何去得安心？」

范影雪不與他多說，便開了房門，把他拉了出去，邊行邊道：「我現在先通知山下的兄弟讓你走，你隨後就來吧。」說着已向另一端快步下山去了。

他呆望着范影雪的背影出了會神，只覺疑團滿腹，直至范影雪的影子消失了，他才離開，然後向下山的通道行了下去。

在下山的道路上，隔不多遠，便有一個崗哨，崗哨的設立，是防止有外人闖上山來，以及防止教中幫衆私自下山。

岳無危一路向山下行去，一路上，守衛都沒有阻攔，這當然是這些守衛已得到范影雪知會所致。

他很順利的下了山，走到山脚的時候，范影雪已牽着一匹馬在等他。

范影雪正以一雙幽怨的眼光在望着自己，知她對自己情深一片，此刻並不捨得離開自己，心中感到欠她的更多了。

范影雪拉着馬兒，向他緩緩行前，然後把馬匹韁繩交到他手上，幽幽的道：「無危哥，這匹馬就用來代步吧。」說着，眼中已透出晶瑩的淚光。

岳無危身不由己的從她手中接過韁繩，滿面感激的望着她，而說不出話來，也就在此離別在即的刹那，他才深深體會到，原來自己眞的有點不捨得離開范影雪。

范影雪把韁繩交到他手中，別轉了臉，以背對着他，說道：「你走吧！」

岳無危聽得出，她說此話時，語氣已有點哽咽。

他滿面無奈之色，長長歎了口氣，便跨上了馬背，雙腿一夾，那馬便邁開大步走了。

范影雪聽了馬蹄之聲，驀然回過頭來，只見他已騎馬遠去了，淚水忍不住掉了下來，大叫一聲：「無危哥！」

* * *

深秋時節，黃葉遍地，大地已開始蕭條，面對此種景象，確令人有着一種無奈而又悽涼的感覺。

岳無危該去那裡？他忽然覺得，天地之大，已無一處可以容身了。

無論如何，他已決定回風揚莊見一見師父及衆師兄，那怕兇險重重。

他當然也很想念方翠兒，但他忽然覺得，已無面目見方翠兒了，見了又如何？既然不能在一起，見了豈非比不見還要痛苦？

他知道自己已成爲武林公敵，爲了不想被人認了出來，於是在田間撈了些汚泥，然後塗在面上，這樣才敢向洛陽城奔馳而去。

他策馬在道上走了半個時辰光景，此時，路經一個路旁的茶寮，便打算喝杯茶水，然後才趕路進洛陽城。

他下了馬，胡亂喝了三杯茶，便想跨上馬背，但瞥眼一看，發覺在不遠處的一個座頭處，出現兩張熟悉的面孔，心中不禁怦怦亂跳，好不興奮。

原來那座頭的兩人，是一男一女，男的是雲四郎，女的就是方翠兒，岳無危見了方翠兒，眞想走上前，然後大叫一聲：「翠兒，我很想念妳。」但他立時抑制住這股衝動，因爲在方翠兒身邊的，還有一個雲四郎，而且雲四郎還顯得對方翠兒甚是關心。

岳無危呆呆的望着方翠兒，只見她神情幽怨甚深，彷似心中藏有無限心事一樣。

方翠兒與雲四郎沒有留意岳無危，即使留意了，他們也不會認得他，因爲岳無危面上被汚泥塗得黑黝黝的，任誰也認不出來。

此時岳無危聽見雲四郎對方翠兒道：「方姑娘，太陽也快下山啦，我們還是不要等下去了。」

方翠兒沒有做聲，只神情呆滯的望着茶寮旁邊的道路，眼神好似有着一種深切的盼望。

岳無危心想：「等！他們等什麼？」

此時又聽雲四郎道：「我們每天都坐在這裡等，足足等了一個月，不錯，這裡是從龍虎山進城的必經之路，可是我們在這裡等了一個月了，還不見他出現，難道要一直等下去嗎？」

方翠兒還是不做聲，此時忽然掉下幾滴眼淚，岳無危見了她我見猶憐的樣子，心中激盪，正想上前大叫一聲「翠兒」，可是他忽然看見雲四郎以手搭着她的肩膊，再以衣袖替她抹去淚珠，還溫柔體貼的說：「不要哭了，我們現在先回去，明天再來吧。」

方翠兒抽泣了一聲，忽然依偎在雲四郎懷中，說道：「四哥，這個月來，要你每天都在這裡陪我，我眞的很感激你。」

雲四郎撫摸着她的秀髮，輕柔的道：「妳給了我陪妳的機會，我感激妳才是。」

方翠兒的淚珠又掉下來了，道：「這一個月來都沒有他的消息，他會不會死了？」

雲四郎又替她抹去眼淚，說道：「這也難說得很，因爲他傷得實在太重。」

岳無危見了他們兩人這個情形，雖不明白他們口中說什麼，但已感覺到，雲四郎已對方翠兒產生了愛意，心想：「他們一個月來每天都坐在這裡，一定發生了感情。」不禁感到心中一陣刺痛，但又想：「既然我已不能與翠兒相愛下去，我除了退出之外，還可以怎樣？」想到這裡，心中痛苦更甚，再也不忍逗留下去，以免把持不定，於是牽着馬兒，黯然的離開茶寮而去。

* * *

岳無危牽着馬匹，在道上緩緩而行，此時的他，就彷似只剩下一具軀殼一樣，他忽然感到，自己一切都完了，世上已不容許他生存下去，彷彿就是走肉行屍一樣，現在，他的心中，除了師父及衆師兄外，其餘的，已是一片空白。

行走了一會，迎面遇上兩乘人馬緩緩踱將過來，他不期然的向來者望了一眼，他這一望，登時認得馬上的人，原來此兩人正是方英傑家中的下人，其中一人叫吉祥，另一人叫福安。

他見了吉祥與福安兩人後，想起兒時甚得他們關懷愛護，他是個重情義的人，忍不住叫了聲：「吉祥叔，福安叔。」他說完後，方才想起，自己目前是一個罪人，怎地有資格叫他們一聲？

吉祥與福安在他面前勒停了馬，怔怔望着面前那個面色黝黑的人，吉祥奇道：「你是誰？」

岳無危覺得無面目見他們，在他們還沒有認出自己之前，便低下頭來，拉着馬從他們身旁行過，說道：「對不起，我認錯人了。」

吉祥聽了他的聲音，面上一喜，隨即跳下馬來，叫道：「無危，你是無危。」

岳無危眞想不到吉祥見了自己之後仍會面露喜悅之色，不禁一怔。

兩人連忙跳下馬來，吉祥面上神色喜悅難禁，握着他兩邊肩膊，猛道：「無危，我們以爲你已死了，想不到會在這裡見到你。」

岳無危想不到世上還有人關懷自己，不禁心中感激。

吉祥又道：「你走在這條路上，一定經過那茶寮了，你有沒有見到你四師兄和小姐？」

岳無危神情呆木，沒有說話，想起方翠兒，心底湧起陣陣的難受。

吉祥歎息了一聲，又道：「小姐也眞苦心了，自從你受了重傷，被仇正教的人帶回龍虎山後，從此音訊全無，江湖上傳說你已傷重而死了，但小姐仍不相信，每天和你四師兄在那茶寮等你，希望有一天會看見你從龍虎山走下來。」

福安插嘴道：「而我和吉祥就奉員外之命，每天黃昏催小姐回家去。」

岳無危神情甚是痛苦，喃喃的道：「原來翠兒每天在等的是我。」

福安又道：「聽人說，你四師兄和我們小姐在一起，漸漸的，你四師兄竟然喜歡了小姐，這如何是好？」

岳無危知道此後再也不可能與方翠兒相愛下去了，聽福安這一說，心如針刺，忽然說道：「替我祝福他們吧。」說完便拉着馬兒從他們身旁行過，吉祥追了上去，叫道：「你去那裡？」

岳無危迷惘的道：「我該去那裡？」

福安忽然叫道：「無危，你看！」

岳無危忍不住回轉頭來，只見雲四郎與方翠兒正各自牽着馬匹慢慢行將過來，他還可以看見雲四郎對方翠兒滿面關懷神色。

吉祥望着岳無危，喜道：「無危，小姐來了，你快與她相見吧，她想得你好苦。」

——既不能相愛，又何必相見？

見了又如何，豈非徒令雙方都痛苦？

他內心交戰了一會，終於下定了決心，飛身跨上了馬背，雙腿一夾，便策馬向前快步奔走了。

吉祥與福安都楞住了，呆呆的望着他在道上消失，然後搖頭長長歎息了一聲，兩人這不約而同的一聲歎息，彷彿體會到岳無危心中的苦處。

＊　＊　＊

風揚莊已不是昔日的風揚莊。

自從岳無危在聚義莊闖了那個大禍後，各派武林人物相繼前往風揚莊向雲飛揚大興問罪之師，後來岳無危重回莊上，衆武林人物欲想把他置諸死地，但雲奔雷等人極力維護，因而惹起武林同道不滿，從此風揚莊金刀門派被武林同道羣起孤立，當然，雲風揚再也不能做其「武林同盟」盟主，也不能號令羣雄了。

＊　＊　＊

風揚莊金刀門被武林同道孤立，這個消息范天祥當然很清楚。

岳無危私自離開龍虎山，范天祥異常震怒，除了懲罰放他下山的幫衆外，更視岳無危爲仇正教的叛徒，於是一方面下令全力追查其下落，一方面決定率衆攻打風揚莊，誓要風揚莊上一命不留，以報五年前「神刀幫」被消滅之仇。

所謂「君子報仇，十年未晚」，范天祥本擬不急於要找雲風揚報仇的，他本來打算以金刀門中人性命威脅岳無危加入仇正教的，但可惜岳無危私自離開龍虎山，一怒之下才興起要快意恩仇之念。

＊　＊　＊

爲了報仇，范天祥決定親自出馬，誓要親手殺死雲風揚，於是率領左右兩護衛的劉氏兄弟，以及教中一幫人馬，一行五十多人，快馬加鞭，大有直搗風揚莊之勢。

一行人浩浩蕩蕩，爲了避開城中武林人物的注意，專擇小路而行，不多時，大隊人馬已來到風揚莊山前。

來到莊前，范天祥先示意衆人停了下來，他坐在馬背上，威風凜凜，一雙眼有如兩柄利劍直盯着莊前的大門。

他咀角泛起一絲得意的笑容，然後手一揮，叫道：「給我把門撞開！」

幫衆聽他叫了，轟然叫了一聲「領命」，便一齊跳下馬來，范天祥再叫一聲「衝呀」，五十多人便拚命的向莊門衝了過去。

在莊內的雲風揚及衆弟子事前聽了急速的馬蹄聲及馬嘶之聲向莊上奔過來，已然大感不妙，雲風揚便領着弟子走出校場，豈料衆人甫一踏出校場不久，門外便响起如雷的撞門聲，於是大家已然明白，一定是仇正教趁着金刀門被武林同道孤立之際前來尋仇了，雲風揚呆望着被撞得左搖右晃的大門，額上已滲出冷汗，喃喃的道：「完了，完了，我金刀門今天完了。」

雲奔雷見了這個情形，連忙命令衆師弟進內取兵器，決定與仇正教的人決一死戰。

到了這個時候，雲風揚已別無他法，只好想着以死一拚，當下與衆弟子一字排列開來，準備迎戰衝門而進的人。

不久，大門果然被撞開了，范天祥見手下把門撞開了，大叫一聲「跟我來。」便跳下馬來，快步衝進校場內。

雲風揚見了仇正教人數衆多，也爲之一驚，連忙向衆弟子喝道：「大家別妄動！」然後雙眼炯炯有神的盯着范天祥。

校場內的四方八面已被仇正教幫衆包圍着，范天祥手握長柄鬼頭大刀，威風凜凜的站在校場中央，向雲風揚輕蔑一笑，然後說道：「快把岳無危交出來。」

雲風揚已把性命豁了出去，一個人既然已把生死置諸度外，當然已沒有什麼好怕了，他雙眼銳利的瞪着范天祥，也報以一個輕笑道：「你以爲我會把岳無危收起來嗎？」

范天祥也深信他不會把岳無危收起來，他甚至相信，岳無危根本沒有回來過，他忽然仰天狂笑數聲，笑聲突然而止，一雙眼放出狠毒光芒，咬牙道：「今天我要你金刀門每一個人受盡折磨而死。」說完又仰天狂笑起來。

雲四郎再也按捺不住，吼叫了一聲，便提刀向范天祥砍了過去，口中叫道：「好賊，本少爺要和你較量……」

范天祥見他提刀砍了過來，面上發出冷笑，仍好整以暇的站着，彷似不把雲四郎放在心上。

雲四郎一動手，雙護衞連忙向他迎了上去，雲奔雷知他不是二人對手，也向雙護衞飛身而前，其餘弟子見狀，也紛紛握着刀，喊殺連天的衝殺而前，仇正教幫衆也自不客氣，紛紛向金刀門中弟子蜂擁而上。

一時間，但聞殺聲震天，金刀門以單薄的人馬，對抗仇正教五十多人。

校場中，只剩下雲奔雷與范天祥互相瞪着對方的對立着。

范天祥知道，以己方人多勢衆，要把金刀門中人逐一殺死根本易如反掌，但他事前已下了命令，不能殺死任何一人，要全部活捉，然後逐個折磨而死，只有這樣，才能消五年前「神刀幫」被毀之仇，也只有這樣，才能替五年前的數千名「神刀幫」兄弟報仇。

范天祥當然知道己方已勝券在握，他已很得意，盯着雲風揚，冷笑兩聲，道：「雲掌門人，你打算束手待擒，還是要我動手？」

雲風揚已無選擇餘地，他忽然丟下手中單刀，無懼的道：「范天祥，不錯，五年前我領着『武林同盟』毀了你神刀幫，正是冤有頭，債有主，今天只要你放過我那些無辜的徒弟們，要殺要剮，雲某毫無怨言。」

范天祥忽然又仰天狂笑起來，笑聲過後，道：「你以為我會這樣做嗎？」

「一人做事一人當。」雲風揚道：「天大的仇恨，也只在你我之間，要解決，當然我們互相解決，我只希望你把我的徒弟放了。」

范天祥面色一沉，斬釘截鐵的道：「我告訴你，絕不可能。」說着，便提刀向雲風揚攻去。

雲風揚手無寸鐵，武功縱是再高，亦難以抵擋，只交了數招，便被范天祥一刀架在頸上擒下來了。

其餘金刀門弟子那裡敵得過人多？更何況范天祥此行所帶領的，全都是武功不弱之輩，不消多久，金刀門弟子全都被擒下來了。

范天祥終於報了五年來藏在心裡的大仇，他當然很得意，見金刀門七人都被擒下了，便命人拿出繩索，把七人的四肢都綑綁着。

金刀門七人都被綁得糭子似的，動彈不得，雲四郎眼中恨意最深，望着范天祥，破口叫道：「奸賊范天祥，你以人多欺人少，算什麼英雄好漢？有種的把本少爺放了，然後與本少爺決一生死。」

范天祥見他罵自己為「奸賊」，怒得全身震了起來，向手下叫道：「給我打！」

其中一人聽了，應諾一聲，便拳脚交加的在雲四郎身上毫不留情的痛打，雲風揚等見了，心如刀割，但毫無辦法，只有眼巴巴的看着他任人魚肉。

那人把雲四郎打至遍體鱗傷，牙血和鼻血流了滿面，范天祥才叫那人停手。

雲四郎全身痛楚不堪，眼中仇恨也更深，盯着范天祥，狠狠的道：「好奸賊，你打夠了沒有？若果打夠了，就把本少爺放了，讓我們決一生死。」

范天祥冷笑兩聲，道：「雲四郎，想不到你死到臨頭仍這般口硬，你一定膽子很大了，就讓我把你的膽子挖了出來，看看有多大吧。」

雲四郎大叫道：「要挖就挖，難道我還怕了你不成？」

范天祥說要把他膽子挖出來，只是隨口說說而已，見他如此這般的不怕死，心中也佩服起來，便道：「好漢，你是一條好漢，既然你是好漢，我就不該給你太多痛苦，我就把你的膽子挖出來，看看有多大，也好讓你死得痛快。」向手下喝道：「來人，把這雲四郎的膽子挖出來讓本座看看。」

其中一人領命，便握着匕首把雲四郎揪了起來。

雲風揚見他危在旦夕，愛徒心切，大叫道：「范天祥，我求求你，你要殺就殺我吧，求你放過我的徒弟們。」

其餘弟子正想向范天祥求情，雲四郎卻叫道：「師父，師兄弟們，金刀門的人犯不着向這種人求情，要殺就任由他們殺吧。」

范天祥殺金刀門衆人之心已不容有改，他也不理許多，當下向執着雲四郎的手下喝道：「快把他的胆子挖出來！」

那手下說聲是，右手握着匕首，左手把雲四郎胸前衣衫扯下，然後一刀向雲四郎胸前猛力插下。

那手下一刀正要插在雲四郎胸膛之際，驀地裏，忽聞一聲暴喝：「住手！」這一聲暴喝，聲音有點顫抖。

那手下的手登時停在半空。

衆人都愕了然，雲風揚師徒也愕了然。

這一聲暴喝，是范天祥發出的，人人的視線都集中在范天祥面上。

范天祥暴喝一聲後，便目不轉睛的望着雲四郎，表情有點呆住了，隨即面上出現複雜的表情，這表情包含着：驚奇、喜悅、盼望、關懷、痛心，他甚至還顯得有點激動。

一刹那間，他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大家都不知道，甚至連雲四郎也感到奇怪。

范天祥望着雲四郎被扯下衣衫的胸膛，忽然向那手下喝道：「滾開！」

那手下只好滾開了，然後他向着雲四郎前行，語氣有點激動的道：「雲四郎，你告訴我，你胸前那條疤痕怎樣得來的？」

雲四郎胸前的確有一條直達肚臍的疤痕，那是十多年前，不知何故被人砍了一刀造成的，他見范天祥向自己問了這個問題，心下覺得奇怪，見他表情變得如此複雜，更加呆住了。

范天祥仍目不轉睛的望着雲四郎胸前的疤痕，神情忽然變得更加激動起來，只聽他喃喃的道：「十七年了，若果天賜不死的話，他該與雲四郎一樣大了……」

雲四郎見他站在面前，呆了一會後，忽然「吐」的一聲，一口涎沫吐在范天祥面上，然後又大罵道：「奸賊，你在耍什麼花樣？」

范天祥被吐了一面涎沫，但他好似渾

然不覺一樣，忽然走到雲風揚面前，仍是那麼激動的道：「雲掌門人，你告訴我，你那四弟子是不是一個孤兒？是不是十七年前，在城中一條橫巷拾回來撫養的？他當時是不是受了重傷？傷口由胸前直達肚臍？」

雲風揚更加楞住了，不錯，雲四郎的確是一個孤兒，而且也是十七年前在城中一條橫巷發現他身受重傷的倒在地上，而他的傷口的確由胸前直達肚臍。

雲風揚呆呆的望着范天祥，心想：「他爲什麼知道得如此清楚？」他見范天祥一連問了這許多問題，點頭道：「不錯，你說的全是事實。」

范天祥聽了，面上出現一抹喜悅，不禁想起十七年前的一天……

十七年前，由於妻子被殺，於是殺了北京城中一個掌門人之子，後來受到正派武林人物追殺，當時自己帶着女兒范影雪，及只有兩歲大的兒子范天賜逃命，但逃至洛陽城中，被一衆武林人物追殺而至，於是被逼與十多名武林人物在城中一條橫巷激戰起來，混戰中，兒子被人以一刀砍正胸膛倒在地上，當時也不知兒子是死是活，後來，自己抱着女兒，且戰且走離開那橫巷，待擺脫敵人後，重回橫巷，但已不見兒子影踪，留下來的，就只有那麼一灘令人觸目驚心的鮮血……

他想起往事，想起眼前的雲四郎，面上喜悅更濃，在場中的仇正教中人見了他的模樣，都一一愕然起來。

雲風揚父子已隱約猜到了這件事。

范天祥心情激動的走到雲四郎面前，忽然以刀割開他右大腿的褲子，雲四郎又一陣愕然。

范天祥撕開雲四郎的右腿褲子後，只見雲四郎的大腿上有一塊指頭般大小的舊傷痕，范天祥見了，神色更加激動，道：「不錯，你是天賜，我的兒子天賜，你大腿上的疤痕，就是你剛學走路的時候，跌在一塊尖石上弄傷的。」

雲四郎聽了，有幾分相信，但是想起他的身份就感噁心，大叫道：「你胡說！」

范天祥語氣變得慈祥起來，道：「天賜，我是你爹，爹知道你未死，十七年來，爹心中一直都很想念你，你知道嗎？」

雲四郎耳中嗡嗡作响，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父親竟是一個大魔頭。

場中衆人，包括金刀門衆弟子，都感到詫異萬分，雲風揚長長歎息了一聲，道：「四郎竟是他的兒子。」

這一個巨變，令場中氣氛登時改變過來，場中殺氣與仇恨全消，范天祥也忽然變得很慈祥，他望着雲風揚，眼光充滿感激，說道：「雲掌門人，多謝你十七年來養育小兒，從今天起，你我之間的恩怨從此一筆勾銷。」轉頭對雲四郎道：「天賜，你叫我一聲爹吧。」看見他先前被打至遍體鱗傷，滿面鮮血，心中不禁隱隱作痛。

雲四郎想起有個這樣的父親，眞的是有父親比無父親還要痛苦，他的神情彷似想哭一樣，叫道：「不，你不是我爹，我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他實在不敢接受這個事實，他在逃避。

雲風揚再看清楚雲四郎與范天祥，覺得他們的樣貌實在有幾分相似，想起范天祥先前的說話，深信雲四郎是范天祥兒子無疑，當下無奈的道：「四郎，他的確是你爹。」

雲四郎神情更加痛苦。

范天祥此時才想起，不該把金刀門衆人再綑綁着，於是向手下叫道：「替雲掌門人及各位弟子鬆綁。」

此語一出，衆手下連忙應聲「是」，便有十多人握刀向金刀門衆人行前，正想利用手中單刀把衆人身上繩索割開，但此時，又忽聞一聲暴喝：「住手！」

衆手下登時停止了動作，數十人不約而同循聲音傳來處望去，衆人眼底出現的，只見一個手握銀色單刀，滿面殺氣的人正從大門衝進校場，口中大叫道：「別傷害我師父和師兄們。」金刀門衆人見了來人，禁不住面上喜悅，齊聲叫道：「七弟！」雲風揚也心情激動的叫道：「無危！」

仇正教中各人全都愕了然。

岳無危回來了，他歸心似箭的回來了，他一進入校場，便看見師父及師兄們全都被繩索綑綁着四肢，又見有十多人握刀向他們行前，心中以爲仇正教中人要以手中利刀加害師父及師兄們，情急之下才叫了那一聲。

岳無危知道范天祥對師門仇恨甚深，今番見他率衆闖進風揚莊，又見師門中人全都被擒了下來，心中對范天祥更恨之刺骨。

正當衆人在發呆之際，岳無危已握刀向范天祥殺了上去。

范天祥見了兒子後，對金刀門恨意已煙消雲散，自然也沒有殺岳無危的念頭，但見他瘋狂的殺了上來，當下也只好被逼迎架。

岳無危對師門感情深厚，心中對師父也視如親父，與師兄們更情同手足，自然不容許任何人傷害師門中人了，但他偏偏看見師門中人全被綁着，又看見與自己感情最深厚的雲四郎遍體鱗傷，滿面披血又衣衫破爛，怎教他心中不恨？所以一經與范天祥接觸，知他武功不弱，連忙使出「飛虎降魔刀法」，赤紅着雙眼，如瘋如狂的攻向范天祥。

范天祥爲人雖然兇狠，這個時候，他根本對岳無危已毫無敵意，所以也無心與他糾纏下去，但奈何岳無危武功太强，想抽身後退也不是易事，只好被逼迎戰了。

雲風揚見了岳無危殺向范天祥後，本想叫一聲「無危，快停手，別打了。」可是，這話還未出口，但見岳無危使出「飛虎降魔刀法」，每一招一式都是上乘的武功，他雖然也武功一流，但從未見過如此凌厲的絕妙刀法，一看之下，也不禁看得呆了，所以連話也說不出來，其餘金刀門衆弟子見了，也目瞪口呆起來，他們幾乎不相信，短短數月，岳無危的武功竟然達到這個地步。

仇正教幫衆見到教主與岳無危二話不說的便火併起來，連忙一湧而上助戰，范天祥見了，向衆人喝道：「全部退下！」衆人只好相繼退了下去。

這些幫衆，以爲教主想親手殺死岳無危，才令衆人退下，只有劉氏兄弟才明白范天祥並無殺岳無危之心，他其實是被逼

迎架的。

范天祥武功已達一流之上，岳無危雖以「飛虎降魔刀法」對付，但一時間，也討不了便宜。

這時，雲風揚定過神來，向岳無危大叫一聲：「無危，快停手！」

岳無危已打得性起，根本不理會師父之言，又招招殺着的劈向范天祥。

岳無危絕妙的刀法中，終於把范天祥逼得露開空門，在旁的雲四郎見了父親遇上險招，大驚失色，一個情急，情不自禁的叫道：「爹，小心！」

范天祥在激鬥中露出空門，見岳無危已一刀砍向胸膛，正想廻招反攻，但忽聞雲四郎叫了自己一聲「爹」，而且語氣甚是關心，這一個「爹」字鑽進腦中，有說不出的興奮，心中有着難以描述的滋味，心中只響起：「他終於認我了……」他心中興奮無比，也激動無比，卻忘了自己正處於間不容髮的生死關頭中，竟然也忘記了要招架岳無危致命的一擊，在這電光火石一剎那，岳無危手中的「飛虎銀刀」已彷似閃電般砍向他胸膛，這一砍，強而有力，一刀砍出，但聞范天祥發出一聲慘嚎，身子也向後飛了開去，接着躺在地上一動不動的。

在正常的情形下，岳無危必定乘勝追擊，可是他沒有，他整個人也呆住了，呆呆的望着范天祥，又望了望雲四郎，雲四郎向范天祥叫了一聲「爹」後，那個「爹」字也鑽進了岳無危耳中，所以他一刀砍出後，整個人也呆住了，所以也沒有乘勝追擊。

雲四郎目覩父親中了重重一刀，他沒有大叫，只是全身都涼了，雲風揚等人也呆住了。

若不是雲四郎向范天祥叫了一聲「爹」，岳無危這一刀根本無可能得手，鬥將下去，也不知誰勝誰負，這一點，岳無危當然很清楚。

仇正教幫衆見教主中刀倒地，嚇得嘩然大叫，隨即數十人如狼似虎撲向岳無危，彷似要替教主報仇一樣，但這數十人，甫一動手，左護衛劉神威叫道：「全都給我停手！」

劉神威在敎中地位只在范天祥之下，范天祥甚至還打算日後升他為副教主，所以說話甚是有力，幫衆聽他一叫，果然全都散了開去。

岳無危仍呆呆的站着，他的呼吸有點急促，他簡直不相信，雲四郎會叫范天祥為爹。

劉神威向幫衆叫道：「快把雲掌門人及衆弟子的繩索解開！」

幫衆如言照做。

雲風揚等人一脫身，便把岳無危圍住了，衆人你一言我一語的，說話盡是對他的關懷，但岳無危像是沒有把那些話聽進耳中，只神情呆木的望着雲四郎。

雲四郎脫綁後，緩緩行向范天祥倒地的身旁，他望着父親，眼淚已開始掉了下來。

范天祥還未死，矇矓中，他看見思念了十七年的兒子，他面上露出微笑，痛苦而又無奈的微笑，道：「孩子……天賜……原來……你已長得……這麼大了……今天，爹見了你……是爹一生人中，最快樂……的一天……」

雲四郎見父親已離死不遠，也就忘記了他大魔頭的身份，「哇」的一聲便哭了起來，接着蹲了下來。

范天祥伸出軟弱無力的手，撫摸着兒子俊俏的臉孔，露出安祥的笑容，說道：「太好了……原來上天……還安排……我們父子……相見……」

雲四郎傷心得面容也扭曲了，向父親懷中一撲，淒厲的叫了聲「爹」。

范天祥的笑容更加安祥，他再次聽兒子叫自己一聲「爹」，感到是一生人最大的興奮，也是最大的滿足。

雲四郎感到他撫摸着自己面龐的右手忽然滑了下來，大吃一驚，定睛一看，全身更涼了，因為他發現父親已經死了，他跪在父親屍旁，傷心到了極點，但他沒有大哭。

場中鴉雀無聲。

范天祥這個武林公敵，江湖上的大魔頭之死，本來是個天大的喜訊，可是他的死，卻帶給金刀門中人有點黯然的感覺，因為他是雲四郎的親生父親，無論他如何作惡多端，殺人無數，但他到底是雲四郎的父親。

劉神威打破了沉寂，他走到岳無危面前，說道：「岳兄弟，你今天殺了本教教主，就是本敎的敵人，念在你救過咱們兄弟一命，今天我姑且放過你，但你最好記住，由明天開始，我會派人到處追殺你，無論你去到天之涯，海之角。」冰冷的語氣說完後，便領着一衆人馬離開風揚莊。

偌大的校場中只留下八個人，和一具屍體，范天祥的屍體。

劉神威沒有把教主的屍體帶走，他希望雲四郎會好好的安葬他，這一點，他已無須向雲四郎交待。

岳無危神情呆木，對着雲四郎，低沉的道：「他是你爹？」

雲四郎淒然點頭。

岳無危道：「我殺了他。」

雲四郎道：「他早就該死。」

然後，岳無危已無話可說，目光向師父及衆師兄望了過去，他好似想哭了，道：「師父，師兄們，無危把你們害得無立足之地，無危該死。」說着，便跪在雲風揚跟前。

雲風揚愛岳無危之情，溢於言表，撫摸着他的頭髮，長長嘆息了一聲，道：「孩子，事到如今，也不要怨天尤人了。」

岳無危太思念師父，見了師父後，心情無比激盪，也感到太對不起他老人家，他難過得眼淚也流下來了，他站起身來，把頭垂得低低的，接着歸刀還鞘，忽然快步向大門奔了出去。

衆人見狀，連忙追前把他攔住，雲奔雷叫道：「七弟，你去那裏？」

岳無危道：「天涯海角，到處是吾家。」

雲四郎道：「風揚莊就是你的家。」

岳無危低沉的道：「我還有什麼面目留在風揚莊？況且我留下來，就只有連累師門。」

這是事實，但每個人都不計較，雲風揚道：「既然回來了，何必又要走？」

岳無危目光呆滯的道：「我一定要走。」

衆人齊聲道：「爲什麼？」

「我決定無論如何要查出殺我娘親的兇手，然後替娘親報此大仇。」說完，又拔足向門外奔去，衆人正想追前，雲風揚道：「別追了，讓他去吧！」說着，語氣有點哽咽，眼眶也開始濕了，他知道，岳無危去意已決，挽留也無用。

岳無危已走出門外，見衆人沒有追來，忽然站定了腳步，回頭望着衆人，他當然捨不得離開師門，可是他必須走，留下來的話，就只有連累師門。

他呆呆的望着衆人，忽然叫道：「四哥，你過來。」

雲四郎怔住了，望望衆人，雲風揚向他道：「你過去吧。」

雲四郎站在岳無危面前，道：「你有話和我說？」

岳無危點點頭。

雲四郎道：「什麼事？」

岳無危神色變得更加痛苦，道：「翠兒是個好女孩，你這一生一世要好好愛護她，莫辜負她，若果你待她不好，我會找你算賬。」

雲四郎呆了，接着岳無危頭也不回的離開。

金刀門中人只好暗暗替他祝福。

＊ ＊ ＊

岳無危離開風揚莊後，便到處散播消息，說范天祥被雲風揚殺了，此事，漸漸在江湖上傳得沸騰起來。

能把范天祥殺了的人，可以一夜之間成爲一個紅人，當各地武林中人前往風揚莊後，果然見了范天祥屍體，這些人登時又對雲風揚另眼相看起來，一時間，對雲風揚有着說不盡的崇敬。

岳無危向江湖上散播這個消息，目的就是要替金刀門挽回聲譽，他成功了。

＊ ＊ ＊

范天祥一死，仇正教中可說羣龍無首，教中有不少有勢力的堂口，每個堂主都想坐上教主的寶座，連劉氏兄弟的命令都可以置諸不理，漸漸地，教中有勢力的人馬爲了要爭奪教主之位，竟然發生了內鬨，終於發生了教中兄弟自相殘殺的局面。因此，一場教主之爭的大廝殺遂在龍虎山上展開，其餘沒有野心的，都相繼離開了龍虎山。

「武林同盟」知道仇正教已如一盤散沙般，於是又聯成一綫，率衆攻上龍虎山，在同心合力之下，仇正教的殘兵敗將被一一消滅，從此，仇正教這個無惡不作的幫會也就在江湖上消失了。

＊ ＊ ＊

秋更深，冬天的腳步也漸近，漫山遍野一片蕭條，黃葉被秋風吹得無奈地四處翻飛，這些景象，看在岳無危眼中，就更增添凄涼味道。

岳無危騎着范影雪所贈的一匹馬，在鋪滿黃葉的荒涼道上緩緩而行。

他該去那裏？他不知道，他的人生已毫無目的，因爲他已失去了一切，現在唯一令他感到安慰的，就是已替師門挽回了聲譽。

他騎着馬漫步而行，不覺間，已來到離龍虎山不遠處的一個路旁茶寮。

茶寮已沒有人，茶寮老闆也沒有再在此做生意——寒冬將至，那老闆只好收拾到明夏才繼續在此營生了。

岳無危看着那荒涼的茶寮所在地，不禁想起月前方翠兒曾在這裏等了自己一個月。

想起方翠兒，內心的痛苦也悠然而生，他竭力不去想她，可是無論如何，她的影子總是抹之不去。

他長長的嘆息了一聲，再也不想逗留下去，便漫步向前行。

行了一會，忽聞身後傳來一陣急速的破空之聲，他立感不好，慌忙翻身下了馬，也就在這一刹那，他看見五件暗器從身旁穿空而過，回轉頭一看，只見一個人蒙着面，騎着一匹高大駿馬在自己身後。

蒙面人見偷襲不成功，左手又一揚，又五件暗器向岳無危激射而至，岳無危身手敏捷，連忙向旁避了開去。

蒙面人見又不得逞，喝的一聲，從馬背上凌空拔起，接着在半空中拔出單刀，便向岳無危撲去，岳無危見狀，也拔出銀刀，身子一欺，迎向對方擊來的一刀。

雙方一接觸，蒙面人便採用拚命的打法，好似非要把岳無危置諸死地一般。

岳無危武功本已一流，運用起「飛虎降魔刀法」，更是如虎添翼。

「飛虎降魔刀法」，招數刁鑽，且高深莫測，與敵對打，往往能出奇制勝，但岳無危與對方打了卅來招，對方竟然似乎對「飛虎降魔刀法」的招數熟悉得很，無論他使用那一招，對方都有辦法破解，這一着，岳無危實在預料不到，心中也不禁一怯。

——「飛虎降魔刀法」流傳並不廣，當今武林中，祇有岳無危能練成此刀法，何以有人能破解其招數？

鬥到後來，蒙面人知道難以把岳無危打敗，在激鬥中，忽然伸手入懷，岳無危見狀，知他正要從懷中取暗器，忙提高戒備，果然，蒙面人的左手在懷中抽出來時，便在近距離朝岳無危一手擲去，岳無危見了，知對方施放暗器，身子忙倒後一翻，欲避開對方暗器，豈料蒙面人此一着竟是聲東擊西，他手一揚，假裝施放暗器，實際暗器還未出手，待岳無危翻身一避，身在半空之際，他才趁此機會朝岳無危打出五枚鋼鏢，岳無危那料到有此一着？當身在半空之時，蒙面人打出的五枚鋼鏢中，已有兩枚打在岳無危身上，一枚打在背心，另一枚則打在右肩膊處。

岳無危連中兩鏢，一陣劇痛，但他即時翻過身來，大喝一聲，又握刀向蒙面人殺將上去，蒙面人見他中了自己暗器，出招已不比先前狠毒，只在招架岳無危的刀法，而不還擊。

再打一會，岳無危但覺中暗器的部位一陣陣痲痺，知道暗器有毒，大吃一驚，連忙使出同歸於盡的打法，赤紅着雙眼向蒙面人攻去。

蒙面人見他中了淬毒暗器，知他必死無疑，再也不與他惡鬥，一時間只在左閃右避，而不還手。

岳無危向對方一輪快攻後，血氣加速運行，毒性也急劇蔓延，只一會工夫，全

身已痲痺無力，雙腿一軟，便倒在地上。

蒙面人見他倒地，好整以暇的站着，然後收起手中單刀。

岳無危一雙眼充滿疑惑，也充滿怨毒，盯着對方，說道：「你是誰？為什麼要殺我？」

蒙面人目光似有點不忍，他忽然歎息一聲，道：「我本來不想殺你，但我怕萬一被你查出眞相，我就不能立足下去，所以你只好死。」

岳無危聽他一開口說話，登時呆住了，他簡直有點不相信，他會殺自己，良久，他口中才吐出兩個字：「是你？」

蒙面人道：「不錯，是我！」說着，徐徐揭開臉上的面罩。

岳無危已把他的聲音認出來了，他只希望自己猜錯了，但當他見了蒙面人的眞面目後，他才不得不相信，這個要殺自己的人，竟然眞的是方英傑。

岳無危瞠目結舌，他希望自己在做夢，但事實告訴他，這不是夢，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他顫抖着語氣，道：「你……為什麼？」

方英傑搖頭歎息了一聲，道：「無危，對不起。」

岳無危又怔怔的望着他。

方英傑又道：「你一定覺得奇怪，我為什麼要殺你？」

岳無危只好聽下去。

方英傑續道：「相信你也知道，你爹生前有兩個結義兄弟吧？」

岳無危當然知道，父親的兩個結義兄弟，一個外號「飛天龍王」龍飛天，另一人則外號叫「豹王子」孟清揚。

方英傑繼續說道：「二十二年前，你爹遇害後不久，『飛天龍王』龍飛天也被人殺了，殺他們的人，都是同一人，而且就是他們的結義三弟，『豹王子』孟清揚，而我就是『豹王子』孟清揚。」

岳無危全身震慄起來，道：「你為什麼要殺了龍伯和我爹？」

「豹王子」孟清揚目光一閃，道：「既然你快要死了，告訴你也無妨，我不但殺了他們，還殺了你外祖父一家三十多口，幾個月前，我還殺了你娘親。」

岳無危全身又一震，他幾乎不敢相信，原來自己的大仇人，就是自己的恩人，他目眥皆裂，竭盡所能的叫道：「你這是為什麼？」

孟清揚咀角發出一絲奸詐的笑容，這笑容與他的外表極之不相襯，他說道：「美色當前，萬貫家財，所以我就殺了他們。」

岳無危不明。

孟清揚又道：「你爹和你娘親成親後，當我見了你娘親的絕世美艷後，從此念念不忘，心中不停的想着你娘親，想得好苦，我知道我已愛上了她，但她心中只有你爹一個人，但無論如何，我一定要得到她。

「二十二年前，我知道你爹娘要遠行，我為了要得到你娘，於是不擇手段，所以暗中聯絡你爹的仇人，在他們居住的客棧埋伏，然後命人把你爹殺了，但那些人太膿包，殺不了你爹，我只好用淬毒暗器暗算他，然後我把你娘帶走，假意救了她。

「我帶走你娘親後，為了要得到你外祖父的財富，也為了你娘沒有依靠，從此一心跟着我，所以不惜把你外祖父一家殺掉，這樣你娘親不但不可以回外家，我還可以掠走你外祖父的財物，從此做個大富翁，享受人生。

「那時開始，我便隱姓埋名，化名方英傑，在洛陽城住了下來。

「後來，我以眞誠打動了你娘親，你娘親為了報答我，終於也和我成了親，還生下了翠兒，即是說，翠兒是你的妹妹。

「你娘親雖然嫁了我，但她心中一直太思念你爹和你，終於憶夫憶子成狂，整天都嚷着要找子倫相公和俊儒孩兒，在翠兒六歲那年的一天晚上，她竟然離開了家門，從此不知所踪，我到處派人尋找不獲，只好向外間宣佈，她患急病死了。

「想不到事隔十多年，你竟然會碰上她，而那時我才知道你的身份，你還打算把娘親接回來，我恐怕她回來後胡亂說話，把我的事揭穿，而且，那時你與翠兒行將成親，因為你們是同母異父的兄妹，絕不能成親的，所以我就把她殺了，這樣做，一方面去了後顧之憂，另一方面也可以阻止你和翠兒成親，你明白嗎？

「最近，我知道你到處追查殺你母親的兇手，我知道你是絕對查不出來的，但所謂不怕一萬，最怕萬一，我怕你查出眞相，到時我就不能立足下去，所以我就非殺你不可，也只有這樣，我才可以安枕無憂。」

這些說話，要不是孟清揚親口說出，岳無危恐怕永遠也不知其中的眞相，他聽了，恨得五臟俱裂，仇恨達到了頂點，只可惜，他全身中毒已深，想動一下也難，更遑論要殺死眼前的大仇人了，此刻，他不但不能手刃仇人，還要眼巴巴的等待仇人來殺自己，他除了等孟清揚來殺自己外，還能怎樣？

孟清揚只要殺了岳無危，從此就可以安枕無憂，繼續做其聲譽極隆的「方大善人」了。

此時，他眼中忽然放出殺氣，抬起手中單刀，說道：「無危，對不起！」正想一刀向岳無危胸膛插下，但這時忽聞一聲嬌喝：「住手！」

孟清揚微一驚，忍不住回轉頭一看，只見一個少女正騎着馬奔了過來。

范影雪。

孟清揚見了她，心中一驚，恐怕眞相會被她知道，便撇開岳無危，轉身向她撲了過去。

范影雪內心極度思念岳無危，自從仇正教被消滅後，父親又被殺，她已感到一無所有，她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找到岳無危，以解思念之苦，所以單人匹馬，到處打探岳無危下落，她剛巧路經此地，發現附近停有兩匹馬，她認得其中一匹是日前贈給岳無危的，然後她又看見一人拿着刀，正想向躺在地上的人下毒手，她想起那匹馬，感到躺在地上的人大有可能是岳無危，見他危在旦夕，情急之下便大喝一聲「住手」，然後策馬快步奔了過去。

當她稍接近時，向倒地的人望去，發現那人果然是岳無危，心中喜極，見他倒

在地下，顯然是被孟清揚所傷，登時怒不可遏，見孟清揚已向自己欺了過來，連忙從馬背一躍而起，在半空中抽出長劍，嬌喝連聲的與孟清揚激鬥起來。

孟清揚與武功高強的岳無危也僅是打成平手，范影雪武功在岳無危之下，她又那裏是孟清揚對手，打了不久，她已迭迭落敗，岳無危看在眼裏，知她必然會死在孟清揚手上，也不忍再看下去，只好閉起眼睛，然後等孟清揚殺了范影雪後，再等他來殺自己了。

他閉起雙眼，什麼也不去想，只在等死，當他閉起雙眼不久，打鬥聲卻停止了，忍不住睜開眼一看，他當堂全身也冷了，范影雪果然不是孟清揚對手，她已被孟清揚擒了下來，而且還被孟清揚以刀架在頸上。

范影雪被制住後，顯得有點不憤，怒道：「你是什麼人？為什麼要殺岳無危？」

孟清揚咀角泛出一絲冷笑，道：「這一點，你無需知道。」

范影雪倏然的道：「你想怎樣？」

「我要殺你。」

范影雪並不害怕，她只感到死得有點不明不白，但是她已沒有選擇餘地，當下站直了身子，毫無懼色的道：「你殺吧！」

孟清揚面色一寒，抬起刀，一刀向范影雪頭頸砍下，在此電光火石一剎那，忽然一塊石頭「噹」的一聲打在孟清揚的刀身上，這飛來的一塊石，把孟清揚手中刀盪開了，這一刀也就在范影雪身旁落下，而她也趁勢跳了開去。

范影雪大感愕然，岳無危也愕了然，孟清揚心中又是一驚，三人向石頭飛來處望去，眼前出現的，只見一個手握單刀的獨臂人站在不遠處，而且正緩緩行了過來。

孟清揚見了那獨臂漢子，面色劇變，失聲叫道：「丁顯？」

岳無危向那獨臂漢望去，立時想起十年前的一天。

十年前，岳無危在方府(孟清揚的家門外，目睹有兩人向孟清揚(當時叫方英傑)下手，當時那獨臂漢正想對方翠兒下毒手，自己不顧一切的把方翠兒救了，後來那獨臂漢正想殺自己，但危急中，卻被雲風揚救了，後來雲風揚與那獨臂漢大打出手，獨臂漢中了雲風揚重重一掌，大敗而逃。

眼前那個獨臂漢，就是十年前暗算孟清揚(方英傑)的獨臂漢。

獨臂漢丁顯緩緩行前，他望了望倒在地上的岳無危，忽然把手中單刀往地上一插，以唯一的一隻手往懷中一插，然後拿出一個小玉瓶，抛給范影雪，道：「這位兄弟，一定中了他的淬毒暗器，妳用這些葯給他服下可以壓住毒性，二十四個時辰之內不會發作。」

范影雪接過丁顯的小玉瓶，如獲至寶，連忙走到岳無危身邊，給岳無危服下瓶中葯物。

孟清揚望着不遠處的丁顯，面上仍是有點恐慌的道：「原來你未死？」

丁顯眼中恨意極深，道：「二十二年前，你利用我兩兄弟去殺程振武，當你的身份被我們知道後，你就殺了我大哥，當時我不是你對手，大敗而逃，而你卻以淬毒暗器打我。」

孟清揚道：「當時，我的暗器打中你左手臂，我以為你必死無疑，十年前，還找上門尋仇。」

「不錯，你想不到吧，二十二年，你的暗器打中我手臂上，為了能活着找你報仇，所以只好忍痛把一條左臂砍下來，然後苦練武功，再打探你的下落，經過幾年苦練，幾年打探，終於打探到你化名方英傑住在洛陽城中。」

「只可惜，十年前你殺不了我，還被雲風揚打了一掌，廢了武功。」

「不錯，當時我被雲風揚廢了武功，但為了報仇，我不氣餒，只好從頭苦練，至今整整十年，今天苦練有成，那是說，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了。」

丁顯語畢，面色一沉，暴喝一聲，便提刀殺了上去，二人一經接觸，便呼喝連聲的惡鬥起來。

岳無危服下了丁顯的葯物後，體力漸漸恢復，想起孟清揚殺了父母，殺了外公一家，端的仇深似海，也不理他是方翠兒的父親，便站起身來，提起飛虎銀刀，大叫一聲「我要報仇」，便也加入了戰圈，與丁顯一起對付孟清揚，范影雪見狀，也自不客氣，也握劍殺了上去。

孟清揚以一敵三，心中頻頻叫苦，饒是他武功高强，但面對三大高手，也漸成招架困難了。鬥到後來，終於被岳無危尋得空隙，趁勢在他頸項一刀掃去，刀鋒過後，孟清揚登時身首異處死去。

岳無危大仇得報，激動得流下淚來，跪在地上，向天拜了三拜，含淚道：「爹，娘親，外公，殺你們的兇手，今天無危已把他殺了，你們在天之靈安息吧。」

岳無危接着對丁顯道：「丁前輩，十年前，我師父廢去你武功，你一定恨透他了？」

丁顯眼中透出恨意，道：「不錯，今天我苦練有成，打算殺了孟清揚後，就找雲風揚，以報當年結義兄弟被殺之仇。」

岳無危知道丁顯找師父報仇之心已決，見剛才丁顯的武功實在太強，與師父打起上來，也不知誰勝誰負，為了阻止他到風揚莊去尋仇，他忽然出奇不意地一刀劈向丁顯胸膛。丁顯對他毫無防備，見他猝然動手，已避無可避，胸前登時被重重劈了一刀，人也向後飛入出去，范影雪則不其然吃了一驚。

丁顯中刀後，强自站立着，他滿面詫異之色，痛楚的道：「你這是為什麼？」

岳無危劈了他一刀後，心中也很痛苦，但為了師門，他不得不把丁顯殺死，他抖着雙手，語氣有點顫抖的道：「丁前輩，你幫了我一個大忙，我感激還來不及，但你要對我師父不利，所以我要殺你。」

丁顯目光如炬，面上不知是痛苦還是太憤怒，只見他面容也扭曲了，大喝一聲，便握刀向岳無危衝前。

岳無危見了，心中又難過，更充滿內疚，見他一衝而前，竟然不知閃避，丁顯立時一刀砍中他胸膛，岳無危中此一刀，一陣劇痛，人也向後飛去，此時，丁顯如受了傷的猛獸般又向自己一撲而至，他仍不知去閃避，心中想着以一死來謝丁顯的

恩德。

范影雪見岳無危中刀倒地，大吃一驚，見丁顯又向他撲去，連忙拔出長劍向丁顯衝出。

丁顯已一刀向倒地的岳無危劈下，但范影雪已呼的一聲殺到，才擋了那致命一刀。

丁顯見范影雪插手，大怒，大吼一聲，向范影雪殺將上去，范影雪只好與他又激鬥起來。

丁顯胸前中岳無危一刀後，受傷極重，根本已抵擋不住范影雪的攻勢，未幾，也就被范影雪一劍殺了。

她殺了丁顯後，見岳無危傷勢也不輕，大驚失色，連忙把他扶起，在懷中拿出金創葯替他治了傷，然後忽然想起，他中了孟清揚的淬毒暗器，現在雖然服下了丁顯的葯物，但想起丁顯說這葯只能壓住毒性二十四個時辰不致發作。二十四個時辰後若沒法解毒的話，他豈非死定了？

她想起此節，連忙走到孟清揚屍旁，然後在他身上搜索起來，希望能尋得解葯，但找了一遍，仍找不到解葯，心下大驚，但她忽然想起韋清河，連忙走到岳無危身旁，道：「無危哥，你雖然中了毒，但韋大夫有辦法替你醫治，只要我們在兩天之內能趕到韋大夫家鄉，你就有救了。」

自己身上的毒能否除去，岳無危好似已漠不關心，他眼神呆滯的只呆望着遠方，好似沒有聽見范影雪的說話一般。

范影雪見他受傷太重，失血也太多，顯得甚是痛心，便把他扶了起來，然後向馬匹處行了去。

岳無危見她對自己關懷備至，內心好生感激，他站在馬旁，呆呆的望着范影雪，低聲的道：「范姑娘，妳爲什麼待我如此好？」

范影雪沒有答他，望望天色開始入黑，急道：「此去韋大夫家鄉路途遙遠，我們要盡快趕路，否則來不及了。」說着把他扶上馬背，然後自己才上了馬。

＊　＊　＊

在道上走了約莫一個時辰後，那時天色早已入黑，荒野之上，寒風撲面，但范影雪告訴自己，絕不能停下來，於是一路上繼續拚命奔馳。

再行不久，岳無危傷勢在急速前行中，震動了傷口，大量鮮血湧出，一個支持不住，便從馬背掉了下來。

在身後的范影雪見了，大吃一驚，連忙走下馬來，見他昏迷過去，急得幾乎哭了起來，但她保持鎮定，從懷中取出金創葯，替他包紮傷口，便把他扶上馬上，然後合乘一騎，向鄰近的鎮甸而去。

范影雪帶着昏迷的岳無危，焦急得心中砰砰亂跳，這樣行走了半個時辰左右，已抵達一個小鎮，便打算在鎮上找家客棧，讓岳無危好好休息一晚，次天才趕路去韋清河家鄉，要求韋清河替岳無危療毒。

心意已定，當下便在鎮上找到一家客棧，租了房後，便叫伙記合力把岳無危扶進房內。

范影雪把岳無危放在床上後，又拿出治傷藥物，細心的替他照料好，不久，岳無危也悠悠醒過來了。

范影雪見他醒來，大喜過望，然後她叫伙計弄來一碗稀飯，餵給岳無危吃了，

岳無危見她對自己如此細心照顧，心中好不感動，想說句感激之言，卻又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我殺了她爹，她一定很傷心……」

他腦海中思潮起伏，想起往日的種種恩與仇，愛與恨，今天雖然已成過去，但卻一幕幕的重現腦中，想到深處，感慨良多，竟自掉下淚來。

范影雪心下雪亮，知他爲往事而落淚，也感到有點黯然。

范影雪把他扶到床上，讓他躺下，用被替他蓋上，眼光充滿愛意，又柔聲道：「無危哥，你身體虛弱得很，早點休息吧，我們明天還要趕路的。」

岳無危只好聽她的話了。

然後，范影雪吹熄了房中的蠟燭，自己也和衣躺在另一張床上。

＊　＊　＊

夜已深。

房中一片漆黑，范影雪躺在床上，她竭力不去想往日的一切，腦中只不斷的想着終於可以與日夕盼望的岳無危從此長相廝守了，內心甜蜜異常，一幕幕的美麗憧憬不斷湧現腦中，過了不久，也就在美麗的憧憬進入夢鄉了。

第二天，天色微亮，她已醒過來了，回頭向岳無危床上望去，不禁大吃一驚，原來岳無危竟然不在床上。

她連忙跳下床來，方寸大亂，正想衝出門外找他下落，瞥見枱上放着一張紙箋，紙上寫着：

「范姑娘：多謝妳一直以來對我的關懷與照顧，我很想對妳說一些感激之言，但又不知如何開口，總之一切感激，我都會藏於心中，妳心中對我的情意，我很明白，只是我不想再給與任何人有半點負累，包括妳，希望妳也明白我心中的苦處，來生若有緣份，定當圖報。

今日一別，前路茫茫，生死難料，但不要爲我難過，忘記我，原諒我，一輩子的忘記我，更希望妳能原諒我，原諒我的不辭而別，最後，望妳多多珍重！珍重！岳無危留字」

范影雪看着這信箋，傷心到了極點，眼淚有如泉水般湧了出來，淚水流過面龐，一滴滴的滴在紙箋上，淚水化開了紙箋上的墨漬，卻化不開心她中對岳無危那份刻骨銘心的情愛，更化不開心中的萬般苦楚。

（全文完）

上帝饒恕

我會在報紙的副刊上看到一篇文章，說有一個人，自認現在犯了錯誤沒有關係，因爲他已經信奉了基督教，即使做錯了事，也會求得上帝的饒恕，所以不要緊。以上雖是笑話，但卻反映出一個不正確的錯誤觀念，要知道，你信奉基督教，就是要你不犯過錯。（選自蔣總統經國先生的言論集）

高石・編繪

清風寨（一）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1　話說宋江與武松在瑞龍鎮分手以後，獨自走了幾日，這天來到清風山，見山高樹密，一路觀賞景色，不覺貪走了幾里，不曾問得宿處。



2　看看天色晚了，宋江心內有些着慌，不提防踏在一條絆脚索上。樹林裏銅鈴一响，走出十四、五個大漢，把宋江捉住。



3　這些人把宋江解上山來，綁在將軍柱上，宋江就火光下看時，只見廳上放着三把虎皮交椅。



4　約有二、三更天氣，裏面出來三條好漢，在交椅上坐了。這三人乃是“錦毛虎”燕順、“矮脚虎”王英、“白面郎君”鄭天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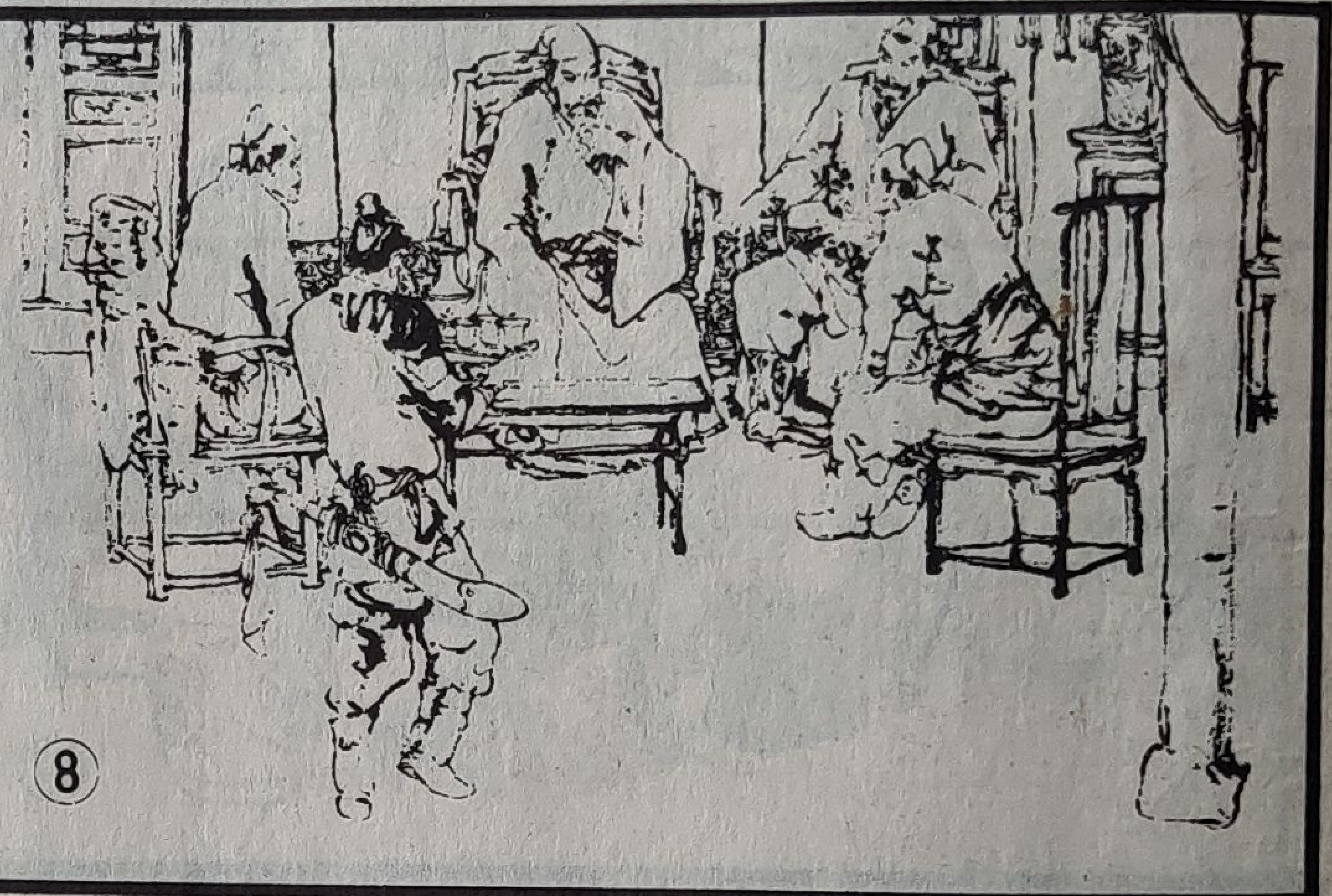
5　燕順等聽罷小軍稟報，把宋江當作了探山的奸細，立刻叫衆軍士把宋江殺掉。宋江不禁仰天長嘆。



6　燕順聽見“宋江”兩字，便起身來問他。宋江照實說了。燕順吃了一驚，奪過軍士手中尖刀，把捆宋江的繩索都割斷了。



7　燕順和衆人一起跪下，求宋江寬恕失禮之罪，並問他因何到此。



8　宋江將他許多遭遇一一說了。衆好漢聽了，對他更是敬重，就留他在山寨住下。



9　宋江在山上不覺住了五、七日。此時正是臘月初旬，山東習俗爲上墳時節。這天小軍們來報，說有一乘轎子，七、八個人跟着，去墳頭化紙。



10　那王矮虎早想物色一個壓寨夫人，聽說轎子上墳，料定必是個婦人，便點起三、五十個軍士，敲一棒銅鑼，下山去了。



11　約有兩三個時辰，王矮虎等將轎子抬上山來，果然是個女子。宋江問她是哪個官家的眷屬。婦人說她是清風寨正知寨劉高的妻子。



12　宋江見是花榮的同事劉高之妻，立意要救她，便向王矮虎說情。



13　燕順看出宋江的意思，便不管王矮虎答應不答應，即時喝令轎夫把婦人抬下山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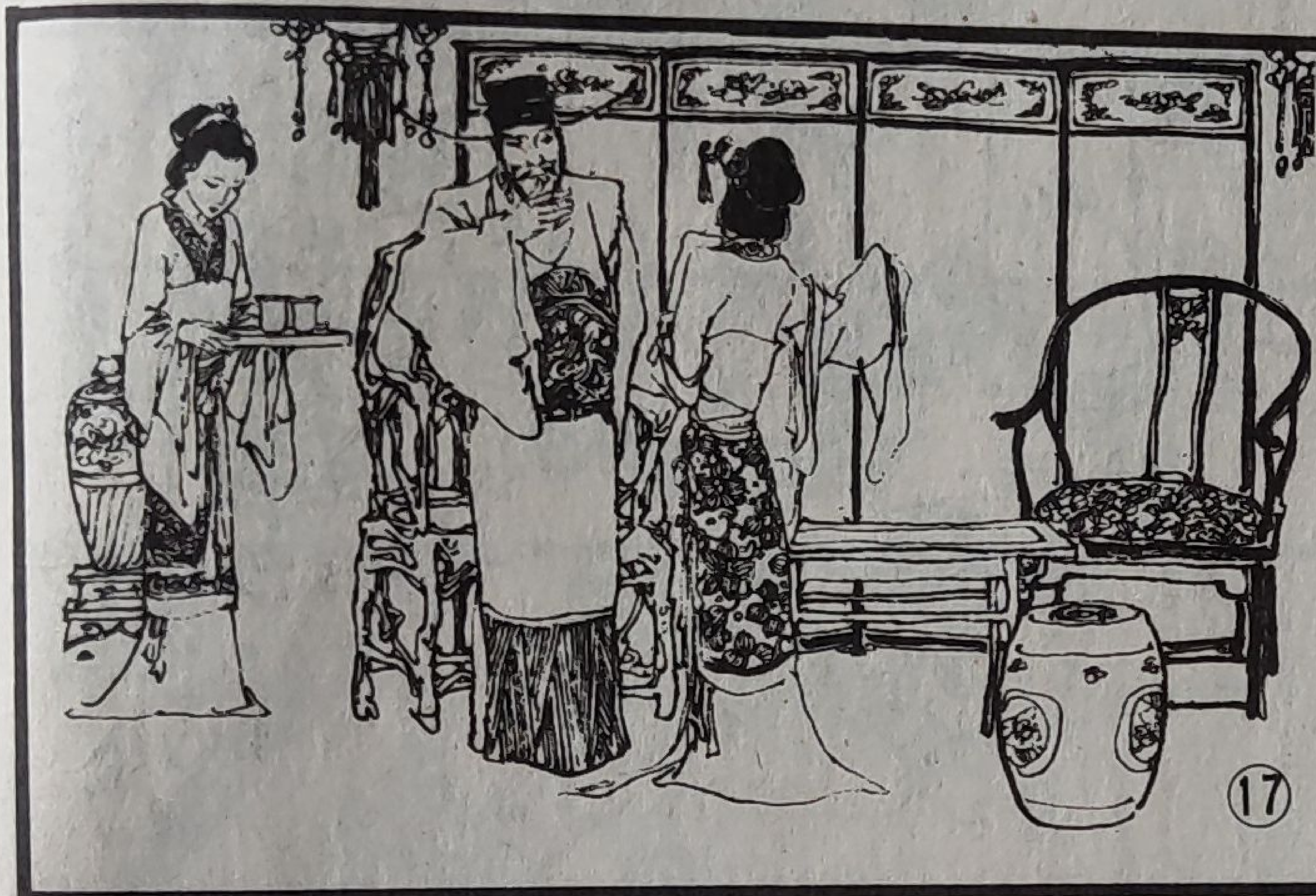
14　再說那些護送劉高妻子的軍漢逃回清風寨報知劉高。劉高大怒，喝罵那些軍漢和清風山的“强盗”。



15　劉高立刻派了軍士七、八十人，各執槍棒，要到山上去奪回夫人。



16　誰知走在路上，恰碰見兩個轎夫，抬着夫人下山來了。



17　衆人來到清風寨，劉高見了大喜。那婦人胡亂編排了一陣，說清風山“强人”聽說她是劉知寨夫人，如何敬畏，所以送她回來了。劉高聽罷信以為眞。



18　宋江在清風山又住了幾日，決意下山去投奔花榮。三個頭領留不住，只得設宴餞行。宋江拜別衆人，背了包裹，提了朴刀；三人依依不捨，直送到山下三十餘里，才分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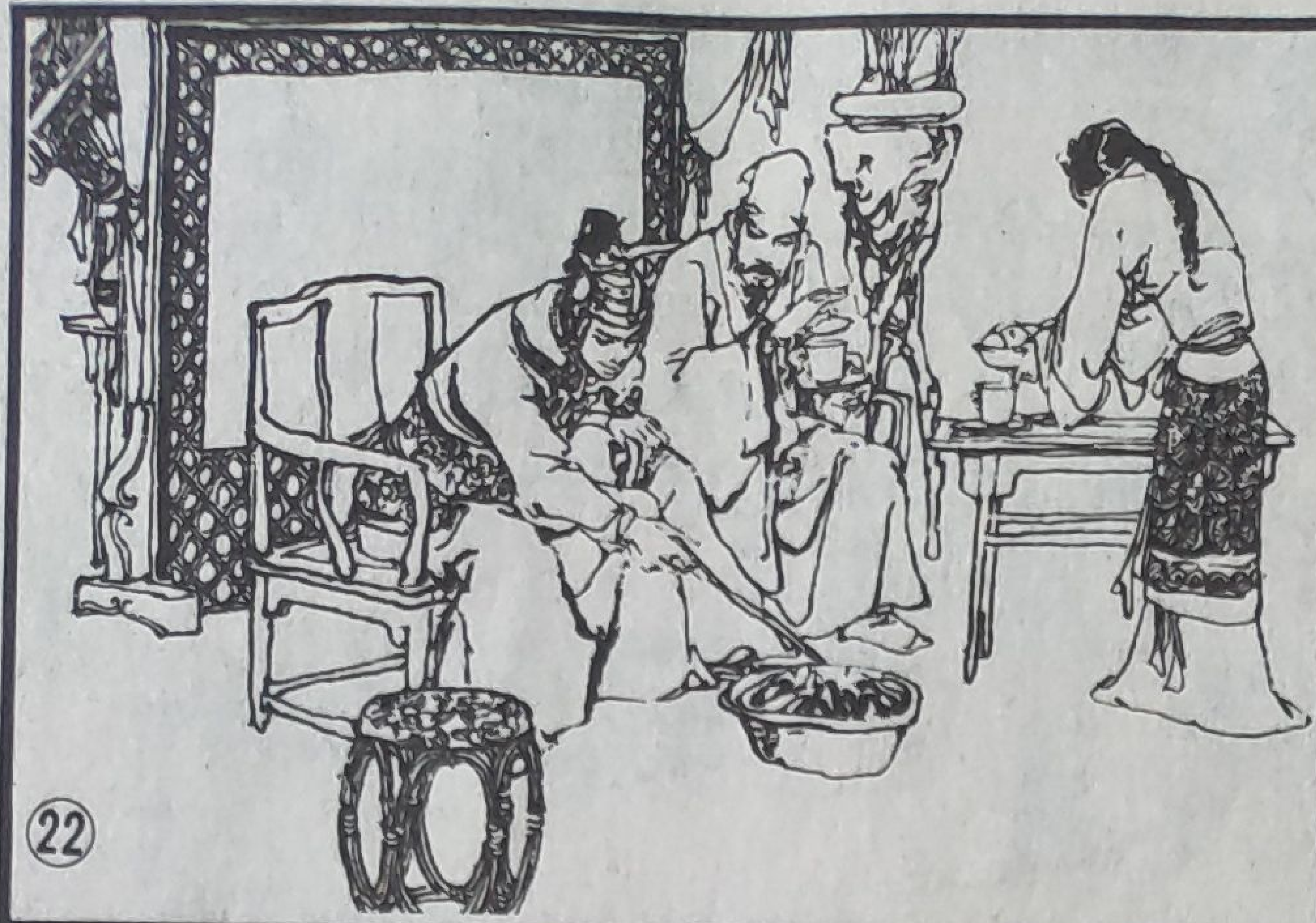
19　宋江背着包裹，來到清風鎭上，問明了花榮住處，便投北寨上來……



20　到得門首，幾個把門軍漢進去通報了。花榮出來拖住宋江，拜了四拜。



21　花榮請宋江後堂裏坐，喚出妻子妹妹拜見宋江；請宋江沐浴更衣，安排筵席洗塵。



22　席間宋江談到清風山救劉高妻子的事。花榮說不該救她。宋江不解，花榮便把劉高這人如何爲非作歹，他女人如何調唆他做壞事說了一遍。宋江却勸花榮同僚相處，還是以寬容爲好。



23　宋江在花榮寨中住了將近一月，花榮專派手下體己人，每日相陪宋江至市井近村、宮觀寺院閒走游樂。



24　看看臘盡春回，快到元宵節，清風寨上結彩懸花，張掛五、七百盞花燈；並在土地大王廟前扎起一座小鰲山來。



25　這日正是元宵，天氣晴明，花榮點起數百軍士，在寨內外巡邏把守，却另派兩三個家丁陪着宋江去看燈。



26　天色向晚，東邊推出一輪明月，宋江帶着花家親隨來到清風鎮上，看了一回小鰲山，又向南走，只見前面一個大墻院門首燈光輝煌，鑼聲响處，衆人喝采，原來是一隊社火。



27　花家的親隨分開衆人，讓宋江看，只見一個戴着假面具跳舞的人，身子扭得好不怪樣，宋江不覺呵呵大笑。



28　誰知在這院墻裏面，正是知寨劉高和他的女人在那兒看熱鬧。那婆娘聽得宋江笑聲，心中一動，便就燈下察看宋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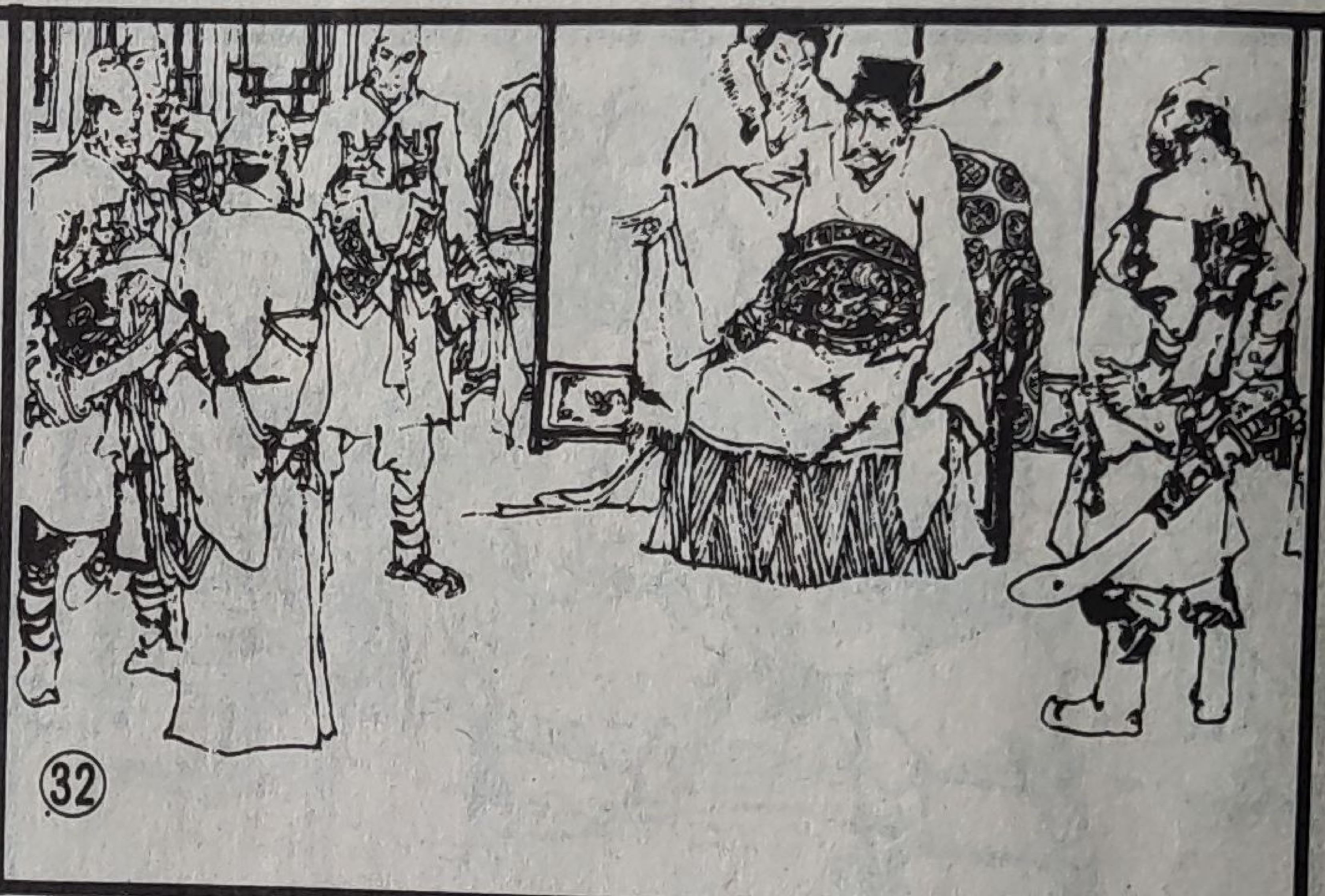
29　這婦人“得恩不報反爲仇”，暗中將宋江指與她丈夫，硬說他就是前日搶劫她上清風山的强盜頭目。



30　劉高聽了，吃一驚，立即喚六、七個親隨，吩咐去捉拿那個黑矮漢子。宋江隔墻聽到，回身便走。



31　衆軍漢隨後趕上，把宋江捉住，用繩捆了，押到劉高寨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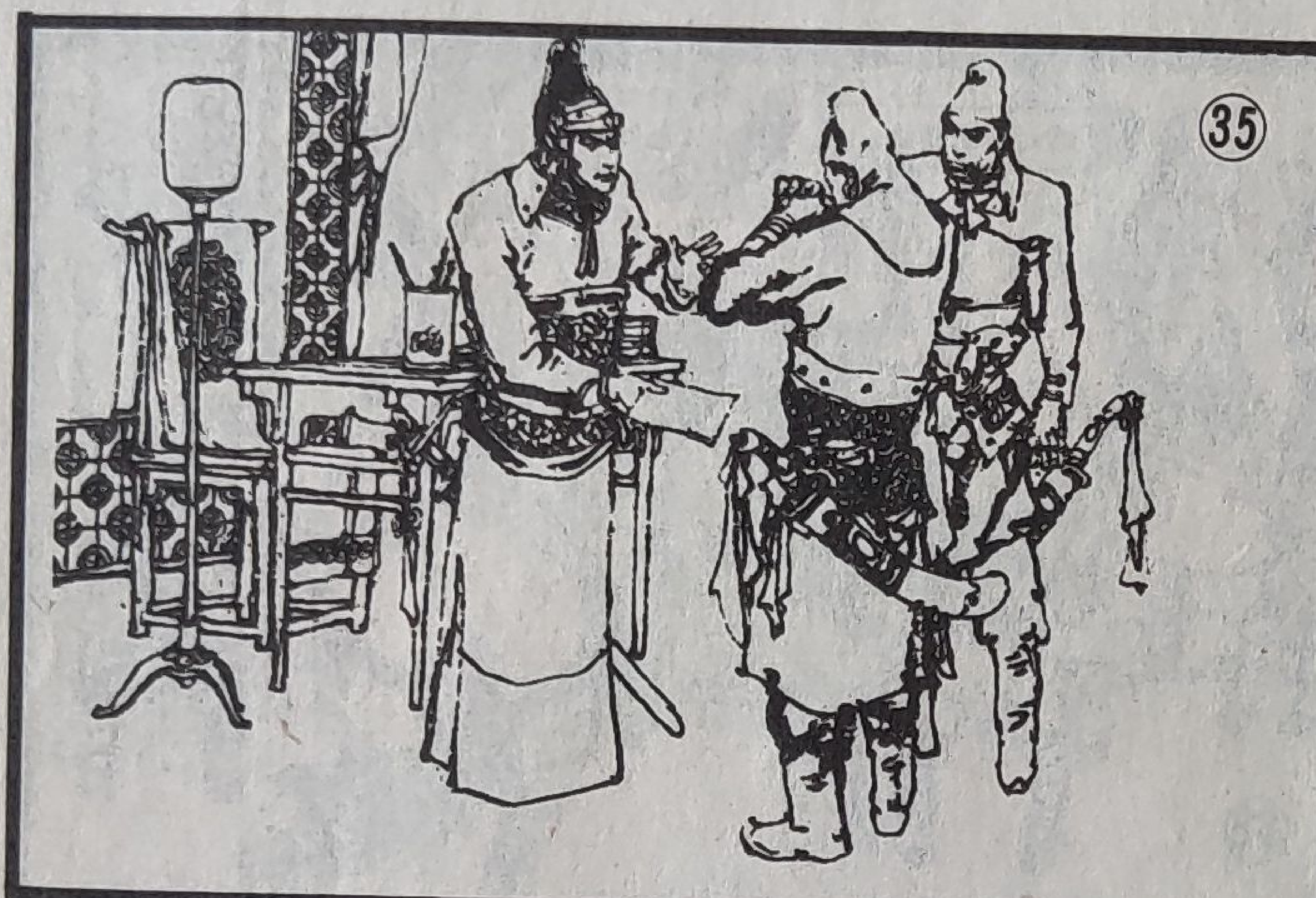
32　劉高坐了堂，把宋江解到廳上，要他招供。宋江只推說是花榮的故友鄆城張三，已來此多日，並不會在清風山行劫。



33　劉高的女人走出來，一口咬定宋江是搶劫她的強人。宋江待要分辯，那婦人却唆使劉高拷打宋江。



34　那劉高喝令軍士狠狠地打，把宋江打得皮開肉綻，又用鐵鎖鎖了，準備明天裝進囚車，押到州裏去。



35　却說花府裏相陪宋江去看燈的人，跑回來將宋江被捉之事報知花榮。花榮大驚，忙寫一封信，叫兩個能幹的親隨到劉高寨中去要宋江。



36　劉高看了來信，見信上說宋江是花榮的親戚濟州劉某，和宋江自稱鄆城張三對不上，便大罵花榮私通強人。他把信扯得粉碎，喝令左右把送信人推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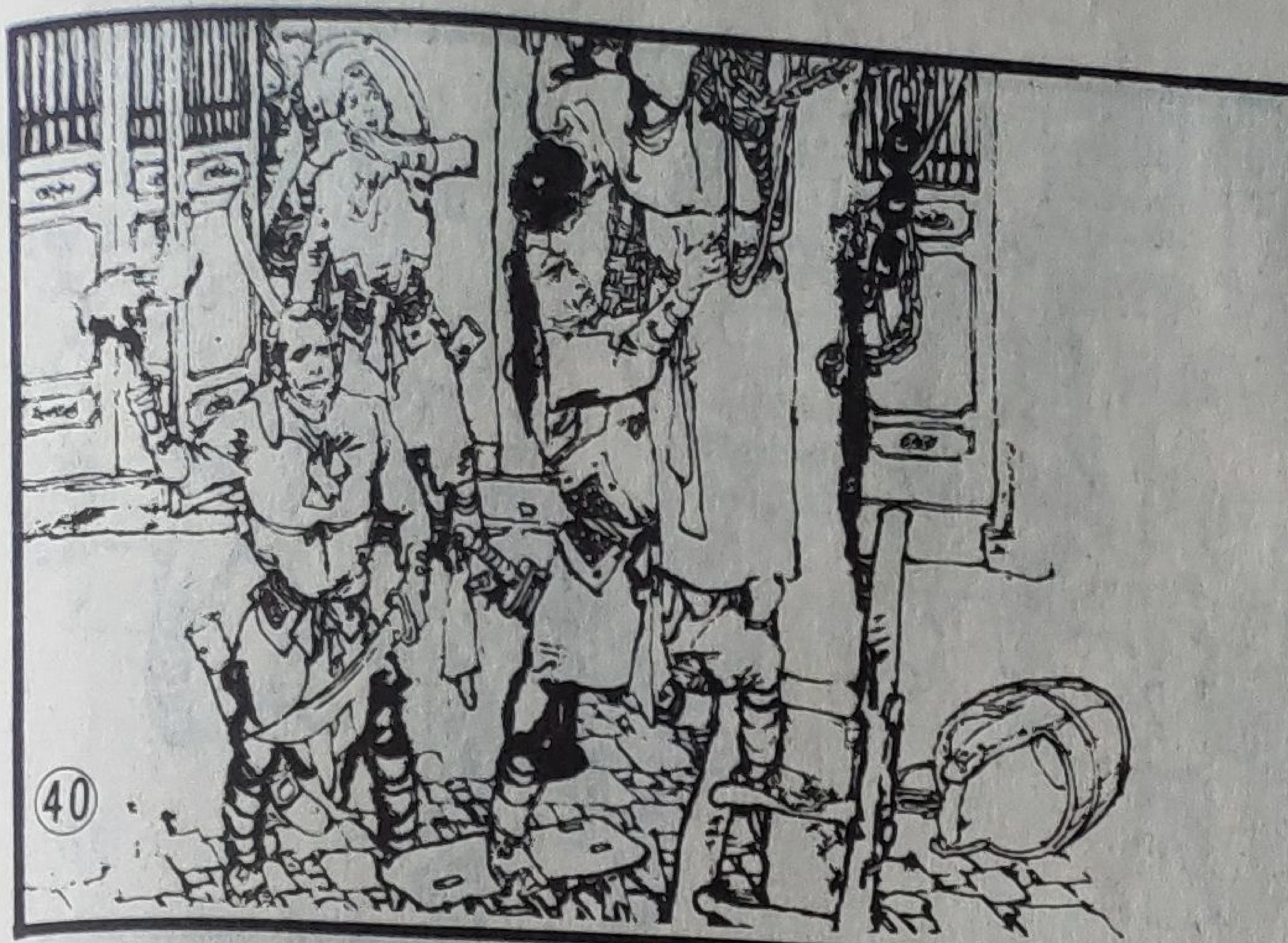
37　送信人急急回來稟報花榮。花榮大怒，跳上馬，帶了三、五十名軍漢，直奔劉高寨裏來。



38　守寨門的軍士見花榮來勢洶洶，嚇得四散走了，花榮把人馬擺列廳前，請劉高答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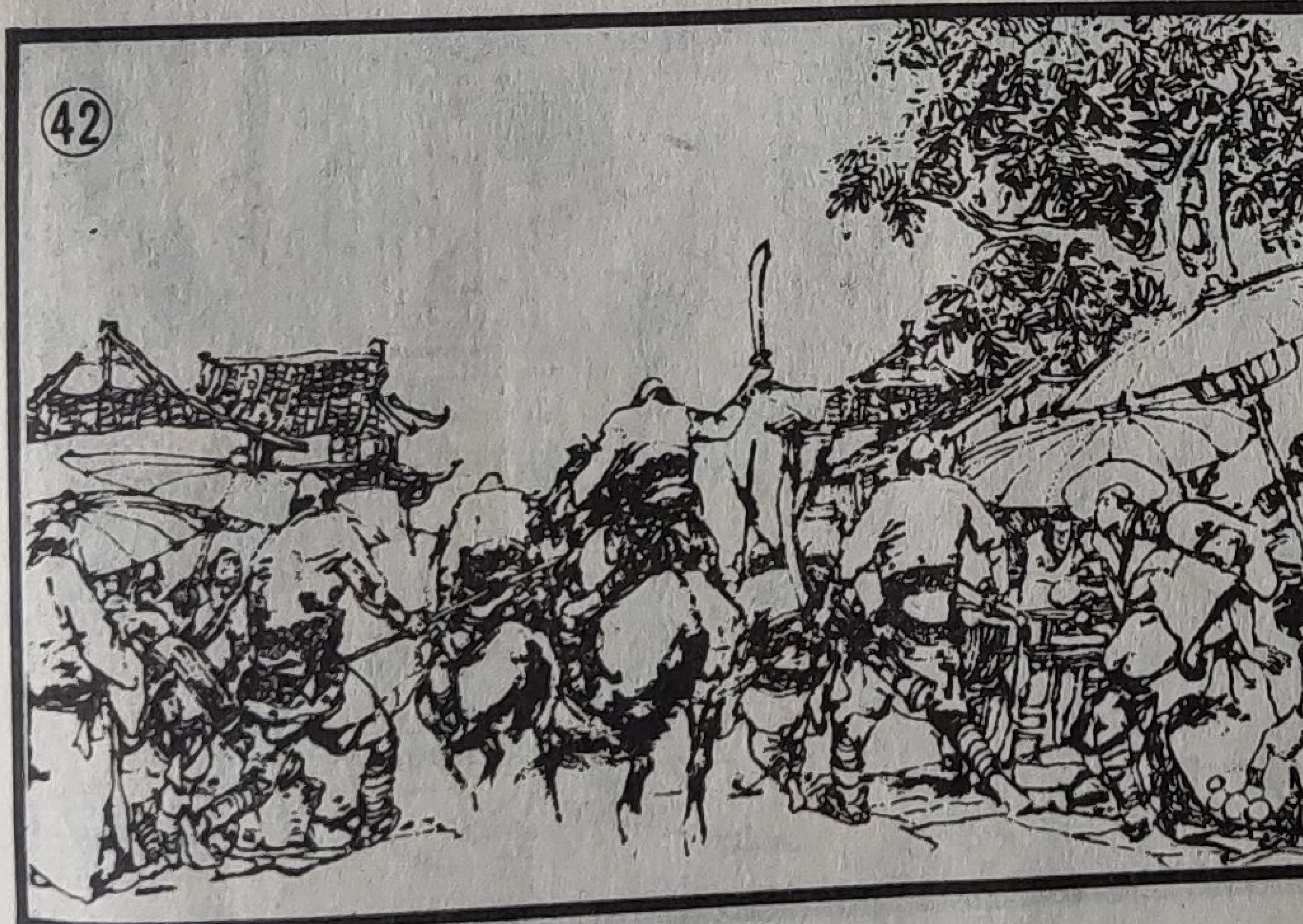
39　劉高嚇得魂飛魄散，怎敢出來回話。花榮便喝叫手下人到兩邊耳房裏去搜人。



40　三、五十個軍漢一齊動手，早從廊下耳房裏尋見宋江。他被高吊在樑上，又使鐵索鎖着。



41　幾個軍漢割斷繩索，打開鐵鎖，救出宋江。花榮叫他們先把宋江送到自己寨裏去，隨後綽槍上馬，率領衆人回寨。



42　劉高見花榮救了人去，忙點起一二百人，叫兩個敎頭領着，到花榮寨內來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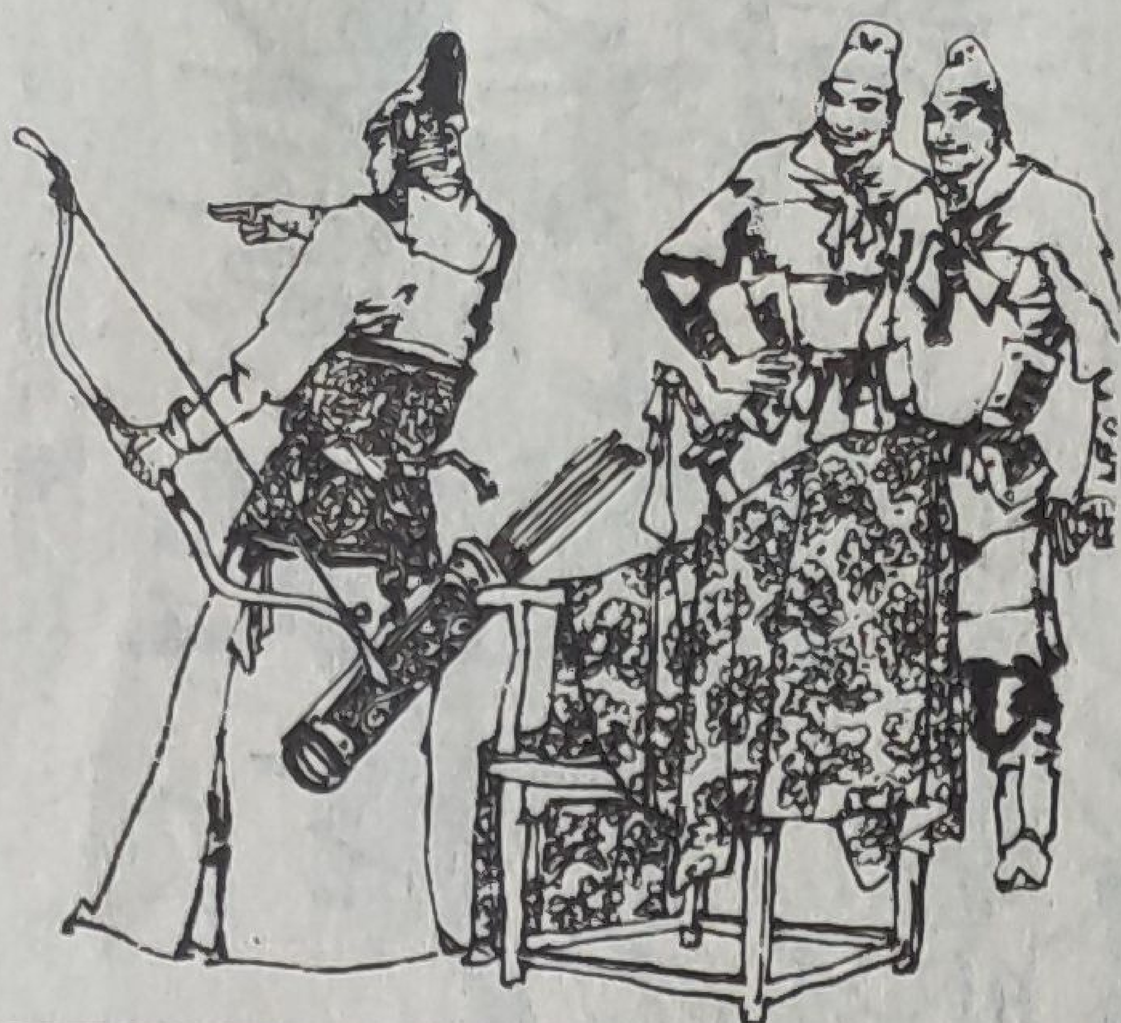
43　二百人來至花榮寨前，却見寨門大開。這時天已大明，衆軍士遠遠看見花榮端坐堂上，左手持弓，右手拿箭。



44　花榮瞧見衆人，舉起手中弓箭，對準右邊寨門上畫着的門神，喝叫看箭，颼的一聲，正射中那門神的手心。



45　衆人吃了一驚。花榮又取第二枝箭，說要射左邊門神的盔纓。颼的一箭，果然不偏不斜，正射在纓頭上。



46　花榮再取第三枝箭，喝叫要射那穿白的教頭的心窩。衆人一聽，發一聲喊，都驚散了。



47　花榮叫人閉上寨門，却來後堂慰問宋江。



48　宋江深恐連累花榮，執意要走，免得讓劉高拿住人証。花榮勸留不住，等黃昏時份，派兩個軍漢送出栅外去了。

（待續）

上文提要：在白雲觀救走桑老妖的人，正是隱迹南荒數十年的紅髮老怪西門微笑，任秋雲江翠烟葉菁菁受邀遢和尚與酒肉道士之托去偷盜西門微笑的化血飛刀，且暗中保護謝公愚把戰書送至黑衣教，在黑衣教總壇通天觀，任雲秋等人得一黑衣童子相助，盜得紅髮老怪的化血飛刀，並且在一大石窟中救出江翠烟的八師姐陸湘芬……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月刀

高手冒名溫如風　隻身戲鬥黑衣教

另一個陰森聲音道：「你說的就是他麼？」

接着響起一個童子聲音尖笑道：「我是進來玩玩的，你們幹麼這麼兇？」

那少女聽到陰森聲音，如遭雷殛，驚怖的道：「任少俠快走，是師父追出來了。」

任雲秋藝高膽大，低聲道：「姑娘不用怕，妳走在前面，在下擋他一陣。」

那少女果然急匆匆奔了出去，任雲秋忍不住探首往裏看去，只見大石窟上首站着兩個人，一個黑衣紫臉正是剛才見過的副教主閔長庚，他上首一個也是紫面老者，身材高大，身穿一襲綉着一條金色團龍黑袍，敢情就是黑衣教主了。

下首就是那瘦小黑衣童子，方才打開石門，自己跟在他身後進來的，此時雙手叉腰，站在兩人對面，敢情剛才和自己撞了個滿懷，塞給自己革囊的也是他了。

任雲秋只是匆匆一瞥，耳中已響起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你還不快走，再遲我這條老命就會送在你手裏了。」

任雲秋聽他這麼一說，心知黑衣童子可能是一位武林奇人，當下不敢多看，轉身往外掠去。

等他掠出洞口，那少女已經躍上突岩，回身等着他，這時隱身在左首一片樹林中葉菁菁、江翠烟看到任雲秋和那少女一同掠下岩石，也立即迎了上來，雙方還沒開口。

只聽窟中響起個童子的聲音尖笑道：「你們不用追，追也追不上我。」

四人聽得一驚，這是說，有人追出來了，當下不約而同迅快掠入林中隱蔽身形。

就在此時，只聽「嗤」的一聲，一個小巧人影，從突岩上凌空飛起，疾如流星，朝西首激射而去。

同時，聽到有人怒嘿一聲，另外兩道人影，相繼從突岩飛起，銜尾掠空追去。

那少女一把拉住江翠烟的手，低低的叫了聲：「九師妹。」

江翠烟吃驚的道：「妳是八師姐……」

任雲秋忙道：「那位老前輩已把兩人引開了，我們快些走吧。」

四人匆匆離開，好在這片花園，樹木茂盛，他們走得又極小心，自然不易被人發現。

不，這花園是黑衣教的供奉堂，住的都是黑衣教敦請來的老供奉，三山五嶽黑道著名魔頭，因此園中除了每幢精舍，派有專供使喚伺候使女之外，根本不用佈置崗位巡邏的人，而那些老供奉自恃身份，當然也不會在半夜三更，出來查看，這就便宜了潛入園來的任雲秋等人，居然一路通行無阻。

前面又有一座翠瓦翼然六角亭子矗立在路中央，這是整座山坡花園中心，也是從山坡下來的必經之路，但如今亭中有人，一隊黑衣武士正在亭中休息。

任雲秋目光何等銳厲，自然老遠就看到了，方自足下一停，低聲道：「前面亭中埋伏有人！」

話聲才出，只聽遠處響起「咕咕，咕咕」的叫聲！

江翠烟喜道：「那是漆……」



任雲秋急忙「噓」了一聲，江翠烟也及時警覺，倏然住口，腳下加緊，奔了過去。

漆嘯天等人一同迎出亭子，漆嘯天看到任雲秋手中提着一個革囊，低聲問道：「任少俠得手了麼？」

任雲秋微微搖頭道：「沒有，沒人知道老怪住在那裏？」

漆嘯天問道：「任少俠手中拿的是什麼？」

任雲秋道：「這是方才有一位前輩塞給我的……」

陸湘芬輕咦一聲，吃驚的道：「任少俠，你上當了，這是老怪物的刀囊，你快丟下了。」

任雲秋意外的道：「姑娘是說這革囊中裝的是紅髮老怪的化血神刀？」

「不會錯！」陸湘芬點頭道：「老怪物把化血飛刀視同至寶，這綠鯊革囊一直掛在身上，我不會看錯，你快把它棄了，最好埋在土中，他就找不到了。」

江翠烟喜道：「那就對了，我們就是爲化血飛刀來的，任大哥，我們快些走了！」

令狐宣道：「任少俠拿在手裏，確實不便，你還是交給老朽吧。」

任雲秋依言遞了過去，問道：「你老……」

令狐宣接過，笑道：「任少俠放心，老朽自有辦法。」

他外號矮路神，個子不高，但肩膀特別闊，是以身上長衫，也特別寬大，說話之時，已撩起長衫下襬，把革囊掛到腰際，放下長衫，果然一點也看不出來。

劉長濤穴道受制，眼看今晚武林盟來了這許多人，又偷了紅髮老祖的化血神刀，心頭更是驚駭欲絕！

幾人眼看大功告成，又絲毫沒驚動什麼人，正待離去。

突聽遠處傳來一聲厲嘯，那嘯聲十分驚人，劃空而來，迅如閃電，瞬間已到了頭頂。

不，疾風颯然，眾人面前多了一個一頭紅髮披肩，身穿一件半短不長黃衣的老者，面目獰厲，雙目炯炯，朝眾人問道：「爾等可曾看到一個黑衣童子朝何處逃走？」

他話聲洪亮，似在怒極！

陸湘芬看到紅髮老祖突然飛落，心頭大駭，急忙躲到了眾人背後。

漆嘯天躬身道：「小的是巡山的，剛才確有一個黑衣童子，急匆匆的經過，好像朝西去的。」

他不愧是老江湖，也根本不知道化血神刀就是黑衣童子偷出來的；但對方既然詢問黑衣童子的去向，自然樂得把他支走了。

紅髮老怪口中沉哼一聲，突然雙腳一頓，一道人影破空飛起，朝西追去。

任雲秋暗暗叫了聲：「糟糕，黑衣童子引着黑衣教主和閔長庚，就是朝西去的，漆嘯天不明就理，無巧不巧隨口說出黑衣童子朝西去的，如今這老魔頭又趕了去，萬一給他追上了，那黑衣童子就算武功再高，以一敵三，豈不要吃了大虧，但此時業已無法挽回了。」

漆嘯天道：「咱們快走吧！」

一面朝劉長濤道：「副總管，還要勞駕你送上一程，咱們這一路上，如若有人問話，就得由你出面答覆了。」

劉長濤道：「小的只能送諸位到花園門口爲止……」

「不行。」漆嘯天道：「你送咱們到三里外，我才能替你解開封閉的經穴，不然，你就等候逆血攻心吧！」

劉長濤道：「好，好，小的就送諸位出去，只是總管護法到時一定要解開小的經穴。」

漆嘯天道：「老夫說出來的話，幾時不算過？」

「是、是。」劉長濤沒命的應「是」，果然就走在前面給大家帶路。

花園中是沒有崗哨的，出了花園，就有巡山的人和分佈在各處的明哨暗崗，但有副總管劉長濤領頭，他後面又有一組巡山的武士，自然沒有人過問，迅快就出了黑衣教佈防的三里範圍。

劉長濤腳下一停，回身道：「總護法，三里到了，再過去，已經沒有哨崗了，你老開恩，可以給小的解開經穴，放小的回去了。」

任雲秋忽有所警，低喝一聲：「有人來了。」

話聲甫出，大家耳中已聽到憑空傳來一聲悠長的輕「嘶」，像箭一般劃空激射而來，一道人影已經落到衆人面前，那正是去而復回的紅髮老怪，目光如炬，厲聲道：「你們看到黑衣童子朝西而去，老夫追了五十里，何以還沒看到？你們是不是跟老夫撒謊？」

漆嘯天道：「小的確實看到一個黑衣童子朝西去的，並沒撒謊，你老不信，可以問問這位劉副總管。」

紅髮老祖電炬般目光看到劉長濤的身上，問道：「你是劉副總管？」

劉長濤嚇昏了，口中連連應着「是」。

紅髮老祖目光這一轉動，忽然落到陸湘芬的身上，問道：「她是誰？」

陸湘芬聽得面無人色，畏縮的躲到了任雲秋的身後。

紅髮老祖忽然怪笑一聲道：「小寶貝，原來妳想跟着他們逃走……」

左臂格格作響，一條手臂突然暴長，五指如爪，朝陸湘芬抓來。

任雲秋看得大怒，大喝一聲，揮手一掌迎着他抓來的手爪拍去，他因老魔頭厲害，這一掌早已聚蓄了十成「九陽神功」。

紅髮老祖施展通臂玄功，伸手抓去，未曾防到巡山的武士居然會有人敢向他出手，等任雲秋一掌擊出，他手爪被一團強勁的九陽眞氣撞上，蓬然一聲大震，上身不由自主的晃動了一下。

這下也震得紅髮老祖一條手臂隱隱發麻，目光一注，不覺朝任雲秋桀桀怪笑道：「好小子，你居然會使九陽神功。」

任雲秋一掌出手，葉菁菁怕他吃虧，同時一閃身，和任雲秋並肩站立。

任雲秋卓然而立，嚴肅的道：「你是成名多年的人物，還欺侮一個後輩女子？」

紅髮老祖桀桀笑道：「好小子，你倒居然作起護花使者來了，告訴你，這女娃是你們教主要她伺候老夫的，她逃出來了，老夫要不要把她帶回去？」

陸湘芬哭道：「我不回去，死也不回去。」

任雲秋道：「陸姑娘放心，沒有人能强迫妳回去。」

紅髮老祖目光掠過衆人，驚異的道：「難道你們不是黑衣教的人？」

任雲秋劍眉一挑，凜然道：「在下想不到你紅髮老怪已經到了行將就木之年，還敢蹂躪女子，如此一個淫惡滔天的老怪，天理難容，今晚我要爲世人誅此淫魔……」

話聲未落，嗆然劍鳴，一道青虹耀目生輝，化作一道匹練，攔腰橫掃過去。

葉菁菁站到他的身邊，早已手按刀柄，凝神戒備，此時聽到任大哥的口氣，已知他要出手了，那還遲疑，口中清叱一聲，新月刀同時出手，一鈎銀月，射出滿野清輝，鈎形銀光朝紅髮老祖頭頸飛去。

這一下劍、鈎合璧，兩人都用了全力，聲勢之盛，當眞有雷霆萬鈞之勢，任你紅髮老怪武功通天，遇上了兩件稀世名兵，劍氣刀光，銳不可當。

紅髮老祖究是成名多年，看到兩人發出的刀劍光芒，已知是兩件稀世名兵，一時之間，只得長袖一抖，頓足後跳。

但聽一聲裂帛大響，他右手揮出大袖，已被任雲秋劍鋒削落，同時披肩紅髮，也被葉菁菁新月鈎劃過削斷了一大片，灑落地上。

紅髮老祖退後一丈，不禁激起了兇心，厲笑道：「好小子，你們兩人一個跟九疑老兒學了一手九疑劍法，一個跟邢無邪學了一招刀法，就敢在老夫面前賣弄，哈哈，就算九疑老兒刀魔女同來，也未必敢和老夫作對，老夫要是寬恕了你們兩個，傳出江湖，還當老夫怕了你們師傅呢！」

正說之間，突聽有人大聲叫道：「紅髮老怪，你這狗娘養的老不死，本公子非和你拚了不可。」

隨着叫聲，一道人影從大路上飛奔而來。

紅髮老祖沉喝道：「來的是什麼人？」

這不過眨眼間事，那人已經奔到近前，身形剛停，手中拿着一支閃閃發光的長劍，朝紅髮老祖當胸刺到。

紅髮老祖身形一閃，避了開去，喝道：「你究是何人？」

那人口中喝道：「本公子和你有三江四海之仇，今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又是一劍刺了過去。

現在任雲秋等人都看清楚了，這人身穿花衫，正是花花公子溫如風，不知他和紅髮老祖究有什麼深仇大怨，居然劍發如風，形同拚命！

紅髮老祖一連避開他兩劍，喝問道：「老夫和你何怨何仇？」

花花公子道：「老淫賊，你可知道本公子爲什麼要投身黑衣教的嗎？告訴你，那是幾個月前本公子路過九江，遇見黑衣教門下八弟子陸姑娘，就一見鍾情，明知黑衣教不會成什麼氣候，還是甘心情願的當一名護法，爲的就是能和陸姑娘朝夕相見，你老賊竟然欺侮到本公子頭上來了，本公子縱然自知不是你的對手，也非和你

拚個生死存亡不可……」

他口齒清朗，在說話之時，一口氣攻出了一十八劍之多，不但出手奇快，而且這一十八劍，使了一十八個門派不同的劍招，辛辣凌厲，急如星火，看去又宛然一氣呵成，毫無雜湊之弊。

這一十八劍精妙之處，是使人無處可以躲閃，因為它是各門各派的劍法拼湊而成，上一劍使東，下一劍就使西，再下一劍掃北，緊接着又掃南，反正劍光所至，正是你躲閃的地方，使你欲躲無處，欲封又措手不及，一時間直逼得紅髮老祖一個人團團亂轉，衣袖連揮，才勉强封開了對方的攻勢。

這下當然也惹火了紅髮老祖，怒笑一聲，喝道：「小子，你是活得不耐煩了！」衣袖揮處，呼呼兩記袖風直逼過去。花花公子溫如風不敢硬接，身形一旋，輕巧的避了開去。

漆嘯天低聲道：「任少俠，咱們走吧！」

劉長壽道：「漆老你還沒替小的解開穴道。」

任雲秋低聲道：「我看花花公子是有意相助，才和老怪纏鬥的，我們不能棄他而去，這樣吧，謝大叔，漆老諸位請先走一步，小侄和葉菁菁留下來看看再走。」

漆嘯天笑道：「咱們是接應你們兩個來的，任少俠以為漆某是怕事的人麼？」

謝公愚道：「不錯，要留就大夥一起留下來，鬥鬥紅髮老怪也好。」

這時但聽紅髮老祖怒哼一聲：「你躲得老夫兩記衣袖，老夫倒不信你躲得過老夫幾袖？」

喝聲中，只見他身形電旋，雙袖飛舞，一個人影，倏忽之間由濃而淡，但見一團灰影，像龍捲風一般飛捲，周圍兩丈方圓都可以感到罡風逼人，連呼吸都受到壓迫！

花花公子已不似方才那麼輕鬆，只見他神色凝重，腳踏八卦方位，手中長劍如挽似推，每劈出一劍，劍身不住的顫動，好像空氣之間，有着巨大壓力，長劍無法承受一般。

在場的都是武術名家，對紅髮老祖這旋風般的身法，誰也說不出名堂來，就是花花公子這一套如挽如推的劍法，也從未聽人說過，不禁看得目瞪口呆，誰也無法預估雙方勝負，但花花公子溫如風居然會有這般造詣，和名震武林的特號大魔頭紅髮老祖打得不分勝負，也足以令人感到無比驚詫了。

就在此時，突聽紅髮老祖沉喝道：「住手，你這套八卦神劍，是跟什麼人學來的？」

大家定睛看去，兩人不知何時停下手來，他們依然面對面站在方才位置上，和不曾動過手一樣。

花花公子大笑道：「在下使的劍法，出於無師自通，你呢？這混元一炁功又是跟誰學的？」

紅髮老祖怒哼一聲道：「據老夫所知，武林中會先天八卦神劍的只有一個人，你如是他門下，老夫看在你師尊面上，可以不與你計較……」

花花公子大笑道：「盛情心領，在下早已說過，在下使的劍法，無師自通，沒有師傅，你不用送這份人情，方才在下也領教過你的混元一炁功了，在下至少沒輸給你吧？」

紅髮老祖目射兇光，厲聲喝道：「無知小輩，你以為老夫不敢殺你？」

花花公子大笑道：「你化血神刀已被人家取走，在下倒想不出你還有甚麼殺我的利器？」

紅髮老祖目中金芒連閃，問道：「你怎知老夫化血神刀被人盜走的？」

花花公子道：「你不是去追一個黑衣童子麼，他若非取走你視如性命的化血神刀，你會到處亂轉，急得跳脚？」

紅髮老祖雙手五指箕張，獰笑道：「原來你小子和黑衣小子是一黨的！」

花花公子笑道：「本公子一向獨來獨往，從沒和什麼人一黨，方才只是應一個朋友之託，替人把一個老淫魔攔下來，如此而已！」

說到這裏，忽然回頭喚道：「你們還沒有走？」

這話，是對任雲秋等人而說的了。

任雲秋現在證實了，花花公子是有意相助，替自己等人攔住紅髮老祖的。

但在紅髮老祖和任雲秋這邊還不曾答話之際，突聽有人沉聲接口道：「他們走不了，你也休想走得了。」

大家聞聲看去，只見五丈外，夜風之中站着兩個人，一個是身材高大，身穿一襲金線絲綉團龍袍的紫面老者，另一個是身材瘦高的紫臉黑衣人。

這兩人正是黑衣教主和副教主閔長庚。兩人這一站在一起，只要看他們同是一張紫臉，就可以想得到同樣不是本來面目了。

劉長壽看到教主、副教主同時出現，心頭無比驚慄，戰戰兢兢的跑了過去，撲的跪到地上，哭喪着臉道：「教主、副教主在上，屬下是……是被漆總護法點了三陰絕脉，被逼着出來的……」

黑衣教主沉嘿一聲道：「無用的東西！」大袖倏地拂起！

劉長壽驚駭的尖叫道：「教主饒命……」

一個人無聲無息的應袖飛起，宛如斷線風箏，一下飛摔出去三丈來遠，砰的一聲落到地上，就再也沒有聲音了。

黑衣教主衣袖揮出，就目光一注，朝任雲秋等人立身之處投來，冷冷的道：「漆嘯天也來了？人在那裏？」

任雲秋等人，此次分作幾批上路，大家都經過易容改裝而來，全非本來面目，是以黑衣教主一下認不出漆嘯天來。

漆嘯天應聲道：「漆某在此。」

黑衣教主目光凝注，沉聲道：「漆嘯天，本教待你不薄，畀以總護法重任，你不思盡忠職守，反而背叛本教，投向和本教作對的武林盟去。這也許人各有志，且不去說他，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你總擔任過本教總護法，今晚却率人侵入本教，江湖道上，首重忠義，你如此行徑，豈不是令人齒冷？」

漆嘯天抱抱拳，洪聲道：「教主責備的極是，不過漆某也有幾句話要說，漆某乃是江湖人，講究待人以誠，不錯，漆某乃

一介武夫，一向不求名、不求利，黑衣教畀予總護法重任，頗使漆某深感知遇之深，怎知教主猜忌成性，在漆某以至每一個江湖同道進入黑衣教，都在身上暗下劇毒，這豈是待人之道？再說，武林聯盟並非江湖上的門派幫會，乃是天下武林各門各派深受黑衣教荼毒而聯合行動，一致反抗黑衣教的一個組合，漆某和許多迷途知返的護法，憬悟前非，參加武林聯盟，當然不能說是背叛黑衣教了。至於今晚，漆某是奉命接應謝莊主前來投書的，漆某和幾位同道，在此地和謝莊主會合，此地離通天觀已在三里之外，黑衣教巡邏一向不出三里，焉得漆某侵入黑衣教？漆某雖然離開黑衣教，但昔日總在黑衣教執過，因此也想勸勸教主，倡教立宗應該爲武林，爲同道謀求福祉，造福人羣，如果多行不義，總會有衆叛親離的一天，還請教主多多採納逆耳之言，幸甚幸甚。」

黑衣教主仰首大聲道：「好，好，漆嘯天，你倒教訓起本教主來了，今晚本教主若教你等生離此地，本教主就立時解散黑衣教，再也不用稱雄江湖了。」

說到這裏，回頭朝花花公子溫如風道：「溫如風。」

花花公子依然神態瀟洒，拱拱手道：「教主也有話要和屬下說了？」

黑衣教主微哂道：「閣下究是何人，頂冒花花公子溫如風之名，加入本教，究竟有何圖謀？本教主希望你從實說來。」

他此言一出，聽得任雲秋、漆嘯天、謝公愚等人心中暗暗納罕：花花公子原來是有人冒名頂替的，此人不是，那會是誰呢？

花花公子哈哈一笑道：「教主這話就奇了，屬下不是溫如風，那屬下會是誰呢？教主莫非因爲屬下方才和紅髮老兒打了一架，就懷疑屬下是臥底來的了？那就是天大的冤枉，屬下只是應朋友之請，要屬下在這裏攔住紅髮老兒，放過他要追的八、九個人，屬下事先並不知道他們是漆總護法一行，教主這也怪不得屬下。」

黑衣教主沒開口，閔長庚冷冷的道：「本教主對每一個人自行前來投效的人，都得經過一番查證，花花公子溫如風在江湖上，還小有名氣，本座日前接到江南總分壇的報告，溫如風如今正在金陵，因你冒名前來，意圖不明，正在暗中查勘，不料你果是武林盟派來臥底的，今晚行動，就可證實，狡辯又有何用？」

「哈哈！」花花公子大笑道：「可惜閔副教主用錯了心機，你去江南查證，焉知本公子離開之後，不會有人假冒本公子之名，認假作眞，又以眞作假，把本公子說成了冒名頂替之人，豈不可笑？」說完，又哈哈大笑起來。

閔長庚冷聲道：「本座覺得這話並沒有什麼可笑。」

黑衣教主道：「溫如風，你說今晚是應朋友之請，你倒說說看，你那朋友是誰？」

花花公子道：「敝友姓蕭，是一位道長，只是他個子生得矮小，像一個十二、三歲的童子，因此大家都叫他小道長，他今晚來找屬下，說是有一個朋友，借了他一隻綠皮袋，一直沒還給他，今晚是來討還那隻綠皮袋的……」

紅髮老祖聽得大怒，厲聲道：「那小道長呢，他偷了老夫一袋化血神刀逃到那裏去了？」雙手箕張，作勢欲撲。

花花公子後退了一步，說道：「你是不是借他一隻綠皮袋，沒有還給他？」

「胡說！」紅髮老祖怒聲道：「老夫幾時借過他甚麼綠皮袋？」

花花公子聳聳肩，笑道：「那就不是你了……」

紅髮老祖又氣又急，怒聲道：「是他盜走了老夫化血神刀。」

花花公子道：「這個本公子就不知道了，再說也不關我的事。」

紅髮老祖厲聲道：「小子，你再不說那小道長現在何處，老夫就把你撕了。」

花花公子披披嘴，笑道：「你紅髮老祖這一點花樣，本公子方才已經領教過了，也並不怎樣……」

紅髮老祖怒極，雙手揚起，厲笑道：「老夫……」

他只說了兩個字，突聽有人輕笑道：「那隻綠皮袋原來不是我的，我已經把它扔了。」

此人話說不響，但紅髮老祖耳朵何等敏銳，立即轉臉朝聲音來處看去，只見左首林下，正有一個黑衣童子探着頭朝外說話。那不是偷走自己革囊的黑衣童子，還有誰來？口中大叱一聲，頓脚如箭朝左首下激射過去。

那黑衣童子口中「嘩」了一聲，腦袋一縮，躲入了林中。

紅髮老祖去勢何等快速，黑衣童子腦袋堪堪縮入，他快若虹射也跟着穿林而入，但他堪堪射入，那黑衣童子業已輕脚輕手的從另一邊鑽了出來，一聲不作，拔腿就跑。

這片樹林前面，顯然已被黑衣教主帶來的人包圍起來了，此時黑衣童子拔腿飛跑，只跑出四、五丈遠，就被一簇黑衣武士攔住了去路。

黑衣童子敢情急於脫身，不管前面有人攔路，依然往前衝了上去。

這一簇黑衣武士少說也有十來個人，黑衣童子到了他們面前，晃如一縷輕烟，從他們身邊一閃而過，飛奔出去，這十來個黑衣武士直等黑衣童子掠出去已有三丈多遠才如夢初醒，大聲吆喝，紛紛追上去。

這時追入樹林中的紅髮老祖敢情發覺上當，口中發出連聲怒嘯，一道人影沖霄直上，衝出樹梢，再在空中雙臂一划，掉轉頭來朝逃出去幾丈外的黑衣童子飛撲過去，兩條人影，一先一後，有如流星追月，瞬息之間走得無影無踪。

這很明顯，是那黑衣童子有意把紅髮老祖引開的了。

閔長庚陰嘿一聲道：「溫如風，你說這黑衣童子就是你的朋友？」

花花公子道：「沒錯，他自然是我的朋友了。」

閔長庚道：「此人是何來歷？」

溫如風道：「在下不知道。」

閔長庚沉笑道：「他既是你的朋友，你何以不知道他的來歷？」

溫如風大笑道：「朋友相交，貴在知

心，何用追根究底？他叫我小友，我叫他小道長，這樣不是夠了麼？」

閔長庚目光森冷，陰笑一聲道：「今晚之事，你知道何以自處麼？」

溫如風道：「在下別的好處沒有，爲朋友可以兩肋插刀，小道長要在下攔住紅髮老兒，放過他要追的八九個人，在下不是做到了麼？」

閔長庚道：「現在呢？」

溫如風道：「紅髮老兒既然不在了，這八、九位朋友，也可以走了，在下答應朋友的事，也盡了力了。」

閔長庚道：「這是說你還是本教的護法了？」

「對。」溫如風點着頭道：「溫某本來是本教的護法，教主並沒撤在下的職，在下也並沒向本教辭職不幹，自然還是本教的護法了。」

「那好！」閔長庚一指漆嘯天等人，說道：「溫護法，你去把他們幾個人拿下了，如果他們敢頑抗的話，可以格殺勿論。」

「不成。」溫如風忽然搖着頭道：「閔副教主，這件事，溫某不能幹，在下雖然不認識他們；但他們可是在下朋友的朋友，方才小道長還託在下攔住紅髮老兒，放過他們，現在怎可再把他們拏下？爲人謀而不忠乎？在下怎可出爾反爾？」

「哈哈！」閔長庚仰首大笑道：「本座早就知道你是臥底來的人了，那好，本座先把你拿下了。」

舉手向空一招，突見人影飛閃，四個黑衣人快速絕倫衝了上來，一下把溫如風圍在中間。

溫如風喝道：「且慢。」

閔長庚冷聲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那四個黑衣人看副教主和他說話，不覺站停下來。

溫如風道：「閔副教主要他們出手，把溫某拿下，是把溫某當作敵人呢？還是本教護法？」

閔長庚獰笑道：「你假冒溫如風來本教臥底，是護法要拿下，是敵人更要拿下。」

溫如風搖搖頭道：「如此說來，溫某被情勢所逼，也只好出手了，不過在下一經出手，就會留不住手，萬一如有殺傷，在下概不負責。」

葉菁菁朝任雲秋低聲道：「看他玩世不恭的樣子，絲毫沒把閔長庚放在眼裏，手底下不弱呢！」

任秋雲道：「他方才和紅髮老怪纏鬥，劍法極爲高明，只不知他究是什麼人？」

葉菁菁輕笑道：「他方才不是說了麼，朋友相知，貴在知心，何用問根究底……」

他們低聲說話之時，閔長庚左手一揮，喝道：「上！」

四個黑衣人右手抬處，「鏘」的一聲同時掣出長劍，輕快如電，攻向溫如風。

溫如風却在他們掣出長劍之際，忽然「嗒」的一聲，反而把長劍返入鞘中，一面笑道：「這柄劍對付紅髮老兒還差不多，若是要它來對付幾個殺手，豈不辱沒了它，在下還是用扇吧！」

說着果然又從腰間取下一柄白紙摺扇，豁的一聲打了開來。

那四個黑衣人出手何等快速？溫如風還劍入鞘，又取下腰間摺扇，再打開扇面，動手好像並不快，但其實你所看到的只是他交代清楚而已，手法却是非常敏捷，等他打開摺扇，那四個黑衣人的長劍方堪堪刺到。

溫如風身形輕旋，右手摺扇朝下一覆，就一下壓住了四人的長劍，朝他們抬目一笑道：「四位看清楚了，在下這把扇子，這一面是我託朋友去畫來的富貴牡丹，作爲在下花花公子的標誌，這張畫就足足化了十兩黃金才求到手，四位劍鋒不可把它刺壞了，至於下面這一面，乃是區區在下自己寫的字……」

他說到這裏，又把摺扇翻了過去，續道：「在下寫的字當然不值錢的，就是被四位劍鋒劃破了也不要緊，好了，在下話已說明，現在咱們可以動手了。」

他方才用扇面壓住了四個殺手的長劍，四個殺手好像聽着他說話，也沒收回劍，他翻過扇面來，却極快的仍然壓在他們劍尖之上。四人仍未收劍，直等他把話說完，四個殺手才長劍一收，倏地後退開去。

這一段話，看來並沒什麼奇怪，動手過招，等對方說完了再動手，也是極普通的事；但這些殺手，都是久經訓練，第一招已經把劍攻出，應該接二連三的展開快攻才對，那會讓你壓住劍尖，耐着性子等着你說完了再動手？

那是說四人在第一劍上，就被溫如風扇面壓住了劍尖收不回去，他翻過另一面的時候，又因爲手法奇速，四人來不及抽回劍去，已被他壓住了，直等他說完話，才收劍後躍的。

這一情形，閔長庚等人都看出來了，這四個殺手是閔長庚一手訓練出來的，他豈會看不出來？一張紫臉上，兩道深邃的目光都變了顏色，只是沒有開口。

那四個殺手才一飄退，就急撲而上，四支長劍更是劇勢飄忽，展開了他們奇詭、辛辣的劍招，圍着溫如風急攻過去。

花花公子溫如風一柄摺扇上，一面畫的果然是牡丹花，一面寫的是行書，只是一把普通白紙扇而已，但他却用這把紙扇去抵擋四柄攻勢快速、寒芒如電的長劍，依然揮洒自如，脚下進退不過三步，周旋在四個殺手之間，飄逸如故，一任對方四人把長劍攻勢發揮到凌厲盡緻，依然連他半點衣角都沒刺上。

他武功遠在四殺手之上，這是第一招上，大家早就看出來了，只是他武功竟有如此之高，却頗出閔長庚的意外。

至於任雲秋等人，根本沒有機會看到溫如風和四個殺手動手的情形，因爲他們這時也正在和黑衣教的殺手動上手了。

原來閔長庚指揮四個殺手向溫如風出手之後，那還敢怠慢，左手向天一圈，又有十二道黑影飛躍而出，朝漆嘯天等人衝了過來。

這十二個人，當然也是一身黑衣勁裝，不過和溫如風動手的四人，稍有不同，因爲他們身上都佩着兩件兵刃，肩頭掛着不帶劍穗的長劍，腰間還佩上了一柄背厚

誠刀，光看他們奔行而來的身法，就可看出他們身手的不凡了。

葉菁菁手按刀柄，低聲道：「任大哥，我們迎上去。」

謝公愚道：「葉姑娘且慢出手。」

葉菁菁道：「謝大叔的意思……」

謝公愚道：「咱們只有九個人，他們來的雖然只有十二個人，但暗中不知還有多少人，咱們目前只能採取守勢，人手更不可分散，因此不如讓他們先出手。」

漆嘯天低聲道：「謝莊主說得極是，咱們九人先該計議一下，分配好應敵工作，才不至亂了脚步，兄弟之意，由任少俠、葉姑娘主前鋒，兄弟和殷兄擔任左翼，令狐兄和桂兄擔任右翼，謝莊主和兩位姑娘擔任後衛，待會如果對方人多，咱們突圍之時，仍須不亂陣脚，可由謝莊主斷後，才能使用弓箭，不知大家意下如何？」

謝公愚道：「咱們悉聽漆老哥分配好了，時間無多，他們已經衝過來了，咱們就各就各位，準備應敵。」

大家聽了兩人的話，就迅速分散，各自守到自己負責的方位上去。

這雖是一座簡單的方陣，但每一方向，都有兩個人負責，可以同上，也可以輪流休息，這是對付較強敵勢的陣法，攻守兼備，極爲實用。

九人中只有陸湘芬空着雙手，還沒有兵刃。

就在九人佈成陣勢之際，對方十二個黑衣殺手業已衝到面前，他們眼看任雲秋等人佈下了方陣，也立時分散開來，三個人一組，圍着方陣四面，準備發動攻勢。

十二個人中爲首一人右手朴刀一緊，口中發出「呀」的一聲吆喝，人影連閃，十二個人把刀同時撲攻而上，但聽一陣急驟的金鐵交鳴，雙方刀劍已經交擊在一起！

任雲秋軟劍朝前劃出，回頭道：「菁菁，妳不用出手了，這三個人交給我打發就是。」

葉菁菁道：「留一個給我，我要替陸姑娘去弄一柄劍來。」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任雲秋軟劍橫掃，青虹乍現，就聽「嗒」「嗒」「嗒」三聲輕響，衝上來的三人三把朴刀刀尖，立被削斷。

對方三人驟不及防，但覺刀頭一輕，已被對方長劍削斷，不由得大吃一驚，急急往後躍退。葉菁菁身形一晃，乘他們躍退之時，跟着欺了上去。

因爲他們右手使刀，左手使劍，因此長劍都掛在左肩頭上，葉菁菁一下欺到三人中最左邊的一人身邊，右手一探，五指剛朝他肩頭劍柄抓落，那人業已察覺，右手一揮，朴刀朝前劈出。

好個葉菁菁五指一緊，身形突然朝空飛起，「鏘」的一聲，把他長劍抽了出來，身子早已騰空而起，在空中一個輕旋，倏地飛了回來，落到地上。

那三人躍退之際，原是左手去撤劍的，撤出長劍，立即一退即上，右刀左劍，再次衝了上來，刀劍齊施，朝任雲秋攻到。（左邊那人驟然失去了長劍，已無劍可使，但他右手朴刀只削去了一個刀頭，只是左手沒有劍使而已。）

這座方陣最弱的一環，乃是謝公愚等三人，因陸湘芬手中沒有兵刃，無法上場，只有謝公愚和江翠烟兩支長劍，力敵三個殺手。

謝公愚長劍揮動，擋開兩把朴刀，江翠烟一支長劍雖然也把一個殺手的全力一刀給擋了開去，但已感到對方刀勢沉重，被震得後退半步。

這時三人攻出一刀之後，立時後退，左手一探，撤出長劍，再次衝上，已是右刀左劍，猛攻而上。

就在此時正好葉菁菁一閃而至，把奪來的長劍一下塞到陸湘芬手中，低喝一聲：「陸姑娘快把劍接去。」

身形同時飄飛而起，新月刀一道銀虹，隨着劃出。

這一刀出手凌厲，但聽「噹」「噹」兩聲，把欺近身來的兩把朴刀，齊中削斷，才身形一晃，回到正面崗位上去。

陸湘芬手中有劍，葉菁菁飛身閃開，她正好及時閃上，那兩個殺手一下被葉菁菁削斷朴刀，心頭方自一驚，陸湘芬閃上去得又極快速，劍尖往前一送，刺入右首一個殺手的胸口，那人口中大叫一聲，往後倒下。

圍攻方陣的十二名殺手，還是陸湘芬首開殺戒，這一來，他們這一環形攻勢立時改觀，對方攻勢的沉重壓力，也隨着消失。

謝公愚一支長劍截住了一個刀劍並施的殺手，打得正在難分勝負，江翠烟、陸湘芬兩支長劍也截住了一個使劍的殺手，（他朴刀已被葉菁菁削斷），以兩敵一，尤其她們是師姐妹，同門學藝，自可心意相通，這一聯手，立把對方逼落了下風。

左翼漆嘯天、殷長風迎戰三個殺手，對方三人刀劍並施，不但攻勢凌厲，而且左右兩件兵刃，居然使出不同的招式。

照說，一個人心無二用，雙手在同一個時間不可能使出兩種不同的手法，但這十二個殺手，就是因爲神志被迷，才能心無二用，練成了刀劍並施的武功，由此可見這十二個殺手自然是閔長庚手下的精銳勁派了。

但漆嘯天曾是黑衣教的總護法，殷長風乃是當年玄陰教的護法，兩人武功何等精湛？兩柄長劍使得盤空匝地，虎虎生風，對方三人縱有六件兵刃，也無法佔得半點上風。

右側令狐宣、桂大榮二人，一個闊劍大開大闔，使得如長江大河，一個判官筆上下翻飛，筆影點點，像急風驟雨般瀟洒，同樣把對方三人六件兵刃摒諸門外，對方攻勢雖足然兇猛，却也難以得逞。

正面，任雲秋一支軟劍，使得青光繚繞週身，同時業已展開「九轉分身法」，身形速晃，一個人頃刻之間，已由一而二，由二而四，由四而九，好像有九個人各持長劍和三個殺手拚鬥。

因此對方雖然兩手使着刀劍，還是被任雲秋迷離人影，逼得進退失據，尤其他手中軟劍又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利器，對方五件兵刃（其中一人的長劍被葉菁菁奪走），不敢再和他劍鋒交擊。

雙方動手過招，要放開手攻敵，才能有殺敵致果的希望，你如果縛手縛脚，如何還施展得開？三個殺手幾乎已被任雲秋

洞落了下風。

葉菁菁把奪來的長劍送給了陸湘芬，立即飄身回到正面的崗位上，口中叫道：「任大哥，要不要我幫忙？」

任雲秋長劍揮洒，一面以「傳音入密」說道：「我已足可應付，不用幫忙了，但妳也有一件事可做，這些人雙手使用刀劍：一個人等於兩個人，妳去幫其他三面的人，出其不意，削斷他們幾件刀劍才好。」

葉菁菁道：「這個容易。」

翩然飛起，一道新月銀鈎橫空飛劃，口中喝道：「你們一個人使用兩件兵刄，不嫌麻煩嗎？」

聲隨人發，刀隨聲至，銀光過處，但聽「嗆」「嗆」連響，左右兩側和後方三面八個黑衣殺手手中刀劍，銀光一閃，立時刀斷劍折，驚「啊」之聲，也接連的響起！

原來這些殺手兵刄乍折之際，難免會驚得一愣，就在這一愣之際，方陣四面也同時出手反擊。

最先是陸湘芬、江翠烟兩支長劍，一下刺入對方胸腹，接着謝公愚也抬手發出一簇梅花袖箭，直中咽喉，仰跌下去。這方陣北面，本是最弱的一環，如今却最先消滅了敵人。

接着左翼的漆嘯天使出了「大手印」，殷長風使出「玄陰掌」，把對面三個殺手震飛出去一丈開外。

右翼矮路神令狐宣口中大喝一聲，闊劍橫掃，一招就把對手腰斬兩段，橫屍劍下，桂大榮判官筆也打中對手胸口，應手倒地。

另一個眼看兩個同伴慘死，呆得一呆，就往後躍退，桂大榮那還容他逃走？（他後退乃是習慣，並不是逃走）左手一抖，打出三支鐵筆，那殺手幾乎沒有閃避，撲撲撲，三支鐵筆在他胸頭一閃而沒，一聲不作倒了下去。

只有和任雲秋動手的三個殺手（包括那領頭的人在內）手上兵刄未被削斷，仍和任雲秋激戰未休。

那領頭殺手眼看自己這一隊十二人，已經死去了九人，如何還是對方的敵手？突然撮口發出一聲嘹亮的口哨，右手朴刀虛晃一招，急急往後退去。他兩個同伴聽到他的口哨，也同時迅快向左右躍開，往後疾退。

任雲秋長笑一聲道：「在下就是不取爾等性命，也總該把他們留下吧？」

身形閃動，人如一縷烟朝三人身邊欺去，左手施展截經手法，眨眼之間就把三人一齊制住。

十二名殺手，不過頓飯工夫，九個死亡，三個被制，方才刀劍飛出的耀目寒芒，逼人威勢，一齊消失，依然恢復了田野間黝黑的深夜。

不，他們戰爭停止了，但離開他們兩丈左右另有五個人，却還在纏戰不休，那是花花公子溫如風和四個使劍的黑衣殺手。

他們此刻已經打了二三百招，溫如風一柄白紙摺扇忽捲忽翻，忽圈忽覆，使得輕盈瀟洒，漂亮已極。和他動手的四名殺手，劍法奇詭，身法飄忽，也算得是一流高手了，但在溫如風的一柄紙扇之下，簡直還手無力，疲於奔命。

此時溫如風一眼看到任雲秋這邊十二個黑衣殺手已經完全解決，不覺清朗的笑道：「四位看看，人家躺的躺下，站着的也站着不動了，你們還使什麼勁？依在下相勸，你們也停下來歇息一回吧！」

說話之時，手中摺扇「刷」的一聲收起，身形一個飛旋，扇頭連點，一下就制住了四人穴道，他脚步輕鬆的從四人圈中走了出來，拱拱手，正待開口，那知目光一掠，方才站在不遠處的黑衣教主和副教主閔長庚不知什麼時候已經離去，不覺咦道：「教主和副教主那裏去了呢？」

突聽一個蒼老聲音喝道：「無知小輩死在眼前，還如此得意忘形？」

溫如風目光掄動，不見有人，忍不住笑道：「閣下口氣極大，應該是前輩高人，但家師告訴過在下，目今在江湖走動的，大都是他老人家的後輩晚生了，叫在下不可辱沒了自己的輩份，家師說：最多，你只能稱人家一聲老哥，不可自稱晚輩，因爲在下一旦自稱晚輩，就會把家師也拉下一輩了，這個萬萬不可，因此，你老哥方才這句罵在下『無知小輩』四個字，最好收回去，因爲在下和老哥既是輩份相等，你可以罵在下『無知小輩』，在下自然也可以罵你『無知小輩』了。」

那蒼老聲音原是自恃身份，這「無知小輩」已成爲他的口頭禪，算不得是罵人；但溫如風回敬他的這句「無知小輩」，却把他激到勃然大怒，嘶的一聲，一道人影，飛落溫如風身前，沉聲道：「你師父是誰，膽敢對老夫如此說話？」

飛落溫如風身前的是一個白髮白髯的老者，這人個子不高，身形微駝，臉如鳩形，一頭白髮披在腦後，一把稀疏的白髯，也只有疎疎落落幾莖，但他一雙手却特別長，雙目烱烱逼人。

溫如風大笑道：「閣下師父是誰，對人如此老氣橫秋？」

白髮老人雙目閃着兩道烱烱厲芒，哼道：「好狂妄的口氣，就憑你這句話，就該殺了。」

「哈哈！」溫如風仰首大笑道：「在下今年剛居而立，閣下已是衰朽殘年，該死的應該不是在下吧？」

白髮老人兩隻特長的手臂划動着，突然逼上一步，瞋目道：「你說什麼？」

溫如風毫不退讓，清朗的道：「老而不死是爲賊，我那裏說錯了？」

白髮老人怒吼聲中，右手一揮朝溫如風當胸抓去。

溫如風却雙眉一豎，喝道：「好歹毒的白骨九陰爪！」

豁的一聲，打開了摺扇，擋在前胸，迅速往前推出。但聽「拍」的一聲，敢請那白髮老人的手爪抓在白紙扇面上，兩人各自被震得後退了半步。

白髮老人一張鳩臉似有不信之色！點着頭沉聲道：「瞧不出你果然有些門道。」

溫如風白紙扇毫無損傷，在胸前扇了兩扇，冷然道：「龍大海，在下念你已有多年不出，才扇下留情，你若要再仗着九陰爪爲惡，在下可要不客氣了。」

「龍大海」這三個字，聽得漆嘯天等幾個老江湖不覺心頭一愣，他們想不到這白

髮老人會是昔年和桑老妖齊名的兇人白髮猴王龍大海，據說他爪下從無活口，但方才這一爪，卻連花花公子溫如風一柄白紙扇面都沒抓破！

各人心中不禁對這位花花公子深感莫測高深，大家都有同樣的想法，眼前這個花花公子溫如風，絕不是花花公子溫如風，只不知此人究竟是誰？

葉菁菁低聲問道：「任大哥，龍大海是什麼人？」

任雲秋搖着頭道：「不知道。」

只聽龍大海（白髮老人）沉笑一聲道：「老夫倒要看看你如何不客氣？」

話聲甫落，雙手已然凌空抓出。

這回他是怒極而發，雙臂划動，十根手指有如十道灰影，上下飛舞，朝溫如風全身沒頭沒腦的抓落，急驟如雨！

任雲秋心中咦了一聲道：「他手上好像有五根尺許長的細小兵器！」

殷長風道：「那不是兵刃，大概是他平日捲着的指甲了。」

江翠烟道：「指甲也可以當兵刃嗎？」

殷長風道：「此人昔年以白骨九陰爪馳名江湖，在他爪下，從無活口，死在他爪下的人，身上都有五個血窟窿，深達數寸，因為他指甲上蘊集屍毒，別說被他抓上，只要被他指甲劃破皮肉，就難倖免，昔年已是如此，這多年不出，他留長指甲，當作兵刃，自然極有可能了。」

任雲秋聽他說着，心中暗自忖道：「此人如此歹毒，待回溫如風如果不敵，自己就仗劍上去，鬥他一鬥，至少也要把他長逾一尺的毒指甲削斷了。」

溫如風口中說得輕鬆，但對方十道指影像驟雨般襲到，他神情也相當慎重，手中摺扇翻覆扇動，左手化掌，同時也時劃時拂，嚴守門戶，一個人也隨着扇掌遊走。

兩人身形飄忽，愈打愈快，龍大海十根尺許長的指甲，劃空生嘯，銳利如劍，但溫如風一個人就像風飄柳絮，忽東忽西，身法詭奇已極，始終沾不到他一點衣角！

這邊任雲秋等人看得摒息凝神，目為之眩！

謝公愚道：「漆老哥諸位是否看得出這位花花公子的武功路數來麼？」

漆嘯天道：「此人身法之奇，江湖僅見，兄弟慚愧，也說不出來。」

桂大榮擅長點穴，平素以身法快捷自許，但看了一回，也搖着頭道：「漆老哥說得是，兄弟生平也見識過不少怪異身法，像這位花花公子奇奧的身法，確是第一次看到。」

殷長風沉吟道：「武林中精擅這等神妙身法的，只有一個人……」

他話聲未落，突聽溫如風的聲音說道：「龍大海，你還不收手，真要本公子出手麼？」

龍大海一向自視甚高，此次應黑衣教敦聘，視若上賓，今晚第一次出手，就遇上了後生小子的花花公子，竟然久戰不下，已使他面上無光，心頭急怒交迸，此刻再經溫如風這麼一喝，除非他自認栽了，從此絕迹江湖，否則他多年威名，豈不盡付東流？心頭盛怒不下，厲笑道：「好小子，老夫今晚不活劈了你，就不叫白髮猴王……」

雙手突然一緊，口發長嘯，身形緊接着騰撲起落，十道銳利指甲，宛如十把長劍，錯落攻到。

這回他拚了老命，攻勢愈見凌厲，但見一片灰影，漫天飛洒，縱橫交織，幾乎把一丈方圓罩在他十道尖風之下，大有非把溫如風身上戳上十個對穿的血窟窿，絕不罷手之意。

溫如風右扇左掌，在他急撲猛戳之下，已經有些封架不住，叱道：「你真是不到黃河心不死！」

「嘿嘿！」龍大海厲聲道：「小子，你死在眼前，還敢口發狂言？」

兩人互相叱喝，好像他們都將很快得手了；但在觀戰的羣雄之中，還是看出花花公子頗有屈居下風之實。

漆嘯天悄聲道：「殷兄、令狐兄，咱們三人使的都是劍，待回溫如風如有不支，咱們三人上去，大概可以把龍大海接得下來了。」

任雲秋道：「漆老，方才在下已和葉姑娘約好了，這姓龍的有咱們兩人就足夠對付了。」

這邊話聲未落，戰場上已經有了極大的變化，衆人耳中但聽「錚」然輕響，那是刀劍出鞘的聲音！

錚聲入耳，但見兩人之間白光一閃，快得就像電閃一般，白光一閃而沒，就有人發出一聲悶哼，兩條人影隨着一分！

這一段話，當真快到無以復加，大家根本沒看清那一閃而沒的白光是什麼？也沒看清兩人中是誰負了創？但由那聲悶哼聽來，必然有人負了重創，而且還傷得不輕！

直到人影倏分，大家看清花花公子溫如風依然摺扇當胸輕搖，狀極悠閒。

站在他對面的白髮猴王龍大海白髮飛揚，一張鳩臉上兩顆精光閃閃的眼珠，幾乎快要凸出來，微駝的上身，氣得不住的顫抖，神態凌厲；但一望而知那是色厲內荏，望着溫如風半晌作不得聲，最後才迸出：「你……是……」

溫如風沒待他說下去，微哂道：「在下只削斷你十根指甲，那是念你息隱多年，未曾為惡，已經手下留情，我勸你還是回山去的好，良言盡此，為友為敵，悉聽尊便。」

口氣冷峻已極！

龍大海還沒開口，只聽有人接口笑道：「龍老，勝負兵家常事，何用放在心上？咱們江湖上人，講究放了債要收得回，龍老還怕今晚這筆賬會倒不成？」

隨着話聲，副教主閔長庚已從黑暗中飄然行來，朝溫如風抱抱拳道：「這位大俠身手不凡，易容而來，敝教一直招待不週，簡慢了俠駕，直到今晚，才知尊駕竟是武林盟派來的高人，方才陳盟主既已下了戰書，三月十五日，為期非遙，咱們就在九仙陽候教了。」

說完，不待溫如風開口，恭聲道：「龍老供奉請回敝教，再作計議。」

龍大海忽然抬頭，目光飛射，厲笑一聲道：「好，你既然易容而來，老夫就姑且把你當作溫如風，今晚削斷老夫十根指

甲，咱們就在三月十五九仙陽會上再見。」

一面朝閔長庚一抱拳道：「煩請閔副教主覆上教主，老夫三月十五日，自會準時趕到，老夫要先走一步了。」

說完，雙脚一頓，身化長虹，劃空射去。

閔長庚一揮手，四周暗影中人影移動，不下百人之多，迅速的退去。敢情閔長庚看出今晚討不了好，才下令把人手撤去，否則這場厮殺，應是十分慘烈的了。

謝公愚急忙趨上幾步，朝溫如風抱抱拳道：「今晚承這位仁兄相助，在下等人無任感激。」

溫如風還禮道：「不敢，在下也是受人之託而已。」

謝公愚道：「不知仁兄是受那一位大俠之託，可以見示麼？」

溫如風微微一笑道：「此人諸位方才已經見過了，就是引走紅髮老怪的小道長了。」

謝公愚心想：「他說的就是那個黑衣童子了，但自己仍然不知小道長是什麼人？」一面含笑道：「仁兄想來並非溫公子了，不知當如何稱呼？」

溫如風笑了笑道：「方才閔長庚說得不錯，溫如風此刻正在江南，在下並不是眞的溫如風，不過在下身份目前還不宜洩露，那龍大海雖已猜到一些，也無法證實，因此在三月十五日九仙陽會前，諸位就把在下當作溫如風好了。」

他還是不肯說。

謝公愚含笑點頭道：「仁兄既然這樣說了，在下等人恭敬不如從命，目前離九仙陽會期已是不遠，還請溫兄同去嶽麓山白雲觀盤桓幾日，不知意下如何？」

溫如風點頭道：「在下久聞春申君陳大俠盛名，正欲趨階謁見，能得追隨諸位，固所願也。」

謝公愚聽得大喜過望，自己等人此行不但取到了紅髮老魔的化血神刀，還多了一位武功高不可測的同道助拳，當下朝溫如風笑道：「在下等人爲了路上方便，多係易容而來，此刻均非本來面目，還要溫兄見諒。」

溫如風笑道：「在下早已知道諸位身份，謝莊主不用一一介紹了。」

一面回身朝任雲秋笑道：「在下師門和任少俠尊師，頗有淵源，任少俠不認識在下，在下却早就知道任少俠了。」

任雲秋喜道：「溫兄尊師不知是那一位前輩？」

溫如風含笑道：「在下喬裝溫如風，原是爲了不使黑衣教起疑，但方才謝莊主見詢，在下依然諱莫如深，並不是在下身份不便讓人知道，在下也只是一個江湖武人而已，何用故作神秘，主要是在下師門暫時不便公開，此次九仙陽之會，是百年來正邪雙方最大的一次總結了，如果在下師門一旦傳揚出去，就會有許多窮兇惡極的邪派魔頭聽到風聲，心存顧忌，也可能裹足不前，這些人久蟄思動，終爲江湖之患，不如讓他們臭味相投，聚到一起，一鼓殲滅，可以永絕後患，任兄見詢，在下目前也只好來個恕不奉告了。」

（未完・廿七）



俠情風趣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賭命浪子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浪子劉三答應文儀公主朱雅蘭的請求，建立第三勢力，阻止朝中奸臣與狐羣狗黨密謀作亂，挽回大好江山，而其中穿針引綫之人乃其師父風塵俠隱張子樵……浪子劉三易名劉二，乃劉三之兄，且是個絲綢大王，浪子遂與他的好友鹵蛋、鐵牛、小猴子等開始進行計劃，他先後買下北京城具規模的飯莊兼客棧的「五福樓」及「鴻泰綢緞莊」，待他要收購大小通吃卜再來的「再來賭坊」時，却遭他激烈反對，浪子唯有施用苦肉計，使得他連賭坊也輸掉；有吸血鬼之稱的錦衣衞馬玉向浪子收取保護費，不料他竟一口答應，何解……

委託押解古董　途中變生肘腋

鹵蛋不甘寂寞，也胡扯瞎說一通：「告訴冷九，錯過了今天，就等於錯過了一次升官發財，大富大貴，一步登天的好機會。」

大小通吃卜再來一一點頭應諾，在大家的目送下，乘轎離去。

× × ×

中午。

五福樓最豪華的「龍鳳廳」內，擺下了一桌山珍海味，水陸盛宴。

主人已到，鐵牛，鹵蛋，小猴子俱已候在那兒。

獨不見主客九千歲冷九。

信差卜再來亦未見轉來。

鹵蛋嘰嘰咕咕的道：「媽的，難不成他姓冷的胆敢看不起咱們的王王王，家家家。」

鐵牛有聽沒有懂，道：「什麼王王王，家家家，亂七八糟的，老子一句也聽不懂。」

小猴子道：「笨啊，就是鹵蛋剛才說的，什麼鋼鐵大王啦，收藏家啦的意思啦，名頭這麼大，應該可以將冷九唬來才對呀。」

話甫出口，鐵牛乍然驚叫道：「來啦，來啦！」

果見大門口外，停下來兩頂轎子，走出來兩個人。

一個是大小通吃卜再來。

另一人年齡甚輕，約二十五六，儀表堂堂，如臨風玉樹，身材魁梧，虎虎生威，在卜再來的陪伴下，向這邊行來，正是鼎鼎大名的九千歲冷九。

浪子劉三給小猴子、鐵牛、鹵蛋使個眼色，三人急忙趨前迎迓，他自己則立在龍鳳廳的門口未動，待冷九行近，這才道了一聲，「請！」與貴客同步而入。

請冷九坐上客位，劉三在主位相陪，其他三人只好坐在兩側，大小通吃卜再來却未敢入座。

九千歲冷九甚覺納悶，道：「卜老闆，坐呀，別站着。」

卜再來正容道：「有劉董在，那有卜某的座位。」

這一來，無形中提高了浪子劉三的身份地位，暗道：「卜再來，你眞會拍馬屁，拍得咱家好舒坦，好，一個馬屁，老子就赦免你一萬両的債。」

口中說道：「九爺旣然這樣說，就別客氣，坐，坐！」

卜再來還眞聽話，挨在鹵蛋的身邊坐下來。

已經開席，浪子劉三裝作出一副温文爾雅的高貴氣質，敬酒之外，談的都是題外話，對第三勢力的事絕口不提。

倒是客人有點沉不住氣了，首先開口說道：「劉董眞的是那個浪子劉三的哥哥嗎？」

浪子劉三正襟危坐的道：「我們是一母所生。」

冷九銳利的眸光停留在劉三的臉龐上，道：「冷某倒覺得，劉二爺爺簡直就是劉三本人。」

劉三暗暗吃了一驚，道：「我們是孿生兄弟，自然十分相似，可惜天各一方，連最後的一面也沒見上，唉！」

眞是天才演員，一聲長歎不算，還當場掉下兩滴眼淚來。

九千歲冷九道：「聽卜兄說，劉董的事業在南方，不知在那一行裏發財？」

小猴子代爲吹噓道：「在絲綢界，也在鋼鐵界，既是個絲綢大王，也是個鋼鐵大王。」

鐵牛接着說道：「雖然剛到北京，啼聲初試，也已建立起一些基礎，鴻泰絲綢莊，再來賭坊，以及這家五福樓飯莊，都是我們二爺的關係企業。」

鹵蛋的話也不少：「如果情勢許可的話，還有意在此大力投資，希望九爺能大力帮忙，這樣大家都有好處。」

冷九未置可否，對浪子道：「二爺一到北京，就順利的跟令弟的這幾位兄弟接上頭。」

劉三道：「是的，這幾位兄弟義氣感人，舍弟的後事還是他們料理的哩，因見他們無處可去，故而留在身邊，九爺如缺人手，可以撥一部份過去。」

冷九皮笑肉不笑的道：「那裏，君子不奪人之所愛，劉三的這帮弟兄，理當由二爺領導，倒是你我素不相識，蒙餽賜厚禮在前，又設盛宴招待在後，不知有何見敎？」

浪子劉三端起一杯酒，朝冷九照一照，不疾不徐的道：「豈敢，豈敢，素聞九爺在此有呼風喚雨之能，小弟初來乍到，是想就敎高明，不知此間江湖道，究竟是誰家的天下？」

言畢，擧杯一飲而盡。

九千歲冷九暗中冷哼一聲，心忖：「哼，這種事也來問老子，根本是明知故問，看他心懷詭詐，絕非善類，必然另有所圖，說不定跟他兄弟浪子劉三是一流的貨色，想以小吃大。」

也爽快的乾了一杯酒，朗聲道：「此間江湖道：盡人皆知，是司徒鰲魚與上官嵩的天下，甚而至於，放眼天下武林，也都是他們二人平分秋色的局面。」

浪子劉三道：「客氣了，據小弟所知，九爺在北京城擧足輕重，理當是三分天下才對。」

冷九忙道：「不不，上官嵩，司徒鰲財大勢大，在朝中又有後台大老闆，冷某螢火之光，怎敢與皓月爭輝，只不過是在夾縫中苟延殘喘罷了。」

話至此處，浪子劉三才導入主題：「爲何不招兵買馬，擴展地盤，與他二人爭一日之短長，先三分天下，彼此分庭抗禮，再進而蠶食鯨吞，一統江湖？」

冷九聞言臉色驟變，但迅即恢復原狀道：「劉董你太抬高我「，冷某才疏識淺，生平無大志，但求保持現狀也就心滿意足了。」

「九爺，須知保持現狀，就是退步了，這種觀念已經落伍啦。」

「奈何條件有限，欲振乏力。」

「此乃發展實力的必備要件。」

「爲什麽不跟別人合作呢？」

「冷某一向獨來獨往慣了。」

「如果有人願意大力支持，九爺意下如何？」

「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冷九不願仰人鼻息，當寄生蟲！」

由於冷九態度謹愼，儘管浪子劉三一再鼓起如簧之舌，旁敲側擊，鹵蛋、鐵牛、小猴子，以及卜再來，也在一旁敲邊鼓，九千歲却始終婉言相拒，不肯就範，且幾次將話題故意岔到別處去。

劉三精心策劃的鴻門宴，卒告一事無成，不了了之。

送走冷九、卜再來，四人站在門口，一臉的不自在。

鐵牛氣忿忿的道：「媽的，這小子眞難纏，硬是不上路。」

鹵蛋道：「是嘛，我看不用點手段，這小子是不會上咱們這條賊船的。」

浪子劉三給了他一個爆栗子，破口罵道：「混蛋，上船就上船，幹嘛要加個『賊』字，自貶身價，沒有水準。」

鹵蛋抱着頭，連聲稱「是！」沒有吭氣，小猴子道：「老大，出個點子嘛，第一次出擊絕對不能打敗仗，連小小的一條地頭蛇都擒不住，還談什麽發展第三勢力，保衛大明江山。」

浪子劉三一面往回踱着，一面說道：「咱家正在想，一定要贏這一仗，而且要贏得乾淨漂亮，讓姓冷的心甘情願的聽咱們差遣使喚，心無二志。」

鐵牛追上來，道：「老大，到底有何錦囊妙計，快說出來大家聽聽嘛。」

劉三已經進入客廳的門，他的臥室就在客廳裏面，轉身道：「少煩，讓我靜一靜，思得妙計之時，咱家自然會告訴你們三個鬼崽子。」

鹵蛋、鐵牛、小猴子都明白，這是浪子劉三「生產」妙計的必經過程，必須關起門來，獨自一人，出奇制勝的點子才能順利誕生。

於是，三人互使一個眼色，各自回房睡午覺去了。

浪子轉身入廳，關上門，還下了門。

進入臥房，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思潮洶湧澎湃，很快便達到忘我的境界。

眞是奇才，也是鬼才，諸葛亮再世恐怕也會甘拜下風，不過花了約莫半個時辰

的時間，便已籌得數條奇策妙計。

正自反覆推敲，難定取捨時，被一陣敲門之聲打斷，開門一看，原來是鹵蛋，當即「嘭！」的一聲，給了他一個爆栗子，怒道：「叫你不要吵，你偏偏要吵，害得咱家的妙計『胎死腹中』，非剝你的皮不可。」

方待出手揍人，鹵蛋連忙退步搖手道：「且慢，且慢，無事不登三寶殿，我有急事報告。」

「什麼事？」

「慘啦，慘啦，咱們的指揮中心可能會『三缺一』，無法完成。」

「豬八戒，你他媽的在說甚麼，老子怎麼一句也聽不懂。」

「老大，你是不是找了一個『牙子』（掮客），託他去買房子？」

「是呀，就是鴻泰綢緞莊後面的那一家『雅人齋』古董店。」

「牙子已有回話，雅人齋剛換了新主人。」

「賣了？」

「是的。」

「咱們可以再買回來。」

「牙子說，人家不賣！」

「這眞是件痲煩事，又不是賭坊，不能用賭。」

「也不是武館，動硬的，用打。」

「讓咱家想想，看看有沒有別的好法子。」

「難，難啊，我看老夫也沒轍，只好三缺一。」

「笑話，天下還沒有能難倒咱家的事，一定要將雅人齋弄到手。」

「才怪。」

「鹵蛋，你在說什麼？」

「沒有，沒有。」

「沒有就走。」

「到那兒去？」

「雅人齋！」

×　×　×

他們是從後院進去的，尚未至雅人齋的腹心重地，便被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人堵住，客客氣氣向他們問道：「請教兩位是——」

浪子劉三道：「隣居，在下就住在五福樓，敝姓劉，單名一個三字，特地前來拜訪。」

鹵蛋接道：「他就是鴻泰綢緞莊、再來賭坊的大老闆，董事長，家產億萬，連鎖店亦遍佈全國，也有進軍古董市場的意思。」

大吹法螺，一臉的燒包相，使那中年人甚覺厭煩，但初識乍見，又不便使人太難堪，遂漫應道：「哦，原來是劉董，失敬，失敬，謝謝，謝謝。」

鹵蛋却厭根兒不懂得什麼叫做含蓄、謙虛，搶先大發宏論：「別客氣，敦親睦隣嘛，連絡連絡感情，彼此熟識一下，是守望相助的起碼工作，一旦遇上了偷，也免得捉錯了人。」

劉三瞪了他一眼，小聲叱道：「少說兩句沒有人會把你當啞巴，鬼頭鬼腦的一臉賊相，如果有人失竊，人家第一個就會懷疑你。」

事實上，中年人正是這樣想，以爲是來探路的，虛應兩句，未曾多言。

浪子劉三笑意盎然的道：「還沒有請教這位先生在雅人齋的身份是——」

「二掌櫃。」

「聽說雅人齋換了新主人？」

「是啊，才完成手續不久。」

「二老闆是新主人的人？」

「不，是老人。」

「恭喜你，沒被炒魷魚。」

「新主人仁德寬厚，慈悲爲懷，老人一概留用，不會辭退半個人。」

「可有加薪？」

「那倒沒有。」

「眞是美中不足，咱家買下的企業，除留用所有員工外，不是加薪，就是吃紅，大家都精神百倍，生意越做越大，財源滾滾來。」

叫鹵蛋不要吹牛，說着說着，他自己却胡吹八吹起來了。

二掌櫃聽得不耐煩，皺眉道：「在下正忙着，兩位若是沒有別的事，那就請回吧。」

浪子劉三急聲道：「有，有一件事正想痲煩二掌櫃。」

「請劉董明示。」

「咱家想知道，貴主人買下雅人齋，是想長期經營，還是欲轉手圖利？」

「此非本人職權，不清楚。」

「可否臨時客串，爲咱家當一次牙子？」

「幹嘛？」

「介紹買雅人齋。」

「這恐怕不方便吧？」

「你是雅人齋的人，熟悉內情，才方便呢，若能順利成交，咱家答應升你做大掌櫃。」

鹵蛋忍不住，又多嘴多舌的道：「我們老大一定還會加你的薪，外加百分之二的佣金。」

原以爲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二掌櫃却不爲所動，道：「在下身在雅人齋，有所不便，兩位還是另請高明吧。」

碰了一個橡皮釘，劉三楞了一下，道：「至低限度，總該可以告訴咱家，雅人齋的新主人是那一位？」

「是我！」

回話的是個女聲，甜美極了，也清脆極了。

香風飄處，從前院的月門內，步出來一位宮裝少女。

後面還跟着一羣人，有少女，也有壯漢。

是文儀公主朱雅蘭。

「主人！」

「公主！」

二掌櫃、浪子劉三齊聲招呼，趨前相迎。

鹵蛋耳聞目見，想不到買下雅人齋的會是朱雅蘭，更想不到文儀公主美若天仙，令他渾身顫抖，不敢逼視，忍不住脫口說道：「嘩啦！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美的女人，眞是上帝的傑作！」

浪子劉三馬上喝斥道：「放肆，在公主的面前不得胡言亂語！」

執料，朱雅蘭却怒意全無，笑盈盈的道：「無妨，天下的女人，沒有一個不喜

歡別人讚美的，可惜有些人甚是吝嗇，不肯輕意表露，往往會在彼此之間築起一道無形的牆。」

浪子劉三連聲稱是，忙將鹵蛋介紹給朱雅蘭，道：「公主，他叫鹵蛋，傻呼呼的，喜歡吹牛說大話，但為人却忠心耿耿，誠實可靠，還有鐵牛和小猴子等，都是生死與共的患難朋友，可以為公主拚死賣命。」

公主笑而不答，鹵蛋眉飛色舞的道：「成啦，成啦，公主買下雅人齋，就可以四通八達，咱們的指揮中心也可以順順坦坦的建立起來了。」

朱雅蘭道：「有了據點，有了指揮中心，只是起步，只是最起碼的基礎工作，最重要是發展實力，可有具體的進展？」

浪子劉三據實說道：「咱家將冷九列為第一號目標，怎奈出師不利，一開始便遇上困難。」

文儀公主黛眉一軒，道：「有什麼困難？慢慢說，咱們邊走邊談，本宮帶你們參觀一下古董店。」

話完，領着劉三、鹵蛋，轉身往前院行去。

劉三將全盤經過細說一番，公主讚不絕口的道：「好！好！不花一文錢，不傷一個人，能贏得『再來賭』，收服卜再來，足證少俠多才多藝，本宮沒有看錯人，尤其吸血鬼馬玉，雖然是個小角色，但能在錦衣衛衙門內安置一個人，意義非同小可，有極大的發展餘地，若是能再進而將谷大用弄到手，等於是在劉閣的身邊放了一顆定時炸彈。幹得好，請少俠儘管放手去做，若有何需要，本宮自當全力支援。」

話至此處，人已到了前面店舖，但見櫥窗之內，古玩玉器，琳瑯滿目，觸目皆是價值連城的藝術精品。

浪子劉三忽發奇想，道：「公主，在下想借幾欵古董一用。」

文儀公主朱雅蘭一怔神，道：「做什麼？」

「想用來套姓冷的。」

「可以，請少俠隨便選。」

「嘻嘻，咱家是個門外漢，不懂！」

「那就叫斯文替你選吧。」

「誰是斯文？」

文儀公主指着二掌櫃道：「就是他，古董店的一切事務，全權交給他來處理，本宮這個大掌櫃只是掛名，原定想在宮外建立一個立足點，現在既然情勢如此，就一併交給少俠好了，本公主將會派人常駐雅人齋，以便連繫。」

鹵蛋年僅十五，童心未泯，拿二掌櫃斯文尋開心：「原來二掌櫃叫斯文，還好文質彬彬的沒有掃地，也沒有背叛公主當牙子，倘若貪圖佣金，慫恿公主賣房子，此刻可能已經被炒魷魚，捲舖蓋，到馬路上掃地去了。」

斯文苦澀的笑笑，一句話也沒有說。

却將文儀公主逗樂了，直讚鹵蛋伶牙俐齒，幽默風趣，對浪子道：「劉三，他喜歡什麼？本宮打算送他一份禮。」

浪子劉三笑道：「送鹵蛋禮物最簡單，一百個鹵蛋就够他吃上一整天。」

朱雅蘭沉思一下，道：「送鹵蛋太隨便了，難免會惹人笑話，這樣吧，本宮開一張遠期支票，他日一旦扳倒劉、胡、司徒、上官這一干狐羣狗黨，就送他一百個金蛋。」

鹵蛋喜得跳了起來，道：「謝謝公主，謝謝公主，俺一定要殺第一刀，立第一功。」

浪子劉三開玩笑的說：「這不公平，我抗議，不知公主要送在下什麼東西？」

朱雅蘭眸光閃閃，柔情似水，忸怩的道：「禮物是一定會送的，只是本宮現在還無法確定要送什麼。」

斯文站在一旁，有事要請示，這時才找到一個說話的機會，對劉三道：「請問劉爺需要那一類的古董？」

浪子劉三道：「我不懂，反正選最古、最老、最值錢的就可以了。」

鹵蛋道：「也要好看的，讓人一看就曉得很值錢，小偷一見就想偷的那種東西，多弄幾樣，別小兒科。」

有了原則，斯文好辦事，沒多久便選好三樣寶物。

一隻玉麒麟；一對青銅馬；還有一隻翡翠酒杯。

問明了三樣瑰寶的出處，功用與價值，請斯文以最高級的銅匣裝好，臨告辭前，浪子劉三想起了死牢內的老友石磊，道：「不知營救石頭的事可有眉目？」

朱雅蘭歉然一笑，道：「正在進行，尚無頭緒。」

「最好能快點，人頭落地之時就來不及了。」

「本宮知道，王大人那邊也正在進行中。」

「一有消息，請立即通知咱家。」

「救人如救火，本宮會的，請少俠寬懷。」

「如此，咱家就謝了，告辭。」

「慢走。」

× × ×

未能將冷九征服，劉三心有不甘，翌日上午，僱了一頂豪華暖轎，帶着寶物，在鹵蛋、鐵牛、小猴子的步行相伴下，直接來到九千歲的大本宮——「集賢莊」。

其實只是一座寬闊的大四合院，走馬大門上方「集賢莊」三字，其大如斗，耀眼生輝，老遠就可以看到。

甫至大門外，照劉三的意思，是要抬進去，好擺擺威風，却被冷九的幾名弟兄攔下來。

小猴子、鐵牛、鹵蛋跟他們都是熟人，而且還是寃家對頭，其中一人驚「咦」大聲喝，道：「赫！是你們這幾個小混混，你們的胆子可不小啊，竟敢上集賢莊的門。」

語多輕視，滿面不屑，顯然未將他們放在眼內。

小猴子冷然一哂，軟中帶硬的道：「我們是陪我家劉二爺來的，不然請都請不到哩。」

「來幹嘛？」

「同拜冷九爺。」

「誰是劉二？」

「就是商場大亨，絲綢大王。」

鐵牛道：「也是鋼鐵大王。」

鹵蛋道：「還是古董大王。」

三人胡吹一通，那人充耳無聞，怒沖沖的道：「管你什麽大王小王，下轎，來到集賢莊，就得照規矩來，司徒鰲、上官嵩照樣步行入門。」

小猴子欲待爭辯，被劉三阻住了，在轎內說道：「小猴子，別跟他們一般見識，入境隨俗，強龍不壓地頭蛇，大丈夫能屈能伸，下轎就下轎，有什麽了不起。」

餘音未落，人已步出轎門，鐵牛、鹵蛋、小猴子一人捧着一個銅匣子，結伴進入集賢莊。

却將冷九的弟兄看傻了眼，有人道：「奶奶的，這不是浪子劉三嗎？什麽時候發了橫財，肥了。」

另一人說道：「不對呀，劉三已經被砍頭，人死不能復生。」

早先發話的那人道：「好像聽九爺說過，劉三有個哥哥，叫劉二，是孿生兄弟，從南方來，很有幾個臭錢，昨天請客的就是這小子。」

冷九已得到通報，但因昨日劉三未曾出迎，記恨在心，一報還一報，今天他連花廳的門都不肯出，就候在廳內，直待浪子跨步而入，始皮笑肉不笑的道了兩聲：「歡迎，歡迎！」

花廳很大，設備堂皇，正對面牆上有一個「義」字，兩排雕椅排列整齊，還舖滿了波斯地毯，氣派的確不小，比起劉三以前的場面，簡直是小巫見大巫，難怪冷九會以大欺小，一度曾有吞併之心。

冷九原以爲是劉三發了洋財，有錢沒處花，又來敬贈厚禮拍馬屁，及見揖客入座，鹵蛋、鐵牛、小猴子依舊捧着銅匣子，不會放下，始知事情透着古怪，來意如謎，於是不痛不癢的搭訕道：「昨日叨擾，銘感五中，今天就在舍下便飯如何？」

浪子劉三道：「盛意心領，咱家坐坐就走。」

冷九望着銅匣子，道：「劉董此來，可是有什麽貴幹？」

劉三就是故意吊他的胃口，冷九出言相詢，這才說明來意：「不敢，一則同拜，再則想請九爺帮個小忙。」

「好說，只要冷某能力所及，自當從命。」

「其實也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喜九爺來說，不過是舉手之勞。」

「請劉董據實相告。」

「是想請九爺派人送幾樣古董到南方去。」

「這事應該找鏢局才對。」

「是應該找鏢局，只是京裏的鏢局，清一色全是上官嵩、司徒鰲這兩個老傢伙的關係企業，咱家是怕，他倆明爭暗鬥，爾虞我詐，遭了池魚之殃，所以才想到冷九爺。」

「鏢局一行，本來就是他們兩家獨佔，冷某乍然插手，恐有不便。」

「九爺說那裏話來，不用鏢車，不插鏢旗，祇要你不言，我不語，任誰也查不出來。」

「冷某從未接過這門生意，必須考慮考慮。」

浪子劉三不願給他考慮的時間，取出一張銀票來，往冷九面前一送，道：「這是咱家顧付的費用，請九爺過目。」

冷九不看還好，一看便如屁股着了火似的，差點跳了起來，單是保費就是白銀十萬両。

數字太大，空前未有，不禁怦然心動，那還有心思再作考慮，迫不及待的追問道：「這麽多，敢問要護送的是什麽寶貝？價值幾何？」

小猴子、鐵牛、鹵蛋將銅匣子放在桌上，相繼打開。

鐵牛道：「這是一隻玉麒麟，通體雪白，雕工精細，栩栩如生，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東西。」

小猴子道：「這是一對青銅馬，年代更早，是殷商遺物，也是國寶。」

鹵道：「這一隻翡翠酒杯，年代不算太久，是唐朝的東西，但價值最高，只要注滿美酒，就會現出九條龍，還會聽到龍吟之聲呢，所以又叫九龍杯，九爺不信可以倒一杯酒試試看。」

冷九不由好奇心起，命人注酒入杯，果不其然，隱隱約約中有九條龍影浮現，並有細微的聲響傳出，忙不迭的道：「劉董還沒有說，這些寶貝價值幾何？」

浪子劉三慢吞吞的道：「不多，大約一百萬両銀子。」

冷九瞠目結舌的道：「百萬両的價值，劉二爺肯出十萬両的保費？」

劉三暗忖道：「哼，區區十萬両銀子，就把你冷九給嚇着了，沒有出息，料你也成不了大氣候，休想逃出劉爺爺的手掌心。」

表面上却依舊神態自若的道：「九爺可是嫌少？」

冷九略顯慌亂的道：「不少，不少，够了，已經足够了。」

鹵蛋噘着嘴巴嘟喃道：「是嘛，這比放高利貸還好賺，是我們二爺誠心想結交你這個朋友，才破例特別優待，誰是把要銀子往門外推，不是白痴，就是傻蛋！」

有錢能使鬼推磨，冷九不是二百五，不會將白花花的銀子往門外推，想都沒想，便將這一筆生意接下來，道：「請問要送到那裏去？」

「長沙。」

「交給何人？」

「長沙知府大人宋老頭。」

「劉董與府台大人的關係是——」

「朋友，忘年之交的老朋友。」

「這些寶貝是宋堅人的東西？」

「是咱家送給他的一些『薄禮』。」

「急不急？」

「越快越好，宋老哥是個古董迷。」

「明日起程如何？」

「可以，最好先把銀子提出來再上路，這樣比較踏實，也有勁，免得躭心遇上空頭會退票，白忙乎。」

「二爺說笑了，冷某信得過。」

「好朋友，明算帳，該辦的手續還是要辦。」

「冷九知道，馬上開一張字據交給劉董。」

「字據只是一張廢紙，人的名譽才重要，開不開都無所謂。」

「那裏，公事公辦，一定要開。」

再仔細檢視一下古董的件數，九千歲冷九當面開了一張字據給浪子劉三。

劉三奸狡，虛情假意的客套一番，才收下來，內心的想法却不一樣：「媽的，想要賴？成嗎？沒有字據老子憑什麼找你算帳，又如何套牢你放在脚底下踩！」

十萬兩銀子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冷九一反常態，堅持要請劉三等人在「集賢莊」便飯，爲浪子婉言辭謝，結伴退出。

× × ×

一回到五福樓，鹵蛋、鐵牛、小猴子的悶葫蘆便打開了，要問的話題一籮筐。

鹵蛋首先開炮：「老大，你發神經，一出手就送姓冷的十萬兩，慷他人之慨，小心偷鷄不成蝕把米。」

浪子劉三笑道：「這是投資，一本萬利，也是釣餌，咱家要釣大魚！」

「假如肉包子打狗，一去無回，那怎麽辦？」

「萬無一失。」

鐵牛疑雲滿腹的道：「長沙知府眞的姓朱？」

劉三道：「一點不假。」

「你們是老朋友？」

「才怪。」

「那老大爲何要送禮給他？」

「是鬼話，也是計。」

「什麽計？」

「妙計。」

「別賣關子，把話說清楚。」

「暫時保密。」

小猴子心急如焚的道：「雅人齋的古董，雖然不値百萬兩，却也非同小可，再加上十萬現金，數目更大，一旦有所損失，如何向公主交代？」

浪子劉三道：「咱家自有計劃，你們不必操心。」

「你倒輕鬆，想想看，九千歲一到長沙，馬上就會將騙局拆穿，冷九可不是省油的燈，我們能不操心嗎？」

「咱家也不是好惹的人物，任他神通廣大，必也在劫難逃。」

「老大，你可是巳有了旣成的陰謀詭計？」

「當然，聰明人從來不亂幹。」

「說出來讓大家聽聽嘛，急死人你可要償命。」

「天機不可洩露！」

「死劉三，臭劉三，言而無信，故示神秘，專斷獨裁，一意孤行，沒有一點民主意識，把我們兄弟當傻蛋來耍，再不從實招來，就把你砸扁搗爛，包人肉包子來大拍賣！」

小猴子首先發難，鹵蛋、鐵牛立即響應，亂喊亂罵，亂吵亂鬧，動口不足，繼之動手，直將劉三追打進小客廳，追上了床，仍不肯善罷甘休。

罵够了，打够了，也玩够了，大家都筋骨舒暢，好不開心。

這就是劉三的目的，出獄至今，數此刻最快活，就在床舖上，四顆腦袋湊在一起，嘰哩呱啦的說了一番悄悄話。

鹵蛋驚呼道：「好，好計！」

鐵牛瞪眼道：「高，高招！」

小猴子鼓掌道：「絕！妙！擒下姓冷的，就是咱們的出頭天！」

浪子劉三語重心長的道：「想要百戰百勝，必須有萬全的準備，咱們先合計合計一番，然後再行動，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 × ×

九千歲冷九是個老汀湖，做事一向小心謹愼，老謀深算，這就是他爲什麽能在司徒鰲、上官嵩兩人之間安然生存的原因所在。

這一日一早，他先派了幾個人出去探路，然後才裝扮成一個客商的模樣，乘轎出城。

到達預定地點，那兒早巳備好了一匹馬，冷九將銅匣放入馬鞍皮囊內，見探路的弟兄打來暗號，表示路上平靜無波，這才策馬向南馳去。

不久，身後，百丈之外，也出現一人一騎，身上還帶着傢伙，是專門負責殿後的一位屬下高手。

前面，左右，皆佈置有人，彼此以暗號爲記，且保持一段相當的距離，並未結夥同行，爲的是怕目標太大，引人注目。

心思甚細，計劃亦周，奈何霉運當頭，他的對手是浪子劉三，打從一開始便墜入彀中。

劉三的確不簡單，計謀百出，神鬼莫測，冷九一夥的行踪始終在他的掌握之中。

然而，他並未發起全面攻擊，當面行搶。

而是採取蠶食的方式，各個擊破，用奇襲，猝然下手。

第一個目標是殿後的那位朋友，選了一個適當的地點，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冷不防羣起而攻，那小子的手連劍柄還沒摸到，腦袋裏才轉了半個念頭，便被劉三點了睡穴從馬背上掉下來。

那人並未落地，被鐵牛接住，抬至高粱地。

鹵蛋早將他的馬匹牽走，驅入曠野之中。

動作快速，手法乾淨，沒有喝叱，沒有打鬥，可謂神不知，鬼不覺，做的天衣無縫。

就算稍有瑕疵，那小子也弄不清敵人的來龍去脈，因爲浪子劉三等人全部一副蒙面大盜的打扮，根本耳目莫辨，身份不明。

此事的成敗，至關緊要，劉三看得很重，不僅關係第三勢力的能否順利成長，也是他這位長久屈居人下的八千歲，與九千歲冷九的一場總決戰，決心要將冷九擒下，在他面前稱孤道寡，而又不落痕跡。

是以，幾乎是傾巢而出，沿途皆佈有明樁暗卡，冷九一行人的任何風吹草動，鷄毛蒜皮小事，浪子劉三皆瞭然指掌。

因此，中午之前，便將冷九的兩隻翅膀也剪掉了。

現在，僅僅還剩下冷九自已，和前面開路的那位仁兄兩個人。

冷九畢竟是個精明的傢伙，左右及後方的同伴久未連繫，免不了心裏有點犯嘀咕，勒馬回望，烟塵漫漫，左瞧右看，同樣目不見人，不由的一股寒意襲上心頭，驀地雙腿一夾，拍馬而奔，追上了前面的人，劈面就說：「小張，可曾見到担任側翼護衛的老蔡與小胖？」

小張楞了一下，道：「沒有。」

冷九道：「曾否跟你連絡？」

「也有好一陣子沒見他倆的動靜。」

「糟糕，我們可能已經着了別人的道兒。」

「不會吧，此事十分秘密，無人知曉。」

「江湖上的事，難說得很，百萬兩的古董，任何人都會動心。」

「九爺，別往壞處想，也許是他倆有所發現，前去一探究竟。」

「可是，他奶奶的怪事，後面的痲子也沒了影踪。」

「九爺，咱們說好在前面鎮上打尖，姑且在那裏等一等，也許他們很快就會追上來。」

事情透着邪門，冷九無計可施，只好照着小張的意思，來到前面小鎮。

沒有進去，就停在鎮外等。

亦不曾上館子，叫來兩碗排骨麵，就坐在一棵大樹下吃起來，因爲寶貝在馬鞍皮囊內，不敢離得太遠。

當然不可能等到小胖、痲子、和老蔡，他們三個全部去見周公了。

香噴噴的排骨麵才吃了一半，冷九、小張自己也遇上痲煩，冷不防從樹上垂下來兩條繩子，好準，好快，二人警覺時，被子已經被套牢，猛地被吊在半空中。

接着，一片黑暗鋪天蓋地而來，睡穴被制，跟他們的同夥一同前去接受周公召見。

樹上的兩名弟兄，樹後的鐵牛、鹵蛋等人一齊湧現，劉三這才第一次開口說話：「快，快將冷九、小張放下來，找個地方藏好，咱們即刻撤離現場，化整爲零回京——」

「去」字未出，異事陡生，有一條人影踏空蹈虛而來，還沒有看清楚是男是女，來人已跨上冷九的雕鞍。

「不要動！」

「你要幹什麽？」

「呀，是邋遢公子！」

「媽的，他逃了，是個賊！」

「快追，快呀！」

「追不到咱們就完蛋了！」

變生肘腋，羣情大譁，呼喝之聲驀然四起……

混亂中，當浪子劉三騎上小張的馬揮鞭追趕時，邋遢公子去勢如風，已在百十丈外。

鹵蛋、鐵牛、小猴子更糟，輕功雖已展至極限，無奈本身功力尚淺，無法與快馬相比，追不到三分鐘便已被遠遠拋在後頭。

× × ×

邋遢公子一馬當先，其快如飛，比飆車還快！

浪子劉三緊隨在後，全速猛追，却始終無法將距離拉近，反而越追越遠。

好漂亮的騎術，猛然抽韁回馬，「希聿聿」的馬鳴聲中，邋遢公子驅馬奔向西側的荒山野地。

不時回頭張望，也不知是觀察劉三的行踪，還是別有所圖？

眨眼工夫，已進入山區，山路崎嶇，障碍亦多，追起來益形困難，浪子劉三暗暗叫苦不迭。

「喂，朋友，別逃啊，快停下來，一切好商量。」

「要錢，我可以給你銀子！」

「要地位，我可以保你做官！」

「只要將馬留下來，願意答應你任何條件。」

「……」

「……」

喊得聲嘶力竭，所有的好事，金錢、地位、女人等等都說遍了，開了一大堆空頭支票，邋遢公子却充耳不聞，相應不理，甚且連頭也沒再回，三轉兩轉的便在劉三的視綫內消失。

劉三大吃一驚，快馬加鞭，行沒多遠，山勢漸陡，馬兒已是寸步難行。

突聞「希聿聿」一聲馬鳴傳來，循聲望去，冷九的馬就停在一個山峯轉角處。

一絲喜悅方自心田升起，及至未見邋遢公子的人影，先已涼了半截，翻身下馬，撲過去一看，整個人都驚得呆住了，裝古董的皮囊早已不翼而飛。

「邋遢公子，你在那兒？」

「這些東西你不能要，要了會惹來殺身之禍。」

「喂，你若再不答腔，老子可要臭罵你啦。」

「我操你親娘祖奶奶！」

「老子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今生今世，誓不兩立！」

一面罵，一面四處亂竄，罵得口乾舌焦，也找遍了附近不少地方，邋遢公子竟如石沉大海，音影全無。

却見一棵大樹上，被人用匕首刻下一行字：「狗咬呂洞賓！」

再往前，數丈外，另一棵樹上也有四個字：「請君保重！」

字跡刻畫甚新，尚有樹汁外溢，無疑是邋遢公子的傑作留言。

浪子劉三是消遣他人的專家，常常以此爲樂，曾幾何時，風水輪流轉，現在却成爲別人消遣的對象，是可忍，孰不可忍，氣得他牙癢癢地，暴跳如雷，恨不能將邋遢公子咬一口。

可惜，尋遍附近不少地方，再也沒見到邋遢公子的一影半踪。

倒是鐵牛、鹵蛋、小猴子已慢慢陸續追到，一個個汗如雨下，氣喘如牛，舌頭伸得長長的，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狗。

問明事實眞象，三人俱如洩了氣的皮球，整跨冷九的甜美滋味，悉被邋遢公子的強盜行爲給沖得烟消雲散。

鹵蛋道：「慘啦，慘啦，古董被刧，不知如何向公主姐姐交代。」

鐵牛道：「就最怕那個骯髒的傢伙是與冷九一夥的，果不幸而言中，姓冷的準會大興問罪之師，不把咱們連骨頭吃掉才怪。」

小猴子啐道：「你娘，你們窮緊張什麽，病人尚未斷氣，就爭着穿喪服，依我看，那邋遢公子不大像是冷九的同路人，只要找到這小子，設法擺平，九千歲依舊在咱們掌握之中。」

聽完小猴子的分析，浪子劉三寬慰不少，道：「不錯，只要將邋遢公子擺平，就可以免去後顧之慮，大體而言，這一仗咱們還是打贏了。」

鹵蛋望着大樹道：「『狗咬呂洞賓』，老大，這是什麽意思？」

浪子劉三搖頭道：「鬼才知道，咱家正在爲此百思不解。」

鐵牛道：「『請君保重』，挺客氣的嗎，似乎並無惡意。」

小猴子道：「這小子的腦袋可能有毛病，言行不一，自相矛盾，簡直令人莫測高深，猜不透他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一個人物。」

浪子劉三道：「暫且別去理會這個臭小子，快回城裏去吧，如果冷九動作够快，說不定今夜就會向咱們投降，他們的睡穴，大約再過個把時辰便可自解。」

將馬兒留在山上，蒙面巾以及僞裝的外衣，全部放火燒掉，然後才放心大胆的從另外一條路下山去。

× × ×

事出意外，當天夜晚九千歲冷九並未有到「五福樓」向劉三負荊請罪，屈膝投降。

第二天上午，四個人皆望穿秋水，依然動靜全無。

派出去的人回來稟報，集賢莊一切如常，並無異狀。

遍查整個京城，沒人見到九千歲冷九的影子。

一個活生生的人，就這樣失踪了，沒有人知道他身在何處？也沒有知道他到底作何打算？

事情顯得很沉悶。

沉悶中別有一種詭異。

詭異中又另有一種令人窒息的氣氛。

就在這個沉悶、詭異、而又令人窒息的時刻，九千歲冷九仍沒來，小二哥却領着一位貴客走進小客廳。

是刑部總捕頭八臂神捕王鐵漢。

浪子劉三忙起身笑語道：「是什麽風把王總吹來了？」

八臂神捕王鐵漢先不答話，叫劉三先替彼此引見一番，落坐之後始道：「不是風，下官是奉命而來。」

「奉何人之命？」

「自然是公主。」

「有何事？」

「是爲了少俠的好朋友石磊。」

「對，是否營救石頭的事已有了眉目啦？」

「公主從一位太醫那裏弄到一包毒藥，特地命下官來此與少俠相商，看看是否可行。」

浪子劉三臉色大變的道：「毒藥竟可以救人？」

「是的，毒藥的時效只有一個對時，時間一到，便會自行醒過來，在此之前，與死人一般無二。」

「哦，咱家明白啦，公主的意思是，想利用假死，光明正大將石頭抬出來？」

「正是這樣。」

「有沒有危險？」

「很難說，公主與下官均無實際經驗，是否可行，請少俠定奪。」

「事關石頭生死，咱家也不敢作主，應該當面跟他說明才對。」

「少俠允准後，下官自當與石磊言明當面。」

「除此之外，莫非沒有更好法子？」

王鐵漢臉色陰沉沉的道：「只此一計，別無他法，而且要快。」

「爲什麽？」

「三五日後，可能就會行刑。」

「旣然如此，只好冒險一試。」

「公主和下官的看法也是這樣。」

「那就請王總火速回衙，立即付諸行動，石頭一旦毒發『身亡』，我們馬上把他抬出來。」

「衙門做事，有一定的程序，不可能這樣快。」

「那要怎樣？」

「驗屍。」

「大概需要多久？」

「這要看仵作的生意好不好，倘若京裏死人太多，大排長龍的話，可能就會有麻煩。」

鹵蛋道：「乾脆事先預約掛號好啦。」

浪子劉三伸手在他頭上刮了一掌，斥道：「渾球，這種事怎麽可以預約掛號，不過，可以設法打點，相信以王總的身份，應該不成問題。」

王鐵漢道：「老夫當盡力而爲，徵得石少俠同意後，馬上進行，同時派人來通知你們，請備好棺木，在大牢外面的巷子裏候着，驗屍一畢，就可以抬走。」

浪子劉三不假思索的道：「好，咱們就這麽辦，王大人請速回，恕咱家不請你吃蒙古烤肉，容後再補，請，不送！」

是不必送，王捕頭比劉三還急，送字尚未出口，便已出門不見！

× × ×

石磊，由於連名帶姓，一共有四個石字，所以劉三喜歡叫他石頭，是他的生死之交的好友，而此刻，正是石頭生死交關的時候，從王捕頭出門的那一刻起，浪子劉三的心弦便緊緊的繃起來。

本該跟着王總去，也好就近掌握狀況，然而，事實上却不許可他這樣做。

因爲，九千歲冷九隨時都有前來投降的可能，吸血鬼馬玉，差不多也是該將錦衣衛指揮使谷大用釣來「再來賭坊」豪賭的時候了。

這兩件事太重要了，事關第三勢力的消長與發展，浪子劉三必須親自坐鎮，方可應付裕如。

等待的味道很不好受，簡直如坐針氈，度日如年！

四人默然相對，苦候了一個多時辰。

沒有等到九千歲冷九。

沒有等到指揮使谷大用。

所幸，八臂神捕王鐵漢那邊派來一名捕快，有消息傳來。

浪子劉三的反應好強烈，衝上去，迫不及待的，劈面就說：「事情怎麽樣？石頭同意沒有？」

捕快愕然領首道：「他已將毒藥服下了。」

「死了嗎？」

「死了！」

「那現在——」

「我們頭兒叫你們趕快購棺備用。」

「沒問題，仵作方面……」

「正在接洽中。」 （未完・三）



◎◎◎◎◎◎◎◎

上文提要：

柳花花獨孤美接受朱媚請求，三人帶着小英驅車來到一條窮苦人家聚居的陰暗小巷，見到葉小英的父親病臥地上，兩個弟妹樣子已十分可憐，原來葉父是個癮君子，正當柳花花送銀兩讓他去買「藥物」時，葉父突然卒倒在門口，朱媚表示願意收留三個失去家庭溫暖的孤兒；柳花花獨孤美向朱魯東表明無力偵破失鏢案，遂與朱媚離開大漢鏢局……

◎◎◎◎◎◎◎◎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飛・圖

快樂的毒藥

墳崗鏢銀已掉包　挾持人質圖脫身

關山月挺直的鼻尖上已有隱隱的汗珠……

「但是，」獨孤美接口：「那天你帶我們去你埋藏銀子的荒墳上．我們却發現那裡的墳土其實剛翻挖不久，絕不會超過兩天工夫；如果你認爲這點理由還不夠充份的話，告訴你，我們其實已在兩天前便悄悄的來到青山鎭了，而且也已暗中與馬總鏢頭碰過頭，從他那裡得知你的背景資料及爲人的個性……」

「你們已來了兩天？」關山月吃驚道：「而且你們還和馬總鏢頭接觸過？他，他怎沒告訴我？」

「他當然不會告訴你，」獨孤美撇了撇唇角，嘖聲道：「花花大少無論如何不是馬總鏢頭惹得起的，而且他也沒有那個必要惹他，不是嗎？他自然樂得做個順水人情，而跟我們合作了。」

柳花花淡淡一笑：「我們還從他口中知悉在我們第一次到青山鎭的前幾天，這裡曾經下了一場傾盆大雨，而你在荒墳上埋藏銀子的地方，墳土却是新土，沒有被雨水淋過的跡象，這足以証明你掩埋銀子的時間非常短，肯定不是那批贓銀。」

一頓，沉聲道：「就憑這兩點理由，便足夠說明你在欺瞞我們，你還有話說嗎？」

關山月面色倏然蒼白，啞口無言。

半晌，他舉袖拭去額角上的汗水，苦澀的笑了笑：「有，我有一個問題想問。」

「請問。」獨孤美朝他嫣然一笑。

「這些問題你們上次來的時候，爲何沒有提出來？」關山月低啞着嗓子：「而且你們已在幾天前宣佈放棄偵辦那宗失鏢案，現在却爲何……」

柳花花緩緩道：「其實當時我們心裏已頗爲懷疑，只不過我們說不出所以然來，回去之後，發現岳光輝竟然匆匆離開『大漢鏢局』，很令人奇怪，於是我們這位獨孤美大小姐不死心，花了一整晚工夫沒睡覺，終於讓她想出了破綻……」

獨孤美含笑接着說：「由於這件案子很不單純，我們始終處在敵暗我明的位置，偵辦起來實在很不利，因此我們以退爲進，假意宣佈放棄此案，藉以鬆懈你們的注意力。」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關山月有些茫然：「岳光輝離開大漢鏢局跟我有什麼關係？」

「這件事一下子不容易說淸楚，不過沒關係，我還是會慢慢說給你聽的。」獨孤美眨了眨眸子，接着說：「我們之所以要來看那批贓銀，當然是因爲懷疑那批贓銀有問題，這一點我想你已經知道。」

關山月沒有回答，但是他眼裏已有默認之意。

「最主要的，我們認爲那車鏢銀裡必有不可告人的貴重之物，否則岳光輝不會從老遠趕來大漢鏢局親自坐鎭追鏢。」柳花花說：「起先我們懷疑刦鏢根本就是朱魯東做的，不過是由朱媚出面來頂罪吧，而你關山月是和她討好的一顆棋子，我們以爲在我們逼使朱媚來青山鎭時，朱魯東已緊急派人前來通知你，因而你告假佈置另一批銀子企圖蒙騙我們；我們雖覺得有蹊蹺，但苦於無確切証據，只得不作

聲……」

「但是，我們發現岳光輝匆匆離去，於是我們又有了另一個假設。」獨孤美說：「這個假設是說岳光輝也已暗中知悉我們前往青山鎮查探贓銀，所以匆忙離開大漢鏢局，趕在我們前頭與你接觸……」

「當然，並不一定是岳光輝本身親自前來，他自然有很多方法派人趕在我們前頭與你接觸，因而你預知我們會來，所以急急告假佈置假贓銀……」獨孤美頓了一頓又說：「我們的推斷，這件案子，朱媚如果說假話，那你關山月自然有嫌疑；但是如果她說的是眞話，你依然有嫌疑。換句話說，你關山月佈置假贓銀，有可能是朱魯東的意思，也有可能是岳光輝的意思，你懂了麼？」

關山月沒有說話，因爲他又聽到獨孤美的聲音，她說：「不管是誰的意思，總之你關山月佈置假贓銀來欺瞞我倆是無可否認之事，你能否認嗎？」

關山月沒有否認，但是他也沒有承認。

他問了一個問題：「那你認爲這件事是誰指使叫我做的呢？」

「你肯說嗎？」獨孤美睨著他。

關山月沒有說。

他當然不肯說。

「我知道你不肯說，」柳花花淡淡一笑：「不過沒關係，我自然會替你說，這件事實際上是岳光輝要你這麼做的……」

柳花花話沒完，關山月那本已平靜的臉色突又瞬息大變！

雖然只是短暫一變，却等於已承認了柳花花所說的是事實。

但是關山月的鎮靜功夫的確有兩下子，他居然微微一笑問：「你爲何這麼肯定是岳光輝？」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獨孤美慢條斯理的回答：「第一個原因，我們曾經細細檢查過你的臥室……」

關山月臉色又是一變！

獨孤美朝他微微一笑，接著說：「我們發現臥室的窗檻上有兩處刀鋒砍過的痕跡，而且還有一些泥屑。刀痕極新，泥屑的土質和你屋牆外的土質一樣，這表示不久之前，有人自外越窗而入與你在室內發生格鬥，你說是嗎？」

關山月那張原是很好看的臉孔忽然變得極爲難看，而且鼻尖又冒出了汗滴。

他揩了一下額角，望住獨孤美問：「妳的意思，是岳光輝曾經用武力逼迫我？」

「不，」柳花花回答：「岳光輝是使用暗器出了名的，而且他的貼身隨從趙屠是用鞭的，他們都不用刀，從這點看來，顯然與你格鬥之人並非是岳光輝本人；最重要的是，他是在我們來青山鎮的第二天早上才離開大漢鏢局，在時間上來說，他絕無可能比我們先趕到青山鎮，因此我們推斷與你格鬥之人必是他遣派來的。」

「如果我們推斷不錯的話，」獨孤美盯住他：「他們原本想用武力强迫你交出那批贓銀，結果不成，所以用利誘使你和他們合作，命你佈置假贓銀蒙騙我們，目的是想讓我倆一無所見，不欲我們知道那批鏢銀究竟藏有什麼東西。」

關山月忽然嘆了一口氣，望著柳花花說：「江湖傳言花花大少頭腦精明，果然不錯，果然不錯……」

「過獎了，」柳花花淡淡一笑：「其實這件案子若沒有獨孤美鍥而不捨的精神，我想，我根本就不想管這件事了。」

獨孤美嫣然一笑：「他是大人物，自然就比較懶一點。我呢，小卒一個，所以就捏著牛脾氣，非得把這件事弄個水落石出不可，到底那車鏢銀裏藏有什麼見不得人的東西，如此神秘兮兮的。」

關山月望向她：「其實你們既然已經宣佈不理這件案子，那也就算了，何必再苦苦追查？每個人也都有不讓人知道的秘密，尊重別人的隱私是一種修養，妳不認爲是嗎？」

「只可惜我不是個頗有修養的人，」獨孤美斜眼瞟了他一眼：「而且我還是個好奇心非常重的人，越是偸偸摸摸不讓人知道的事，我越想知道，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你說是嗎？」

一頓，語音轉爲冷沉：「尊重別人的隱私是一種美德，但那也得看情形，如果岳光輝那車鏢銀裡暗藏著有害於人的東西，那就非得揭發他了！」

「什麼有害於人的東西？」關山月臉色倏變：「世上有很多人不願意自己珍貴的東西被人知道，難道都是有害於人嗎？」

吞了一口口水，關山月忽然冷笑一聲：「就算你們料事如神，都說得對，但是，你們有証據嗎？你們以爲我會俯首承認？」

「你當然不肯承認。」柳花花淡淡睨著他：「如果我是你，我想我也一定一口否認。」

關山月挺了一挺胸膛，傲然道：「那你能拿我怎樣？難道你們想動武迫我招供？」

隨即撇了撇唇角，語含譏誚：「就算全天下的事都讓你們算準，但是我敢說，有一點你們絕對算不準！」

「那一點？」獨孤美眸光冷冷。

「那就是，」關山月突然拔出腰間佩劍架在自已的脖子上，咬牙道：「如果你們想動手抓我迫供，那麼你們只能得到一個死的關山明，這一點，你們可有算到？」

柳花花與獨孤美一怔。

柳花花歎了一口氣：「這一點我們的確沒有算到……」

獨孤美瞪著他：「你如果自殺身死，對你有什麼好處？」

「當然沒有好處，」關山月語音冰冷：「但是對你們來說，却有個絕大的壞處！」

柳花花與獨孤美臉上有歎服之色。

他們知道關山月指的是什麼壞處。

但是柳花花還是問了：「什麼壞處？」

「你們應該心裡雪亮，」關山月冷笑：「你們既然不知道鏢銀埋藏的是什麼，而你們也沒有確切証據指我掉換贓銀，畢竟那只是你們的推想，我可以抵死不認，你們拿我沒辦法。唯一的辦法就是對我逼供，我如果自殺身死，你們什麼也問不出，那麼，你們不但心血白費，而且勢必要負上隨意殺人的罪名，你對朱媚與朱海靈怎麼交待？她們肯原諒你們麼？」

「你很聰明，」獨孤美冷冷掃了他一眼

：「其實你就算眞自殺身死，對我們來說固然有點麻煩，但是那又怎樣？你以爲朱媚與朱海靈會找我報仇？就算會，她們一定能殺得了我麼？你這個以死要脅的方法其實是聰明過頭，笨死了。」

一頓，唇角浮上一縷譏誚的笑容：「我這個人其實很隨便，很多事不求己甚，得過且過，但是生平最討厭就是被人要脅，你死吧，你以爲你死了之後我就查不出那東西？世上無永久的秘密，何況我們已經知道岳光輝有問題，只要我鍥而不捨的追踪他，還怕沒有水落石出的一天麼？」

關山月傻住！他想不到他這一招竟失靈了。

但是他企圖做最後的掙扎，不，是恐嚇，他說：「其實我也不想死，任何人都愛惜自己的生命，只不過我如果說出那東西是什麼，那麼我就得死，他們絕不會放過我的，與其被殺，不如自己了斷來得痛快，因此我希望你們就此罷手不再管這件事，那麼我就不會死了，你我無冤無仇，難道眞是要眼睜睜看着我死？」

獨孤美忽然轉嘆一聲：「你如果眞死了的話，那你就白死了。」

「什麼意思？」關山月望住她。

「我方才的話沒有說完，」獨孤美說：「我們之所以懷疑岳光輝要你瞞騙我們的第二個原因，是我們已在你的臥室牆角下挖出了一包東西……」

獨孤美話未完，關山月臉色頓如死灰！

「你想，」獨孤美接著說：「如果我們沒找到直接証據，我們會貿然出現找你麼？我們既已掌握了証據，那麼你的死豈非是白死？」

關山月一臉緊張之色，連話都說得結結巴巴的：「你，你們……眞，眞的找到那包東西了？」

「當然是眞的，」獨孤美朝他咪咪一笑：「憑心而論，你的確是收藏東西的天才，你把東西埋藏在牆角下面，上面再放個小馬桶，老實說，如果是我，我肯定找不到，只可惜這個花花大少，你大概也知道，他有一個朋友叫白則七的，人家叫他『天下第一偷』，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柳花花自然跟白則七學了一兩手偷鷄摸狗的本事，所以你那包東西雖然藏得巧妙無比，仍然難逃他那雙賊眼。」

關山月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了。

「我，我……」他仍抱一線希望，吞了一口口水說：「我不相信，那包東西呢？讓我看看！」

獨孤美輕笑了起來：「你這句話眞蠢，那包東西是最直接有力的物証，我們怎會把它放在身邊？」

「你，你們把它拿到那裡去了？」關山月整張臉白得可怕，像張蠟紙。

「告訴你，」柳花花淡淡道：「那包東西我們已經……」

柳花花的話只說了一半。

然後便看到他面色猛變！就看到他猛力撲向關山月。

他撲得很快，像閃電的快。然而他還是慢了一點點。就差那麼一點點便可以截住關山月。

如果能截住關山月，那麼獨孤美便不會落在他的手裡了。

——關山月趁著柳花花說話不注意的時候，突然冷不防的撲向獨孤美。

他奮力一撲。

他孤注一擲，他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這個行動裡。

他不能失敗。

絕不能！否則一切都完了！

所以他把所有的潛力都發揮出來了。

——人在緊急危難，特別是性命相關的時候，往往會發出一般非常强大而可怕的力量。

「那就是『潛力』！」

每個人都有潛力，而每個人的潛力也不一樣，有大有小。

關山月的潛力顯然非常大。至少大得居然連柳花花都攔不住他。

柳花花其實可以攔住他的，只因爲他大意疏忽。

——人都有大意疏忽的時候。柳花花自然也不能例外。畢竟他也是一個人。

就這樣，關山月成功了，他成功的扣住獨孤美的腕脉，而且手中那把劍也成功的架在獨孤美那雪白的脖子上。

似乎，關山月做夢也想不到能在名動江湖的花花大少面前突襲得手，因而他顯得既興奮又緊張，又生怕被獨孤美掙脫，所以那五隻扣住獨孤美腕脉的手指，幾乎全身的力量都放到那裡去了，簡直像鋼爪一樣，直扣得獨孤美從椅子上跪到了地下！

獨孤美痛得叫不出聲來，雙眉緊鎖，眼淚直流，渾身無力，差點就沒躺了下去……

「別動！」關山月朝柳花花厲喝一聲。

柳花花當然沒有動。

他不敢動。他非常清楚自己如果動手的話，或許能一拳就把關山月打倒在地上，但是只怕這輩子再也見不到獨孤美了，所以他乖乖的站在那裡一動也不敢動。

關山月斜眼睨著獨孤美，大喝道：「獨孤美，我知道妳是放毒高手，如果妳亂動的話，我就一劍送妳去見閻王！」

其實他這句話是多餘的。

因爲獨孤美已痛得雙膝跪地，差點就沒痛昏過去，那還能動？那還能放毒？

柳花花看在眼裡，痛在心裡。

「現在，」關山月開始發號施令：「柳花花，我喊一下你便往後退一步，如果你不照著我的話去做，我想，獨孤美恐怕就要在這個世界永遠消失了，你懂嗎？」

「懂。」柳花花當然懂，比誰都懂。

＊　＊　＊

現在，柳花花已退到門口。

這個距離其實不長，不過對關山月來說，卻是一段「安全距離」。

——無論如何柳花花絕不可能突破這距離安全的勇救獨孤美。

獨孤美已呈半昏迷狀態。

關山月睜眼瞪著柳花花，眼裡隱隱透着紅絲，模樣兒有幾分猙獰恐怖：「我不喜歡殺人，也不想殺人，但是你如果不照我的話做的話，那我就殺了獨孤美，然後再自殺，你懂嗎？」

柳花花點點頭。他的眼睛一直看著獨

孤美。

當他看到獨孤美那副痛苦的樣子，好幾次幾乎想不顧一切的衝上前去。

但是他還是忍住了。他是一個很有耐性的人。

不過他還是忍不住開口說：「關山月，我已經退這麼遠了，你不必躭心我會出手救她，你是否可以鬆下手，你沒看到她快昏過去了嗎？」

不等他回答，柳花花接着又說：「如果你不肯把力道放小一點的話，那麼我也許會不顧一切的衝上前去，那……」

「那你就會看到我一劍割斷她的咽喉！」關山月冷冷喝斷他的話。

柳花花咬牙，他很少咬牙：「但是我寧願她死也不願看到她痛苦到這地步，你最好不要逼我，我是說眞的，如果你再不鬆手的話，我眞會不顧一切了！」

關山月見他一臉怒氣，彷彿隨時隨地要衝上前來，於是便把手上之勁稍稍放緩……

獨孤美總算透了一口氣，但卻仍不能動彈。

「柳花花，」關山月似乎平靜了下來，語音也緩和了下來：「我並不想殺獨孤美，只要你肯把那包東西還給我，然後答應我不再管這件事，那麼我就放了她，你認爲如何？」

「太遲了：」柳花花搖搖頭：「方才我的話沒說完，那包東西我已經命車伕送回飛鷹堡了。」

「你胡說！」關山月色厲內荏的大吼一聲：「媽的，柳花花你別耍什麼鬼計，我關山月不是三歲小孩，你以爲我會上你的當？」

「我爲什麼要胡說？」柳花花正色道：「幾年前少林掌門『吃虧和尚』曾帶領五大門派掌門人追查那種害人的東西，當時『飛鷹堡』與『冷星堡』也曾派人參予，我既然拿到了那個證物，當然火速交到司馬如虹手裡，他便會連絡五大門派與『冷星堡』，合力追查……」

說沒完，關山月倏又面色蒼白，驚聲道：「你，你眞的這麼做了？」

「當然是眞的，」柳花花表情肅穆：「如果我不這樣做，那麼我根本就不要再管這件事了，你說是不？」

關山月眉宇間湧上了一抹絕望之色，喃喃道：「完了，完了……」

「爲什麼你會完了？」柳花花沉聲道：「只要你肯跟我們合作，做一個有力的證人，你豈非是將功贖罪？再說那包東西原封不動，你還沒賣出去，誰也不會怪你，你爲什麼會完了？」

一頓，接着道：「而且你也不必担心會遭到岳光輝的報復，岳光輝雖然是武林世家，勢力雄厚，畢竟不是『飛鷹堡』的對手，何況還有五大門派以及名震江湖的『冷星堡』聯手，岳光輝再大本領能不俯首就擒嗎？」

關山月眼瞳裡忽然射出了一股深切的恨意，他咬牙切齒道：「但是這樣無疑也破壞了我生財之道，你知道，我這輩子的希望就是能賺很多很多的錢，然後風風光光的與朱海靈成親。現在，被你這多管閑事的傢伙一搞，我所有的希望都成泡影了！」

柳花花的心弦不禁又緊緊咬在一起。

他看到了關山月眼裡的殺氣。

他立刻說：「是的，你賣那種東西無疑可以獲得暴利，但是，賺那種傷天害理的錢，你心安麼？」

「心安？」

關山月驀然狂笑：「這世上多少人在賺血腥錢，有多少人在賺傷天害理的錢，他們不都是住高樓、穿錦衣、吃玉食、坐轎車、玩名伶、嫖名妓、甚至有的捐官、不可一世，高高在上，他們不都過得風風光光，幾時見過他們心不安了？有麼？」

柳花花沒有回答。

因爲他說的是事實。

——這年頭，唯利是圖，不擇手段的人多過臭水溝的蚊子，何止是關山月一個人？

「是的，這的確是傷天害理的錢，我或許會賺得心不安：」關山月瞪着他，他眼裡有淚：「但是，我這輩子如果娶不到朱海靈，我也會心不安啊！你知道嗎？她過了年就三十歲了，她還在等我，痴痴的等我，如果她等到白了頭，如果她等到了人老珠黃，如果她等到了失去女人一生中最寶貴的青春，請問，我偉大的花花大少，如果你是我，你會心安嗎？」

柳花花嘆息。

他的確不能心安。

柳花花突然有一種很難過的感覺，難過得說不出話來。

——這個世界，作爲窮人實在是一件可悲的事！

所以，他討厭世人爲什麼會有窮人？如果這世上大家都是富人那該多好。

但是，他知道，如果世上大家都是富人的話，等於大家都是窮人了。

窮人，除非這個世界突然有一天大爆炸，那麼，也許就沒有窮人了。

世界會不會爆炸？誰也不知道。

柳花花當然也不知道。

但是他現在知道了一件比世界爆炸還嚴重的問題。

——關山月眼裡，不，連臉上都有殺機，而且越來越濃！

「柳花花！」關山月連聲音都蘊含著殺氣：「你毀掉了我發財的機會，你扼滅了我和朱海靈的機會……你了不起，你是英雄，但是你也只不過是一個人，我看得出，你非常在乎獨孤美的生死，你喜歡她是不是？」

柳花花沉默。但是他緊握的手心已淌滿了汗，濃濃的汗。

——也是對獨孤美濃濃的愛。

「回答我！」關山月驀然狂吼：「你是不是喜歡她？」

柳花花點了點頭。他是眞的喜歡獨孤美。特別是現在，他更有那種强烈的感覺——不能失去獨孤美的感覺。

他會不會失去獨孤美？

看樣子是會的。因爲關山月已冷聲說：「你讓我嚐到了不能與自己所愛的女人結合的痛苦，我也要讓你嚐嚐那種滋味，而且我還要你眼睜睜的看我一劍一劍的殺死你所喜歡的女人……」

話聲中，他架在獨孤美頸上的長劍已微微用力，便見獨孤美那雪白的脖子緩緩流下一縷血絲！

柳花花一顆心差點爆裂開來！他本能的身形一動，就想衝上去！但是他很快又靜下來。

他知道此時此刻絕不能衝動，他一向是個非常非常冷靜的人。

他冷靜下來了。但是他說話的聲音仍然不難聽出在微微發抖著——他說話從來不發抖的，「關，關山月……有，有話好說……」

「有什麼話好說？」關山月那緊抿的唇角漾起了一絲既得意又猙獰的笑容：「此時此刻，我們之間還有什麼話好說的？有嗎？」

柳花花面色蒼白，艱辛的扯動了一下喉結：「你放開獨孤美，我保證你能和朱海靈結合。」

「保證？」關山月輕笑了起來，笑聲鄙夷：「你拿什麼東西保證？」

「我可以嘗試說服朱魯東把朱海靈嫁給你，」柳花花急忙說：「而且我會送你一筆錢，一筆足夠你成家立業的錢……」

「不錯，」關山月打斷他的話，冷冷道：「你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花花大少，你有能力說服朱魯東，而且也有能力送我一筆成家立業的錢，但是……」

一頓，關山月冷哼道：「問題是，誰肯相信你的保証？」

「我想，」柳花花手心的汗已淌了出來，「你應該知道我並不是個善於出爾反爾的人。」

關山月的冷笑更冷：「我想，你也應該知道，我並不是個輕易相信別人的人。」

這時，呈半昏迷狀態的獨孤美大概是發現了自己頸間有血，不由得驚叫了起來，嚇得花容失色，不由得令柳花花心中一痛，連忙張口急道：「關山月，只要你肯放開了她，無論你提出任何條件，我都會答應你！」

「太遲了，」關山月鐵靑著臉：「我們之間已無商量的餘地，只要我一放她，只怕你不肯放過我了，花花大少，別以爲世上只有你是聰明人的花花大少，我關山月可不是白痴哪！」

柳花花連額角都冒出汗來了：「你可以提出令你相信的條件。」

關山月驀然仰首狂笑：「想不到你也會求人，方才你不是大言不慚不吃人要脅那一套麼？現在怎麼低聲下氣的向我乞憐了？你方才的瀟洒豪邁那裡去了？你那迷人的微笑那裡去了？」

「柳花花！」關山月停住笑聲，眸中射出一股兇光，惡狠狠的接著說：「要我相信你的條件不是沒有，我只怕你不肯接受。」

「你說，」柳花花的臉上不但沒有微笑，而且還湧上了誰都看得出來的緊張之色，以及一副束手無措的神情：「只要你說得出來，我一定接受！」

「眞的？」關山月的唇角激起了一絲譏誚：「如果我要你代替她死你也肯接受？」

柳花花怔住！

「這是跟你說著玩的，」關山月嘿嘿冷笑著，冷笑聲不難令人聽出有著一股「貓戲老鼠」的變態意味，他看來的確是變態了，他顯然有意折磨柳花花，他睨著他說：「自古艱難唯一死，何況是爲人死更是難上加難，我知道我這個要求是過份了點，畢竟我關山月是個頗爲仁慈的人，這樣吧，如果你肯自斷一隻手臂，那麼我就放了她，你肯答應麼？」

「不要答應！」驚得、痛得說不出話來的獨孤美忽然咬著牙大聲說：「關山月，媽的，你如果是個有種的男人的話，你就一劍殺了我……唉唷！」

獨孤美話未完，關山月忽然又用力一扣獨孤美的腕脉，痛得她涙水與鼻水齊流！

柳花花不由脫口大叫了一聲：「我答應你！」

關山月怔住！

獨孤美也怔住！

「說，關山月你說，」柳花花忽然顯得很平靜：「你要我那一條臂膀？」

關山月沒有說。

因爲獨孤美已嘶叫了起來：「花花柳，你瘋了！別說是你給他一條手臂，就算你給了他一條命，最後他還是不會放過我的，你幾時變得這麼蠢了？」

柳花花當然不蠢。只不過是他現在已無選擇的餘地，無論如何他絕不能眼看著獨孤美被殺身死。他也知道關山月現在已喪失理智，對柳花花與獨孤美妨碍他發財的機會，自然恨之入骨，就算柳花花肯一命換一命，關山月肯定也不會放過獨孤美。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柳花花既然瞭解關山月的心態與意圖，那他爲何要答應自斷手臂？

他這樣做不是太傻了嗎？他眞的會這樣做嗎？他眞的肯爲獨孤美犧牲？

答案是肯定的。

因爲他問關山月，語氣認眞而鎮定：「你要我的左手或右手？」

關山月的回答是：「右手！」

柳花花點頭：「好！」

「不好！」獨孤美叫了起來，不，是哭了起來，她瘋狂的哭叫起來：「讓他殺我！然後你再殺他，不是替我報了仇麼？爲什麼一定要兩人死在一起？你眞蠢呀，只要你斷了一隻手？他立刻就會殺死你！笨蛋！你千萬別做笨蛋啊！」

關山月得意的笑起來，笑聲桀桀而可怖，他似乎對獨孤美的哀叫與柳花花的束手無策有著極大報復的快感，他瞪著柳花花說：「我已經說過我要你的右手，你爲什麼還不動手？」

柳花花沉聲說：「我想，你大概聽說過，我已經有好多年不帶兵器了，沒有刀、沒有劍，你叫我如何自斷手臂？」

關山月楞住。

不錯，江湖上的人都知道，名震江湖的花花大少已有許多年沒帶佩劍；大家也都知道，他根本不需帶兵器，因爲無論是他的「空手入白刃」功夫或是閃避的身法，已達到爐火純靑、出神入化之境！

當今天下，敢不帶兵器而行走江湖的人，好像只有他一個。

——所以，大家都公認他是天下獨一無二的柳花花。

現在，他身上既然沒有傢伙，那他如何自斷手臂？

關山月倒是沒有想到這一點，所以他不由得楞了楞。

他手上是有劍的。鋒利而長的劍，正抵在獨孤美的咽喉上，總不成他把劍借給柳花花？

那他死定了。

無論如何他不是柳花花，劍亡人亡，這句話對關山月來說是正確的，他絕不能把劍借給敵人。

關山月家裡自然還有其他可斷手臂的利器，譬如說廚房裡的菜刀，柴房裡的柴刀什麼的。

但是他們現在是在客廳上。

從客廳走到廚房或是柴房，都是很容易的事，問題是有一個地方不容易。

——他不敢讓柳花花離開他的視綫去廚房或柴房取刀。

那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

誰都知道，花花大少不但奸狡如狐，而且武功高得令你不敢相信，如果讓他離開你的視綫，那麼你肯定無法知道他會做出什麼行動來。

當然，關山月大可以押著獨孤美，然後命柳花花亦步亦趨的到廚房去拿刀，但是從客廳到廚房或柴房總是有轉彎拐角的地方，那個地方視綫總是比較窄小，難保柳花花不會在情急之下，來個狗急跳牆，鋌而走險，猝然一搏？

如果是，對關山月而言，豈非是一項不必要而又不智的冒險？

無論如何他現在已控制了局面，他已居於極優勢的上風。

——任何佔上風的人總是不肯隨意冒險的。

所以有人說，十個成功的人九個怕死。

關山月當然不是怕死。他實際上等於尋死。

他如果殺了獨孤美，柳花花絕不會放過他；而柳花花也如果死的話，那麼肯定威震江湖的「飛鷹堡」也絕不會饒恕他。

關山月的結局終得一死，這本來是他自己選擇的。

只因爲他恨，恨柳花花與獨孤美擋住了他的發財之路。

——發不了財，就娶不了朱海靈；娶不了朱海靈，活著也沒什麼意思了，所以他對柳花花報復。

他本以爲只能殺獨孤美讓柳花花痛苦，想不到居然還有殺柳花花的機會。

這種機會他當然不肯放過。

所以他必須冒險。他決定給柳花花一把刀。

他把劍抵在獨孤美的下巴，獨孤美當然動也不能動，然後突然鬆開扣住獨孤美腕脉的手，以極其準確而又快速的點住了獨孤美的穴道。

柳花花沒有動，他還是沒有機會動。

「好，」關山月冷冷一笑：「你沒有刀，我有。」

關山月並沒有要柳花花去拿菜刀或柴刀，他提高右脚，然後慢慢的從黑色長統鞋裡抽出一把利刃。

一把鋒利的匕首至少絕對能砍下一條臂膀。

關山月當然沒有叫柳花花過來拿，他也當然沒有把刀拋給他，他絕不給他發動任何突擊的機會。

——他將那把利刃射在門柱上。

「現在，」關山月面色森冷，有若冷酷無情的死神在發佈命令：「你慢慢轉過身去，然後慢慢的拔出那把刀，然後慢慢的切下你的臂膀……」

一頓，語鋒轉冷，冷得像冰：「記住！你若敢要什麼花招的話，那麼，你不但將會得到一個死的獨孤美，而且我也保証你一定會得到沒有腦袋的獨孤美！」

關山月說的是實話。

如果，柳花花想要什麼詭計，譬如拔刀猝然反身射向關山月，他或許能射死他，但毫無疑問的，在那把刀仍未射入關山月的身體之前，肯定他手中那把劍已切斷了獨孤美的咽喉！

柳花花敢不敢冒險？

——任何人，一生當中總會做出幾件冒險的事。

冒險，不一定成功，但也不一定失敗。

冒險，其實還有一種只能意會而不能言傳的「刺激」。

——世上有不少人喜歡刺激，所以也有不少人喜歡冒險。

柳花花是不是這種人？

不知道。因爲柳花花還沒拔刀。

他現在正慢慢的，慢慢的轉過身去。

他的臉上沒有笑容。

當然沒有笑容，其實如果你眼力夠好的話，你只能看到他臉上有汗，緊張的汗。

關山月自然也緊張，他一瞬也不瞬的緊盯著柳花花的一舉一動，只要有任何不對，那麼他就立刻下手殺死獨孤美。

所以，他當然緊張。

獨孤美呢？

關山月只點住她的麻穴，他沒有時間再去點她的昏穴與啞穴，所以獨孤美仍能看見柳花花，而且也能開口說話。

她現在並沒有說話，緊張得說不出話來。

她不知道柳花花會不會冒險。

她希望他冒險，因爲那是唯一能活命的機會。

她當然想活下去。

她當然不想死，甚至怕死。

畢竟她還這麼年輕啊。

——年輕得連男人都沒抱過。

但是，就在柳花花剛剛轉身時，她忽然格格笑了起來，而且還開聲說話：「關山月，我笑你眞笨，如果我是你就不會借刀給他，天底下只有借刀殺人而沒有借刀來殺自己的，告訴你，他肯定拔刀射你，如果他救不了我，自然會殺死你，而且也一定會殺朱海靈……」

關山月本來是一直注視著柳花花的，他甚至不理會獨孤美說什麼，但是「朱海靈」那三個字就像一道魔咒似的，立刻讓他整個人楞住。

他忍不住怒瞪獨孤美：「這件事和朱海靈沒有關係，他爲何要殺她？」

獨孤美大聲說：「你關山月懂得殺我

讓她難過，難道他就不懂得殺朱海靈讓你難過？」

關山月咬牙：「他敢！」

柳花花敢不敢殺朱海靈？

這不重要。

因爲那是以後的事情，誰知道？

重要的是現在！

——現在，就是關山月轉頭和獨孤美說話的現在！

柳花花把握住了！

通常，「把握現在」的人往往也是成功之人。

所以柳花花成功了。

——當關山月抬頭咬牙說：「他敢」那兩字時，一把刀，那把刀本來是在門柱上的刀，已經不見了。

——不，有見到，只不過它已經插在別的地方吧了。

——不偏不倚，正好貫穿在關山月的手臂上，那隻握劍的手臂！

關山月根本就沒有看清柳花花拔刀，也沒有看清他反身射刀，他只看見自己的手臂上突然噴出了一道血，然後便發現手臂上插進了一把刀。

彷彿，那把刀原本就插在那裡似的。

這時候，關山月那驚異震駭的腦神經已下達揮劍殺死獨孤美的命令。

只可惜他手中已無劍。

因爲，就在那支像是從地獄魔窟裡竄出來的匕首射入他的臂膀的時候，手中的長劍同時也掉到了地上！

關山月並沒有彎身去拾劍。

他想都沒有想，連想的機會都沒有。

——柳花花不知什麼時候已飛到了他面前，好像他本來就站在他面前，而且一脚就踢中了他的下巴！

關山月沒有叫，連哼一聲也沒有，只覺得喉中一甜，吐出了一道血箭，然後只感到胸中一窒，眼前一黑，什麼都不知道了……

當關山月那頎長的身子被柳花花一脚踢飛撞到牆壁又跌下來，一動也不動的躺在地下時，柳花花沒有去看他，他當然去看獨孤美。

現在，天塌下來他都不管，他以最急迫而又準確的手法解開獨孤美的穴道，然後緊緊的把她擁在懷裡，緊緊緊緊的……

這一刹，他才發現：原來獨孤美對他是這麼的重要。

他有一種想哭的感覺，可是他沒有哭。

因爲獨孤美的聲音已自他耳邊响起：「喂，花花柳，你能不能鬆下手？我還要呼吸哪。」

柳花花這才知道他把獨孤美抱得太緊了，而且他這時才猛然想起應該查看一下獨孤美的傷勢。

* * *

獨孤美的傷勢有兩處。一處是左手腕，一片黑青，而且腫了起來。

另一處是頸子的左側，有一道血痕，血痕當然不深，否則她早就報銷了。

柳花花小心翼翼的爲她拭去血漬，然後小心翼翼的爲她敷上藥。

藥敷妥，他開始爲她推拿手腕。

「痛不痛？」柳花花眼裡有歉疚，也有愛憐。

「痛。」獨孤美眼角的淚痕猶未乾。

「下次，」柳花花給他一個微笑，「妳最好呆在家裡，否則總有一天妳會腦袋搬家。」

「搬家就搬家嘛，什麼了不起，」獨孤美嗤笑了一聲，「十八年後又是好漢一條。」

「好漢？」柳花花輕笑了起來：「瞧妳方才又哭又叫的樣子，只怕是世上最愛哭的好漢吧。」

「哭就不算是好漢麼？」獨孤美噘起小咀：「你不認爲我又哭又叫能使關山月分心麼？」

「說得是，」柳花花推拿的技術相當好，獨孤美腕上那片紫青色已慢慢轉紅：「要不是妳故意說出朱海靈的名字，使得關山月分神，我想，我那一刀絕無法那麼順利射中他的，妳總是這麼鬼靈精，而且運氣也總是這麼好，總是能在緊張關頭神來一筆，看來要妳早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說過，」獨孤美大概是手腕上的疼痛逐漸消失，嬌艷的俏臉又浮起一絲笑容：「我這麼年輕，還沒嫁人，怎能這麼輕易就死去，你說對不對？」

柳花花也笑了起來：「這麼說，只要妳不嫁人，那妳就永遠長命百歲囉？如果是這樣，那妳肯定有可能成爲世上的老處女了。」

「去你的，」獨孤美嬌啐了一聲，隨即眨眼問：「剛才我如果沒有情急生智故意說出朱海靈的名字來擾亂關山月，你有沒有可能得手？」

「沒有，」柳花花搖頭，「絕無可能得手。」

「那你會不會出手？」

「既然不能得手，那我的出手豈非多餘？難道你不認爲是？」

「那，」獨孤美那雙美麗的眼睛忽然緊緊的盯住他：「你眞的要自斷手臂？」

「當然不會，」柳花花低下頭，全神的爲她推拿手腕，淡淡道：「你以爲我是儍瓜？我才不會這麼蠢，世上有幾個人肯自斷手臂的？」

「看著我，」獨孤美忽然伸出另一隻手抬起他下巴，眼神灼灼的逼視著他的眼睛：「你說謊的技術並不好，你以爲騙得過我？你明是想爲我自斷手臂，你爲什麼不敢承認？」

「其實我也不是想騙妳，」柳花花垂下眸光，語音仍淡：「不是我吹牛，就算我斷了一隻手，關山月一定以爲我不是他的對手，肯定會對我發動攻擊，我照樣能擺平他……」

柳花花又低下頭去：「認眞說來，大漢鏢局這件事我本不想管，是司馬老鬼要妳來，我只是來保護妳的安全，爲了妳的安全，我少了一條臂膀是應該的，否則我如何向司馬老鬼交待，妳說是麼？」

獨孤美沒有回答。

她再次托起他的下巴，然後，她那張紅嫣嫣的小咀兒便堵住了柳花花的咀唇……

柳花花有些意外，他似乎想拒絕，他試圖推開獨孤美。

但他失敗了。因爲獨孤美整個人撲進他的懷裡，而且緊緊的擁抱住他……

也許，柳花花怕弄痛了她的傷口；或許，柳花花拒絕的意識不夠堅强；他終於屈服了。

屈服在獨孤美的熱情下，屈服在獨孤美的魅力下，屈服在獨孤美的溫馨下，屈服在……

＊　＊　＊

吻。有人說它像蜜糖。有人說它像清泉。有人說它像花香。有人說它像小詩。

對獨孤美來說，什麼都不是，她只覺得天旋地轉，腦袋裡刹時一片空白，空白……

慢慢的，她終於有了知覺，然後她就覺得渾身無力，一顆噗噗亂跳的心，像極了一頭迷了路的小鹿。一下跳那，一下跳這；一忽往下沉，一忽往上飄……就是不知道往那去才好。

——這，就是獨孤美的初吻。

多美妙啊。

——這就是獨孤美的感覺。

＊　＊　＊

關山月醒來的時候却沒有美妙的感覺。

他是痛醒的。

痛楚主要來自兩個地方。

一個是臂膀上被刀貫穿的地方，痛得他無法抬起手來。

一個是被柳花花一脚踢中的下巴，痛得他想呻吟都不能。

他本來以爲自己已經死了。

當他艱辛的轉動眼珠中看到臂膀仍在湧湧流血時，他才知道自己仍活著。

居然還活著。痛苦的活著。

——自從離開朱海靈之後，他就一直與痛苦爲伍。

痛苦，人生總是有那麼多的痛苦，爲什麼？

關山月不明白。

他只知道，無論是誰最終仍難免一死。

既然早晚都要死，爲什麼不快點死？

死，是可怕的。

但是，與其痛苦的活著，豈非是件更可怕而難過的事？

死，應該是解脫痛苦的唯一最好方法。

唯一遺憾的是，在最後關頭竟然無法殺死柳花花。

恨，他好恨。

若不是他，他就可能發財，有可能發財就有可能娶朱海靈，有了朱海靈他的人生就有快樂。

世上爲什麼要有柳花花這個人？

還有那個獨孤美。

沒有他們，關山月的人生也許就有轉機了。

他們呢？他們那裡去了？

關山月移動著視綫。他終於看到了他們。

他那緊抿的唇角忽又勾起一絲笑意。

因爲他看到了柳花花與關山月正在互相擁吻著。

關山月忍著痛。

他甚至忘記了痛。

他咬住牙，他屏息靜氣的、慢慢的拔出臂膀上那柄利刄！

鮮血，似湧泉般的噴了一地。

但是他却一聲也沒哼。

而且，他還以極大的意志力使自己的身軀慢慢的站起來……

不發任何聲响的站了起來。

其實，無論你做任何事都會發出聲音。

只不過聲音有大小吧了。

——無聲，就是有聲。

所以其實是有發出聲音的，只是他發出的聲音極微極微。

一個學武的人，特別是像柳花花這種武功已達不可思議的境界的人，無論是視力、聽力，甚至是超能力的感應力都要比一般人來得靈敏很多。

像豹子般的靈敏。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無論關山月再怎麼不發出聲音，柳花花應該是可以聽得到的。

至少，在關山月接近他到一定的近身距離時，他應該可以發覺。

現在，關山月已近得只有兩步之遙。兩步，這當然是一個「危險距離」。

柳花花居然渾然不覺。

柳花花眞的是沒有發覺關山月已欺至他身後，當然也不知道他正提著一把匕首即將刺入他的軀體！

因爲，他正在享受著獨孤美那張又小、又紅、又甜、又蜜的小咀兒。

——獨孤美當然不用說了，如果你此刻問她姓什麼，只怕她連「不知道」三個字都無法回答你。

她當然也無法查覺死神已一步一步挨近。

這是獨孤美的初吻。

却也是個充滿著刀光血影、危機四伏的初吻。

關山月已停下脚步。

他不需要再前進。

兩步之遙的距離，不只是對他，對任何人來說都非常足夠了。

——足夠刺殺任何人於死地。

他慢慢舉起了刀。

沾滿血的刀。

關山月剛剛把刀舉到頭頂，一條人影忽像流星般的從門外激射而來！

「關山月，住手！」

關山月沒有住手。

他反以更迅快的速度刺下去！

那條人影雖快似流星，却仍在半空中，無論如何來不及阻止關山月那一刀。

關山月的刀已刺下。却落了一個空！

柳花花並不知道關山月在背後偷襲他，他是聽到了門外之人的喝叫聲，一種本能的反應——像野獸在猝然受襲之下的警覺反應，他抱住獨孤美像水裡的游魚一樣，貼著地面「游」了出去。

他的速度當然很快。

——正好快得讓關山月那一刀刺了個空。

關山月沒有刺出第二刀。

他手中已無力。

——刀已被那急撲而來的人影奪下。

（未完・十一）

怪異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借屍還魂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茅山術千奇百怪，其中還有三十六種驅屍方法，張道士懂的七種驅屍法中最厲害的一種，現在在壇上操練驅屍方法，是應允小流氓雷老大、花老二、馬老三的邀請，先在義莊找屍體，經過挑選未合條件，再到亂葬崗選出年青少壯的屍體，才勉强答應三人的要求……原來雷老大等因搶刼錢財被當地的武林世家子方鵬阻止，還捱了一頓打，氣忿難消，特意邀請張道士協助，設下陷阱報復，誘方鵬出來，方鵬少年好動，由僕人小老鼠帶出外面玩耍，遇上三個流氓便邊打邊追，恃勇追到雷老大的陷阱邊沿，張道士亦準傳施法術……

設阱害人　反害自己

一連幾次都是這樣，張道士着急，暗罵雷老大，却不知雷老大已盡了全力。

雷老大心中更着急，虛擺幾招，又繞着方鵬轉動起來，越轉便越急。

他也是心中有數，明知道敵不過方鵬，只有在其他地方取巧。

方鵬也知道雷老大必定有陰謀詭計，却看不出來，只好誘他出手，也自信無論雷老大有什麽陰謀詭計也應付得來，否則以他的本領，一輪快狠拳脚，便足已將雷老大擊倒地上。

幾個招面下來，方鵬終於來到了紙人的位置，張道士眼見機不可失，怪聲怪氣，四具殭屍從棺材中飛出，向方鵬撲去。

方鵬應聲不由一怔，雷老大也懂得把握機會，雙拳疾向方鵬推去。

他自以爲很快，但方鵬反應的快，却是遠在他的意料之外，在他雙手伸到同時，方鵬雙手亦伸出，正好搭在他的雙手之上，借力使力，凌空一翻，正好從雷老大的頭上翻過。

雷老大雙手一推落空，身形自然向前欺進，便變了補上方鵬的位置，他也知道不妙，眼看四條殭屍凌空撲至，不由脫口失聲驚呼。

與他驚呼同時，四條殭屍已撲落在他身上，將他推進了陷阱內。

陷阱裏面的草皮往下疾沉，雷老大的面部便迎上嵌在棺底的利刄。

一聲慘叫立時從陷阱内傳出來，花老二馬老三大驚失色，張道士亦吃驚的從樹後走出來，自然是手忙脚亂，不知如何是好。

方鵬眼快，一眼瞥見張道士，很自然的手一指，張道士立時毛骨悚然，唯恐方鵬撲來挨揍，把手一揮，咒語出口，那四具殭屍立時彈起來，撲向方鵬。

方鵬左一閃右一避，拳脚展開，兩條殭屍便被他拳打脚踢，倒飛了出去。

另外一條殭屍凌空一撲，雙手插進了地面，插入盈尺，再也拔不出來。

還有的一條殭屍却是變了撲向老鼠，



老鼠也是受了方鵬感染，以爲容易應付，一拳抵住殭屍的胸膛，另一拳亂拳按打在殭屍的胸膛上。

「卜卜」連聲，如中敗革，殭屍毫無反應，老鼠抬頭一望，才知道是什麼回事，大驚失色，慌亂之下，立時給殭屍壓在地上。

方鵬及時衝至，一把將殭屍抓起來，連環接又七拳都打在殭屍身上，當然又是全無反應。

「少爺，是殭屍——」老鼠連滾帶爬的從地上爬起來，面無人色。

方鵬亦發覺，急忙鬆手，鼻子已滿是屍臭，一陣噁心，幾乎沒有嘔吐出來。

到他回復正常反應，周圍那裏還有花老二馬老三張道士的影子。」

他走前幾步，很自然的往陷阱看一眼，揮手抓住了雷老大的後背衣衫，一面將雷老大拉起來，一面怒罵：「你這個人也算惡毒的了，出這種手段。」

說着他一把將雷老大的身子扭轉，當面便要一拳擊下一眼瞥見雷老大面部已被尖刀插得血肉模糊，這一拳如何再擊得下去，急忙鬆手，雷老大的屍體，便倒在地上。

老鼠看見雷老大的面龐，立時又驚叫起來，方鵬連忙伸脚將雷老大的屍體翻轉，面朝下。

老鼠那邊已嘔吐起來，方鵬亦有一種嘔吐的感覺，空氣中那股屍臭更重了。

老鼠亦是有這樣感覺，目光一轉，那四具殭屍又好像蠢蠢欲動。

他掩着口慌忙走到方鵬身旁，哆嗦着。「少……少爺，那全是殭屍。」

方鵬點頭。「那個道士一定是茅山師傅。」手接一指雷老大，道：「卑鄙，出茅山術！」

雷老大當然毫無反應。

一陣冷風吹過，方鵬雖然一身本領，此情此景，被這陣冷風一吹，亦不由打一個冷顫。

老鼠更就是心驚魄動，左看一眼，打一個寒噤，右看一眼，亦一個寒噤，不由拉方鵬一把。「少爺，我們還是快些離開這地方。

方鵬應一聲：「好，你既然害怕，我們離開好了。」脚步隨即移動。

再一陣冷風吹來，他移動的脚步不由加快，老鼠比他更快，主僕四人一步一回頭，第三次回頭，不由一齊放開脚步，一溜烟的奔了開去，不過片刻，已跑得沒了踪影。

周圍立時又陷入一片寂靜中。

風一陣接一陣，越吹越急，飛砂走石，天際烏雲翻滾，一輪明月終於消失在烏雲中。

幾下沉悶的雷聲隨即响起來，突然一聲霹靂，驚天動地。

一道閃電霹靂聲中飛越長空擊下，不偏不倚正好擊在雷老大的屍體上，雷老大的屍體立時一震往上飛起來，飛高逾丈才篷地落回地上。

雷老大安排陷阱要害方鵬，結果反而自己死在安排好的陷阱中，死得當然寃枉，這已然符合借屍還魂的第一個條件。

他的體力強壯，魂魄當然不易散失，

也正好符合借屍還魂的第二個條件。

現在也是有這麼巧便這麼巧，他的屍體正好給雷霆電閃擊劈中，魂魄已經被劈出來，屍體所以才會從地上飛起只是他手指上套了一隻那麼粗大的金戒指，不幸將他的魂魄鎖上，才沒有脫出體外。

他的屍體落回地上，魂魄亦回到身上，顯然有一般衝動要掙脫出去，那套着金戒指的右手中指不住的抖動。

雨也就在這時候洒下，不太大，更平添了幾分恐怖的氣氛。

× × ×

方鵬伸手接下了幾點雨水，仰天一望，又是一道閃電飛越夜空，心頭又一寒，連聲呼喝：「老鼠，快跑。」

老鼠早已在跑的了，只是身形肥胖，跑來笨拙。

一面跑他一面回頭張望，聽得方鵬呼喝，半身一轉，一脚踏在一堆碎石上，脚下一滑，險些摔倒。

雨勢逐漸大起來，方鵬主僕兩個當眞是一溜烟也似，很快便跑得沒影沒踪。

到底是討厭雨打風吹還是恐懼雷老大的死亡，也就只有他們才清楚。

× × ×

雨稍大便又停下，天上烏雲逐漸散開，月亮好像更圓更大了。

「幸好雷聲大，雨點小，否則可眞麻煩了。」張道士就在這時候回到亂葬崗，嘟喃着踮着脚步來到雷老大屍身旁邊，伸脚踢了屍體幾下，看見完全沒有反應便蹲下來，探手拿起了雷老大的手。

雷老大右手中指的金戒指在閃閃放亮，張道士一面從雷老大右手中指的戒指脫下，一面又嘟喃：「與其便宜別人倒不如便宜我了。」

戒指到手，他往衫袖刷了幾下，看着，放入口中咬一口，又看看，眉飛色舞：「這一回可眞發財了。」

他完全沒有在雷老大的右手中指在戒指拔出後已經一再抖動。

「看看還有什麼値錢的東西。」他這句話出口他隨即轉身探頭望去。

雷老大的屍體仍然倒伏在地上，張道士貪念一起，完全沒有考慮到雷老大慘死下是什麼樣子，探手將雷老大的屍體翻轉起來。

一眼瞥見雷老大血肉模糊的面龐，張道士不由嚇一跳，然後他看見另一個雷老大從屍體上冒起來。

這個雷老大與他最初遇到的雷老大並沒有分別，相貌完整無缺，只是好像並不怎樣的眞實。

張道士到底是學茅山的，雖然突然，也立時肯定是雷老大的鬼魂。

鬼魂都是看不見的，但練茅山的人道行高深的，通常都會練有一雙鬼眼。

若是連鬼也看不見，便是茅山術怎樣高，施展開來也沒有那麼準確。

人死之後，一般都需要一段時間鬼魂才會出竅，據說是以生年月日配合干支計算，一般都需要七天。

也所以突然看見雷老大的鬼魂，張道士也爲之一呆。

雷老大的鬼魂也顯然很不習慣，呆呆的望着張道士，沒有動。

首先動的是張道士，突然怪叫一聲，轉身疾奔了出去。

雷老大的鬼魂同時也移動，輕烟飄飄的一下子便越過了張道士，仍然背着張道士。

張道士連挨了幾個方向都不能擺脫，終於停下來求情。「雷……雷大爺饒命——」一頓反手一巴掌摑在自己的面上。「一是我不好，貪心該死。」

雷老大仍然背着張道士，沒有反應。

張道士慌忙將戒指拿出來。「這個戒指，我送給你算了。」

雷老大的鬼魂這才陰森森的一句：「我不要——」緩緩轉過身來。

張道士下意識想到雷老大血肉模糊的臉，以手遮眼，一連打了三個寒噤。

「望着我——」顧老大大喝一聲。

張道士伸開指頭，終於看見雷老大慘白的臉貌。

非獨臉色其白如紙，嘴唇也是，那種恐怖實在難以言喻。

張道士無可奈何的放下手，哭喪着臉，一聲：「糟，這一回撞上惡鬼了。」

他既然懂得茅山，嘗試過捉鬼，當然分得出雷老大這一個是怎樣的鬼，能否應付得來?」

「我不要戒指，我要還魂，」雷老大的鬼魂看來更加恐怖了。

「還魂?」張道士不由得一呆。

「你不是說過懂得借屍還魂。」

「我…… 我是……」

「快——」雷老大手一指自己的屍體。「快——」

「那也要找到屍體才成。」

「你是瞎子?」雷老大連連手指自己的屍體。

「這個屍體可是你自己的。」

「我要自己的屍體。」雷老大大聲叫道。

「不成。」

「那由得你作主，」雷老大再喝一聲。「快將我的屍體拿起來。」

道士苦着臉，無可奈何的探身抓起雷老大的屍體，將屍體的臉向着鬼魂。

那張臉的肉血模糊，這時候更加恐怖了。雷老大的鬼魂一見立時嚇了一大跳，雙手掩眼，連聲怪叫：「快拿走他，快拿走他。」

道士將屍體放下，歎一口氣。「老實說，你魂魄進去自己的軀殼，也就是變回死人，就算還魂了。如何拿這面具去見人，你自己看見也不開心吧。」

雷老大的鬼魂大怒大叫：「方鵬，你這個臭小子害得我這樣，我做鬼也不會罷休的。」

張道士不由一句：「你現在已經是鬼的了。」

雷老大手一指張道士問道：「你說什麼?」

張道士連忙擺手：「没什麼。」

「快找一條屍體給我還魂!」

張道士只有應一聲：「好——」

「否則我要你的命。」雷老大雙手隨即扼上張道士的咽喉，一陣亂搖。

張道士立時一陣陰寒侵體，說不出的難受，慌忙大叫：「馬上去，我馬上就去

找——!」

雷老大這才停下手來。

× × ×

方鵬老鼠這時候已回到家裏，老鼠自然先送少爺回房間。

大家都是躡着脚步，不想驚動方老頭，來到門前，老鼠很自然的一揮手：「少爺，早些休息。」

方鵬應聲開門，一個人在內當門而立，一身素白色的衣衫。

「鬼——」方鵬嚇一跳，叫出來。

老鼠更恐懼，癱軟在地上，方老頭跨出房門，冷笑。「你們到底在攪什麼鬼，夜半三更，鬼鬼祟祟。」

方鵬苦着臉。「遇鬼好得多了。」

方老頭馬上一喝。「阿鵬!」

「在這裏。」方鵬應聲身子一挺。「爹——」

方老頭氣憤憤的大罵。「我叫你練功你便睡覺，叫你睡覺你便偷出街外，眼中還有我這個爹——」

「要是沒有也不用偷出街。」

「你說，偷出街幹什麼?」

「沒，沒什麼?這兒看看，那兒看看吧。」

「看看，看看什麼?」方老頭氣在上頭，語聲神態都是怪兇的。

老鼠看見，悄悄移動脚步，方老頭一眼瞥見，喝一聲：「站着，」語聲再一沉：「老鼠，你來說，少爺到那兒去?」

「這……這邊看看，那邊看看——」老鼠囁嚅着。

方老頭冷笑。「我看你是不打算在這裏幹下去的了。」

老鼠慌忙搖手。「沒有這種事。」

「說——」方老頭斷喝一聲。

老鼠看一眼方鵬，只見方鵬一眨眼，他心中亦多少有了主意，吞吞吐吐的。「少爺方……方才約了人決鬥……」

「什麼?」方老頭兩條眉毛揚起來。

「那人是這兒的惡霸，人稱雷老虎的雷老大，終日欺負弱少，少爺瞧不過……」老鼠一面說一面看着方鵬。

方鵬聽來也舒服，但仍然裝模作樣的握拳作恐嚇狀。

方老頭聽說是雷老大，面容也放寬，仍然一句「雷老大你也去惹?」

老鼠接一句道：「少爺已經將他弄翻了。」

方鵬慌忙解釋：「這個實在不是好人。」

「我知道。」

「爹你平日也教導我，練武的人最要緊是有正義感，鋤強扶弱。」

「我是這樣教導你。」

「那是說我沒有做錯的了。」

「我沒有說你做錯，只是做得不是時候。」

「鋤強扶弱也要時候?」

「別人不要，你要。」方老頭重重一頓。「我已經不止一次跟你說，仇家快要找到來，必須集中精神，練好武功。」

方鵬抓抓頭。「我也不明白，你怎麼這樣緊張，以我現在的身手……」

方老頭揮手截住。「跟我來——」舉步往內堂走去。

× × ×

內堂照壁前一張香案，香爐前放着一張白帖，香案上是一幅幅畫像。

方老頭在香案前停下，恭恭敬敬的一拜，轉身，沉聲一喝：「跪下。」

方鵬只有跪下，方老頭隨即手一指左面的一幅畫像「這個是我的祖父，也即是你的曾祖父。」

「在衙門幹活的，對不對?」

接又說。「他平生破案無數，死在他手下的壞人沒有一千，也有八百。」

「誇張一些吧。」

「廢話，」方老頭斷喝：「最威風的一次就是他擺平了那個姓冷的天下第一殺手，也是由那個時候開始，我們方家跟冷家如同水火，勢不兩立。」

「所以你的祖父沒多久便被姓冷的兒子擺平。」

「但是我的父親，也是你的祖父跟着便擺平了他的兒子。」

「可是他的兒子的兒子跟着又擺平了我的祖父，也即是你的父親。」

「到我了。」

「輪也該輪到你了。」

「我聽明，老早便搬走——」方老頭不由打一個「哈哈」。

「現在姓冷的還不是找到了。」

方老頭探手拿起了香爐前面的白帖子。「這個姓冷的叫冷血，他一樣要血債血償。」

白帖子上也正就是寫着「血債血償」「冷血」六個字

「歷史重演。」方鵬搖頭。

「有一點不同。」方老頭乾咳一聲。「就是我已經將你訓練成材，不用自己來動手。」

「自私——」方鵬嘟喃一聲。

「你爹爹我，老了——」方老頭歎一口氣。「風濕之外還有心臟病。」

「用不着將自己說得這麼淒涼的，你生我養我，人心肉做，難道我會看着你送命，袖手旁觀。」

「所以你一定要苦練，一定要打倒我們方家世世代代的仇人，一定要——」

「爹，我曉得怎樣做的了。」

「鬆弛一下神經，對於身體總有帮助的。」

「偏就是這麼多藉口。」

「說實在的，爹，你要我弄妥這件事，首先便要給我一點自由——」

「畜牲，你這是要脅爹的了。」方老頭有些生氣了。

「其次，還要一些好處——」

「怎麼，講條件了?」

「好像，酒啊，零用啊。」方鵬食中指一搓，發出一下响聲。

「混賬。」

「還有，不要動手便打，開口便罵，很影响心情的。」

「畜牲，」方老頭再也忍不住，一手抄起旁邊的大棍，當頭敲去。

方鵬及時閃開。「又來棍子了。」

「這樣不聽吩咐，我一棍打死你好過讓姓冷的打死你，看着生氣。」方老頭心火大盛，一條大棍揮舞，追着方鵬打殺出

去。

方鵬跑出院子外，左繞右轉，而父子就像是捉迷藏一樣，老鼠隨後追出來，看見也不知如何是好。

方老頭追着追着，氣喘如牛，但仍然揮動大棍，亂打亂劈。

方鵬看在眼內，一面閃避一面不忘勸告。「爹，小心保重啊。」

「打死你這個畜牲，打死你——」方老頭亂棍打去，越打越快。

方鵬閃到牆下，避無可避，一個觔斗翻上牆頭，往下一躍，逃了出去。

方老頭也想拔起身子，追出牆外，心臟病却在這時候發作，棍支地，身子一呆，扶着棍不住的喘氣。

老鼠上前一把扶住道：「老爺——老爺——」

方老頭雙眼翻白，突然直挺挺的倒下去。

「老爺老爺——」老鼠急呼，一面搖撼方老頭的臂膀，方老頭瞪大眼睛，毫無反應，老鼠伸手再在方老頭眼前抓動，方老頭還是沒有反應。

「死了——」老鼠一驚，跳起身子，追出去，一面叫：「少爺少爺——」

× × ×

長街寂靜，方鵬急步奔過，頭也不回，唯恐方老頭隨後追來。

雷老大張道士就在這時候走來。

張道士垂頭喪氣的，突然發現方鵬，呆一呆，往旁邊一縮。

方鵬沒有在意，從道士旁邊走過，他的眼中並沒有看見雷老大的鬼魂。

雷老大的鬼魂當然發現方鵬，馬步紮開，雙手一張，只等方鵬走近，一下子扼上方鵬的脖子。

方鵬却是若無其事的穿過他的身子，繼續往前走。

「臭小子——」雷老大一呆，反身撲去，探手一抓，分明是抓在方鵬身上，却是抓了一個空，方鵬一些也不覺這一抓，只覺得陰風一陣，也沒有在意。

他繼續走前，雷老大的鬼魂亦飄然追出。

張道士並不知道雷老大這許多動作，方鵬走過了便繼續前行，沒多遠，便遇着老鼠氣喘喘的走來。

「少爺少爺——」老鼠一面跑一面叫，「老爺死了——」

張道士一怔。「有人死了。」一看老鼠，立時趕步向老鼠出來的方向走去。

× × ×

方老頭仍然仰臥在地上，張道士進入莊院，花叢中一陣張頭探腦，終於發現。「在這裏——」

他躡手躡腳的走前去，一看一呆，探手一拍方老頭的肌肉，立即一聲：「眞够結實。」

他隨又伸手往方老頭的額上一抹。「型倒好，格可就差一些。」跟着取出量天尺，左一量，右一量。

「尺寸正合，眞是度身度做也沒有這麼合適。」張道士這一次眞是喜出望外，回頭狂叫：「雷大爺，雷大爺——」

他這才發覺雷老大的鬼魂並沒有跟在他身後。

「奇怪，那個衰鬼跑到那兒去？」張道士周圍張望。

× × ×

雷老大的鬼魂這時候仍然在半空中飄浮，緊追着方鵬的身後，不知不覺已到了河邊。

方鵬腳步停下，回頭一看，什麼也看不見，吁一口氣，靠着一株樹幹停下來，再回頭向水面再吁一口氣。

雷老大的鬼魂也就在這時候從另一株樹後閃出，凌空一拔，如飛的向方鵬撞過去。

方鵬也是無意，與之同時一低頭，雷老大的鬼魂收勢不及，撞在樹幹上，一彈，摔翻地上。

樹木一陣搖動，幾片樹葉落下，方鵬亦感覺到一陣陰風，打一個寒噤。「這麼大的風，要在這兒露宿，可就眞的凄涼的了。」

雷老大這一摔滿天星斗，爬起來，搖搖頭，一滾到另一株樹下，張頭探腦，又準備暗算。

方鵬那邊亦一陣張頭探腦，却是不知道如何安排今夜的住宿問題，無聊隨手拾一塊小石，隨便一丟，正好又落在雷老大的額角上。

雷老大伸手掩額，雖然沒有疼痛的感覺，但被扔中疼痛的幻覺却是有的。

這時候他也忘了自己是鬼魂的身份，躡着腳步走前，雙手猛一抱。

方鵬正好又低頭，雷老大便抱了一個空，到方鵬站起來，一頭正中在他的心窩，他幻覺一痛，捧心倒退。

方鵬難免一陣陣陰寒的感覺，摸摸頭，回頭望去，後面空無一物。

他再搖搖頭，轉過身子，背向雷老大的鬼魂，這大好機會，雷老大的鬼魂如何肯錯過，紮好馬步喝一聲，立時一頭牛也似撞去。

老鼠正好這時候走來，大叫：「少爺少爺——」

方鵬應聲轉身，雷老大從旁衝過，一時收拾不住，一頭栽進河裏。

河面水花應聲的一湧，無數氣泡湧上來，方鵬亦被這一股奇大的陰風引起一陣森寒，回頭一望，亦難免有些奇怪，嘟喃一聲：「好像有什麼東西掉進去的？」

老鼠這時候亦到了，一個身子左搖右搖，氣喘如牛。

方鵬一把扶住。「看你，應該做些運動，減肥去，跑幾步便累成這樣子。」

「老…老爺——」老鼠忍不住又一輪氣喘。

「連你也打了。」

老鼠搖手。「老爺氣的很，心臟病暴發死了。」

「什麼，死了？」方鵬一呆。

老鼠點着頭。「不會錯的了。」

「說笑說別的。」方鵬仍懷疑。

「是眞的。」

方鵬呆一呆，轉身奔回去，手一鬆，老鼠幾乎摔倒在地上，連隨追上去。

這主僕二人走遠，河面水泡再湧，雷老大一頭冒出來，又沉下去，一而再，再而三。

「雷大爺，雷大爺——」張道士終於

找到來了，他並不知道雷老大在水裏，只憑一點感應，雷老大應該就在附近，也就在河邊停下。

「奇怪，跑到那兒去？」張道士四顧不見，正欲起步，一隻手已從河裏伸出來，正好抓在張道士的足踝上，不由他吃一大驚，大叫起來。

雷老大就在他大叫聲中爬上岸，一身濕透，但一上岸便又乾透。

這個到底是鬼魂。

「雷大爺，你跳進水裏幹什麼？」看見雷老大這個狼狽樣子，張道士奇怪地問道。

「心火大盛，下去冷靜一番。」雷老大站起身子。

一陣冷風吹過，雷老大不由打一個冷顫，打着打一個噴嚏。

「小心感冒。」張道士下意識一句。

雷老大忍不住又一個噴嚏。

「有一個好消息，我已經替你找到了一條剛死的屍體。」

張道士馬上將這個好消息說出來。

「眞的？」雷老大一抹臉。

「最適度過的了，眞是度身訂造也沒有這麼合適。」

「眞的？」雷老大有些喜悅。

「年紀就是大一些。」張道士隨即提出問題。

「有多大。」

「六七十吧。」

「什麼？」雷老大突然伸手扼着道士的脖子。「你是要害我？」

「雷大爺——」

「你可知道今年我有多大？」

「有沒有四十？」

「三十九——」雷老大扼着張道士的脖子搖動着。「你敢找一個可以做我爺爺的老鬼來讓我還魂，還不是存心靠害？」

「我扼死你！」雷老大咬牙切齒的。

「很，很適合的。」張道士伸着舌頭回答。

「還嘴硬啊。」雷老大更用力。

鬼魂在常人原是無影無踪，但在練茅山的人却是另一回事，他們旣然看見鬼魂的存在，也理想當然感覺到鬼魂的力量。

× × ×

方鵬老鼠終於回到後院，看見方老頭仍然仰臥在地上，一動也不動，方鵬也有些難過，上前去雙手抓着方老頭的肩膀一陣搖動。

方老頭毫無反應，方鵬手停下，方老頭的頭亦垂下來。

「完了——」方鵬這句話出口，手不覺一縮，方老頭立時直挺挺的仆倒地上，他一把撈不住，唯有一句：「對不起對不起。」

老鼠在周圍團團打轉，終於忍不住問：「怎樣辦，少爺？」

方鵬不假思索的。「還用問，準備後事吧。」

他也不知突然想到了什麼得意事情，低着頭，嘴角陰陰的露出笑容。

老鼠奇怪的看着他，突然瞪大眼睛，並不是方鵬有什麼變化，而是在方鵬身後的方老頭突然徐徐地彈起來。

「少……少……」老鼠不由脚也軟了，嘴唇哆嗦着，語不成聲。

方鵬並無所覺，把手一揮。「別來騷擾我，我在想着明天的玩意。」

方老頭在方鵬後面站起，揚眉瞪眼，老鼠牙齦打震，隨時都會昏倒的。

方鵬突然伸手一拍老鼠的胸膛。「成了，一想到從此再無束縛，眞是腦筋也靈活得多，喏，一會我們先進去喝幾杯老酒——」

方老頭面上怒容更盛，一手高舉，看來便要往方鵬腦後重重拍去。

老鼠終於吃不消，一聲：「我要昏了——」眞的一旁昏倒下去，方鵬下意識俯身一扶，正好讓開方老頭拍下的一掌。

方鵬總算有所感覺，轉身一望見是方老頭，大吃一驚。「爹——」

方老頭一巴掌再摑來，方鵬拉着老鼠一轉，那一巴掌正好摑在老鼠的面上，老鼠痛極大叫，一下子甦醒過來，迎面見方老頭，不由叫一聲：「屍變啊——」

他叫着抱着方鵬，方老頭一巴掌再摑來，又是摑在老鼠的左邊面上，再來一巴掌，却是拍上老鼠的右邊面上。

方老頭大怒，探手抓起了地上的大棍：「好，看你跑到那兒去！」

方鵬給老鼠抱着，抽身不得，眼看一棍要敲下手，急忙伸手。「慢着——」

方老頭棍停在半空，方鵬隨即叫。「爹，你想清楚才打下來。」

「我親手打殺你總好過冷血打殺你。」方老頭氣虎虎的。

方鵬說道：「說說吧，你不是這樣忍心的人呢。」

「什麼？」

「你考慮清楚，萬一打傷了我，那個冷血殺手找到來，我們父子兩個還不是死在一塊兒。」

方老頭呆住，喘氣。

老鼠這時候驚魂甫定，聽着奇怪也看着方老頭，不由問：「老爺他——」

方鵬一把推開老鼠。「方才他怒在上頭，一口氣嚥不下去，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心臟有問題的。」

「還活着？」

「死得這麼容易。」方鵬心裏嘟噥。

方老頭目光一閃。「你嘴唇這樣動在說什麼？」

「只是嘴唇發癢吧了。」

「你這個畜牲，總有一天要活活給你氣死。」方老頭的大棍終於垂下來。

「現在沒事了。」方鵬伸一個懶腰。

「由現在開始，我時刻盯着你，只要你偷懶。」方老頭棍一抬，道：「有你好看的！」

方鵬只有苦笑的份兒。

× × ×

翌日，大清早，方鵬便被押到後院去練武，伸拳踢脚，稍慢，方老頭大棍便打來。

方鵬只有苦練。

看了一會，方老頭才在椅上靠下來，瞟一眼老鼠，老鼠連忙把參茶捧上。

方老頭緩緩啜一口，現在他的精神顯然好多了。

方鵬却是只有苦練的份兒。

（未完・二）

上文提要：

萬鵬程莫紫薇等四個師兄妹拜祭過師父靈墓，師妹莫紫薇提出要按師父遺囑選出括蒼第十代掌門人，二師兄楊興家有意染指掌門地位，萬鵬程則屬意由三師弟秦君燕繼任，彼此爭執不休，結果由莫紫薇建議掌門席位懸空兩年以後再作出決定；大年夜過後，莫紫薇留言獨自下山，秦君燕趕忙探路追尋，來到餘杭正巧見到莫紫薇展砌正遭到木劍道人等的圍鬥……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簫劍情仇

聯袂出發劍藝　揚帆東海遇賊船

莫紫薇忽然轉頭望着秦君燕，目光毫不退縮。「三師兄，小妹是不是犯了門規？你如今是要抓小妹回山治罪？」

秦君燕微微一怔，聲音不由軟了。「師妹你……雖然不是犯了門規，但不應該下山……」

「爹的遺言有這麼一句麼？」

秦君燕苦笑道：「師妹，愚兄是爲你好！師父臨終要愚兄照顧你，萬一有何過失，愚兄可愧對師父泉下之靈！」

莫紫薇態度也稍軟，但仍抗聲道：「爹要你照顧小妹，並不是要你看着我！難道你練武只是爲了防禦野獸？對不起，小妹暫時是不會回山了，要去你自己去！」

「愚兄認爲你下山不是爲了歷練，而是……」

莫紫薇紅着臉道：「而是什麼？」

「而是爲了逃避愚兄，否則你何須灌醉我？」

莫紫薇雙頰更紅，道：「如果小妹不是害怕你不讓我下山，小妹又何須出此下策？」

秦君燕誠懇地道：「小師妹，咱們肩負發揚本派的重任，何況你我的武功尚未大成，你還是跟愚兄回山吧！」

「三師兄將來會是本派的掌門，你更應加倍努力！小妹乃是庸才，不敢存此奢望……總之我今日是不會跟你回去的！」

秦君燕沉聲臉道：「假如愚兄一定要你回去呢？」

莫紫薇冷笑一聲，道：「你尚未當上掌門，現在已經這樣，將來小妹尚有立足之地麼？大師兄二師兄尚且管不了我，何況是你！你要我回去，那麼請動手吧！」

莫紫薇態度之堅決，大出秦君燕意料，尤其展砌在身旁，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收拾，臉色時紅時青，甚是難看。

展砌咳了一聲，道：「秦兄是否可聽小弟一言？」

秦君燕妬恨交加，冷哼一聲：「敝師妹一定是聽你唆擺的，否則她絕對不會偷偷下山！」

展砌臉色一變，道：「秦兄，小弟敬你是條漢子，也希望你尊重小弟，你將小弟看作是拐騙良家婦女的無賴？」

秦君燕雖然妒忌之至，却也未全失理智，不敢反唇相稽。「照展兄所說，敝師妹兩次都是無意中與你相遇的，巧得很哪！」

莫紫薇道：「是小妹去找他的！」

秦君燕沉着臉道：「你偷偷再上黃山？」

展砌接道：「上次幸虧三位家師趕到黃山，風五娘等人見勢色不對，鳴金收兵，後來咱們師徒跟元琦、徐良玉兩兄聯袂下山，在河瀝溪鎮上與令師妹巧遇，家師與莫姑娘一見如故，是以挽留她，在那裏住了半個月，家師憐其才授她一套劍法……」

莫紫薇道：「本派門規在第七代時更改過，門下弟子，可兼學其他門派的武功，小妹不算違反門規吧！」

「門規上註明要得掌門的同意！」

莫紫薇撇撇嘴道：「三位高人，高風亮節，又非壞人，小妹先學，事後再稟報

爹，料不會反對，誰知爹……」

「就算學了半個月，也不該比愚兄遲回山！」

展卲又代答道：「首先授劍的是家二師父，後來到了德清，家三師父又要教莫姑娘，所以拖延了她回山的時間！家師們的脾氣古怪，假如跟他有緣，他要授你劍法，你不學也不行，跟他無緣，就算求他三天三夜，也不會教你一招半式！」

秦君燕冷冷地道：「小弟尚未請教令師是何方高人！尚請展兄見告，以增見聞！」

「小弟共有三位師父，合稱『海天三劍』，大師父自稱劍心，二師父稱劍痴，三師父稱劍狂！三位老人家隱居已久，秦兄料未所聞！」

「好，那這次又如何說？」

莫紫薇道：「小妹還想跟三位高人再學劍，聽聞展大哥跟三位老人家約定，立夏之前必回島，所以趕來這裏，希望跟他一齊出海！」

「家師住在海外的一座小島上！小弟前天剛由江北趕到比處，在臨安巧遇令師妹，前後經過如此，秦兄若然不信，小弟也沒辦法！」

秦君燕道：「師妹，本派的劍法，你尚未練好，還貪多練別家的？愚兄就不信憑本派的劍法，沒法在武林中立足！」

「三師兄若以為小妹是好高騖遠，那就錯了！展大哥三位師父胸羅天下劍法，本派有許多失傳的招式，他們都知一二，其中有好幾招是本派師祖補上去的，但與原來的頗有差別，小妹看他使過，比之咱們如今所學的，流暢得多，若能得他們老人家指點，對發揚本派武功，大有裨益！」

秦君燕總是半信半疑，拿眼望着展卲，展卲道：「莫姑娘所說不虛。三位老人家好劍成痴，單從他們的外號便可知道。早年若他們知道某家劍法，有那一二招絕活，便不惜千方百計搜羅回來，或跟對方比武，事後錄下自習。至於貴派失傳的招式，家師懂得多少，小弟便不清楚，不過秦兄何妨與小弟同往去見三位老人家？」

秦君燕妒火已熄滅，隨之而起的是好奇心，當下沉吟道：「假如令師不反對的，小弟倒也該去謁見！」

展卲笑道：「咱們正要由餘杭出海，事不宜遲，上路吧！」

莫紫薇白了秦君燕一眼，道：「三師兄，你還不向展大哥道歉！」

秦君燕乾咳一聲，期期艾艾地道：「展兄……小弟剛才魯莽，言詞得罪……展兄海量汪涵……」

展卲哈哈一笑，道：「秦兄，你我兩番聯手鬥那雜毛，這份友誼，不會讓幾句話吹散！只要秦兄不再誤會小弟，小弟於願足矣，又怎會怪您！」

三匹馬洒開蹄兒，向餘杭馳去。展卲一馬當先，莫紫薇急忙拍馬追前，與他並轡而馳，把秦君燕一個拋在後面，秦君燕剛消失的酸水，又湧了出來，雖然師妹說得理由充足，但他總覺得她變了。

以前莫紫薇心中只有他秦君燕，如今最低限度多了一個展卲！

想起展卲既有三位武功蓋世的師父，本身武功又在自己之上，而且談笑風生，瀟洒豪放，天塌下來，眉頭也不皺一下，着着也比自己強多了。他心頭一酸，故意將馬放慢，離得遠遠的。

他勸自己別再想這些煩惱的事，可是一對眼睛片刻也離不開他倆的背影。只見莫紫薇不斷側頭跟展卲談話，秦君燕彷彿聽到她那如黃鶯出谷的笑聲，心情再也沒法平靜下來，好幾番都想掉頭而去，可是又下不了決心！

馳了一程，展卲才發現秦君燕未追上來，連忙勒韁相候。秦君燕暗下決心：「師妹跟我有多年的感情，只要我以後多方遷就她，還怕她不返回我身邊？哼，我一定要把她搶回來！」

眨眼三匹馬已聚在一起，莫紫薇道：「三師兄你怎走得這般慢？」

秦君燕冷冷地道：「這路不寬，若咱們三匹馬並轡而馳，迎面來的就要勒避了；二來愚兄胯下的馬匹走累了，不及你倆的坐騎以逸待勞！」

莫紫薇聽出他話中含諷刺之意，登時漲紅了臉，展卲訕訕地道：「秦兄勿怪，只因咱倆今午尚未吃飯，所以趕着……」

秦君燕揮手道：「走吧，小弟全無怪展兄之意！」

再走了四五里，才找到一個小鎮集，三人下馬找到爿小飯館，點了幾個小菜，狠吞虎嚥起來。三人都覺得氣氛有點尷尬，都借吃喝掩飾窘態。

由於趕不到餘杭，三人便在小鎮集找了家客棧歇宿。三人開了三間房，各自回房歇息，可是各懷心事，又那能睡得着。

秦君燕固然妒恨，而莫紫薇亦十分苦惱，她有難言之隱，心頭更為煩躁。

不錯，她跟秦君燕是青梅竹馬，但她一向只把他當作大哥看待，從未把他當作情人，秦君燕只是一廂情願，自以為是，認定師妹將來必定嫁給他，偏偏旁人也有這種看法。

那時候莫紫薇年紀尚輕，不多作分辯，心想將來大家必會明白，不料至現在要解開，就更為困難了！本來她可以向秦君燕剖白，但一來秦君燕未必會相信；二來，也怕他受不住打擊！

莫紫薇自己也分不清，為何一見到展卲，便情懷激盪，就在黃山那夜，她一閉上眼睛，腦海中便現出展卲的影子來，以後他的影子便像附骨之蛆般，揮之不去。

展卲亦是輾轉難眠，他自小在孤島與師父相依為命，甚少見到異性，這次到中原武林，雖然接觸過不少異性，他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感情，偏偏遇到莫紫薇，他一顆心便不能平靜。

莫紫薇返回括蒼山之後，他的心也似跟着她去了般，整天渾渾噩噩，不知所謂，他一早已發現自己心底的秘密，同樣亦感覺到莫紫薇對自己有情意，雖然大家未曾說過一句情話，但心有靈犀一點通。

在此之前，展卲不知道秦君燕對莫紫薇生了情愫，因此並不抑制自己的感情！但經過下午那一場爭論，他再傻也看得出，秦君燕對莫紫薇用情極深！他暗中勸自己悄悄退出，撮合他倆，可是每當他接觸到莫紫薇溫柔又多多情的目光，他又失去了勇氣！

這一夜，愛情和友情這兩件事一直在他腦中翻騰交纏，排遣不去，一夜過去，竟未合過眼，直至門板被敲响，他才趕緊跳下床。

門外悄悄生生立着一位玉人，可不正是莫紫薇。「展大哥，咱們都準備好了，你還不下床？」展砀有點窘，支吾以對。

吃過早餐，三人再上道。這次展砀有意避開莫紫薇，一直策馬走前，可是莫紫薇不肯與秦君燕並轡而馳，三人之間的關係十分微妙，既似朋友，又似仇家。

到餘杭，剛過午時，展砀對此城十分熟悉，引他倆到一家乾凈的酒棧，點了許多酒菜，三人吃着悶酒，不發一言，直至最後才由展砀打破僵局：「秦兄，咱們在此休息一天，明天才出海吧！」

秦君燕恨不得早去早回，好讓師妹離開她，是以不同意。「如今天色尚早，何不立即出海？」

展砀微微一笑，道：「秦兄大概未出過海，不太清楚，此去家師隱居之所，要航行五六天，如果遇到逆風，可能還不止，而這幾天的食物和食水，都得準備，還要聯絡船家，可急不得！」

秦君燕從未出過海，只好由展砀安排一切，午飯過後，展砀便帶着秦君燕師兄妹到海旁，那裏住了好些漁民，展砀一直走至一間石屋前才停住。

秦君燕訝然道：「展兄是來賃船，還是探訪朋友？」

「都讓你猜着啦！」展砀道：「咱們自己買了一艘船，託包老伯保管，他保管得很好，就像是自己的一般！」言畢伸手拍門。

他拍了好一陣，裏面才傳來一個沙啞的聲音：「來啦，等等！」

展砀叫道：「包老伯，是我小展！」

木門打開，一個白髮蒼蒼，滿臉灰斑的老頭拄杖而立，展砀驚問道：「包老伯，你身體欠和？」

包老伯嘆了一口氣，道：「展小哥，你來得正好，老漢正想叫小龍去找你！」

展砀訝然問道：「老伯，發生了什麼事？」

「最近來了一股叫什麼海鯊帮的，嘿……好像强盗一般……老漢就是被他們打傷的！老漢怕你們寄放的船被鑿穿，可賠不起！」老頭說着又嗆咳起來。

展砀噓了一口氣，道：「原來是這樣，老伯放心，眞要有事，小可又怎會要你賠！你快進去，讓小可看看你的傷勢！」

老頭道：「我這幾根老骨頭還挺得住，展小哥，你是不是要回島去？待老漢去叫小龍！」

「不，小可去找他，他在那裏？」

「就在外面晒網！」

展砀轉身便向海邊跑去，邊喊小龍的名字！

海邊支着好些竹竿，掛了許多漁網，只見一個赤着上身的壯漢，迎了過來，道：「展兄弟，你什麼時候來的？」他一身肌肉隆起，健壯如牛，厚唇大眼，一望便知是個老實人。

「小龍，我明天便要回島，你替我準備一切！」展砀塞了兩錠銀子給他。「我還有兩個朋友一齊去，多備點食物！」

「那用得着這許多？」小龍是包老伯的小兒子，他只肯收一錠。

「多的你便留着吧！老是麻煩你們，我可過意不去！」展砀不由分說把兩錠銀子都塞在他手裏。

小龍道：「那麼就收下，順便多買兩袋米到島上去！啊，對啦，最近海面上……」

展砀笑道：「剛才你爹已提過，有咱們去，你不用怕！」他從身上摸出幾顆跌打藥出來，道：「今晚叫你爹用酒送服，以後每天吃一顆，嗯，一切拜託了，咱們明早見！」

小龍道：「只怕來不及準備，你們吃了午飯再來吧！」

* * *

船兒在未時開出海灣，春天風和日麗，海風迎面吹來，令人心曠神怡。秦君燕與莫紫薇站在船頭甲板上，只見遠處海天一色，茫茫無際，胸襟也廣闊起來。一陣海風吹來，兩人下意識地轉頭避風，目光不期然相遇，不知爲何，忽然同時露齒一笑。

莫紫薇天眞地道：「三師兄，坐船原來這般好玩！」

秦君燕心中暗道：「師妹眞的美若天仙，看來只要我事事順着她，她自不會離開我！」當下道：「小師妹，下次咱們去找大師兄，他寨裏有許多大船，一定更加好玩！」

「在湖裏有何好玩？乘船當然要出海。否則就沒有意思了！」

「是的！」秦君燕順着她的語氣道：「對對，還是出海比較好玩，下次咱們去溫州千帆帮，萬帮主十分好客！」

「何必麻煩別人！」莫紫薇話未說畢，一個浪打來，船身一盪，她一跤跌倒甲板。

秦君燕連忙將她扶起。「小師妹，你沒事吧？」

「小妹有點頭暈！」

展砀在後面帮小龍掌舵，隔遠叫道：「秦兄，她大概是不慣乘船，你扶她到艙裏休息一下吧！」

莫紫薇道：「三師兄，我自己下去，你留下來吧！」

秦君燕道：「還是由愚兄送你下去吧！」

莫紫薇無可無不可，但當她走下船艙，便回頭道：「三師兄你上去吧！小妹想睡一下！」

秦君燕又叮嚀了一番，走上甲板，展砀道：「秦兄，你乘船慣不慣？」

秦君燕淡淡地道：「也不覺得有何異狀！」

包小龍道：「這時候出海，最無風險！」

「秦兄可知道一場武林風暴，即將降臨否？」

「你是指『統一盟』要吞拼各大門派，獨霸武林的事？」

展砀嘆了一口氣，道：「若只是鬼秀才和風五娘等人，倒還不可怕，因爲家師尚可制服他們！嗯，他們處心積慮，如今反而一點風聲也沒有，這才可怕！」

秦君燕冷冷地道：「也許他們懾服於

令師的武功，所以不敢輕舉妄動！

「不敢輕舉妄動這六個字，正好說明了這事的嚴重性！換而言之，除非他們不動手，一動手便足以摧毀各大門派，震撼江湖！」

秦君燕心中只惦記着師妹，淡淡地道：「展兄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未免杞人憂天！」

展砀哈哈笑道：「小弟也希望此乃杞人憂天！如今小弟只有一怕，如果唯四海未死，這便不是杞人憂天了！」

秦君燕心頭一沉，半晌方道：「小弟就不信，天下無人可制得住唯四海！」

「也許將來秦兄可以制住他！」

秦君燕臉色一變，道：「展兄你諷刺小弟？」

展砀忙道：「非也非也，秦兄天資敏悟，又勤力好學，即如今次，數月不見，武功已大有進展，將來必成武林巨擘，此乃小弟衷心之言，幸勿誤會！」

「小弟却無此雄心，展兄師父乃蓋世高人，將來展兄之成就，就如海水，不能以斗量之！」

展砀笑道：「幸好小龍不是外人，否則別人聽見倒以爲咱們自相吹捧了！小弟倒沒有雄心壯志，只求天下人，個個快樂平安，不必受强暴欺凌，則於願已足！秦兄深謀遠慮，倒不可辜負一番抱負！」

秦君燕心中忖道：「他口口聲聲勸我以武爲重，是否想勸我放棄小師妹？哼，簡直卑鄙！」

展砀見他臉色陰晴不定，不知他心中想着什麼，忙岔開話題。「此段海面小弟出入無數次，便讓弟介紹一下，此處仍屬杭州彎，但稍出去即是五盤洋，家師隱居之所在荒澤洋之外……」他口齒本就伶俐，說話風趣輕鬆，介紹海上風景，漁民習俗，以及有關海上的傳說，滔滔不絕，極之動聽，秦君燕雖然對他心存芥蒂，亦聽得頗入神。

未幾，太陽已將下山，海面上一片金黃，微風吹過，波光蕩漾，耀眼生輝，秦君燕長長吸了一口氣，讚道：「好景色！」

展砀忽然把帆收下，又拋下鐵錨，取出魚竿，道：「秦兄，咱們釣魚，今晚飽飽口福！」

秦君燕道：「小弟既不懂，也沒此雅緻！」展砀也不勉强，走至舷邊，拋下魚絲。

不料莫紫薇睡了一陣醒來，正走上甲板，聽見展砀的話，嬌聲道：「秦師兄不釣，讓小妹來！展大哥你要教我！」

展砀交了一副魚絲與她，道：「釣魚說易不易，說難不難，魚兒上不上釣，要碰點運氣，但魚兒上釣之後，能否將牠釣上來，就需要一點技巧了！」

秦君燕見師妹坐在展砀旁邊，心中頗爲後悔，聽了展砀的話，忍不住道：「最怕的是魚兒不上釣，上了鈎，還怕釣牠不上來！」

展砀微笑道：「小弟舉一個例子，假如秦兄手中所持之絲線，只能承力五斤，但却釣到一條超過十斤重的魚兒，要將牠拉出水面，你說容易麼？」

秦君燕一愣，半晌才道：「那你不會用承力較强的絲線麼？」

「這你又有所不知了，絲線承力强，自然較粗，有些魚兒就會發覺，別以爲魚兒笨，牠們可精靈得很，一有什麼風吹草動，就不吞鈎！而且用承力强的絲線，自然要用大的魚鈎！用大魚鈎又釣不到較小的魚了，這個道理就淺得很……來了！」只見展砀右手持絲，左臂微微抖動着，似乎正與水底的魚兒角力。

包小龍走了過來，一望被扯直了絲線，便道：「這是大魚，起碼超過十斤！」

展砀拉了兩手絲線，忽然又慢慢放回，一忽，再拉回來。如此一來一往，不下卅次之多，秦君燕不明所以，但見他額角沁汗，也知道釣魚亦有學問！

人魚足足角力了半炷香工夫，展砀才將魚拉上水面，這時那條大魚已筋疲力盡，肚子反天，張着嘴巴猛力吸氣。

莫紫薇高興得跳了起來，包小龍用網，將那條大魚撈上來，展砀喜道：「好極了！只這一條，已夠咱們吃啦！」

展砀洗菜調羹，想不到他還是個中好手，燒的小菜和湯，都極具水準，四人席地而吃，另有風味。

晚上莫紫薇一人睡在前艙，展砀三人則擠在後艙，幸而這船不小，也不太擠。展砀見秦君燕雙臂抱頭，架着腿，雙眼睜得老大，便問道：「秦兄有何心事，何不說出來大家商量？也許小弟可以替你開解！」

秦君燕嘴角一聳，冷冷地道：「這件事，展兄必定解決不了！」

「你未說，又怎知小弟沒法幫你？」

秦君燕沉吟了一下，終於忍不住道：「你又何必明知故問！」

展砀心頭一跳，臉上不動聲息，過了半晌才道：「秦兄是指……咳咳，這與令師妹有關是不是？」

秦君燕臉上發熱，只好默認。展砀笑道：「秦兄與她乃青梅竹馬，有何煩惱？」

秦君燕有苦說不出，只把頭轉向艙壁。展砀道：「令師妹天眞活潑，不但家師鍾愛她，連小弟也忍不住將她當作妹妹！這也難怪秦兄爲她煩惱，所以英雄難過美人關嘛！」

秦君燕急速地轉過頭來，脫口問道：「展兄只當她是妹妹？」

展砀話說出口後，又感後悔，却又不便改口，只得點點頭：「秦兄認爲小弟不是將她當作妹妹麼？哦，原來秦兄誤會小弟，難怪一路上不斷對小弟冷嘲熱諷！」

秦君燕雙頰如被火烤紅，訕訕地道：「展兄乃君子，小弟相信展兄所言必眞……嗯，以前的事是小弟不對，希望展兄原諒！」

這一句君子，使得展砀心頭一痛，暗自安慰自己：「紫薇能嫁給一個深愛她的人，是她的福氣！我……還有什麼好難過的？只要她活得快樂，我也該替她高興！」

秦君燕聽了展砀那句話，彷彿在大熱暑天吃了一碗冷凍蓮子羹般，心中說不出的舒暢，幾乎想笑出聲來，俄頃，又暗怪自己怪錯了展砀，他望了他一眼，伸手過去，抓住展砀的手臂，誠懇地道：「展兄，你眞不原諒小弟麼？」

展砀瞿然一聲，赧然道：「秦兄你想

到那兒去了？小弟怎會懷疑？何況情之一物，甚難窺破！」

秦君燕在見他神態有異，又生懷疑：「這小子不是施『瞞天過海』之計吧？不行，我得再試探他一下！」當下道：「展兄視敝師妹如親妹妹，但依小弟在旁觀察，敝師妹對你却不像對待哥哥！」

展砌臉色微微一變，不悅地道：「令師妹的事，秦兄若還管不了的，小弟又怎管得！」

秦君燕沉聲道：「展兄說得也是……家師只生她一個，未免溺愛，她自小便被嬌縱慣了……而且她年紀到底還小，閱歷也淺，有時難免會過份一點……總請你包涵！」

展砌見他吞吞吐吐，心中甚是不快，忖道：「我當日在黃山見他不畏强暴，視死如歸，只道是個痛快的漢子，沒想到他的心眼却這般多，以後跟他說話可得小心一些！」

秦君燕毫不放鬆，再道一句：「展兄，你在想什麼？」

展砌冷冷地道：「秦兄說到底還是對小弟不放心，小弟再聲明一次，我慣視莫姑娘如妹，你大可放心！至於令師妹心中如何想，小弟是外人可管不了！假如秦兄對她忠心不渝的，便無需患得患失，所謂眞誠所至，金石爲開！」他說罷賭氣轉過身去，打着鼻鼾。

秦君燕臉上又一陣發熱，不知展砌是眞睡還是佯眠，不過他終於放下心頭大石，只覺心頭之舒暢，前所未有！暗道：「只要這小子不横掃一脚，還怕師妹不重投我懷抱？」他煩惱盡消，很快便進入夢鄉，相反展砌却心潮起伏，久久不能成眠。

次日一早，包小龍收錨揚帆，船兒繼續向東航行。出了五盤洋，視野更爲廣闊，秦君燕心頭舒暢，忍不住發出一道長嘯，道：「幸好小弟跟你們出海，否則豈有此眼福！」

莫紫薇不知道他心情轉好的原因，見他態度自然，她心中的壓力亦減輕，偶然也跟他玩玩笑，秦君燕關懷地問：「師妹，你今日不會頭眩了吧？」

莫紫薇搖搖頭，道：「大概習慣了，不覺有暈狀！」

展砌見狀，心頭默然，却極力裝出沒事般兒，一邊幫小龍，一邊插腔陪他們說話。

吃過午飯，海風一轉，船兒順風順水，速度加快，放眼望去，一片汪洋。莫紫薇訝然道：「怎地不見有漁船在打魚？」

包小龍道：「展兄弟，這一帶便是海鯊帮出沒的地方，請小心！」

秦君燕豪氣干雲地道：「咱們正想爲民除害，如果他們瞎了眼湧過來，算他們倒霉！」

展砌道：「不錯，小龍你不用害怕，萬事有咱們！」

包小龍道：「展兄弟，你千萬莫輕敵。他們人多船衆，而且船頭包鐵皮，可不好對付！」

展砌忙問：「可知他們的頭兒叫什麼名號？」

「聽說他們有好幾個頭領，詳細情況俺也不清楚，只知道其中一個叫做『獨角蛟龍』叫魯知潮！」

展砌眉頭一皺，道：「這名號陌生得很，也不知從何處鑽出來的！」

秦君燕道：「既然未曾揚名，料不是什麼厲害的脚色，只配欺侮善良！」

船又航行了半個時辰，忽然包小龍驚慌地叫了起來：「他奶奶的，說曹操，曹操就到！你們看，那便是他們的船！」

秦君燕順他的手指望去，見遠處有幾團黑點，雖知是船，却看不清楚，忍不住問道：「包兄弟，你怎知道來的就是海鯊帮？」

「這一帶的漁船，俺都清楚，絕大多數都是單桅的，你們仔細瞧，來的都是雙桅的！」包小龍道：「展兄弟，你來把舵，待我去轉帆，他們未必追得上！」

秦兄道：「不用怕，他們追不上猶自好，否則就叫他們灰頭灰臉！」

包小龍見展砌沒有反應，只好坐下，只盼對方追不上，不料那幾艘雙桅大船，來勢居然甚快，不久便漸漸追近，連桅杆上的黑色旗子都看得淸淸楚楚。

又過了半炷香工夫，對方已然追及，雙方只距離幾丈，只聽那邊船上有人叫道：「停船！」

展砌道：「你們有本事的便追上來吧！」

對方船上走出一個鐵塔似的大漢，喝道：「小子，你吃了豹子胆呀！」

秦君燕長笑一聲：「海鯊帮又不是什麼顯赫的組織，嚇唬得了人麼？」

那大漢氣得連連跺脚，道：「快追上去！」只見他蹲下身，抓起一隻大鐵錨，沉腰駕馬，倏地暴喝一聲，揚手將鐵錨向秦君燕拋去！

展砌道：「秦兄小心！」他把舵一轉，船兒已向斜前方駛去，但聞「砰」地一聲，鐵錨落海，激起一條巨大的水柱！

那鐵塔似的大漢，忙着收鐵錨，旁邊的雙桅大船忽然分開，向他們包圍過來！包小龍苦着臉道：「不好了，現在逃不脫了！」

「那就索性停船吧！」秦君燕立即收帆，四艘大船已將他們團團圍住。他失聲叫道：「喚你們帮主出來說話！」

鐵塔似的大漢道：「臭小子，你是壽星公吃砒霜，嫌命長啦，有屁便對俺老彭放！」

展砌哈哈笑道：「原來是個吃屁精！」此言一出，連包小龍也失聲笑了出來，對方船上的漢子，也都掩着嘴。

老彭大怒：「小子快報上名來！」

秦君燕道：「武林雙秀在此，閣下如果不叫你們帮主出來，便要拿你來祭旗了！」

去年黃山一役之後，「武林雙秀」之名不脛而走，老彭似乎亦有所聞，微微一怔，道：「你們眞的是『武林雙秀』？嘿嘿，就是又點樣？在陸上咱們要敬你三分，在海上便以咱們爲王！」

展砌這才想起一件事，連忙跑至秦君燕身邊，低聲問道：「秦兄水底功夫如何？」

秦君燕心頭一沉，道：「僅可在河裡潛泅！」

莫紫薇急道：「小妹可是旱鴨子！」

秦君燕道：「不必害怕，這些烏合之衆，容易打發得很！」

展劭担心地道：「小弟只怕他們會鑿船，那就……」

秦君燕目光一及，笑道：「展兄杞人憂天了，他們鑿破咱們的船，咱們便跳上他們的船！」

展劭點點頭，道：「只要擒住賊首，一切困難皆可迎刃而解！」

說着老彭那艘大船忽起騷動，只見船頭多了一個身穿黑衣黑褲，外加披風的矮漢，衆盜恭聲道：「參見副帮主！」

展劭見他額頭上生了一顆大肉瘤，便笑道：「閣下名符其實是『獨角』，是否『蛟龍』則要考驗過才知道！」

魯知潮沉着臉道：「某家不管你們是雙秀還是雙獸，只要交上『借水行舟費』，便放你們一條生路！」

莫紫薇道：「咱們幾時向你借過水？」

魯知潮哈哈笑道：「這東海之水，都是咱們海鯊帮的，你們的船如果不是借了咱們的水，又怎能航行？」

秦君燕道：「這就算是綠林的買路錢了？未知你們有何本事收這種錢？」

魯知潮雙掌一合，連擊幾下，道：「孩兒們，讓他們瞧瞧咱們海鯊的『本錢』！」

話音剛落，只見四艘大船的船頭都站滿了挽弓搭箭的大漢，秦君燕等人心頭俱是一沉，展劭忙道：「小龍，你快躲進艙裡！」

魯知潮笑道：「本帮這副『本錢』如何？五十兩『借水行舟費』，不貴吧！」

展劭一邊暗暗思量如何飛越海面，跳到對方船上，將其制服，一邊施緩兵之計，道：「假如咱們沒有五十兩銀子，閣下又有什麼打算？」

「這還有兩條路，讓你們選擇，第一，你們都跳下海去；第二，準備當『刺猬』吧！」

「再沒有第三條路？假如咱們加入貴帮呢？」

魯知潮哈哈大笑。「小子，你以為老子是三歲小孩，可任你哄騙麼？孩兒們，先讓他們嘗嘗苦頭！」

語音一落，四周的弓箭手，一齊發箭，展劭三人不用吩咐，已排成一個三角形陣式，抽抽長劍，將箭格落！

魯知潮大笑：「好本領，再試一試！」第二批的箭比第一批更密，幸而三人都有一身本領，夷然無損，可是亦暗暗担心，因為時間一長，氣力不足，劍網露出空門，必有所失！

莫紫薇道：「展大哥，快想辦法！」

秦君燕忙道：「師妹，快躲在愚兄背後！」他邊說邊揮劍走至莫紫薇身前。

展劭心弦一震，一股豪氣忽然充盈胸間，暗道：「大丈夫該守信諾，我便成全他們吧！」當下道：「秦兄請保護莫姑娘！」言畢忽然向後倒退！

就在此刻，海鯊帮第三批長箭又射至，莫紫薇在秦君燕背後閃出來，將劍舞得風雨不透，邊問道：「展大哥，你有何打算？」

秦君燕忙道：「師妹，莫說話分神！」

展劭在他倆長劍的遮擋下，竄到桅杆上，迅速爬了上去，桅杆上有放着船帆的麻繩，他用劍將繩線索斬斷。

此刻，海鯊帮第三批箭已射畢，而第四批又未嘗發射，展劭抓緊此良機一手抓住麻繩，一手執劍，雙脚在桅杆上一蹬，身子便盪了出去！

莫紫薇見狀，嚇得花容失色，尖聲叫道：「展大哥，危險！」

秦君燕也吃了一驚，但他比較鎮定，見船頭有塊木板，立即放下劍，抓起木板挑落水中，預防展劭沒法到達對方船上，落水時有個憑藉！

海鯊帮帮衆見狀都將弓箭對着展劭，展劭用力一盪，身子凌空飛出，半空鬆開繩子，身子便向一艘船飛去！他很聰明，不落在魯知潮那艘船，而是旁邊的一艘，由於有繩子之助，他凌空一個倒頭觔斗翻出，向船尾飛落！

刹那間，千箭齊發，但一來展劭速度快，二來對方恐誤傷同伴，只往高處射，這便造就了展劭！只見他沉腰跳落，長劍一挑，撥開兩枝長箭，雙脚已安穩地落在甲板上！

展劭夷然無損，他自己也暗叫僥倖，立即展開劍法，一口氣刺倒四五個大漢，又將兩個踢下海去！

魯知潮大怒，喝道：「快困住他！拿我的刀來！」一個嘍囉立即獻上一柄厚背刀。魯知潮忽然縱身躍出！他這艘船跟展劭處身那艘，相差四丈多，帮徒們一見都驚叫起來！

那魯知潮不慌不忙，身子向海面慢慢降下，脚尖則剛好落在剛才秦君燕拋下的那塊木板上，再一借力騰飛，一個盤旋，安安穩穩落在船頭，海鯊帮嘍囉們，歡聲震動，為他們的副帮主喝采！

秦君燕幾番欲效法魯知潮，飛過去助展劭，但都為長箭所阻，莫紫薇又驚又急，道：「三師兄，快想辦法去救展大哥！」

秦君燕道：「愚兄也恨不得能振翅飛過去，奈何無計可施！」

包小龍在艙裡探頭出來，道：「兩位快進來避一避，引他們上船！」

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包小龍雖然魯直，但旁觀者清，居然讓他想到一個守株待免的方法！

秦君燕將莫紫薇推下艙，自己亦隨後跳下去。莫紫薇道：「三師兄，假如他們不過來，而先殺死……展大哥，咱們……」

秦君燕也十分着急，轉頭問道：「包兄弟，你還有辦法麼？」

包小龍一張臉早已發青，道：「你們聽！」

刹那間，兩人都聽到船底傳來「咚咚」的聲音，莫紫薇花容失色，道：「他們在鑿船，怎麼辦？我可是旱鴨子！」

包小龍道：「大海茫茫，水性再好也會淹死！」

莫紫薇喊着秦君燕道：「都是你，這什麼英雄？『武林雙秀』在海上，跟麵粉一樣！」

秦君燕又羞又悔，道：「師妹，愚兄再上去跟他們拚命！」

莫紫薇一把將他抓住：「你這樣上去

，不是送死麼？快想辦法！」

「現在還有什麼辦法？上去拚命，殺一個夠本，殺一雙有賺，反是上策！」

包小龍道：「我有個笨辦法，咱們先劈下幾塊木板，等船沉沒時，抱木板跳海，可能還有生還的機會！」

莫紫薇道：「但他們會射箭的！」

秦君燕已有了主意，道：「師妹，小龍說的也是辦法，反正這船已保不住，咱們快劈幾塊木板應用吧！」生死一髮之際，氣力陡增，秦君燕揮劍劈下幾塊木板，還將其中兩塊拋上甲板！就在此刻，船底已被鑿穿，海水開始湧進來！

秦君燕一手抓木板，一手持劍，道：「師妹，愚兄先上去，等下你倆再行動！包兄弟，我師妹就請你照顧了！」說着跳了上去！

＊　＊　＊

展砏見魯知潮飛身躍上甲板，輕鬆縱容，暗吃了一驚：「想不到海盜中也有這等人物！今日我與秦君燕都看走了眼！」

心念未了，魯知潮見手下紛紛被殺，已忍不住喝道：「讓開，等老子來收拾他！」

展砏暗道：「今日咱們四個人是生是死，全在我這一擊！一定要將他制服！」主意打定，先發制人，只見他標前七尺，劍尖泛起幾朵碗口般大小的劍花，罩住魯知潮的頭面和上胸！

魯知潮身子半旋，突然劈出一刀，刀刄砍的地方竟是劍身！

展砏暗叫一聲好，倏地振臂收劍，身子一旋，右脚乘勢飛起，向魯知潮腰際掃去！

這一招奇峯突出，大出魯知潮的意料，急切之間，無暇細思，慌忙滾落甲板！展砏正要他如此，長劍急刺而下！這一刻更是急如流星曳空！

那些嘍囉都來不及搶救，展砏正暗自慶幸，冷不防兩枝長箭，當胸射至！

展砏咬一咬牙，身子一蹲，長劍貼着甲板刺出！可是他稍一躭誤，魯知潮又滾開幾尺，劍尖只刺到甲板！

說時遲，那時快，兩個海鯊帮的頭目已搶了過來，一柄單刀，一根分水刺，一左一右向展砏攻到！

展砏功敗垂成，嘆了一口氣，只好強振精神，再找尋良機！

魯知潮爬了起來，臉色一陣青一陣紅，他在衆目睽睽之下，一招便敗得灰頭灰臉，險些兒喪命。這個臉實在丟不了，因此，暴喝一聲，加入戰團，以衆凌孤。

展砏立感壓力加重，一時之間，又苦無良策，心焦之餘，轉頭望去，已不見了莫紫薇和秦君燕的踪影，心頭一沉，忖道：「莫非他們已遭不測？」

他一分神，魯知潮厚背刀一揮，磕開他的劍，一柄分水刺，立即向他脅下刺至！

展砏想也不想，立即向後一跳，脚步未穩一單刀又向他肩腰砍至，展砏只好一格，順勢滑下，反削對方的手腕，那頭目大驚，忙不迭後退！

魯知潮又揮刀而至，他臂力強，揮刀時，激起呼呼的風聲，氣勢嚇人：「孩兒們守住四周，不可讓他逃脫！弓箭手隨時候命！」

若論武功，魯知潮雖然猛勇，但展砏仍在其上，不過他有兩個得力的手下相助，自然大佔上風！

展砏見周圍的環境，對自己頗為不利，更爲心焦：「想不到我展砏大志未伸，便死在一個水賊刀下，眞是氣煞人也！」

他目光一及，見船艙打開着，心中忽然有了計策，只見他忘命地向魯知潮攻三劍，將他迫退兩旁，再一劍又將一單刀擋開，此刻分水刺恰好刺至，展砏覷得眞切，左掌一切，劈在柄上，那頭目剛一呆，展砏一脚飛起，已將他踢落大海！

利那間，魯知潮的厚背刀亦挾風所至，展砏不擋而退，脚尖一及，倒飛而起，船尾的弓箭手立即發箭，展砏沉氣下降，頭下脚上，飛落船艙！

他雙脚勾住艙緣，彎起腰來，伸手抓住艙板而上，人即跳下，隨又登上木梯，把艙蓋閂上！

就在此刻，他後背忽然一痛，知有人偷襲，幸虧他神志清醒，縱旁飛上，只見一個大漢手持染血的分水刺！

展砏暫時無須顧及上面的敵人，吸了一口氣，冷冷地道：「你今日是死定了！」

那大漢見他滿臉殺氣，大吃一驚，不由呼叫起來：「老洪，快來！」

展砏這才醒起，船艙裡可能尚有其他敵人，他忽然向對方標去，左掌當胸拍出！

那大漢邊退邊舉分水刺，反戮展砏的手掌，展砏左掌一撤，右手長劍忽然脫手飛出！

這一着大出對方意料，「噗」的一聲，長劍自他胸膛射進，大漢發出一聲慘叫！

展砏不敢稍停，飛身探臂，抓住劍柄拔了出來，一股鮮血隨之噴出，大漢頹然倒下！展砏順手奪了他的分水刺，匿在木桶後面，此刻艙裡又傳來一陣脚步聲！

＊　＊　＊

秦君燕躍上甲板，匿在桅杆後面，對方一時尚未留意到他，他忙向艙裡叫道：「師妹，小龍，快上來！」

包小龍首先登上來，秦君燕低聲道：「小龍兄，敝師妹全靠你了！你帶她跳下海，小弟引開他！」他本來頗看不起這粗人，但此刻有求於人，竟然稱兄道弟。

包小龍道：「請你將木板全拋下海去！」秦君燕問也不問，連拋三塊木板到海裡，他手中只剩下一塊，包小龍忙道：「行了！」

此刻海鯊帮嘍囉才發現他們已上了船面，又有弓箭射來，秦君燕揮劍格箭，將手中木板給包小龍遮擋。包小龍道：「姑娘，對不起！」他伸出猿臂，圈住莫紫薇的小蠻腰。

莫紫薇正在揮劍格箭，不防被他摟個正着，正想發作，包小龍又道：「快閉住呼吸，跳下去！」他將木板飛出，抱着莫紫薇跳下水！

海鯊帮嘍囉叫道：「有人跳水！」

老彭叫道：「還不放箭！」

利那間，二三十枝長箭都射向海面，可是包小龍水性極好，潛在水底下，托着莫紫薇，泅越過對方的船底，向外游去。

莫紫薇不識水性，不過練武的人，氣

息悠長，她閉住氣，閉着眼，反抓住包小龍一隻手臂，把生死付托於他。

秦君燕趁對方把注力意集中在莫紫薇及包小龍身上時，縱身躍下，目光對着海面上的一塊浮板，他自忖如果能落在木板上，必可借力躍上對方的船！

可是有件事他首先完全估計不到，此刻包小龍那艘船，入水之後下沉之勢越來越快，形成旋渦，那塊木板被暗浪一湧，盪開幾尺，秦君燕應變不及，「卜通」一聲，跌下海去！

船上的老彭喊道：「水鬼隊下去捉他們上來！」

由於秦君燕沒有防備，因此一下海便便連喝幾口水，幸而他神志未失，急忙閉住呼吸，浮上水面，剛換了一口氣，猛見有箭射出，連忙又沉下去，他雙脚猛踢，穿過船底，正想再浮上水面，忽見水底有幾團黑影游過來。

秦君燕知道是對方的「水鬼」，連忙沉住氣，手握長劍準備。不久，果然有兩個「水鬼」游至，而遠處尚有幾團黑影，秦君燕不退反進，揮劍就刺。

不料，在水底揮劍，跟在地面上，全不相同，一個「水鬼」不避他的長劍，反揮分水刺戳秦君燕的手臂！

秦君燕右臂一橫，張指環抓住他的手臂，那「水鬼」一屈腰，一脚望秦君燕蹬去，秦君燕總算歷過風浪，沉住氣振臂一格，「水鬼」的脚底蹬在他臂上。秦君燕如箭一般倒飛！

另一個「水鬼」剛好自背後游過來，秦君燕心急之下，長劍反手刺出，這一着大出其意料，劍尖送進「水鬼」的胸膛，鮮血立即將附近的水染紅！

此刻，另外兩個「水鬼」亦游了過來，秦君燕突然一個轉身，劈手奪下分水刺，讓身子慢慢上升，可是對方比他更快，一早便擱在他上面，不讓他浮上去！

秦君燕心中想道：「今日這個局面全是我爲了逞英雄而引起的，我死不足惜，一定要攔住他們，讓小龍帶師妹離開，只是連累了展兄……」他主意打定，反將自己的生死拋開，準備跟對方同歸於盡！

那幾個「水鬼」見秦君燕殺死一個同伴，有點心驚，只將他圍住，而不立即攻擊，秦君燕心中暗道：「好得很，大家就耗着吧！」只要這些「水鬼」纏住自己越久，莫紫薇和包小龍就越安全！

過了一陣，另一個念頭升上心間：「海鯊帮這麼多人，怎知道他們會不會另派一批人去追師妹？不行，我一定要追上去保護她！」

心念一動，立即扭轉戰機，只見他一弓腰，準備向下沉去，那幾個「水鬼」立即作了相應的動作，秦君燕又倏地直腰蹬腿，急向上竄！

上面那「水鬼」，立時揮分水刺戳去，秦君燕擰腰一閃，也刺出一記！那「水鬼」在水中身法靈活之至，手脚一划，已竄至其側方，揮兵器戳其脅下！

秦君燕見其他「水鬼」亦紛紛游上來，驚怒之下，也不閃避，分水刺向他刺出！

這是兩敗俱傷的打法，在此情況之下，比的不是力量，而是勇氣，那「水鬼」自恃人多，才不肯作無謂的犧牲，把功勞拱手送給同伴！

只見他一個「烏龍擺尾」，急急轉身游開去，但秦君燕則不同，他得置之死地，然後才有生機！

那「水鬼」剛露出怯意，他左臂已舉起，高手相鬥，爭的就是那一瞬間的時機！「水鬼」剛轉身，秦君燕左手恰好抓住他後腿，微一用力，將其拉近！

那「水鬼」大驚，轉身持刺而戳，但秦君燕比他更快，分水刺已戳進其小腹，隨即鬆手游開，一股鮮血自「水鬼」腹中湧出，周圍的海水立時變色！

秦君燕趁這時候浮上水面，一露出頭，立即大口大口地喘氣，目光一掃，這才知道自己此刻已離開海鯊帮的大船十多丈！

在秦君燕的左前方，海面上也露出兩顆頭顱來，秦君燕大喜，脫口叫道：「師妹！」

秦君燕拚命向前游去，耳際也似乎聽到莫紫薇的應聲：「三師哥！」秦君燕剛噎了一口氣，忽覺右足踝一緊，被人拉進水底！

他一時得意忘形，忘記下面尚有三個「水鬼」，着了道兒之後，才大驚起來，連忙用力掙扎，猛見一柄分水刺戳過來，他掙扎不開，咬牙揮臂一撥，那「水鬼」即時翻腕，尖刺在他上臂劃過，鮮血湧出！

與此同時，秦君燕亦已掙脫開了，他順勢將分水刺送進對方的腹部，再一脚將其踢開！這次他不敢大意，先向周圍看了一下，不見人影才浮上去。

秦君燕浮上水面，不見了莫紫薇與包小龍的踪影，大吃一驚，連忙吸氣沉落水底潛泳，一邊注意周圍的情況，忽然一股急流湧出，秦君燕不由自主被捲出數十丈遠！

這時候他才知道那兩個「水鬼」不追來的原因，原來他們熟悉附近海裏的水流，認定秦君燕向那裏游去是「自尋死路」！

秦君燕被激流送出二三十丈，只覺胸腹發悶，他極力掙扎，欲浮上海面，可惜竟難如願，可是他亦知道，如果現在浮上去，這一生便完蛋了，因此他蹩住一口氣，運起丹田氣，再注入雙臂，然後兩掌用力向下一拍，身子果然上升！

可是這一下上竄，仍未脫離暗流，他閉着眼，雙掌再拚命一壓，果然讓他脫離暗流，箭一般浮上海面，他剛喘了一口氣，忽然一陣暈眩，隨波而流……

當秦君燕醒來時，已處身在一船艙，手臂也紮着布條，他一稍爲清醒，立即爬了上來，叫道：「師妹，小師妹！」不料船遇大浪，一陣顛簸，他雙脚一軟，又再跌倒！

這一跌，使他一時之間竟然爬不起來，忽然艙口標出一張飽歷滄桑的面孔來。

「小哥你醒來了？」

秦君燕見他目光柔和，知是善良，心中暗舒一口氣，問道：「老伯，是您救起我的？」

那老漁夫微微一笑，道：「是的小哥，你好大的命，大概海龍王不想招你做女婿，換作別人早溺死了，你知道不？咱們是在收網的時候，把你拉上來的！」

（未完・六）

上文提要：

岳家宇易容成護法金一帆潛入太華幫探查虛實，先後遇上不少幫內武林高手，特別是副幫主對岳家宇的文試武試，都使岳家宇感到忙不暇給，是友是敵一時難以分辨；岳家宇又竊聽得太華幫裏有一男一女，欲往藏珍樓盜取「三字經」和「百家姓」，也感到有點愕然，不知那兩樣東西是何物，心想：難道這些人都是臥底於太華幫內的白道中人……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白·文
可飛·圖

仇海騰龍

南鷄北駝鬥酒量　痼疾老嫗顯奇功

他喊了一聲「三星照！」伸出二個指頭，和尚喊出「兩人好！」却伸出了一個指頭，駝子贏了，大嘴一咧，抓起錫壺連灌三大口。

這次和尚也想了一下，二人同時喊著「五魁手！」，駝子出了四個指頭，和尚出了五個指頭。

駝子抓起酒壺，道：「你又輸了！」

和尚大聲說：「我也是喊的『五魁手』怎說老衲輸了？」

駝子指著他的手道：「老禿，你想賴怪是不？你看看這是幾個指頭？」

和尚收回手去，一臉悻悻之色，原來他這次出得左手，左手小指之後，多生了一個小指。等於六個指頭。他喊「五魁手」，應該出五個指頭，所以算他輸了。

駝子又灌了三大口，和尚直吞唾沫。於是猜來糊去，和尚老是輸拳，未贏一次，而駝子大口灌酒，眉開眼笑，毫無醉意，而且聽壺中的聲音，餘酒已不多了。

和尚動了火氣，更是有輸無贏，又是兩次，駝子喝乾了壺中之酒，把壺蓋揭開，壺口朝下，哈哈大笑道：「老禿，駝子謝謝你啦！」

和尚大怒，伸出蒲扇大手，抓過錫壺，兩手一握一扯，錫壺一塊塊地裂碎，往地板上一摔，「蓬」地一聲，大多數碎錫片都戳入地板之中，只有一塊碰在另一塊較大的錫片上，飛彈起來，飛向另一邊大櫃之旁。

只聞「卜通」一聲，似乎有人倒下，和尚哈哈大笑道：「駝子，你輸了！你沒有發現有人在一邊覬覦！」

岳家宇大吃一驚，原來另一邊已倒下一人，正是「魔指追魂」任世度，大概是被和尚的錫片擊中穴道。

這種間接利用錫片互撞襲人手法，比「鴛鴦鏢」猶高一籌，況且任世度身手了得，竟被暗算，可見這和尚非同小可。

駝子道：「其實老夫早已發覺有人，只是未想到是他，這老賊是本幫護法之一，想不到他竟如此大胆！」

和尚道：「還不是爲了『三字經』和『百家姓』兩部祕笈，只是這老賊不知自量，他就是得到，也不能練……」

駝子道：「老禿，你見過這兩部祕笈沒有？」

和尚道：「見過是見過，但不便翻閱！」

駝子道：「我曾翻了一遍，『三字經』全書約百十字，三字一句，深奧無比。『百家姓』則未翻過，因爲該書以火漆封著……」

和尚道：「老衲雖未翻過『百家姓』，却知道書中有一百個人的姓名……」

駝子茫然道：「若說『三字經』每三字一句，乃是武功口訣，尚有可言，『百家姓』上寫著一百個人的姓名，又怎能算是絕世祕笈？」

和尚道：「所以說你駝子孤陋寡聞，據說『百家姓』上一百個人名，都是歷代宗師所保留的心法與一招武學，註在每人的名字之下……」

駝子駭然道：「如此說來，幫主已經統通學會了？」

和尚哂然道：「如若學會了，又何必派咱們日夜守護？須知那一百位高手的一招武功，無頭無尾，語焉不詳，若非絕世聰明之人，根本無法悟解，況且，即使悟解一招半式，成就也很有限，最少要悟出二三十招，然後再設法聯貫起來，才能獨步天下……」

駝子道：「你是說幫主迄今一招也未悟出來？」

和尚道：「那也未必，以幫主的天資，悟出十招八招，當無問題，但能否聯貫起來，就很難說了……」

駝子道：「那麼幫主在等什麼？爲何不繼續研究？」

和尚道：「你問我，我問誰？」

駝子道：「老禿，你知不知道這樓上有生人氣味？」

和尚嗅了一陣，道：「不錯！好像是尿布和乳臭氣味……」

岳家宇先是一驚，繼而大怒，和尚分明在轉彎罵他，立即一閃而出，道：「老禿，你罵那一個？」

和尚和駝子一看，同時驚呼一聲，道：「你……你是誰？」

岳家宇對他們的前倨後恭，十分不滿，以他們的身份，自不會被他唬得面色大變，岳家宇冷冷地道：「在下一個小小的護法，自沒放在二位眼中，何必故作不識？」

駝子哈哈大笑，道：「小子，你這套鬼畫符，可以騙騙別人，要想欺騙『南雞』『北駝』，你可差得太遠了……」

岳家宇聳聳肩道：「金某剛剛返幫，發現有人進入此堡，恐是外人，乃暗暗跟踪而來，想不到是本幫之人……」

「北駝」對「南雞」聳聳肩，道：「老禿，想不到這小子要骨頭要到咱哥們面前來了，金一航那小子已經死得夠窩囊的，想不到還有人冒他之名，可見這小子也沒有多大出息！」

原來這和尚生了個雞胸，和駝子恰巧相反，由於二人武功相若，乃有「南雞」、「北駝」之綽號。

岳家宇自知無法再冒充下去，沈聲道：「二位既然識破了在下的身份，乾脆就動手吧！」

「南雞」道：「小子，你和本幫幫主有何淵源？」

岳家宇哂然道：「在下堂堂正正，豈會與他有關係！」

「北駝」肅然道：「小子，還是老實說出來吧！別以爲你是幫主的親人，就敢胡作非爲！須知幫主差我二人守護此樓，握有生殺大權，剛才那任世度，就是一個例子，你既然來了！就別想活著出去。」

岳家宇冷冷地道：「任世度死了麼？」

「南雞」道：「沒有，因他是本幫護法，必須交與幫主發落！」

岳家宇道：「我可否和他說幾句話？」

他乃是俠義之人，對於那老嫗害任世度這件事終是想不下，必須問明任世度是否那老嫗的殺夫仇人，如果不是，他不會放過那老嫗。

「北駝」道：「小子，你和他是……是他把你引進此幫來的？」

岳家宇冷笑道：「別胡扯，在下根本不認識他，只是發覺他擅上此樓，是上了別人借刀殺人之計，所以我必須問明，他與那人有何仇恨？至於在下潛入此幫，全憑額上這個肉瘤，信不信由你！」

「北駝」點點頭道：「小子，你自身難保，還要管別人的屁事麼！」

岳家宇道：「這就是與你等不同之處，一個人活在世上，若是只顧自己，不管別人，那與禽獸有何分別？」

「南雞」和「北駝」相視一笑，「北駝」突然張口，吐出一道白光，原來是一個酒球，「叭」地一聲，擊中任世度被制的穴道，任世度一躍而起，但心知有「南雞」和「北駝」在此，休作逃命之想。

他望著岳家宇，甚是不解，因爲他把岳家宇當作金一航，與他的身份相同，他爲何也在這樓上？

岳家宇沈聲道：「任世度，那老虔婆和你有何仇恨？」

任世度見他的態度十分冷漠，不像是平輩之人，冷冷地道：「金一航，你憑什麼對老夫如此講話？」

岳家宇道：「我且問你，你眞的殺了那老虔婆的丈夫麼？」

任世度忿然道：「這件事與你有何關係？」

「北駝」冷峻地道：「是幫主叫他調查這件事的，你說有沒有關係？」

任世度面色微變，沈聲道：「不錯！她的丈夫確是死在老夫的手中！」

岳家宇道：「他可有取死之由？」

任世度道：「他昔年橫刀奪愛，就是和老夫過不去！嘿嘿，原來老虔婆叫我來此，乃是借刀殺人。」

岳家宇厲聲道：「俗語說，一家有女百家求！你就是爲了他奪了你的愛人，就殺死他，可曾想到，老虔婆昔年不嫁你而嫁給他的原因麼？」

任世度默然不語，氣得鬚髮皆張。

那知「北駝」突然張口，射出一道酒箭，「卜地」一聲，擊中任世度的璇璣穴，任世度應聲倒地，敢情早已死亡。

岳家宇沈聲道：「駝子，你憑什麼殺了他？」

「北駝」對「南雞」聳聳肩道：「老禿，世上不識抬舉之人，大概數這小子了！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南雞」道：「也許這小子和幫主並無關係！」

「北駝」道：「正因爲如此，所以老駝子要殺死任世度！」

岳家宇厲聲道：「爲什麼？」

「北駝」道：「我駝子若不殺他，只要他說出你也擅登此樓，小子你自信能逃出太華幫麼？」

岳家宇不由一怔，道：「二位如此好心，在下倒是不知如何感激才好！」

「北駝」道：「感不感激是你的事，但你小子都在我等掌握之中。」

岳家宇哂然道：「那也未必，二位不信就聯手試試看！」

「南雞」、「北駝」互視一眼，伸伸舌頭，同時站了起來，「北駝」道：「小子，駝子知道你必有兩手，但却不信你能接下駝子二十招！」

岳家宇冷道：「太多了！你若能接

下本人八招，這一百來斤，就都給你們啦！」

＊ ＊ ＊

「北駝」點點頭道：「有志氣！但玩藝如何，必須動手才能知道，來來來，駝子先接你八招！」

「北駝」說打就打，左臂一圈，右臂自左臂下穿出，似掌非掌，似拳非拳，「鳳凰三點頭」，改為「沿門托缽」，然後再變為「倒拽九尾」，猛抓岳家宇的左肩。

這三招快逾電光火石，內功雄深無儔，岳家宇叫聲「好！」「鶴形八掌」第一式立告出手，身子微挫，單臂一撩，有如巨鶴剔翅，猛切對方脈門。

「北駝」「嗬」地一聲，收招變式，改為「攬雀尾」，反扣岳家宇的肘部。

岳家宇施出第二招，道：「原來是太極門的……」

「北駝」急閃身讓過，出掌道：「好小子！你是那一門的？」

岳家宇道：「我是揍人門下的！看這一招——」

第四招施出一半，第五招又告出手，一片掌影，就像狂風搖落葉似的，把「北駝」裹定。

突聞「南雞」沈聲道：「駝子，我看你要歸位！」

「北駝」道：「正是這句話！這小子有點邪門……」

岳家宇施出第六招，「肘底看錘」「開門見山」迎面劈出一掌，「北駝」不退反進，似乎打出眞火，兩臂作摟抱之狀。

岳家宇沈喝一聲：「來的好！」兩臂一張，眨眼工夫踢出七腿，招式一變，第七式又告施出。

這幾月來，他的功力又精進不少，與第一次和左世保交手時不可同日而語，也就是說現在他施出第五式，比那時第七式的威力還大。

「北駝」突感壓力大增，到處都是掌影，不由大駭，突聞「南雞」沈聲道：「小子，你若是傷了駝子，你會遺憾終生……」

岳家宇急忙卸下三成力道，「蓬」地一聲，接實一掌，「北駝」被震退三大步，呼呼牛喘。但岳家宇卻僅退了半步。

岳家宇不知道自己的功力進境奇速，不由冷笑道：「任世度把此樓視為絕地，依我看來，也不過爾爾！」

「南雞」大為震怒，道：「小子，別發狂！你再接我幾招——」

他踏著廻旋步，左三右四首七後八，活像戲台上踏蹺的花旦，有如弱風舞柳，但都十分輕靈飄逸。

岳家宇冷笑道：「原來是八卦門的！看掌——」

他一上手就是「鶴形八掌」第七式，而且又用了十成眞力。「南雞」雙掌劃了三個圈子，力推而出。

這正是八卦門的「雙推手」，不到十二萬分，不輕易使用，雙方暗勁一接，「忽」地一聲，「南雞」的袈裟都捲了上來，抱肘疾退三大步，道：「小子，你是那一門的武功？」

岳家宇暗暗吃驚，心道：「這兩個怪物的身手，較之左世保又高一籌，設若剛才不是全力施為，可能要施出第八式才能得手……」

岳家宇道：「在下不是說過，這是『揍人門』的武功麼，反抗越大，挨揍越重，現在相信了吧？」

「北駝」抓抓光頭，道：「揍爺也好，揍人門也好，且不管他，你冒充金一航，企圖何在？」

岳家宇肅然道：「實不相瞞，擒拏左世保，施以應得之罪，為武林除害！」

「好！」「南雞」、「北駝」同聲誇讚，道：「可是左世保押在幫主身邊，你要想見他，必須……」

突聞樓上有人冷冷地道：「你們兩個老鬼要想出賣太華幫，必須通過老身這一關！」

岳家宇不由一震，「南雞」、「北駝」也同時一怔，「北駝」道：「『一枝花』，妳不是閉關了麼？」

樓上的女人冷冷地道：「老身本想坐關，可是你們二人在下面吵吵鬧鬧，老身如何坐關？不知那小子何許人物，竟將你們二人挫敗？」

「南雞」道：「據說是『揍人門』下之徒，這話也不假，老衲畢生見過的高手何止千萬，可沒見過這等年齡，能有這等造詣的年輕人……」

樓上之人道：「老身不信，上來讓我看看！」

岳家宇知道，這「南雞」和「北駝」心地不壞，設若他們聯手，他絕對接不下來，而他們負責守護藏珍樓，責任重大，隱隱看出，他們並無敵意，而且有相助之意。立即低聲道：「樓上是那一位？」

「北駝」道：「天下第一美人！身手比我倆高出多多，只是昔年練功走火，下身不能動彈，小子，你上去見見她吧？」

岳家宇立即向第六層樓梯走去，那知走到一半，突感脚下搖搖晃晃，心頭一震，立即騰身而起。

只聞「錚」地一聲，樓梯上鑽出數百柄匕首刀刃向上，有如竹筍一般，他身懸半空，雙臂一抖，想落在樓梯上端。

那知身子剛剛要落，突感頭上金風乍起，壓了下來，抬頭一看，一把巨大的鍘刀，當頭壓下，在此同時，地上鑽出一柄相同的鍘刀。

此刻他已力盡，只聞「南雞」、「北駝」拍手道：「揍人門的這下也要歸位了……」

岳家宇吸了一口氣，兩臂一抖，前掠一丈，正想站在八仙桌上，那知桌上大花瓶一陣軋軋之聲，突然射出一蓬銀針。

岳家宇不由大駭，這才知道藏珍樓的厲害，急切中雙腿一捲，斜掠五尺，堪堪讓過一蓬銀針，却發現前面一丈之處，有一個白髮如銀的老嫗，盤膝坐在蒲團之上。

此刻他實在不敢落在地板上，心道：「不管此樓上機關如何之多，那老嫗頭上可不會有機關吧？此刻危急，只得從權了……」

他弓了一弓身，到了老嫗頭頂，左足尖向上輕輕一點，突聞老嫗髮髻中「嗡」地一聲，射出三支黑色小箭。

他聽說過，善用暗器之人，全身都可以藏著各種暗器，這三支小箭分明是彈簧射出來的。

這不過是眨眼間的事，岳家宇聞聲一彈而起，雙足距老嫗頭部不過兩尺多高，三支小箭向上猛射，距他的足心已不過半尺。其中兩支在前，一支在後。

他兩足疾踢，踢飛了兩支，第三支又到，只得頭下腳上伸手去抓。

就在他堪堪抓住小箭之時，只見老嫗喝聲「躺下」！身子突然直升而起，伸手一按岳家宇的臂部，岳家宇未料到她會連蒲團升起，只以為她下身不能動彈，頂多可以發掌，一時措手不及，「噹」地一聲，倒慣而下，栽到在地板上，眼前直冒金星。

在此同時，老嫗已落在一丈之外地板上，冷冷地道：「不錯！若論輕功之高，已算是上上之選，可惜反應仍不夠快！」

此刻「南雞」、「北駝」已經上了樓，「北駝」調侃道：「撐門人的高足，畢竟不凡，這一手有個名堂——叫著『石板上摔烏龜』—硬碰硬！」

「南雞」道：「你別小覷人家！人家頭下腳上，倒栽下來，地板未損，頭頂未傷，顯然對於栽觔斗頗有研究……」

岳家宇爬起來，甚為尷尬，但卻不服氣，冷冷地道：「二位不必消遣於我，這等鬼域技倆，也算不了甚麼！」

他向老嫗望去，她雙目緊閉，白髮蕭蕭，但面部卻十分白嫩，柳葉眉，丹鳳眼，瓊鼻，小口，別具風儀，看來不過三十許人。

岳家宇不由大感奇怪，若說此婦駐顏有術，頭髮為何會白了？若說她確已老了，臉上為何不見皺紋？看起來「一枝花」之名，果然不虛，年青時定是傾國傾城，艷蓋羣芳的了。

只聞老嫗沈聲道：「老身說你反應極慢，你可能心有未服，這樣吧！老身坐在這裏，絕不再移動蒲團，只憑上身搖晃閃避，你可以全力施為，若能拍中老身腰部以下任何穴道，老身也和『南雞』、『北駝』一樣，代你守秘，直到你擒住左世保，離開此堡為止！」

岳家宇深信，這三人和副幫主『鼓叟』等人相同，似乎隱在此幫之中另有目的，絕非同流合污之輩。

但他認為老嫗口氣太大，以『南雞』、『北駝』的身手，就算二人聯手，也未必能佔到太大的便宜，此婦端坐不動，僅憑上身搖晃閃避，能接下他的『鶴形八掌』，他絕對不信。

岳家宇肅然道：「前輩大名可否賜告，若與師山有淵源，晚輩不敢以下犯上！」

老嫗哂然道：「好！先試試看吧！不論勝敗，老身定必告訴你！」

岳家宇肅然道：「前輩注意了！晚輩以三四成力道拍中前輩的穴道，不知前輩是否受傷了？」

老嫗哼了一聲沒有回答，岳家宇心道：「這不能怪我，妳未免太小覷我岳家宇了……」

他突然橫閃一步，斜斜出掌，拍向老嫗的肩井穴，老嫗身子一仰，立即讓過一掌，但岳家宇這一掌虛招，身子一挫，掌勢左移，拍的一聲，擊在老嫗儒臂穴上。

但他卻被震退兩大步，手腕奇痛如裂，不覺駭然。

老嫗冷冷地道：「這能算你勝了麼？」

岳家宇道：「不算！因前輩的穴道被拍中，絲毫未傷，但晚輩的手腕卻十分疼痛……」

老嫗道：「你還誠實！下次若不用全力，吃的苦頭更大！」

岳家宇甚是不服，心道：「設若我連一個坐地不動之人都制不了，豈不貽笑武林……」

他提足八成內功，一上手就施出「鶴形八掌」第五式，兩臂一翻，別人看不出他要先出那一掌？

但老嫗似乎成竹在胸，身子紋風不動，岳家宇一出即收，左掌切向老嫗的結喉穴，老嫗仍是不動，岳家宇不由駭然，因為老嫗猜透了他的心意，知道他這一手仍是虛張聲勢。

由此推斷，這老嫗身手不但高於「南雞」、「北駝」，而且對「鶴形八掌」的招式也頗熟稔，不然的話，絕不敢如此冒險。

因此，更引起岳家宇好勝之心，乾脆最後一掌也不拍實，又施出第六招，化拍為截，指向老嫗左腋下的攢心穴。

此穴與心脈相通，傷則血迷心竅，重則立即死亡。但老嫗仍不閃避，岳家宇更是心驚不已，因他此掌仍是虛的，連拍七八掌，沒有一掌是實，老嫗的身子卻微微晃動？

第六招已完，再施出另一招，岳家宇下了決心，必須拍中她的穴道，不然的話，「鶴形八掌」還算甚麼當世絕學？

三掌虛實過去，「嘿」地一聲，似乎全力拍向老嫗的「眉心穴」，但老嫗僅微微偏頭，就閃了開去，然而，岳家宇這一掌才是實的，向老嫗左腰上的氣海囊力拍而下。

老嫗似乎閃避不及，「啪」地一聲擊個正著，老嫗的身子終於離開蒲團，飛出一丈多遠。

岳家宇大為後悔，心道：「岳家宇呵！你為了爭強鬥勝，竟下此毒手傷一位殘廢之人，而此人又可能是白道的前輩……」

他一掠而至，正要上前去扶老嫗，突聞「北駝」厲聲道：「別動她！」

岳家宇悚然收手，向「北駝」茫然望去，見他二人面色肅然，神凝凝著老嫗。

岳家宇回頭望著老嫗，只見她身子不停抽搐，面色赤紅，呼吸急促，卻不像穴道被拍中應有的現象。

但他心中終感不忍。大聲道：「請問二位，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南雞」、「北駝」根本不理，只聞「南雞」低聲道：「起來，這小子內力果然厲害！」

「北駝」點頭肅然道：「不錯！從今以後，她是完了……」

岳家宇心如刀割，疾撲而上，「南雞」和「北駝」厲聲道：「你要幹甚麼？」

岳家宇道：「我害了她，必須設法救她！」

「北駝」道：「你若想救她，就老實站著，她此刻正在緊要關頭……」

此老嫗滿頭大汗，面孔越來越紅，混身顫慄，顯然痛苦已極。

岳家宇低聲道：「前輩，前輩……是

否需要晚輩助你一臂之力?」

老嫗不答，正在咬牙强忍，不一會全身衣衫都已濕透，把地板上顯出一個人影顯印。

時間在焦灼中過去，大約半個時辰，老嫗面上赤紅之色已褪，呼吸逐漸平順，竟緩緩坐了起來。

岳家宇不由大為激動，道：「前輩……妳……妳不碍事了麼?」

老嫗閉目調息，面呈微笑，却不答話，又過了約盞茶工夫，老嫗才睜開眼來，道：「小友，老身鄭重向你道謝癒我痼疾，老身發誓，以有生之年，必定為你做一件大事，以報此恩……」說著以手支地，緩緩站起來。

「南雞」、「北駝」大為興奮，道：「『一枝花』，妳好了！恭喜！恭喜！」

「一枝花」悲喜交集，道：「我……好了！噢！天哪！我眞的好了……」

她的語氣既興奮又蒼涼，興奮的是從此可以與常人一樣，蒼涼的，是數十年歲月，就在這蒲團上虛擲而過。

岳家宇目蘊淚光，道：「想到晚輩一次失誤，反而救了前輩，實非始料所及，但晚輩絕不敢居功！」

「一枝花」緩緩走了幾步，已和常人一樣，終於興奮的淌下淚水，道：「小友，你錯了，老身就是要你打我一掌，若非這一掌，老身怎能霍然而癒?」

「甚麼?」岳家宇由愕住，道：「前輩故意中掌的?」

「一枝花」道：「是的，老身之疾，必須由內功奇佳的少年人，以十成內力拍中我的血氣囊，才能使下身的血氣暢通，但光是少年人還不行，必須童貞，而內功也必須『混元罡』一類心法才行……」

岳家宇道：「但晚輩內功是『一元罡——」

「一枝花」道：「這就是了！『一元罡』相同，非童身及心術光明之人無法大成！」

岳家宇茫然道：「可是……前輩怎知晚輩會『一元罡』?又怎知晚輩是童身?」

「一枝花」拍著他的肩胛，道：「剛才你在下面與他們動手，老身就在樓梯處偷看，就發現了你的功力，類似『混元罡』，也看出你一臉正氣，童身未破，才引你上樓……」

岳家宇仍是不解，肅然道：「可是晚輩並未出全力，僅是八成內力拍中一掌，設若以十二成眞力拍出，前輩妳豈不……」

「一枝花」微笑道：「小友，關於這一點，我必須告訴你，八成眞力，恰好醫好我的痼疾，老身知道你心地善良，咱們沒有深仇大恨，你不肯全力施為，但少年人心高氣傲，好勝心强，又不肯示弱，所以老身估計你必定施出七八成眞力……」

「呵……」岳家宇十分欽佩她的心機，道：「前輩的大名可以賜告了吧?」

「一枝花」微微一嘆，道：「老身石蘭，小友你呢?」

岳家宇道：「實不相瞞，晚輩姓岳名家宇，此番冒充……」

「甚麼?你姓岳?」

「是的！……」

「你叫……?」

「宜家的家，宇宙的宇……」

「一枝花」面色一寒，說：「岳家驥是你甚麼人?」

岳家宇突然一震說：「乃是家父……」

「一枝花」面色大變，冷峻地道：「去吧！咱們恩仇兩抵，從今以後，老身不欠你的，你也不欠老身的！但今後遇上，是敵是友，實難逆料……」

＊ ＊ ＊

岳家宇沈聲道：「聽前輩口氣，家父似乎與妳有仇?」

「一枝花」石蘭冷冷地道：「你老子害得老身癱了數十年，你又治好了老身的痼疾，你想想看，咱們是恩是仇?」

岳家宇斗然一驚，道：「家父為何要殘害前輩?」

「一枝花」悽然道：「大概是因為家父反對愛女石珊及石瑚嫁給令尊，所以令尊暗中殺了家兄，但令尊意猶未盡，又將老身弄得死活不成，等於一個廢人……」

岳家宇不由駭然，但立即大聲道：「家父乃一代大俠，豈會做出這種卑鄙之事，前輩莫要弄錯了！」

「一枝花」冷峻地道：「是非眞假，不久便知，好在令尊就在附近，明天公審左世保時，你就可以見到他！」

「甚麼?」岳家宇驚喜交集，驚的是此婦一口咬定父親做此壞事，喜的是父親果然仍活前世上。

岳家宇道：「請問前輩，家父在何處?」

「一枝花」道：「不要多言，明天自知，請恕老身不留客了。」

岳家宇心道：「據師父說，父親昔年與石珊石瑚兩姊妹確有交情，而論及嫁娶。後來因石氏姊妹之父反對而告吹。師父說父親與石氏姊妹比武，暗中相讓，自動放棄婚事，豈能懷恨在心，殺死石氏姊妹之父?」

「總之，這是一個謎，這石氏姊妹的姑姑『一枝花』既然一口咬定是父親所殺，而父親又活在世上，這件事必定大有文章……」

岳家宇抱拳道：「既然如此，晚輩告退了！但晚輩冒名來此之事，尚請三位前輩代為保密！」

「一枝花」道：「關於這件事，你大可放心！老身不會揭穿你的秘密，至於『南雞』、『北駝』如何?老身不便置詞！」

「北駝」道：「小子，你放心吧！也許你還是老夫的頭頂上司呢！」

岳家宇如墜五里霧中，道：「前輩，此話怎講?」

「北駝」道：「時已不早，你還是快點走吧！也許明天一切能明白……」

岳家宇抱拳轉身，下了藏珍樓。此刻五更已過，天將黎明，循原路翻出堡外。

他知道只要出了堡牆，就不會再有危險。心道：「今夜又一番奇遇，『南雞』、『北駝』護藏珍樓重地，竟未難為我，這和副幫主及『鼓叟』態度不謀而合，至於『一枝花』，竟說父親就在附近，莫非父親也在此堡之中?」

他搖搖頭，嘆道：「奇事越來越多！令人眼花撩亂。就以谷中蘭來說，我雖然

也曾懷疑她，卻未想到她並非世保的師妹，但她卻在西藏幽谷中出現，這連串不可解的謎，似乎都與「鶴形八掌」有關……」

他回到金一航的屋中天色已明，心道：「今天此幫既然要公審左世保，我必須參加，看看正副幫主到底是誰？奇怪的是，副幫主竟未問我此行出幫辦事之結果，所以我今天要儘量避免在公審大會之前遇上他……」

他用過早餐，出屋漫遊，向後走去，他必須先把此堡熟悉一下，以備緊急時脫身。

穿過三四重院落，進一個十分幽靜的花園，荷池花榭，竹石亭台，無不各據地勢，爭奇鬥艷，看來頗似內眷居住之所。

他不知此幫幫主底細，唯恐撞上內眷，如果怪罪下來，弄個私進眷宅之名，那就誤事了。正要退回，突聞一個少女的聲音道：「小姐！既然大家都在吹牛，乾脆咱們吹牛比賽好了！」

另外兩個少女拍手道：「這才好玩哪！好吧！我們就吹牛吧！吹越大越好，吹得不大的罰三杯！」

岳家宇聳聳肩，心道：「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女人，女人……」

其中一個少女道：「小姐！妳先吹吧！」

岳家宇剛剛退出門外，只聞一個少女道：「據說某處有一幢最高的樓，到底有多少層，無法估計，因爲憑人類的眼睛望去，看不清樓頂，終年在雲霧之中……」

另一少女道：「小姐！這個牛吹得不太玄，是不是完了？」

小姐道：「妳們別忙！我還沒有吹完呢！有一天樓頂上有人失足掉下，人未落地就已死了……」

另一少女道：「這雖是表示該樓太高，但吹得很籠統，那失足之人大概是駭死了吧？」

小姐道：「不！他是餓死了……」

「啊……」兩個少女拍手道：「妙極了！一個人自樓頂失足掉下，尚未落地就死了！這已表示該樓之高，無法估計！」

小姐道：「這次輪到妳們吹了！」

另外一個少女道：「好吧！這次我來吹……」

突聞小姐沈聲道：「門外是那一個？」

岳家宇吃一驚，回身便走，那知人影一閃，牆頭上已站定一個宮裝妙齡女子，瓜子臉、柳葉眉、星目、瑤口，神態十分刁鑽。冷冷地道：「一航，你在這裏鬼鬼祟祟作甚？」

岳家宇心道：「既然妳不知道金一航已死，我不妨暫時冒充一下……。」

他回過身來，抱拳道：「本護法此番出差達半年之久，昨日返幫，想各處走走，未想到剛剛聽到小姐和侍女吹牛作樂甚是有趣，乃駐足偷聽，尚請見諒！」

小姐冷冷地望了他一會，格格笑道：「金護法，聽說你的文事底子很好，大概吹牛拍馬功夫，必有心得，何不參加我們的吹牛賽！」

岳家宇心中「卜卜」直跳，覺得她那一雙美眸中，電芒逼人，可能已看出他的秘密，但此刻若堅拒她的邀請，更會使她懷疑，因爲「鼓叟」曾說金一航是一個風流人物。

爲了符合金一航的身份，岳家宇只得抱拳道：「小姐謬奬了！金某不學無術，小姐要多多指教……」

小姐哂然道：「別客氣了！進來吧……」

岳家宇進入園門，心道：「不知小姐是幫主的女兒，抑或副幫主的女兒，我連她的姓名都不知道，這樣冒充實是危險……」

進入屋中，小姐讓座，侍女端茶，但侍女的神態略顯驚疑之色，岳家宇深知，金一航雖是護法，過去未必進過此女的香閨，所以今天他來，侍女不能不奇怪。

小姐道：「金護法，現在輪到你來吹了！」

岳家宇道：「還有兩位姑娘未吹，金某殿後可也！」

小姐對兩個侍女道：「妳們二人誰先吹？」

其中一個道：「婢女剛剛要吹的和小姐略同，不要再吹了！還請李姐姐吹吧！」

小姐笑罵道：「好丫頭，妳眞會投機，如此說來，我是拾妳的牙慧了！」

那侍女道：「不敢！不敢！那麼我可以免了！」

另一個侍女道：「婢子這個也許不値一哂，金護法可別見笑！」

她想了一下道：「一個鄉下女人，急著進城辦事，抱起孩子，往城裏疾奔。天色暗下來，經過一個大西瓜園，不小心被絆倒，摔了一跤，她急忙爬起來繼續往城裏跑！當她到了城裏，在明亮燈光下一看，呵！不好了，原來她抱的不是孩子，而是一個大西瓜！」

岳家宇撫掌朗聲道：「有趣，有趣，這女人未免太粗心了！」

小姐哂然道：「世上不可能有這種粗心的女人，倒可能有這種大意的男人！這個牛吹得不太可笑！」

侍女道：「我還沒說完呢！」

岳家宇心中一跳，忖道：「莫非這小姐已經看出我是假的了？她剛才的這句話，顯然是妙語雙關，說我冒充金一航，粗心大意，露出了馬脚……」

侍女續道：「那女人急忙回頭疾奔，又回到西瓜園，找了半天，孩子不見，却找到一隻枕頭，不禁大哭起來，一路哭著返家，孩子竟好端端地睡在床上，原來她最初抱的是枕頭而不是孩子呵！」

小姐搖搖頭道：「這不是吹牛，這是說笑話！」

侍女道：「正因爲世上不可能有這種粗心大意的女人，所以也算吹牛，你說是不是？金一航！」

岳家宇道：「不錯！世上不可能有這等渾渾噩噩的女人，但這個牛吹得也很玄！」

小姐道：「金一航，現在看你的囉！」

岳家宇想了一下，道：「金某這個牛，和李姑娘吹的略同，只得獻醜了！」

他朗聲道：「閻王爺審訊鬼魂，發現一個鬼魂生前未作壞事，而且頗行善事，從不揭人的秘密……」

小姐撇撇嘴，神秘地一笑。

岳家宇心道：「她果然看穿了我的秘密！」

岳家宇道：「閻王對那鬼魂道：汝生平好善，無甚劣行，按陰律自應轉身為人，不知汝想託生於何等人家？鬼魂道：樣樣有，件件全；老子宰相兒狀元！閻王爺冷笑一聲道：有這等好地方，我閻王爺早就去了！」

兩個侍女拍手嬌笑，道：「有趣極了！金護法連閻王爺也罵上了！」

小姐道：「金一航！你別得意，我出對子讓你對如何？」

岳家宇連連抱拳道：「小姐女中秀才，金某不敢班門弄斧！」

小姐哂然道：「不必客氣！也許我會輸給你呢！」

岳家宇道：「那裏，那裏！小姐先出就是了！」

小姐冷笑道：「既然如此，我就讓你來出上聯好了！」

岳家宇暗暗一笑，誠心想戲弄她一下，朗聲道：「小姐請聽著，也許不雅，尚請鑑諒！」

小姐道：「別囉嗦了！快出吧！」

岳家宇道：「戊戌共身，腹中只差一點！」

小姐玉面一紅，眉宇挑煞，岳家宇心道：「這丫頭不簡單！她馬上體會到其中深意了……」

小姐不屑地道：「己巳同體，足下何不上鈎？」

這也是妙語雙關，另有深意，但出自少女之口，岳家宇不禁也紅了臉。

兩個侍女文事底子有限，尚未悟解此聯之深意，那知二人正在勾心鬥角呢？

小姐仍要出題，岳家宇長揖而起，道：「再對下去金某就要現醜了！金某告退……」說畢，不敢再逗留，轉身來到屋外。

只聞那小姐道：「金一航，你要到那裏去？」

岳家宇道：「到各處走走！」

小姐道：「等一等！我也想出去走走……」

岳家宇心中叫聲「苦也」！但又不能拒絕，二人出了園門，向後走去，不久就出了太華幫城堡，這裏是落雁峯後面山谷。

一路上二人都沒有說話，到了谷底，是一片松林，小姐突然「格格」一笑，道：「金一航，你知道我姓甚麼？」

岳家宇心頭大震，只得故作開玩笑之態，道：「小姐知道我姓甚麼？」

小姐冷笑道：「你姓岳！」

岳家宇駭然退了一步道：「原來小姐乃是有心人！既然已經揭開了岳某的秘密，岳某也不必瞞妳，不錯，在下姓岳名家宇！」

小姐哂然道：「你冒充金一航來此有何企圖？」

岳家宇冷冷地道：「捉拏左世保，為武林除害！」

少女「格格」笑道：「你可知道我是誰？」

岳家宇道：「在下不知！但可以猜出，不是幫主的千金，也必是副幫主的掌珠。」

小姐道：「錯了，我就是左世保的師妹！」

岳家宇大為震驚，吶吶地道：「妳要怎樣？」

小姐道：「師兄雖然多行不義，却不能讓別人帶去問罪，所以我不能坐視！」

岳家宇冷笑道：「在下此來，非帶走左世保不可，既然如此，只有得罪了！」

小姐道：「那好！我今天要見識一下你的絕學！」

岳家宇心道：「此學若真是她一手所創，我豈是她的對手？事到如今，只得捨命一搏了！」

二人對峙，少女悶聲不響施出一招，正是「鶴形掌法」，但和岳家宇所研悟的「鶴形八掌」略有不同。

岳家宇施出「鶴形八掌」第一招，二人以快攻快，全力施為。但岳家宇看出，此女的掌法不見得玄奧。

但因二人所學略同，全憑臨時變化招式迎敵，打來頗為吃力，第五招過去，岳家宇感覺對方內力較差，心道：「不如以內力勝她……」他運足了「一元罡」，力拍三掌，「啪啪啪」雙方接實，各退了三步。

岳家宇不由駭然，原來此女的力道可以增減，有時掌至半途，突然增加內力，有時減去，令人防不勝防，而且內力並不遜於他。

六招過去，岳家宇未佔到一點便宜，心道：「我只會第八式，設若她施出第九式，我絕對接不下來，看來我必須在第八式上，以所有的功力全力一擊了！」

七招已過，岳家宇提足了畢生功力，兩臂大張，拍出七道罡風，欺身進逼，斜劈對方左肩。

對方似也用了全力，雙方臂部接實，「叭」地一聲，岳家宇退了三大步，眼前一陣發黑，但對方却退了七八步，倒在地上。

岳家宇楞了一下，心道：「幸虧我在第八式上全力施為，不然的話，躺下的是我而不是她……」

但他突然發覺，這女人也許不是左世保的師妹，如果是她，而鶴形掌法是她一手研悟，無論如何，不該敗在第八式上！況且，左世保的師妹應該是荷蘭人才對。

他走到少女身邊，見她已經昏了過去！心道：「為了捉拏左世保，我只有把妳暫時制住了！但念妳有恩於我，事後再向妳致歉。」

他望著她那俏麗的面孔，心道：「女人畢竟差勁，此學是她苦研而成，只因內力有限，竟敗在傳人手中，說起來未免可笑……」

他伸手去點她的小海穴，那知一時大意，竟忽略了對方可能是詐昏，突聞她「格格」一笑，抖手擲出一團東西。

岳家宇的反應不謂不快，來不及點她的穴道，疾退三步，但那團東西已到了面前。

他看出是粉紅色手帕，立即揮掌一格。「卜」地一聲，散發出一蓬紅粉。異香入鼻，全身力道盡失，倒在地上。

但他的神智未失，目能視物，耳能聞聽，只是全身用不上力道，只見少女一躍而起，「格格」笑道：「眞想不到你把『鶴形

掌法」練到如此境地，青出於藍，連老師也敗在徒弟手中……」

岳家宇恨得牙根發癢，目蘊厲芒，但她卻媚笑道：「姓岳的，你不必發狠！待會我給你點甜頭！雖然你有好幾個未婚妻，但她們不解風情，不能和我相比！」

岳家宇閉上眼睛，嬾得看她，暗暗一嘆：此番進入太華幫，雖然驚險，卻渡過了幾個難關，而且可能有幾個同路人協助內應外合，想不到竟毀在這女人手中，一敗塗地。

少女道：「你不必埋怨我，也不必埋怨命運，有句俗語說：『牡丹花下死，作鬼也風流！』我把童貞獻給你，由你代我一死，兩不吃虧……」

她微微一嘆，道：「你可知道我的功力為何反而不如你麼？我告訴你吧！我身有痼疾，功力受了限制。而且若不及時設法，活不了二十五歲！你乃自命俠義道中之人，我想你一定願意捨身救我……」

她自說自話，岳家宇卻暗自吃驚，不知她要自己如何犧牲，看她的神態，不像是水性楊花的女人，難道她真會倒採花？

岳家宇這份窩囊可別提了，設若果真被她……

少女把他抱起，向谷中另一端走去，進入一個石洞之中，把他放在枯草之上。

岳家宇睜開眼來，目眥欲裂，要想罵她一頓都辦不到，心頭大恨。

只見她眉目含情，卻無淫蕩之色，心中大感奇怪，忖道：「她到底要幹甚麼？」

只聞少女喃喃地道：「你我事完之後，你尚有一線生機，若能按照我的話去做，由此疾奔毛女峯，全力奔馳，不留餘力，再由毛女峯奔向蓮花峯，再由蓮花峯頭奔向桃花坪，使全身大汗淋漓，衣衫盡濕，毒氣也許可以出盡而恢復生機，現在我必須告訴你了！我被上代遺傳，患有痲瘋絕症，為了一件未了大事，又不能自生自滅，所以連累了你！但請你相信，這雖然是害你，若非我看上了你，也絕不會……」

岳家宇腦中「嗡」地一聲，差點昏了過去，心道：「完了！聽說患有此症的女人，只要和男人交媾，即可將絕症傳與男方，天哪！我岳家宇死也無法瞑目了……」

少女又道：「我剛才說的都是真話，我雖然害了你，卻仍希望你能依法疾奔，自療痼疾，以後你見到我時，我已完成了一件大事，就是死在你的手中，也甘心情願了……」

只見她取出一個繡花荷包，向他面前一抖，岳家宇又聞一陣異香，不一會就感到全身燥熱，性慾衝動。而且視線也開始模糊了。

但他的胸中充滿了仇恨，慾火雖然逐漸加深，他仍能忍耐，漸漸地，他感覺面紅耳熱，原始的性慾，像一重重的巨浪衝擊著他，他再不能睜眼。

於是，他失去了知覺。

當他醒來時，尚未到正午，估計距他昏迷之時不過一個多時辰，看看衣衫，仍是原樣。但他過去沒有和女人接觸的經驗，心道：「她既然使我昏迷過去，自然要把痲瘋傳染給我，我是完了……」

他感覺全身乏力，不知是不是痲瘋的應有現象，站起來四下看了一匝，那少女早已不知去向。

他感覺體力大減，頭腦有點昏沈，心道：「她既然要我狂奔，大概此法可行，目前捨此一途，無他法可想，只得聽天由命了……」

於是他開始狂奔，由此去毛女峯，足有二十餘里。再由毛女峯去蓮花峯奔向桃花坪，也有三四十里，而且這幾條路崎嶇難行，五六十里等於平地百十里之遙。

岳家宇求生之念極切，因他不甘就此死去，第一，左世保尚未就擒，父仇未報，其次，幾個未婚妻何辜，萬一自己染上痲瘋病，被她們發覺，豈不要守一輩子活寡？

奔！狂奔！他不遺餘力地狂奔，跳澗越壑，去勢如箭，不到兩個時辰，到了毛女峯。

此峯並不太高，草木不生，據說秦始皇死時，有一個侍女陪葬於陵墓之中，此女不甘陪一代暴君長眠地下，設法弄開陵墓，鑽了出來，就隱在毛女峯石洞之中，以山菓充饑，不久全身生出白毛，而毛女峯由此得名。

岳家宇直奔峯頂，然後再奔向蓮花峯，身上大汗淋漓，衣衫盡濕。按理說，他功力深厚，輕功不弱，奔行二三十里不該如此，但此刻心情不同，一個人心中焦灼不安，就極耗精神。

到了蓮花峯，已是呼呼而喘，但他抱著僥倖心理，不能不信那少女的話，再向桃花坪奔去。

（未完・廿五）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臯・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覃小蝶等人大開殺戒，殺了數十人，險遭漢口總捕葛華堂及其手下欲加予拘捕，但懾於洛陽將軍狄飛虹的威名才不敢放肆，還替他們找了一處軍營作居所，他們亦得以在此等候丐幫的消息……狄飛虹與玉羅利赴長安途中，被四名勁裝騎士跟踪了多天，玉羅利頗爲不滿，遂誘他們進入一密林中，馬匹周圍放置毒藥，他倆則躍在樹上，等待那四人的出現……其中一人乃萬里飛霜程寒梅，她是爲了替兄報仇而來的，另一人是爲了剿滅黃蜂谷等人的，他便是黃蜂谷弟子展娟的父親展芳臣，在他得知玉羅利是毒神之妹後，便要求她……

搜集證據　查探魔穴

玉羅利道：「可以，九轉易筋丹難不倒我，不過……」

狄飛虹一怔道：「怎麼，九轉易筋丹會是毒藥？」

玉羅利道：「它不是毒藥，却比毒藥還要利害，每隔九十天，它能使人筋脈扭曲，變得不成人形，毒發後一個時辰之內，便七竅流血而死。」

聽到玉羅利提到這些，展芳臣已面如死灰，身體兀自顫抖起來。

狄飛虹道：「好殘忍的手法，玉兒，妳就救救他吧。」

玉羅利道：「姓展的，我可以救你，但咱們要問你的話你必須據實回答。」

展芳臣道：「夫人能使在下脫離苦海，展某這條命就是夫人所賜，自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玉羅利取出一粒綠色丸藥拋給展芳臣道：「吃下去運功三週天其毒自解。」

展芳臣吞下解藥，運功三週天之後一躍而起道：「多謝狄大俠夫人救命之恩，展某今後不再受他的控制了。」

狄飛虹道：「你說的是范玉祥？」

展芳臣道：「是的，他可能也是天慾教主。」

狄飛虹原是一個沉穩如山，情緒不易動搖之人，此時心頭竟然大大的一震道：「聽



口吻，展大俠只是瞧出一點蛛絲馬跡，還沒有得到確實的證據了。」

展芳臣道：「正是這樣。」

玉羅刹道：「是什麽樣的蛛絲馬跡，展大俠說出來讓咱們長點見聞。」

展芳臣道：「范家大宅家規極嚴，一般人自總管盧璋以下，只能活動於前廳及東西偏院，任何人只要誤入後廳一步，立即予以處死。」

玉羅刹道：「這只是家規過於嚴厲，並不能以此證明他就是天慾教主？」

展芳臣道：「夫人說的是，不過在下當值巡夜期間，有數次瞧到黑夜蒙面人投入後院，第一次幸被盧總管適時阻止，否則在下幾乎要發出警號了。」

狄飛虹道：「還有麽？」

展芳臣道：「有一次在下巡夜之時，發覺後院走出數十名白痴，他們神情呆滯，舉動異於常人，由一名黑衣蒙面人率領，向東方山區走去……」

玉羅刹道：「你有沒有跟去瞧瞧？」

展芳臣道：「在下十分好奇，原想跟去瞧瞧的，但懾於嚴酷的家規，只得打消此一念頭，誰想到……」

玉羅刹道：「發生了什麽事？」

展芳臣道：「那些白痴原是每人抬着一個沉重的木箱，其中一人不小心將木箱翻倒，砸在山石之上，在散落的木板之中，竟滾出一個身穿鐵甲的怪人。」

玉羅刹道：「後來呢？」

展芳臣道：「當那鐵甲人立起身形之際，在下震驚得很，如非有人迅速給我警告，我幾乎招來殺身之禍。」

玉羅刹道：「這樣看來，范玉祥縱然不是天慾教主，他與魔教也脫不了關係，而且眼前就有一個最好的證明，程寒梅是魔教的副教主，竟與范玉祥的部屬千里同騎，攜手合作，咱們如果將這件事向江湖上公佈，范玉祥的惡計，豈不是不攻自破了。」

狄飛虹道：「好辦法，咱們將他們押往潼關，也好追查魔教勾結外寇的證據。」

他們作了決定，玉羅刹一轉身，就向中毒未醒的三人奔來，她是想先制住他們的穴道，再替他們解毒。

但她忽然驚呼一聲道：「大哥：你快來……」

狄飛虹不知道出了什麽事，急與展芳臣奔過去一瞧，敢情他們三人全身發黑，早已死亡了。

狄飛虹道：「玉兒：妳瞧出他們是怎麽死的？」

玉羅刹道：「是中毒，不過我適才所佈之毒，只能讓他們暈睡兩個時辰，絕對不會死亡的。」

狄飛虹道：「再仔細查查，看有沒有別的原因？」

這仔細一查，終於查出來了，玉羅刹的神色忽然變得惱怒已極。

狄飛虹道：「怎麽啦？玉兒，有什麽不對？」

玉羅刹道：「是他。」

狄飛虹道：「誰？」

玉羅刹道：「毒神！」

狄飛虹道：「令兄？妳怎麽知道是他呢？」

玉羅刹道：「他們三人是被黑蜘蛛毒死的，此種歹毒的暗器，除了家兄，天下無人能够使用。」

狄飛虹一怔道：「令兄能够以蜘蛛作暗器？」

玉羅刹道：「那是一種細如牛毛的毒針，通體烏黑，名叫黑蜘蛛，中毒之人，在半盞熱茶之內立即死亡，實在歹毒無比。」

展芳臣心頭一震道：「令兄適才如果也用黑蜘蛛對付咱們，那……」

玉羅刹哼了一聲道：「他不敢，好啦，咱們不要說廢話了，必須儘快將這三人埋入土中，如果讓毒氣擴散，會造成一場極大災害的。」

於是他們挖了一個大坑，用樹枝將這三人弄進坑中，再予掩埋，然後牽出馬匹，向耀縣急馳而去。

此後他們一路南下，渡過黃河，抵達長安，倒也沒有再出差錯。

長安是我國歷千餘年的古都，名勝古蹟十分之多，可惜他無暇也沒有心情遊歷，就往潼關趕去。

他們到達潼關，立即前往侯府，狄飛虹一脚踏進大門，就感到氣氛有些不對。

他趕往後堂之際，迎面遇到四劍士之一的張遇吉，他立即詢問道：「張大人，侯府出了什麽事？」

張遇吉道：「將軍來得正好，侯爺得了重病……」

狄飛虹一怔道：「侯爺得了重病？有沒有延醫診治？」

張遇吉道：「有，不僅附近稍有名氣的醫生都找來了，還到京師請來兩名太醫，可是羣醫束手，侯爺只怕不行了了。」

狄飛虹道：「小姐有沒有回來？」

張遇吉道：「回來了，現在正陪侍着侯爺。」

狄飛虹不再說什麽，只叫張遇吉安置展芳臣，便帶着玉羅刹向侯爺的寢室一直奔去。

「啊，大哥，你終於回來了，你看多他……」

羅蘭瞧到狄飛虹，不覺心頭一喜，及說到侯爺，她又忍不住悲傷起來。

狄飛虹道：「不要急，妹子，萬毒谷主玉羅刹，不但長於使毒，醫道也十分高明，讓她瞧瞧吧。」

羅蘭向玉羅刹雙拳一抱道：「那就有勞谷主了。」

玉羅刹道：「姐姐請不要客氣吧！小妹還不知道有沒有這份能耐，讓我瞧瞧再說。」

羅侯爺已經不省人事，直挺挺的躺在床上，看情形只怕熬不過今夜了。

玉羅刹坐到床沿，先翻開羅侯爺的眼皮瞧了一下，再把了一把脈，隨即站了起來。

羅蘭道：「谷主，怎樣……」

玉羅刹道：「侯爺福大命大，正好碰到咱們今天趕到，要是延遲兩個時辰，是神仙也救他不活了。」

羅蘭大喜道：「這麽說我爹還是有救了？」

玉羅刹道：「有救，要立刻下藥。」

羅蘭道：「那就請谷主開處方，我馬上派人到街上藥店去買。」

玉羅刹道：「不必，藥店的藥不能用，我自己帶的有藥，並須配以銀針過穴才能管用。」

她由草囊中取出幾瓶藥，餵給羅侯爺服食，再以銀針過穴，予以醫治，如此衣不解帶細心照顧及調治，經過十餘天的辛勞，總算將羅侯爺由死神手中奪了回來，只是玉羅刹却清瘦了許多。

此時羅侯爺不僅已能進食，還能由丫環扶着慢步，只要再有個把月的調養，就可以恢復健康了。

這天狄飛虹，羅蘭，玉羅刹，由祝京娘及六兒侍候着在後堂品茗，狄飛虹逗弄着漢生，微微一笑道：「多謝妳，妹子，咱們終於又有了一個兒子。」

羅蘭道：「漢生只是他的乳名，你還要給他取一個名字。」

狄飛虹道：「就叫狄岱吧，岱是泰山的別名，妳看怎樣？」

羅蘭道：「這個名字不錯，孔子說登泰山而小天下，希望漢子將來像泰山一樣的偉大。」

語音一頓，回顧玉羅刹道：「谷主，妳對家父有救命之處，拙夫又蒙妳相救，並照顧他一年多，如果說恩，算得是天高地厚，只是，如若妳是他的妻子，這就是份內之事了，妳怎麽說？」

狄飛虹與玉羅刹同時一呆，他們怎麽也想不到羅蘭會直接了當的給玉羅刹這一份壓力。

當然，以羅蘭的智慧及心機，他倆的關係自是瞞她不過的，狄飛虹原想找一個機會對她委婉解說的，她如此一來，玉羅刹不只是不能邀恩，反而要向羅低蘭頭了。

玉羅刹垂首道：「這是小妹份內之事，小妹不敢邀恩，並請姐姐恕小妹放肆。」

羅蘭牽着她的手微微一笑道：「好，妳既然這麽說，我就告訴妳咱們狄家的家規，我與覃小蝶都是狄飛虹的妻子，咱們不分大小，在黃蜂谷，我聽她的，出了黃蜂谷，她得聽聽我的，至於妳麽……」

玉羅刹道：「小妹不求名份，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聽兩位姐姐的，只要姐姐承認我是他身邊的人，小妹就心滿意足。」

羅蘭道：「那就好，大哥，范家大宅的主人范玉祥居然散發武林帖，號召當今天下的武林門派來對付咱們，覃姐姐已將黃蜂谷的主力集中在武漢，等你回來以後，咱們就直搗范家大宅，你的意思怎樣？」

狄飛虹道：「據展芳臣的說法，范玉祥可能就是天慾教主，他們的巢穴必然就在熊耳山中，咱們要直搗天慾教的巢穴，待我找到范玉祥就是天慾教主的有力證據

據，再去范家大宅。」

羅蘭道：「那咱們何時起程？」

狄飛虹道：「我想明天就走，不過咱們要先去洛陽，我這個洛陽將軍到任沒有幾天，就長日不在洛陽，實在有些說不過去。」

羅蘭道：「怕什麼，洛陽西有潼關，東有開封，是最安穩的方地，你作個太平官兒，有什麼要你煩心的？」

狄飛虹道：「話是不錯，不過天慾教野心不小，將咱們當作他的眼中釘，一天不消滅天慾敎，咱們就不得安心。」

羅蘭道：「那咱們就去熊耳山，跟他們作個了斷。」

狄飛虹道：「現在還不行……」

羅蘭道：「為什麼？」

狄飛虹道：「天慾教的鐵甲人，除了我的魚龍寶刀，妳的魚腸劍，及小蝶的神龍令，沒有人能夠傷得了他們……」

羅蘭道：「以往是這樣，現在可不一樣了，你忘了咱們有一個使毒專家？」

狄飛虹道：「我說現在還不能去，就是這個原因，此次如非被人偷襲，我跟玉兒就已練成剋制鐵甲人及白痴的藥物了，所以咱們必須回到洛陽再練。」

羅蘭道：「那需要多少時間？」

玉羅刹道：「上次咱們已經練成一些，只是數量太少，我想不出百日，咱們一定可以完成。」

狄飛虹道：「妹子，妳寫一封信派鷹兒送給小蝶，叫他們前來洛陽，由此地去熊耳山也比較方便。」

羅蘭道：「好吧。」

她飛鷹傳書之後，他們夫婦就向侯爺告辭，因為羅侯爺的病已經痊癒，只要調養一段時日，就可完全康復，玉羅刹留了一些解藥給葉菁，今後縱使毒神親自前來，有了這些解藥，也可保住羅侯爺的生命，然後他們聯騎向洛陽馳去。

回到將軍府，冷戰立率屬下參見太平將軍，狄飛虹嘉勉了他們幾句，便叫他們退去，只留下冷戰道：「本城有沒有發生什麼重大之事？」

冷戰道：「稟將軍，本城繁榮如故，寧靜一如往昔。」

狄飛虹道：「很好，為了撲滅天慾教，我還要與三夫人在密室練藥，你除了加派人手保護羅夫人之外，一切公務，由你全權處理。」

冷戰道：「卑職遵命，將軍還有什麼吩咐？」

狄飛虹道：「沒有了，你去吧。」

冷戰道：「卑職告退。」

次日開始，玉羅刹就派人採購所需藥材，並在密室門窗之處佈毒，以防舊事重演。

在三個月之內，他們煉製工作完成，覃小蝶所率領的黃蜂谷三百餘衆，早已到達，這天傍晚時分，他們開了一個進剿天慾教的會議。

狄飛虹首先說道：「號稱仁義大俠的范玉祥，可能就是天慾教主，但他不只是財雄勢大，而且仁義之名滿天下，要他俯首認罪，就必須找到有力的證據。」

在一旁侍候的展娟道：「我爹就是證據……」

展芳臣搖手阻止她再說下去，並咳了一聲道：「娟兒：爹人微言輕，爹這個證人，沒有人會相信的，還是聽將軍的指示吧。」

狄飛虹道：「要找到范玉祥通敵賣國，以及他就是天慾教主的證據，就得攻佔天慾教的總壇，現在咱們已經知道魔教的總壇在熊耳山，却不知道他確實的位置，因而無從下手，所以我想先派幾個人前去查查。」

展芳臣道：「在下義不容辭，願作嚮導。」

展娟道：「小婢也願去。」

狄飛虹道：「天慾教高手如雲，又有毒神幫助，他們不僅倡亂江湖，而且勾結外寇，其野心之大，勢力之強，由此可見，再說我與玉夫人返回潼關途中，遭到天慾教的攻擊，玉夫人制住他們四人，却被毒神殺掉三個，他這項滅口的行動不算成功，因為咱們救了展大俠……」

覃小蝶道：「所以他們必會加強戒備和搜查，不會讓進入熊耳山的人有一個活着回去。」

羅蘭道：「大哥，我跟你去。」

狄飛虹微微一笑道：「妳的武功我信得過，放眼天下，沒有幾個人是妳的對手，但遇到毒神怎麼辦？他使毒之能冠絕天下，如果遇到他，只怕妳動手的機會都沒有就被毒倒了。」

羅蘭道：「照你這麼一說，除了你就沒有人能去了。」

狄飛虹道：「話不是這麼說，這次咱們只是尋找天慾教的巢穴，不必咱們親身前往，我想派兩個人伴同展大俠前往就可以了。」

羅蘭道：「派誰？」

狄飛虹道：「論武功機智，拂琴都是上上之選，妳認為如何？」

羅蘭道：「不錯，但如果一旦遇到毒神呢？」

狄飛虹道：「那就只有靠玉兒了。」

羅蘭道：「你不是說毒神使毒之能，天下無人可及麼？」

狄飛虹道：「不錯，他使毒之能，的確可以冠蓋天下，但只有玉兒可以剋制他，並且有一件東西使他十分害怕。」

羅蘭道：「那是什麼東西？」

玉羅刹取出一個錦囊，其中盛着一朵銅製的牡丹花，它的形狀是含苞未放，製作精巧，顯得十分可愛。

羅蘭道：「這像一個玩具，毒神為什麼怕它？」

玉羅刹道：「連接花朵的是約莫三寸長短的銅管，算是花枝，銅管有一突出之點，只要用手指輕輕一按，花葉就會全部張開，變成一朵盛開的牡丹……」

羅蘭道：「那又怎樣？」

狄飛虹道：「那就糟了，週圍十丈，十里內生物絕滅，連螞蟻也無法倖免。」

羅蘭啊了一聲道：「為什麼？它會噴射劇毒？」

狄飛虹道：「這回妳說對了，花葉一經張開，花蕊就噴出劇毒，它是毒絕天下的無形之毒，是五十年前横行江湖紅衣毒母所研製的，但終其一生從未使用過。」

（未完・五十一）

武林珍聞

大刀王五

李藝・文
可飛・圖



豹死留皮，雁過留聲，生而爲人，豈可不惜令名。

京師王五（原名王正誼）以一市井匹夫，馳譽河北、山東一帶，在清季光緒年間，提起大刀王五，眞個是無人不知。他爲人保鏢，車前豎立一把大刀爲標幟，沿途所經之地，盜賊莫敢攖其鋒；平日結交黑白兩道，性情爽朗豪邁，常約束羣盜，非不義之財毋妄取，非該死之人毋妄殺，倘犯姦淫則殺無赦，羣盜唯唯聽命，無敢犯誡者。

光緒二十年夏天朝鮮東學黨作亂，中國駐朝鮮通商委員袁世凱，屢電北洋大臣李鴻章派兵助剿，中國與日本均派兵前往。八月間海軍提督丁汝昌，率軍艦十二艘護送運兵船增援朝鮮，將返旅順，與日本海軍大戰於大東溝外海，中國戰艦多艘沉沒，其餘亦傷重不能作戰，廷議咸歸咎於李鴻章，命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黃馬褂。

光緒二十一年新春，日本海軍於冰天雪地裏奇襲劉公島，海軍艦艇大小二十三艘全被俘擄，清廷苦心孤詣所建立的海軍武力，至此幾乎已經全部瓦解，倒是海軍提督丁汝昌與劉公島守將總兵張文宣尚不失軍人本色，雙雙仰藥而死。這便是繼雅片戰爭之後，清廷又一次的重大敗績——中日甲午之戰。

日本在明治天皇變法維新以後，至甲午之戰爲時不過二十年，即能一舉大敗滿清，其國人之勵精圖治，國力之突飛猛進，乃可想見。清廷命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赴日媾和，訂下了割地賠欵、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要不是李鴻章挨了一槍，中國的屈辱恐怕尚不止此。

伊藤博文在春帆樓上曾對李鴻章說：「與中堂別來十年，中國毫無改變成法，以至於此。」事實上他說得一點也不錯，滿清專制絲毫不肯放鬆，士大夫又抱殘守缺盲目以衣冠上國自居，如此何以能適應列強環伺的世界局勢，又如何能縱橫捭闔爲中國前途開拓新的途程，此甲午之戰之所以失敗也。

清廷在甲午之戰的慘敗是一個無情的考驗，不止是「罩」不住外國人，連自己人也有些「罩」不住了。所謂「同治中興」的局面，不旋踵又在天津教案、新疆回亂、中法越南之戰，特別是中日甲午之戰中折騰得千瘡百孔，於是維新之議甚囂塵上，志士投袂而起，痛論變法之不可緩。

當時民間騷亂迭起，京畿一帶素稱天子脚下竟亦劫案纍纍，刑部衙門日夕緝捕而不得要領，咸認：「只要逮到大刀王五，一切便可水落石出。」刑部堂官將信將疑，擬派大批官兵前去緝拿王五，而令濮青士負責執行，濮乃漂水人，時爲刑部總司讞事兼提牢職，爲人清正簡明，奉命之後迅即提調兵弁，浩浩蕩蕩的開赴宣武門外，將崇墉高垣的王宅團團圍住，仗著人多勢衆，劍拔弩張的鼓噪而入，王宅護院家人分別把守，以石屑瓦片等物紛紛向外拋擲，彷彿像是彈丸弓矢一般，擊中吏卒面目，疼痛難忍皆負傷退了出來，只見王五大搖大擺的站在大門石階上，大聲吆喝道：「君等速去，不必前來滋擾，如果有事，王五明日自當親自前去，不敢痲煩諸君大費周章，如果必欲逞強，則大刀之下絕不容情，石屑瓦片不過是小試薄技耳！」吏卒聞而胆怯，僅在門外叫囂，至日暮相率離去。

第二天一早，王五便到了刑部衙門，見到了濮青士大人，理直氣壯的說：「昨日大批吏卒勞師動衆的前往逮捕王某，自問未曾干法犯禁，故而不受威迫，今吏卒已經罷歸，王某則遵約隻身前來應訊，還望大人明察。」

濮青士厲聲問道：「三輔劫案，層出不窮，曾否與你有所干連？」

王五笑答：「王某無狀，尚不屑爲劫賊，新近發生之十幾起劫案，半數乃王某相知者所爲，半數乃他路盜匪所爲。」並一一指出姓名，且强調：「不義之財，人人得而劫之，一明一暗耳！城孤遍地，安問社鼠，願明公熟思之。」

眼見堂下的這個漢子，五十開外的年紀，氣宇軒昂，英氣逼人，一雙炯炯有神的眸子，方面大耳，透露出一臉堅毅果敢的神情，濮青士大人已然爲之心折，對答之間頗嘉其俠烈，旋謂：「看樣子迺來諸劫案與汝無關，然則汝以一匹夫濫交匪人，酗酒逞豪，究非善類，吾逮汝來將有以懲誡也。今天既然汝親自前來投案，重罪可免，輕罪則不可恕。」乃飭役吏笞責二十，攆出刑部了事。

江湖人物挨個三二十下竹板，就如同是搔癢一般，從此可以了結嫌疑，換得一身清白，對王五而言是非常划算的，因此當他回到家中以後，舊雨新知聽到了消息，都紛紛趕到宣武門外王宅，向他殷勤道賀，王家門前車水馬龍，爲此竟熱鬧了好幾天呢！可見大刀王五當時在京師一帶「氣候」之一斑矣。

光緒二十四年新年甫過，跟著又是上元燈節，然後京師各衙門陸續開印辦事，濮青士奉命外調，出知河南南陽府。濮大人素行清簡，有一介不取之風，清代京官的陋規，各地封疆大吏每屆夏至有「冰敬」，每當年關有「炭敬」，平時殷勤燒香，遇事才有人照應，據說許多清貧京官都是仰賴「冰敬」與「炭敬」來彌補微屬薪俸之不足，此風由來已久，滿清末季尤爲盛行；蓋因封建社會出仕爲官者，儼然高高在上，處處要講究派頭與排場，打腫臉充胖子的比比皆是，因此更滋長了此一陋習的氣燄。但濮青士却安貧樂道，等到他榮膺新命却手頭拮据，到處欠下了米錢、炭錢、布錢、油錢，如今要出京了，總該有所清結；再加上南陽遠在京城二千里外，拖家帶眷所費不貲，凡此種少說也非兩百金莫辦，萬不得已到處向同僚告貸，均得不到結果，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似的，不知如何是好。

王五聽到了消息，急往濮宅投刺請謁，濮舍門房却之，王五則堅持非見濮大人一面不可。既入見，王五趨前長跪叩頭道：「王五沐公再生之恩，無以爲報，今聞公出守南陽，願執鞭鐙以從。」

濮青士答以：「不必，此去南陽自有僕從！」

王五遽爾云：「王五素知大人公忠清介，將以琴鶴自隨南下，然沿途盜賊伏莽，未必知公之清廉也。倘有所犯，貽害難卜，且聞公資斧不繼，難以成行，在下有私蓄兩百金，願以饋公。」

濮青士連忙搖手道：「吾已借得二百金矣，不必汝勞心！」

王五誠懇萬分的說：「大人何必欺瞞王五，前日大人曾往某處貸百金而未果，昨日又在某處貸百金亦未協，今晨且往某處商借百金仍徒勞往返，何以已借得二百金乎？然則大人以爲王五所有乃不義之財乎？事實上決非來自劫奪也。」

濮青士謝過了他的好意，但仍然不肯收受王五的贈金，王五認爲：「倘若大人以受金爲非廉，則可立下字據，俟蒞任後再行歸還如何？」

濮青士沉思良久，實在也沒有其他的辦法可想，而且行期在即，諸事都須料理，遂硬著頭皮答應：「既然如此，權且暫貸一年不妨！」

王五奉上二百金，濮青士端端正正的寫了一張借據付了與王五，過了兩天王五又來請道：「旅途危殆，願隨大人南下，大人如不允許，亦當隨侍左右，以盡護持之責。」濮青士感其誠意遂許之。

春寒料峭中，一行人出京南下，曉行夜宿，一路尚稱平靜，抵達衛輝時春雨霏霏，兼旬不停，道路泥濘，不堪前行，是以困守逆旅，百無聊賴；等到天氣放晴，河水又暴漲而不得渡，如是前後折騰了半個多月，所攜盤纏行將用罄，前路茫茫，不知如何是好，因而終日唉聲嘆氣，繞室來去不停。王五睹狀謂濮道：「盤纏用盡耶？」

濮青士答：「河不得渡，資斧將罄，爲之奈何？」

王五拍拍胸脯道：「大人勿憂，此事包在王五身上！」

薄暮時分，王五跨馬佩刀疾馳而去，左右人等向濮青士報告說：「王五匹馬腰刀，絕塵而馳，恐將往行劫矣！」濮青士憤然道：「果如是，吾將失去這位好朋友了。」說罷一個人關起門來，在房間內踱來踱去，連晚飯也無心進食，一直等到二更時分，聽得馬蹄聲由遠而近，王五又翩然馳歸，到達旅店門口翻身下馬，直入上房，在搖曳的燭光下，解開腰囊置几上，啓視約莫五百金在焉！

濮青士怒不可遏的說：「渴者不飲盜泉之水，吾雖渴豈肯失去節操，汝毋污我清譽，速將此阿堵物移之去！」

王五大笑道：「大人疑王五行劫乎？王某雖微不足道，區區五百金尚有乞假之處，而不必行劫也！此五百金乃向城東崔姓商家借來，大人倘若不信，可召其來，以證王五言之不謬也。」

濮青士果然立刻寫就一函，派人持往城東，邀崔姓商人於翌日來旅舍一叙。第二天晌午崔姓商人依約而至，拿出王五書寫之借券，下署借貸人濮青士，介紹人王五，鑿鑿無僞，信而有徵，濮青士也就不好再堅持甚麼，只好謝而受之。

抵達南陽任所，濮青士忙著交接事宜，王五則好整以暇的遊覽當地名勝，接受南陽地界江湖道上朋友的款待，半個月後王五打算北返，濮青士拿出七百金交給王五以償債，另以百金作爲沿途盤點，王五收了七百金，無論如何都不肯收受另外的百金；又是跨馬佩刀，絕塵逕去，望著漸行遠的背影，濮青士對於這位江湖友人，感激之情是永銘在心的。

大刀王五返抵京城之日，維新變法正如火如荼的在進行中，光緒皇帝下定國是之詔，略謂：「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奮爲雄，博採各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務求化無用爲有用，以求通經濟變之才，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會同妥速議奏。」

先是德國宰相俾士麥曾語人曰：「三十年後，日本其興，中國其弱乎！日人之遊歐者，討論學業，講求官制，歸而行之，中國人之遊歐者，詢某廠船砲之利，某廠價値之廉，購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果然不到三十年而有中日甲午之戰的慘敗。

康有爲爲諸生時曾伏闕上書，極陳時局，甲午年更代表一千三百位舉人公車上書，請求變法圖强，均沒有結果；及其爲工部主事，先後又上書七次，篇中甚至有「求爲長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見煤山前事」等語，儼然是說如不速行改革，將成爲秦始皇二世和崇禎帝的繼之者矣！像這樣大逆不道的措詞，皇帝都沒有加以怪罪。待至光緒皇帝決心變法圖强，帝師翁同龢舉薦康有爲稱：「有爲之才，過臣百倍，請舉國以聽。」

大概是康有爲的見解與企圖心，大大的符合了光緒皇帝的胃口，據另有一說「有爲」二字亦頗爲騷著了光緒皇帝的癢處，於是採納了翁師傅的舉薦，對康有爲大加重用，其弟子梁啓超進呈「變法通議」亦備受獎勵，另以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爲、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均賞四品銜，在軍機章京行走，凡有上諭，皆經四卿屬草，百日之內，維新之詔聯翩而下，大有一日千里之勢。

到了秋風起兮，光緒皇帝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譚嗣同查歷朝成案之際，在頤和園中頤養天年的慈禧太后，已經佈下了天羅地網。

再說大刀王五回到京城以後，由於譚嗣同與濮青士乃同榜進士且交情彌篤，受託前往拜謁，兩人相見恨晚，談得十分投契，雖然大刀王五只是一個市井人物，但在維新變法之中也忙裏忙外，著實有一番貢獻，特別是慈禧太后在頤和園中的反應及佈署，就是大刀王五透過各種關係打探出來的。

大刀王五曾秘密的糾集了北方豪士千人，以作爲維新變法的後盾力量，替手無寸柄的皇帝，增加了不少穩定信心的作用。當時手握重兵的直隸按察史袁世凱，久使朝鮮，深悉外情，對維新變法頗爲贊成，譚嗣同密奏皇帝破格超擢，就是大刀王五的建議。

八月初帝召見袁世凱，賞侍郎銜，專主練兵事宜；初三日夜譚嗣同逕往法華寺，與袁世凱澈夜密談，欲以其力制服慈禧的死黨榮祿，當時林旭曾獨持異議作詩一首云：

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
願爲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

結果譚嗣同不聽林旭之言，拉攏袁氏不遺餘力，把維新之事盡行向其剖白，不料袁氏佯爲應允，暗地裏却跑到頤和園內向慈禧太后告密，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挾榮祿之衛兵入紫禁城，下垂廉聽政詔，幽禁光緒皇帝於瀛臺，四面環水，僅一板橋相通，命令李蓮英遴選親信太監嚴密監守之。要不是江督劉坤一的奏電中有「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等語，光緒皇帝恐怕就要性命難保了，一般人咸以這十二個字，不啻是光緒皇帝的延命金丹。

從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六日的百日維新，至此宣告結束。康有爲於前幾天倉皇離京，譚嗣同聞變，竟日不出家門以待捕者，並力促梁啓超逃亡日本，曾言：「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梁啓超乃輾轉逃往日本。

譚嗣同復與大刀王五密謀奪門復辟，事卒不成，大刀王五勸其出奔，並願竭盡全力隨護出京；事急矣，王五幾乎要使用强迫的手段了，譚嗣同正色道：「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吾誓不趨避也。」王五無奈，只好流涕與之訣別。譚嗣同終於被捕入獄，題詩於獄壁云：

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張儉爲東漢時的大忠臣，劾侯覽不軌反而被誣，逃離京師，望門投宿，人重其名，多破家相容，此乃指康有爲也。杜根在漢安帝時曾上書直諫太后歸政，后怒，於殿上撲殺之，未死脫走，此冀望於王五也。

大刀王五果然繼續譚嗣同的遺志，潛結壯士，從華北到華中，連成一氣，不下數千人，而義和團拳亂接踵而至，大刀王五又準備在八國聯軍之役中有所作爲，而竟死於兵荒馬亂之中。

大刀王五初爲綠林豪客，而濮太守慧眼識人，薄懲之，寬釋之，感恩戴德之餘，扶濮太守之危並濟其困，忠肝義膽，表露無遺，而於「戊戌政變」中尤能竭智盡忠，當一切都已經煙消雲散以後，猶自力任艱巨，希望能夠有所作爲，不幸却罹難而死，但他的忠心與膽識已馳譽身後，雖死亦可無憾矣！

（完）

上文提要：

懷有慘遭滅門仇恨的展雲龍，在死亡峽谷練就血魂指武功之後，遵師父臨終前遺訓，務要殺盡佛門弟子，找佛門三聖的傳人報敗辱之仇；展雲龍來到泰山金霞寺，此際正召開佛門大會，展雲龍不問情由大鬧佛門，製造了一場血腥屠殺，施出血指金魔連斃大悲上人五台衡山等高僧，少林宏法大師峨嵋慧果大師亦被逼嚼舌自絕，之後展雲龍遂又向峨嵋碧雲寺進發……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金魔血指環

慧果知悉當年事　峨嵋傳九龍牒令

靈光大師長嘆一聲，沉重的道：「當初各派共鑄九龍牒令就是爲了血魂金魔申無忌，此令鑄成時，各派弟子共死傷五百餘人，是以最是凶煞不過了。」他的目光輪視衆僧臉上一週，繼續道：「這次本門輪接九龍牒令的時候，本掌門就覺得惶恐不安，唯恐發生重大的事故，想不到接管牒令不過兩年，便又發生血指金魔殘害各派高僧的事情，眼看當年歷史又將重演，佛門劫難又將重生……」

要知五十餘年前自江湖崛起一個孤獨騎士，他手持一柄怪異的武器——金魔神，專門與佛門爲難，在短短三個月內，闖少林、鬧峨眉、殘五台、滅衡山、破崑崙，將佛門弟子殺傷二百餘人，使各派元氣大損，精英全亡。

後來各派掌門共同具名請得佛門三聖趕到，在泰山一戰，將那被江湖上人稱爲血魂金魔的申無忌，打得重傷跌落萬丈深崖之下。

自此佛門各派共同爲了維護佛門的安全，鑄造四面九龍牒令，三面交由佛門三聖，另外一面則由各派輪流保管。

九龍牒令上刻着各派祖師的名字，此令一現，有若祖師親臨，各派俱得聽令此牌，江湖上未發生重大變故，牒令是從不輕易出現江湖。

此令本是四年一次由各派輪流保管，二年前峨眉才由衡山派接管過來，靈光大師就想不到接管牒令未滿四年之期，就有血指金魔出現……

＊　＊　＊

殿裡的羣僧見靈光大師說來深痛已極，時全都沉默無聲，臉上俱流露出悲痛忿怒的神色。

靈光大師長嘆一聲，目光掃過殿中羣僧臉上，毅然道：「苦因，請你把『九龍牒令』請出來。」

苦因大師雙眼射出炯炯的神光，應了一聲，急忙領命往殿裡的藏經樓行去，他的身軀消失在牆角處，一條有若電光的淡淡人影自樑上掠了出來。

一點點灰塵飄落下來，落在靈光大師這灰色僧袍上，他詫異地一拂，抬起頭來往樑上望去。

屋頂上雕着許多佛像，此刻依舊俯視着殿中，靈光大師的目光落在那刻着大雄寶殿四個大字的匾上，暗嘆道：「這數百年來的古寺，不知還能保存多久？」

正在他暗自嘆息之際，苦因捧着一個四方的玉盒走了進來，他低垂着頭，恭恭敬敬的把玉盒交給了靈光大師，然後退了下去。

靈光大師深深望了那縛着金黃色緞帶的玉盒一眼，肅身恭聲道：「弟子靈光，只因血指金魔血屠各派高僧，不得不傳令擒凶，請列派祖師共鑒。」

他把玉盒輕輕放在桌上，神色嚴肅，恭敬的解開了那條金黃色的緞帶，緩緩的啓開盒蓋。

當他的目光才落在盒裡，他的臉色條然大變，滿是驚懼與駭怕之色，使他連退了三步，方始穩穩搖晃的身子。

苦因大師一驚道：「掌門人，怎麼啦？」

靈光大師臉色蒼白，顫聲道：「你自

己看吧！」

苦因猶豫片刻，望了驚駭過度的靈光大師一眼，詫異地自前走了兩步，向着玉盒裡望去。

「呃——」他驚呼一聲道：「金魔指環！」

敢情在那玉盒裡靜靜的放着一個小小的指環，而九龍牒令反倒不知流落何處了。

苦因蠕動着嘴唇，顫聲道：「掌門人，九龍牒令不見了。」

全殿裡的羣僧俱是一驚，沒有想到血指金魔已經來到峨眉，竟會在不動聲色之下用金魔指環換走了九龍牒令。

苦因大師顫聲道：「這如何是好？失落了九龍牒令，峨眉如何向各派交待這件事情？」

他厲喝一聲，掉頭便往殿外走去。

靈光大師一愕，喝道：「苦因，你住那裡去？」

苦因慘笑一聲，道：「我要向各派請罪去，因爲九龍牒令是在貧僧手中失落的……」

靈光大師雙眉一揚道：「宏明、宏願、宏法、宏本四位長老，請即速守住本寺東、南、西、北四方，不容任何人出入……」

四個年老僧人應聲而出，身形展處，向殿門穿了出去。

靈光大師宏聲道：「苦因、苦果、苦法三位長老，請至藏經樓、兵器樓、舍利院查視一番，發現有血指金魔行踪，立即發信號通知……」話聲一頓，他深吸口氣道：「本門弟子速返回各自的崗位、攜戒刀、弓箭、每五人一組，聽監寺慧覺之命，巡行各院各殿……」

剎時人聲嘈雜，殿裡和尚走得乾乾淨淨。

靈光大師握了握拳，自言自語道：「我立刻傳書各派，邀請各派連袂進入江湖，誓把血指金魔擒回峨眉由各派發落……」

他身形一轉，正要返回方丈室，却一眼瞥見道濟和尚站在大柱旁。

「咦！」他詫異地道：「道濟，你沒有聽見我的吩咐？」

道濟和尚合掌道：「啓稟掌門人，客房有一位施主求見掌門人……」

靈光大師兩道灰眉一皺，道：「什麼？有人要見我，他什麼時候進來的？」

道濟和尚道：「展施主已進來好半晌了，剛才弟子來稟告掌門人，却發生……」

靈光大師怒罵道：「本寺已至生死存亡的關頭，你却還容許生人進來？」

道濟和尚惶然地道：「展施主溫文雅爾，彬彬有禮，一副書生模樣！」他將那串珍珠拿出，道：「而且他還捐獻本寺一串價值百兩黃金的珍珠，是以弟子……」

靈光大師目光一閃，接過那串珍珠道：「哦！眞有這等事？」他沉吟了一下，問道：「他有沒有說是爲了何事要見我？」

道濟和尚道：「展施主說是爲了慧果師叔之事……」

「慧果？」靈光大師詫道：「慧果已經瘋了，要見他做什麼？」

他咬了咬嘴唇，忖思了一下，道：「你帶他到客房去！」

他一路上儘在想着那個被稱爲展施主的人是什麼模樣，忖思道：「據傳說血指金魔乃是一個年青人，但不知道他是否姓展？不過依我推測，血指金魔決不敢公然坐在客房裡等我……」

忖思之間，已經來到客門，一跨進門，他便見到一個身着寶藍儒衫的年青人，正自背負着手，立在牆邊觀賞着牆上掛着的字畫。

他揮了揮手示意道濟出去，自已緩緩向着那人走去。

展雲龍似是未曾覺察靈光大師已經來到身邊，他搖頭晃腦了一陣，自言自語道：「嗯！這眞是米顚的眞跡，絕世的珍寶……」

「阿彌陀佛！」靈光大師喧了一聲佛號道：「施主的確是名家眼光，這正是米芾遺墨……」

展雲龍緩緩回過身來，道：「哦！這位就是老方丈了！」

靈光大師一見展雲龍長得劍眉星目，玉面朱唇，風度高雅，神態飄逸，果然是一個極有修養的讀書人。

他頷首道：「老衲靈光．正是本寺方丈。」

展雲龍道：「在下展雲龍，自太行之東而來，爲的是一見慧果大師……」

「哦！」靈光大師道：「施主請坐。」

他目光一掃，瞥見桌上放置的一個布包囊，問道：「這是施主帶來的？」

展雲龍緩緩坐下，道：「這是小可攜來之行囊，大師有何見教？」

靈光大師慌忙道：「沒什麼！」話聲一頓問道：「請問施主尋找慧果師弟，有何要事？」

展雲龍道：「聽說慧果大師不在寺中，這話是眞的麼？」

靈光大師沉吟一下道：「不錯，慧果確實不在寺中，施主請表明來意，到底是因何事而來。」

展雲龍雙目緩緩皺起，道：「在下是爲了佛門菩提貝葉之事……」

「呃——」靈光大師大吃一驚，道：「施主是……」

展雲龍暗暗冷哼一聲，忖道：「我若是說出裡面的原因，他還會告訴我眞相，我且編個故事騙他一下……」腦中思緒一轉，說道：「慧果禪師乃在下親戚，當年他託付家父探尋佛門菩提貝葉之事，現在稍爲獲得一點行蹤，是以……」

靈光大師暗忖道：「唉！那血指金魔的麻煩還不夠，偏偏這時又出現佛門至寶的菩提貝葉之事，看來佛門……」

心中意念百轉，他依然決定不下是否要告訴展雲龍，慧果所居之處。

展雲龍眼中閃過一絲殺氣，忖道：「他若不告訴我，那麼我要將他擒住，以金魔血指之功，點住他十二大穴道，截去他六大經脈……」

靈光大師並不曉得自己在這短暫時間之內，便被人決定了命運，他沉吟了良久，道：「請問施主有何證明是慧果師弟的親戚？」

展雲龍道：「那菩提貝葉之謎便是證

據。」

靈光大師道：「能否告訴老衲？」

展雲龍笑了一笑道：「家父說非要見慧果，親自告訴他，其他任何人都不能……」

「可是——」靈光大師道：「慧果自十二年前便已瘋了！」

展雲龍訝道：「哦！果然有這種事？眞令人不信。」

靈光大師不悅地道：「莫非老衲還會騙你不成？」

「那！」展雲龍問道：「他現在何處？」

靈光大師道：「他現在於本山後棲霞別府坐關，欲以本身修爲，尅制那……」

一言出口，他便懊悔起來，立即便住了口。

展雲龍冷哼一聲，忖道：「只要知道地方便行了，我何必多留此地？」

他拿起桌上的布囊，略一拱手，轉身便往室外走去。

靈光大師一怔，道：「施主——」

展雲龍回頭道：「有什麼事？」

靈光大師見到展雲龍臉上罩着寒霜，目中蘊着無限的煞光，整個身子上都放射出一股神秘而又令人凜懼的氣氛，與剛才那種瀟洒雍容的風度判若兩人。

他話聲一窒，問道：「你到底是誰？」

展雲龍冷冷一笑道：「在下展雲龍。」

「展雲龍？展雲龍？」靈光大師喃喃的唸了兩句，突然腦中電光一閃，脫口道：「他莫非是那搏命閻羅展嘯天的兒子？」

目光一閃，他突然見到一縷金光自桌上反射出來。

他身形一轉，已瞥見桌上擺着一枚指環。

這指環對他是太熟悉了，他身形一顫，彷如受到巨雷一擊，大呼道：「金魔指——」

他踉踉蹌蹌地奔出客房，嘴裡喃喃地道：「他是血指金魔，他是血指金魔……」

夜色濃濃地投向大地，峨眉山在寒夜裡顯得更加冷清了，呼嘯的谷風嘩啦嘩啦的響着，不時傳來棲息於密林的宿鳥撲動雙翼的聲音……

偶而，一顆流星劃過黯藍的蒼穹，流瀉而下……

在這淒涼的寒夜裡，沒有一絲燈光，也沒有一點人聲，谷裡寂靜如死……

展雲龍站在谷裡，深深的吸了口氣，抑制住心中的激動情緒，忖道：「等待了這麼多年，總算事情找到一點頭緒……」

從他曉得慧果瘋了之後，心裡的情緒幾乎使他忍受不了那驟然的失望，而要再一次的血屠峨眉。

可是當靈光告訴他慧果禪師在棲霞別府坐關，以尅制那心靈的痛苦時，他那凍結了的希望又復活了。

因爲他馬上就可以知道自己所希望知道的一切，包括他的爹爹，他的娘，以及那殘酷的往事……

荒涼的山谷裡，怪石崢嶸，石筍林立，彷彿踞伏於黑暗中的厲鬼，猙獰的影子拖在地上長長的，正要擇人而噬。

展雲龍仰首望了望穹空，只見那晴朗的夜空裡，有着稀疏的寒星，正自眨動着嘲弄的眼睛。

他皺了一下眉，揚聲喚道：「慧果——」

迴音振盪於谷裡，帶起幾隻蝙蝠，展着那狹長的翅膀，飛翔而出，隨着迴音的散去，而消逝於空際。

他呆呆的站在又回復岑靜的谷裡，不知從何找起。

「唉！棲霞別府！」他狠狠地道：「去他媽的棲霞別府！」

他淸晰記得山中樵夫告訴他棲霞別府就在這深谷裡，但是他找遍了整個山谷，也找不到棲霞別府。

一陣冷峭的寒風吹來，彷彿吹進他的心底一樣，於是他那失望的心，更加地寒了……

他忖道：「我還是明天再來，白天也許可以找到……」

意念泛過，他轉身便待出谷。

「唉——」

突然谷裡響起一聲修身的嘆息聲。

這微弱的嘆息聲有如巨電似的，撞擊着他的心，頓時，他精神一振，轉身飛掠一塊峭直的巉岩上，靜靜地凝神聆聽着。

停了一會，果然又是一響微弱的呻吟，是來自右側的一塊斜伸而出的飛崖上。

他喜出望外，雙臂微微一抖，身形平空拔起，凌空橫躍四丈，畢直的落在那塊斜崖上。

他身在空中，目光已瞥見在那陡峭的石壁下，有一塊被籐蔓纏滿的地方，一絲微弱的光芒自裡面透了出來。

腰肢一扭，他伸手攀住那些籐蔓，腳尖踏在那塊飛崖上。

他手掌如刀，斜劃而出，將那些籐蔓割去，只見一個約四尺寬廣的石洞顯露出來。

這洞壁四週長着許多青苔，洞口上佈滿了蛛絲塵跡，好像幾百年都沒有人到過一般。

展雲龍雙眉微一皺，詫異地忖道：「這裡會是棲霞別府？看這蛛絲佈滿洞口，裡面怎會有人，慧果決不會找這麼一個地方坐關……」

他正在忖思之際，洞裡突然傳來一陣呻吟聲音，這下聽得更眞切，他再也不懷疑了，沉聲道：「裡面是慧果禪師麼？」

裡面一片寂靜，僅見到火光搖晃不停……

展雲龍撥開了垂落下來的籐蔓，眼中神光一閃，果然看到洞壁上面刻着古字。

「哼！」他冷哼一聲道：「這果然是棲霞別府！」

他臉上泛起一層煞意，揚聲道：「慧果，你還不出來麼？」

裡面的人似是受到極大的震撼，顫聲嘶喊道：「我……我不要見你們，我已經走火入魔了，你們不要逼我說出那件事情，我是什麼都不知道……」

那急促的話聲裡含有太多驚悸與恐懼，展雲龍覺得奇怪，想不到慧果會躲在這個潮濕而又陰暗的石洞裡。

他把洞口的蛛絲弄乾淨後，彎着腰慢慢地走了進去。

彎腰弓背的走了不到一丈路，他立即便可以立起身來。

展雲龍略一打量，只見洞壁上掛着一

個鐵鉢，鉢子裡上一根燈芯正自冒着如豆的微弱光芒。

轉過一個彎，他只見洞裡愈來愈寬，覺有丈許寬廣，只是洞裡空氣異常惡濁刺鼻。

他目光一轉，只見靠洞壁的一塊平坦的大青石上，躺着一個滿臉鬍鬚，赤着上身的老人。

這個老人蓬亂的髮絲長長的披散在肩上，那塊長方形的大石上，也長滿了厚厚的青苔，是以看去跟塊大青石似的。

青綠的苔蘚沾滿了這老人全身，在這微弱的燈光下，猛一看去，恍如這老人身上也長滿了青苔。

展雲龍看得一呆，他來時根本沒有想到慧果會變成這個樣子，雙眉緊緊一皺，忖道：「這那裡是什麼棲霞別府？簡直是人間地獄！」

他向前走了兩步，聞到一股惡臭，當他那寒冷的目光觸到慧果殘廢了的雙腿時，寒然變得非常的柔和。

來時心中鬱鬱的那股怒氣逐漸的消逝了，十二年來積蓄於心底的憤恨，在這一剎那，都忘個乾淨，換之是無限的憐憫之情。

慧果彎曲着身軀，似是正在忍受着人世間最大的痛苦，在那雙無神的眼裡泛現着驚悸的神色。

那枯瘦的臉上滑落着顆顆豆大的汗珠，彷如置身在火窟裡，正在接受着烈焰的煎熬，乾澀的嘴裡不歇地吐着白沫，還滲雜有條條血絲……

這種淒慘的景象眞是令人不忍目睹。

展雲龍柔聲道：「你是不是很難過？」

慧果顫聲道：「你……你是誰？」

展雲龍一聽到這淒慘老人的話，心裡突然激動起來，腦中立時閃現出幼時殘酷遭遇的種種片段影像。

在那雙澄澈如水的眸子裡，又很快逼射出原先的那股冷嚴寒悉的精芒，立時，在他豐朗如玉的面上佈滿了一層煞氣。

他冷冷一笑，右手緩緩的抬起來，他的五指輕輕的舒展着，在那中指，緊緊的套着個碩大的指環。

慧果乍見這個金魔指環，全身似是遭受到雷殛似的，他驚懼地啊了一聲，十分吃力的伸出顫抖的手指，摸了摸展雲龍手上的指環。

當他手指觸到鬼面獠牙，披髮瞪眼的金魔形象時，他的目中儘是駭懼之色，飛快縮回了手指，顫聲道：「金……金魔指，你是血魂金魔？」

展雲龍冷冷一笑道：「我是血魂金魔之徒！」他大聲一喝道：「慧果，你仔細看看我是誰？」

慧果睜開滿佈血絲的眼睛，將駭懼的目光停留在展雲龍的臉上，好一會，他狂叫一聲。

他無法克制住內心的激動，顫聲道：「你是……你是展嘯天的兒子……」

他彷如見着一件可怖的事情似的，駭畏的蜷伏着身軀，雙手緊緊抓着自己髮絲，無數的沉痛在這電光火石間，通通得自心底發了出來。

他好像又看見那慘無人道的一幕往事，於是，他的雙目變紅了，他的血液凝固了……

展雲龍沉聲道：「一點都不錯，我是展嘯天的兒子。」

慧果極力地抗拒着心裡的煎熬，低聲道：「你不要問我，我什麼都不知道……」

展雲龍已經發覺他心裏的痛苦，知道慧果必是因受着某種恐怖的威脅，而不敢說出來。

他冷冷地道：「你知道的，這個世界上只有你知道我的事情……」

慧果顫聲喊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展雲龍沉聲道：「慧果，在我的記憶裡，唯有你是我最熟悉的，當我從死神的魔爪裡逃了出來時，只有你曾給我一口水喝……」

慧果蜷縮着身子，顫聲道：「沒有，沒有，你……記錯人了，你不要逼我說出來，我求求你……看在我走火入魔的份上，請不要問我……」

展雲龍知道自己幼時遭遇的變故裡含有絕大的隱秘，在他僅有的記憶裡，他知道自己生長在一個冰冷無情的環境中，從小就沒有得過一絲人間的溫暖。

在四周圍的那些人都是一些陰狠無比，時時想殺死他的人，這裡面有五個僧人曾毒害過他。

他的爹娘雖然盡力的去保護他，可是那些僧人從不允許他的爹娘接近他，不知道這是爲了什麼？只曉得這裡面有着令人難以想像的隱秘……

展雲龍沉思着過去，他沉思着未來，他怨恨地道：「慧果，你眞的不說麼？」

慧果喘息良久，道：「我不能說，凡是知道你家事情的人沒有一個能夠活着……」

展雲龍怒道：「難道他的勢力能超過血魂金魔嗎？天下有誰能單獨對付我血指金魔的？」

「血指金魔……」慧果喃喃唸了兩下，毅然道：「好吧！我告訴你一個人，這世上只有他能告訴你……」

展雲龍向前急跨一步，道：「他是誰？」

慧果低聲道：「帝王谷的鐵皇爺，他曉得你家的事……」

展雲龍哦了聲，道：「帝王谷的鐵皇爺？」

他依稀記得在那些可憎的僧人沒有進入他家的時候，有一個彷似帝王模樣的中年人，時常在家裡走動。

他喃喃地道：「他是否就是鐵皇爺？」

他苦苦的思忖着，想找出記憶中的形象來，但是這些印象畢竟是太模糊了，他腦中靈光一現，又開始迷茫了。

茫然，一片茫然，遙遠的幼時回憶裡，再也追尋不出那些事情的眞象，連一絲痕跡都沒有……

慧果見展雲龍思索過去發生的事情時那種痛苦的情形，他的心裡如受針戮般的難過。

一股難以吐露胸中所知的精神痛苦，遠比身上所受的還要更甚十倍，他狂叫一聲，吐出一口鮮血……

展雲龍驚異地道：「你，你怎麼啦？」

慧果深深地嘆了口氣，雙目合了起來

，由於誓約的束縛，使藏諸於心中達二十餘年的那段隱秘，始終沒有傾瀉出來的機會，這使他的神智受到極大的衝擊……

只見他身形一陣抖動，喃喃地道：

「聲音之母……那龐大的金鐘……」

在他的耳際彷如又聽見那響徹天地，震裂金石的宏亮鐘聲，他滿臉恐怖的睜開眼來，凝望着空洞的石壁，他彷彿又看到那件恐怖的事情……

他的全身抽搐着，他的手在顫抖着，浮現於眼前的種種景象，使他陷於無端的恐怖領域裡，痛苦的述說着心靈上的折磨。

可是他的聲音含混不清，僅從顫動的雙唇上，可以看出他是想要說話，可看出他是何等的驚恐……

展雲龍上前搖動他的身軀道：「慧果，你要說什麼？」

慧果此時神智紛亂，在他的腦際有如層層浪潮似的泛動着多種恐怖的回憶，他睜着無神的雙目，望着展雲龍驚惶的道：「你不要逼我，我不會告訴你關於金鐘的秘密，啊！那口純金鑄造的金鐘又在響了，我好像聽見它的響音，你聽……」

他顫動着身子，想要爬起來，嘴裡不住地道：「你聽，你聽那金鐘的聲音多麼悅耳……」

展雲龍問道：「你說什麼金鐘？」

慧果彷如着了魔似的，嘴裡儘是說些奇怪之事，展雲龍聽得雙眉緊皺一起，忖思着那金鐘之事。

他那知百年前金魔教因為這口金鐘弄得全教瓦解，使整個江湖都為之震動，各門各宗日夜追尋着這口金鐘。鬧了數十年之久，方始慢慢平抑下去，那知五十年前血魂金魔一出，金鐘之事又給掀了起來。

那時血魂金魔便是聽說這口金鐘由佛門保存，所以大殺佛門弟子，結果却落得個頹然。

在當時佛門各宗都曉得沒有獲得這口滅音金鐘，然而却又說不出來，於是只好加緊搜尋。

正好那時，搏命閻羅展嘯天却在無意中發現了金鐘的下落，自此之後處處被佛門弟子追踪，雖然最後把這口鐘藏了起來，但，他也因此而喪失了性命。

不但如此，他還連累了自己的妻子以及唯一的兒子……

那時逼使展嘯天說出金鐘下落的是當時佛門的精華護法五大弟子，而慧果那時只是個小沙彌，他隨着其師無情苦頭陀涉身那件事情，所以很清楚其中的始末……

他記得展嘯天在三月內，受盡天下最殘忍的十種大刑之後，終於把金鐘藏處說了出來。

這時五位佛門絕頂的高手由於各居一派，自見到金鐘之後，便爭論這金鐘誰屬的問題。

最後遂演成流血事件，而使五位高手同時喪命黃泉，自此，滅音金鐘的下落便無人知道了。（此中的眞實情節，後文慢慢交待，礙於全文的發展，只得在此略略一提。）

慧果痴痴的望着洞壁，茫然的凝視着壁上的青苔，突然，他發出一聲悲亢的長笑，雙手亂抓，嘴裡發出怪異至極的聲音。

展雲龍急喝道：「慧果，慧果……」

慧果身軀在地上一顫，頹然的翻了個身，呆呆望着展雲龍，嘴唇不住顫動，居然連一點聲音都發不出來。

「呃——」

慧果的生命有若放在洞裡那鐵鉢裡的燈蕊上微弱的火苗一樣易於熄滅，他低呃一聲，伸出手指向着天空抓去，眼珠向上翻起。

展雲龍右手一指，想要將體內眞氣灌輸進慧果體內。可是慧果却嘴角一歪，自嘴裡流出一股鮮艷的血液……

「慧果，你……」

慧果頭一沉，便已死去，他那圓睜的眼裡，流出兩顆血珠，格外增加一股恐怖的氣氛……

展雲龍只覺眼前一黑，那點微弱的光芒熄滅了，他伸出手去合起慧果的雙目，移着沉重的步子朝外面走去。

夜風冰凉如水，自谷裡呼呼的括着……

展雲龍默默的走在黑暗的山谷裡，那些搖曳的樹影，此刻都似在嘲笑他，又似在憐憫他的遭遇。

蒼空有着幾顆微弱的星星，正自眨着眼睛，展雲龍抬頭仰視如墨的蒼空，嘆道：「天啊！你要我怎樣才能找到帝王谷？我那一身纏繞不休的仇恨，要到何時才能清結呢？」

他那長嘆之聲被夜風拖出老遠，散播在谷中，夾雜在樹林低聲的絮語裏，久久才歇……

星星無語，展雲龍踏着沉重的步伐，行走於坎坷不平，遍佈石塊的谷裏，蹌踉的走出山谷。

迎着清凉的晚風，他忖道：「我現在要到那裏去呢？」

前途茫茫，在他眼前展現的是一片迷濛。

他苦笑了一聲，忖道：「慧果說的這滅音金鐘不知道與師父的遺命是否有關？又跟爹娘的死亡有什麼牽連之處？」

，向前走了幾步，他頓住脚步，忖道：「無論如何，這口金鐘既然有這麼大的關係，那麼我只要找到金鐘，這一切的問題豈不是都解決了？」

他咬了嘴唇，喃喃道：「可是又要到那裏去找這口金鐘？帝王谷鐵皇爺雖然曉得，但是帝王谷又在何處？」

思緒紛擾，他苦苦地想了一下，突然將心裏的煩惱齊都盡棄。

拂了拂身上沾濡的露水，他忖道：「我又何必想這麼多呢？反正帝王谷既是能被稱為『帝王谷』兩字，武林中一定很多人曉得鐵皇爺！」

「嘿嘿！」他笑了笑道：「我只要到江湖裏去打聽鐵皇爺所居之處，自然可以查得出帝王谷在何處！」

他只覺一切的煩惱豁然而開，再沒有可以使他掛心之事，長嘯一聲，他一振雙臂，飛身躍上樹梢。

黑夜裏，只見一道淡淡的影子如閃電的飛馳而去，轉眼便已消失了踪影……

他自認為已經沒有了煩惱，所以放開

心懷而去。

其實，煩惱正似跟在他身後的影子，沒有須臾離開的，只不過有時是在身後罷了！

人人都免除不了這煩惱，這是做人的負擔，也是做人的痛苦……

清晨，朝露未退，柔和的陽光自天空洒落下來，透過林梢穿射在地上，使綠色樹葉上的露珠更晶瑩了。

展雲龍孤獨的發出一聲長嘆，他輕馳着胯下的白馬，在大道上緩緩的前進，望着大道的盡頭，他的心情逐漸的沉重起來。

「唉！」他長長的呼了一聲，自那雙深邃如海的眸子裡，抹上一層凄涼的淡霧……

他忖道：「人生如夢，更似浮在草尖上的朝露，它的生命僅是太陽未出前的一剎那，而整個人生在宇宙裡看來，又何嘗不是短短的一剎那……」

他黯然的搖了搖頭，自懷中掏出那塊繡着一朵鮮紅玫瑰的香帕，放在鼻尖輕輕一嗅……

一股幽香撲進鼻孔，使得他胸中舒暢不少，他的思緒飄向那美麗如仙的少女身邊……意念飛馳，他的眸子裡閃出喜悅的光芒，神往那嬌巧的廻眸一笑，留戀於她那纖細的玉手一拂……

「天下惟情最美！」他喃喃地道：「惟有愛情才使人活得更有意義，更有活力……」

他揉着那溫柔的綢帕，彷彿是握着她那溫柔滑膩的小手，目光一閃，他又看到那朵玫瑰旁綉着的三個字。

一股溫馨的感覺湧進心中，他低聲唸道：「鐵心寒，鐵心寒……」

唸着唸着，他不覺笑了，在薄唇彎彎的弧線下，那笑容是包含着苦澀自嘲，他忖道：「她怎麼曉得我會如此的想念她？只不曉得她是何處人？當初我若不是要趕到泰山，豈不可以跟在她要身後，都是那些混帳和尚……」

他想來想去，對和尚的痛恨愈加厲害……。

就在這時，在滾滾黃土的大道上，出現一排灰色僧人，向着這邊走過來。

展雲龍目光凝望着蔚藍的穹空，腦中儘是鐵心寒的倩影，一剎時竟忘了繼續前行，騎在馬上怔立在道中。

那列僧人愈行愈近，已可看到在後面隨着而來的是由十六個僧人扛着的一頂黑色敞轎。

展雲龍被那陣脚步聲所驚，驟然側首，只見那頂敞轎裡端坐着二個低垂雙目的老僧，右邊那個身穿黃色錦綉架裟的大和尚單掌豎立胸前，正喃喃的唸着經文。

而右邊那個穿灰色架裟的老和尚却手捻佛珠，不住地數着顆顆黑色佛珠，嘴裡也在唸着經文。

這些和尚的來到，頓時將展雲龍剛才心中的那股溫馨之感破壞了，他的目光自那老和尚的錦袍泛過，投瀉在轎門上掛着的條條絲穗上，那些金黃色的絲穗正自迎着晨風徐徐搖曳……。

他冷哼一聲，在那斜飛的劍眉上，罩上了一層煞氣，忖道：「這些和尚想必曉得峨嵋失去九龍牒令之事，他們定是接到靈光禿顱的信，是以向峨嵋會合……」

漸漸那列僧人已行到他的近前，展雲龍冷漠的騎着馬在大道中行走，根本不理會這大隊僧人的來勢。

兩列僧人分由左右同時朝前行走，他們看見展雲龍縱馬慢步而來，沒有讓路的意思，登時利住了步子，全都瞪住展雲龍。

當中那個中年僧人斜指手中禪杖，道：「阿彌陀佛，這位施主請快讓開，我們是五台和衡山兩掌門方丈……」

展雲龍冷冷一笑道：「五台和衡山的和尚就可不講理麼？在下行遍天下路，可從沒碰過像你這等蠻橫的出家人！」

那個僧人似是沒想到這個年青人會如此頂撞自己，他臉色一紅，道：「你怎可如此無理……」

展雲龍朗笑一聲道：「我正要找你們，你們倒來惹我，眞是嫌命長了！」

他右袖一拂，發出一股柔和的掌風，擊在那個和尚身上。

他正因爲自己的那股溫馨之感被破壞的感到惱怒，這下却又碰到那個和尚如此不講理，是以怒極發掌，掌勢看來雖是輕柔，無窮的掌勁却蘊藏於內。

那和尚一愣，道：「你要幹嗎……」

話聲未了，他胸前已被掌風擊中，呃的一聲，整個身子平飛而起，跌出二丈開外。

空中鮮血飛濺，洒得當頭那些和尚滿身皆是。

展雲龍蕭洒地將手中繡帕往懷裡一放，雙脚輕輕一夾馬腹，那匹白馬馱着他從兩列僧人中間空隙緩緩走去。

「阿彌陀佛——」

這聲低沉的佛號有如晴空霹靂似的自那頂扛轎裡傳了出來，展雲龍只覺心神一震，那飄逝於空際的餘音仍舊嗡嗡直鳴。

他想不到五台的天弘大師竟有如此高的功力，頓時他浮現於臉上的笑容好像一片落葉似的消逝了。

那頂敞轎抬着五台天弘禪師和衡山慈元禪師急步而至，這兩派掌門方丈，此時雙目睜開，四道烱烱的目光一齊投落在展雲龍臉上。

他們互相對望了一眼，滿臉都是驚詫的神色，眼光裡都有着詢問的意味。

天弘禪師道：「這位施主不知爲何要攔住貧僧等去路？」

展雲龍冷冷的凝望着天弘禪師，眼前又幻起幼時的各種凄慘的景象，彷彿自己仍是幼年…

那些景像雖然有點模糊，可是却有力的衝擊着他，似駭浪驚濤，不住在沖進了他的心底……

他緊皺着雙眉寒聲道：「誰說我攔着你的路？我看倒是你們這些禿顱攔着我的去路……」

他冷冷一聲道：「臭不要臉的禿顱……」

天弘禪師聽得一愣，沒料到展雲龍會如此不講理，對一個年老的出家修行之僧，也這樣的無禮喝叱。

他臉色一變，氣得渾身起了顫抖，道：「你……你怎可出口傷人？」

展雲龍不屑地道：「我罵你還是對你客氣呢！」

他個性冷傲孤僻，自小便養成一種對人世間一切事物都帶着仇視的心理，是以行事偏激，大出常理之外。

天弘禪師被這一罵氣得大吼一聲，自轎裡飛撲出來。

他雖然憤怒到了極點，可是畢竟是個有修養的佛門高僧，還能保持着自己的風度。

身形一落，他合掌沉聲道：「施主如此不講理，必然有所憑藉，老衲斗膽向施主領教幾招！」

展雲龍這些日子闖盪江湖，對於中原各派高僧都有詳細的調查，深知天弘禪師是五台山首屈一指的高手，是以雖然口出大言，却已蓄集全身勁道於雙掌上。

他緩緩下了馬，輕輕的在馬上拍了一下，眼見那匹白馬洒開四蹄馳了開去，他方始轉過面來。

只見他臉上陡然湧起一層殺氣，雙目射出一股冷寒的精芒，右掌緩緩斜舉胸前，沉聲道：「五招之內，我要你血濺於地！」

突然，衡山慈元禪師一曳袍角，自轎中飛掠出來。

他伸手攔住天弘大師，道：「大師，請聽我一言！」

天弘禪師一愣道：「慈元禪師，有何吩咐？」

他的視線循着慈元禪師凝望之處望去，頓時他的臉色大變，雙眼也緊緊盯在展雲龍右手中指上那個特大的指環。

慈元禪師臉上浮現着驚懼的顏色，目光自那指環移到展雲龍的臉上，剎時，他的衣袍高高鼓了起來。

天弘禪師曉得慈元禪師已經運起衡山「混元一氣炁」，是以身上顯現出那種威武的樣子。

慈元禪師凝重的向前跨了兩步，神情肅穆地道：「施主手上的指環可否借貧僧一觀？」

展雲龍把右手輕輕抬了起來，一道耀眼的光華暴射閃出，那個金魔指環才閃現在天弘禪師的眼裡，他只覺心中一震，不覺的倒退了數步。

他滿面驚恐，顫聲道：「金魔指環！」

展雲龍想不到金魔指環已在江湖裡造成了很大的風波，他一見這兩位佛門高僧吓得這個樣子，不由得在那冰冷的面上泛現出得意的神色。

慈元禪師强自抑住心裡的驚恐，道：「你是血指金魔？」

展雲龍冷笑道：「不錯，可惜你倆知道得太晚了！」

慈元禪師渾身一顫，被展雲龍那冷峻的話聲所震，不由自主地後退了一步。

可是他腦海裡立即泛起泰山各派高僧慘死的情形，以及江湖傳言血指金魔狠毒的手段，頓時怒火驅走了恐懼。

他那清澈的目光裡，湧現出一股憤怒之光，殺氣盈眉的走了過來，沉聲道：「血指金魔，我們衡山與你有何仇恨？你竟殺死了貧僧師弟……」

展雲龍狂笑一聲道：「天下的和向都該殺！」

慈元禪師大喝一聲，怒推雙掌，身隨掌走，躍起四丈餘高，一式「金龍探爪」揮出，帶着衡山獨門「混元一氣炁」勁道，向着對方抓去。

展雲龍冷哼一聲，身軀斜移數步，手掌輕輕一翻，頓時一股洶湧澎湃的掌風翻湧而出，猛然推了過去。

「砰——」氣旋勁激，剛猛的掌風激起一道漩渦，慈元禪師只得胸前一緊，一股氣血自心底翻湧而出。

他趕忙鬆弛了全身的功力，順着對方的勁道，步履蹌踉地退了兩步。

展雲龍嘴角浮起一抹冷漠不屑的微笑，道：「你還得練上五年，才能與我對敵！」

慈元禪師深吸口氣，雙掌貼在胸前，把全身勁力全部聚集在雙臂之上，神色凝重的盯着展雲龍，吭都不吭一聲，任憑對方如此輕視。

天弘禪師這時從轎子裡拿出一根鋼鑄的大禪杖，大步朝展雲龍走來，他環目一掃那些伫立於旁的兩排僧人，沉聲叱道：「你們還不速佈戰陣！今日務必把血指金魔擒下。」

四週的兩排僧人都是五台和衡山挑選出來的高手，他們身形各自一晃，頓時把展雲龍圍在中間。

一時刀影亂晃，閃爍的鋒刄在空中佈起了一道寒冷的刀幕，重重叠叠的繚繞在展雲龍的身邊。

展雲龍冷冷的望着四周斜舉戒刀的僧人，自臉上掠過一層不屑之意，他的眼光掠過空中的白雲，冷笑道：「僅憑這些賊禿，就想擒住我血指金魔嗎？哼！你們也太不自量力了！」他眼中射出一股寒芒，沉聲道：「今日我若不給你們一點顏色看看，你們還不會知道我血指金魔是怎麼的人！」

他說得冷漠無情，那些手持兵刄的僧人乍見他那種孤傲冷酷，漠視天下一切的神情，俱是驚凜凜的一顫……

天弘禪師禪杖一晃，陡起無數杖影，嘯聲裏，他大喝道：「血指金魔，你還不趕快自絕身死？」

展雲龍冷漠的斜睨了天弘禪師一眼，冷笑道：「你的想法太可笑了！」

天弘禪師和那有如兩支利劍的冷寒目光一接，陡覺心底一寒，忍不住想要退縮下去。

他立即便制止住自己這個心念，同時他也奇怪自己為何會畏懼一個僅有二十幾歲的年青人，這在他自己說來是件從所未有的事。

那知在他念頭還未轉完的時候，展雲龍的右手忽然急掠而起，只見他食指一屈一彈，頓時一道紅色光影飛出去。

「呃——」只聽左側那個準備偷襲的中年僧人低呃一聲，全身一顫，撫着胸口倒地死去。

自他的指縫裡流出鮮紅的血液，立即染紅了他的衣袍。

展雲龍回頭冷冷道：「我準備了一百個備用的金魔指環，等會一人一個作為紀念，你們不需如此心急……」

「嘿——」

展雲龍突覺身後傳來一股渾厚的力道

，他冷哼一聲，頭也不回的反手一擊。

「砰」一聲，慈元禪師如飛射了起來，他那龐大的袈裟在空中一陣翻動，在空中一折，電閃似的撲了下來。

展雲龍沒有想到堂堂衡山掌門會乘人在說話的空隙裡猝起偷襲，這一掌雖然沒有傷了自己，可是震得氣血隱隱浮動。

他的臉色冷寒的抽動了一下，眉宇間殺氣更濃了，他冷酷的望了望空中飄落而下的慈元禪師一眼，雙臂在振動間，連着揮出三掌之多。

這三掌快逾電光火石，連綿斜擊而出，隱隱含有風雷之聲，慈禪師這時身形在空中，欲折轉身勢已經不可能了。

他只覺那連綿而到的三掌，含着無窮的勁力，彷若是滾滾東流的江水，無止無盡的衝擊上身。

急促間，他運聚數十年性命兼修的「混元一氣炁」，大喝一聲，揮掌壓了下來。

「砰」地一聲巨響，慈元禪師慘叫一聲，身子如斷了線的風箏，飛起兩丈多高，斜斜跌落在四丈開外。

那些和尚一齊大喝一聲，在天弘禪師指揮之下，攻了過來。

利時人影縱橫，刀光閃爍，那些僧人交錯雜亂地奔走，在他身外立時佈上一層密密的網子。

展雲龍冷哼一聲，揮掌如刃，連環劈出，剎時氣勁飛旋，將那個刀網撐開一丈之外。

他的眉宇閃過殺意，忖道：「這些和尚不知進退，若不殺了他們，倒怪我太仁慈了！」

意念一閃，他身形滴溜溜的一旋，向空中畢直昇起兩丈。

他腳下一蹬，右手一撤已將金魔神人拿在手中，有如天神似的大喝一聲，神威凜凜的躍身而下。

剎時血影飛濺，慘叫連連，地上已倒了十幾個僧人，滿地殘骸斷刃，流着鮮紅血水……

展雲龍睨了滿地屍骸一眼，呆了呆，搖了搖頭道：「這樣死得太慘了！」

他心中突地泛過一個奇異的意念，這使得他不忍見那些僧人腦殼碎裂，橫屍於地的慘狀。

「唉」他嘆了口氣，將金魔神收回包裹裡，道：「我就放過你們這一遭吧！」

他身子一轉，也不管那些未死的僧人，便想跨上白馬，離去這個殘酷的現場。

倏地——天弘禪師悶聲不吭地揮起禪杖，在空中斜劃了一個大弧，朝展雲龍身上砸了過來。

在猝然不及防的情形，展雲龍那股厭殺的情緒陡然一頓，他已沒有多加思考的餘地，撩起手指，朝那杖如山壓下的禪杖點去。

「咻——」他的指尖上閃起二寸餘長的紅光，電射而去，空中響起尖銳嘯聲，刺耳之極，彷彿已穿破耳鼓……

天弘禪師只覺一震，「錚」地一聲，手中的禪杖突的斷為二截。

他駭得臉色蒼白，驚呼一聲急忙閃身讓開。

展雲龍自在嶗山死亡谷裡修練金魔血指以來，從沒有見過它真正的威力，他作夢也想不到，一個小小的指頭竟有這般大的威力，竟能點鋼斷鐵。

是以一時之間他自己也愣住了。

他幾乎忘了自己正處身於危險的環境中，居然愣愣的望着自己的食指，心裡起了一股莫名的興奮，滿腔熱血幾乎要奔發出來。

他欣喜地忖道：「我擁有天下最高的武功而自己都不曉得，怪不得恩師每在要我去死亡谷練習時，曾說過這是天下最厲害、最毒辣的指功，若非逼不得已，不要輕易施出來……」

「哈哈——」他從來都沒有這樣大笑過，從他記憶以來，他的心便凍結於寒冷的冬天裡，沒有真正放聲大笑過。

今天是第一次，他放開一切思想，笑得是如此的真摯，如此的有感情。

突然，他嘴角的笑意消逝了，一隻悄無聲息的手掌挾着風聲揮來，已經掩到他的胸前。

驟然之間，他上身一仰，吸胸凹腹，右掌曲起，一掌拍出，「啪」地一聲，兩掌手掌在空中一觸，立刻便黏在一起。

他目光一閃，見到這與自己較量的是一個威武之極的中年黃袍僧人。

「哼！」他冷哼一聲，手掌一沉，無止無盡的力道自掌心湧了出去，頓時把那個和尚逼得上身退後五寸，雙足陷入地中。

「宏清大師，我來助你，！」天弘大師大喝一聲，右掌貼在少林掌門宏清大師的背上。

他們兩人力道一滙，立即把展雲龍那股內力又逼了回來。

少林宏清大師乃一代掌門，內力深沉純一，眼見血指金魔那金魔神的厲害之處，曉得在兵刃上自己決非敵手，所以趁着展雲龍狂笑之際，把握時機，預備以本身數十年內力修為與展雲龍一拚。

誰知展雲龍的武功傳自古代神秘的「金魔宗」，在內力上修為與中原的循序而進之法毫不相同，他們另闢蹊徑，以一種激進的方法，在短時間便有很可觀的成就。

展雲龍自八歲便被血魂金魔帶上勞山碧霞洞，雖然他的年齡很輕，但是十二年來，在那深山裡的靜心修練，使得他的內力已將突破任督二脈的體能限制，臻至上乘的境界。

宏清大師一接上手，立即被對方那浩瀚無邊的內力所逼，而幾乎窒息死去。可是天弘大師一接上手，立即便給了他轉變之機。

這兩個佛門高僧臉色凝重，臉上全都泛起了紅潤，滙聚的勁道，連綿不斷，有似大江裡滾滾的怒濤，汹湧奔騰，向展雲龍攻去。

展雲龍冷笑一聲，上身在剎那之間已晃動了二十餘次，順着對方勁力的汹汹之勢，而卸下那萬鈞的內力。

只見他腳下的泥土向外激發開去，兩個腳印陷入地裡兩寸多深，可見他的手掌卻已在伸縮之間攻進四寸。

宏清大師和天弘禪師齊都面如土色，他們不料展雲龍竟然會星宿海的「星吸雲收」之技，這下眼見他們兩人終得內力竭

盡而死！

展雲龍嘴角泛起一絲微笑，暗忖道：

「我這種藉物傳力的功力，對付這個禿顱足足有餘……」

突然，他臉上的微笑凝凍了，「砰」地一聲，他背上受了沉重的一掌，身形往前一栽——

宏清大師和天弘禪師把握這電光石火的有利時機，大喝一聲，提起渾身功力，猛攻而去。

展雲龍大吼一聲，噴出一口鮮血，身形有如斷了線的紙鳶，飛起三丈多高，在空中連翻四個滾，跌落在五丈之外的稻田裡。

稻禾一片偃下，展雲龍雙手抓住稻桿，深吸口氣，强忍在胸中翻滾的氣血，緩緩立身而起。

他怨毒地一笑，忖道：「並非是我的技不如人，我是在背後遭到暗算，這些卑劣的和尚，我要逐個殺了他們……」

他的目光落在峨嵋掌門靈光大師的臉上，笑道：「原來是鼎鼎大名的靈光大師！你們峨嵋盡是在背後偷襲的卑劣之輩嗎？」

靈光大師面上一紅，道：「施主若不交出九龍牒令，貧僧只得再給你一掌！」

展雲龍冷地道：「好，這一掌註定了峨嵋今後的命運，我血指金魔若不血屠峨嵋，誓不甘休……」話音一落，他的身形突然急掠而起，躍過數個田埂，向着那些僧人所圍之處，撲了過去。

靈光大師大喝一聲道：「宏清大師，不要放走血指金魔！」

少林掌門宏清大師是個極為正直的高僧，他剛才合着兩人之力，依然沒有能夠抵抗得了展雲龍的內力衝擊，便已慚愧不堪。

後來却眼見靈光大師以偷襲之手段，將血指金魔打傷，他的心裡更加的難受，不住地低聲唸着佛號。

他只覺自己此舉，實已有違達摩祖師的遺訓，更對不起自己當初學習武功的初衷。

是以他雖是距展雲龍最近，可是他却低喧一聲佛號，身形斜閃開去，讓開一條路。

靈光大師怒喝道：「宏清大師，你這是幹什麼？」

宏清大師沉聲道：「趕盡殺絕之事，貧僧忝為佛門中人，可做不出來！」

靈光大師怒喝道：「你這一念，會使得多少佛門弟子死去？若是任由血指金魔離去，我峨嵋將不能重視江湖！」

宏清大師猶疑了一下，忖道：「貧僧拚了在後山面壁十年，今日也不能放過血指金魔！」

他身形一動，與靈光大師成夾擊之勢，撲了過去。

四週羅立的那些佛門弟子，一見血指金魔衝來，紛紛舉起手中戒刀，向展雲龍戮去。

展雲龍這時身上傷勢沉重異常，他提起身上殘餘的眞力，斜掌洒出，一股掌風迴旋湧了出去。

只聽數聲慘嗥，那些當頭的僧人，立即倒下數名，其他的僧人被展雲龍這種拚命的威勢所懾，紛紛退避。

展雲龍喘息了幾聲，大喝一聲道：「擋我者死，避我者生！」

他身形歪歪斜斜的衝過這些紛紛讓路的僧人，眼前靈光大師迎面撲了過來。

靈光大師大喝道：「血指金魔，你往那裡逃？」

展雲龍兩眼佈滿血絲，悶聲不吭的一掌揮出。

靈光大師大袖翻飛，把尚未練成的峨嵋鎮山絕藝「玄清眞氣」發出，冀圖一掌便把血指金魔殺死。

展雲龍一眼望見靈光大師臉色刹時變紅，全身袈裟鼓起老高，現出一股威武懾人的神態，他心中立時便是一驚。

在電光火石的刹那，他拚着全身一切力道，施出「藉物傳力」的獨門卸力化力之功。

那股如山的力道發出，全都被展雲龍引入地中。可是他幾乎斷去的經脈，却受不住這股汹勁勁力的衝擊而斷去數根。

他哇地一聲，吐出一口鮮血，身形已被對方勁道攻來之勢，飛起兩丈。

天弘禪師趁着靈光大師發掌之際，在展雲龍右側一杖迎頭掃下，他不料展雲龍竟會突然飛起，頓時這一杖落空，「砰」地一聲砸在地上。

泥沙飛濺而出，正好把宏清大師追來之勢擋了一擋。

靈光大師喝道：「不要讓他跑了！」

展雲龍這時身形往前穿射，前面已無人擋住，他深吸口氣，自己連閉幾個穴道，飄身落在田阡陌之上。

他這時已沒有選擇與考慮的餘地，回身一望，右掌揮起，六個金魔指環自他指間飛了起來，向着那些追來的高僧射去。

靈光大師身形一刹，呼道：「金魔指環！」

天弘禪師和宏清大師驟見金魔指環飛來，齊都為之一驚，各自閃移身軀，飛快退避……

展雲龍乘着這些僧人一緩之際，掠身躍上白馬，狂馳而去，在他背後不斷傳來怒罵的聲音，隨着白馬的飛馳而逐漸的消逝。

天弘禪師右足一蹬道：「糟糕！讓血指金魔走了！」

靈光大師臉如死灰，道：「這下他只要復原，我峨眉將覆滅於旦夕，沒有翻身之日了，唉！宏清大師，你這一念之慈可害苦了我峨嵋……」

宏清大師默然道：「此次佛門大劫，自當由佛門共禦之，貧僧決以少林全寺弟子，作為大師你的後援！」

天弘禪師嘆了口氣道：「唉！自古魔長道消，這是不可避免的事！眼見滅音金鐘尚無下落，金魔神重現江湖……」他合掌道：「佛祖慈悲，令我等團結禦魔，不致發生爭端……」

宏清大師道：「當前最急之務，該是恭請佛門三聖重莅紅塵，否則依血指金魔嗜殺之性，佛門將無寧日！」

靈光禪師黯然道：「當年佛門五羅漢若不是下落不明，何至於現在讓血指金魔跑了？這眞是佛門的浩劫……」

天弘禪師道：「我等在此多談也沒有

盆處，還是到峨眉治商未來大計！」他目光一轉道：「衡山慈元大師身負重傷，亦需就地治療，各涅槃弟子亦須火葬，老衲等隨靈光師兄返峨嵋吧！」

他命令弟子將慈元大師抬到轎上，收拾好死亡之人，一行人也就向着峨嵋而去。

血腥乾了，一片灰塵洒下，大道依然如舊……

古道上寂寂，僅有微風的嘆息，低低的……

晨間的露珠晶瑩圓潔，翻滾在黑綠的荷葉上，柔軟的陽光像縷縷金絲似的，斜射在片片展露的荷葉上。

葉上的露珠被陽光映射，顯得更加的晶瑩了，於是渾圓的銀珠，泛起出瀲灩的金絲……

清涼的風徐徐的吹過，荷葉響起一片沙沙的聲音，那些晶瑩的露珠破碎了，滾落在荷塘裡，也使得水面上的人影蕩漾着散開了……

「唉！」一聲低幽的嘆息似是微風似的散開，那站在荷塘邊的少女掠了掠被晨風拂亂的髮絲，緩聲道：「這世界凡是美麗的東西，都是短短的一剎那，沒有長久的時候……」

她那烏雲般的髮絲，有似流瀉的瀑布，披散在她的雙肩，絲絲縷縷的飄起，她緩緩的走了兩步，喃喃的道：「難道神造萬物，美麗的都應該是短暫的？像那雨後的彩虹，這晨間的露珠，以及一現的曇花，和黑夜裡閃的流星，那一樣不是僅僅一會兒，便已消逝了它的美麗……」

他痴痴地望着塘中那株含苞待放的蓓蕾，又發出幽幽的嘆息，在這幽幽的嘆息裡有着悵惘與愁怨……

一縷空虛如晨風似的襲進了她的心裡，使她更加寂寞了，她深嘆口氣道：「少年不識愁滋味？唉！我怎麼這樣容易覺得愁？心裡總是如此的空虛，難道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填滿我的心？」

「篤篤篤……」一陣密驟如雨的蹄聲由遠而近，清晰地傳了過來，那少女似是受了什麼震撼似的，渾身微微一顫。

她那纖細的柔軀輕輕地轉了過來，向着馬蹄聲傳來之處望去。

當她的臉靨出現在洒落的陽光底下時，襯着那金黃色的光芒，眞使人懷疑她是天上的仙女，因爲世上不會有如此美麗、如此高貴的少女……

她那兩道如夢的眼光，有着淒迷的薄霧，烏黑的眸子裡閃現出一種極爲奇特的色彩，那足以令人爲之而捨却自己的生命……

在她的目光下，一匹雪白如銀的白馬馱着一個身穿寶藍衣衫的人，如飛似的奔馳而來。

她無法看清那人的臉龐，因爲他的頭低垂着，全身伏在馬鞍上，隨着顛簸的來勢，幾乎自馬背上翻了下來。

她的臉色逐漸的凝重了，一股奇異的感覺自她的心底昇了起來，她覺得有一種從未有過的緊張，扣住了自己的心弦。

平靜的心湖在這剎那，悠悠盪盪的翻起不平的浪花……

那奔馳的白馬愈來愈近，「嘎」地一聲，那匹正在急馳的白馬突然一剎來勢，雙蹄高高的抬起來——

伏在馬背上的年青人似乎承受不了這驟然而來的巨震，全身劇烈的顫動一下，便自馬上跌了下來。

「喂！小心……」

這長髮披肩的少女再也克服不住心裡的驚恐，發出一聲驚呼，如飛的奔了過去，她急忙的彎下了身軀，欲將伏在地上的年青人扶了起來。

但是當她那如雪的白晰手掌伸出來的時候，她猶疑了，那鬱藏於心底的少女矜持阻止了她這魯莽的舉動。

她的腦海裡如電光火石的浮上了一個念頭，忖道：「爹爹常說：這個世界上壞人多於好人，時時都要提防惡人的鬼計，這人我不知道他是好人抑是惡人……」

她咬了咬紅艷的櫻唇，忖道：「如果他是壞人，我出手救了他豈不惹火燒身？況且此時爹爹又不在家，僅我一個女孩子……」

一念未了，另一個念頭同時在她心裡滋生，她雙眉緊緊的深鎖着，遲疑半晌，忖思道：「這個人如果是個好人，我不救他，那不是太不應該了？看他病得那麼沉重，我當眞不忍心看着他死去……」

一時之間，幾個不同的念頭在她腦海裡相互的沖擊着，她覺得矛盾異常，竟不知該如何處理目前這種情形。

她低頭沉思着，那雙充滿智慧的眸子裡，隱隱浮現出一絲徬徨的迷惘，她輕輕的嘆了口氣，那雙含着多情色彩的眸子，又投落在蜷伏在地上那個年青人身上。

他的身子突然輕輕動了一下，深深的吸了口氣，身軀緩緩的轉動着，但是他恍如精疲力竭，動了下便靜伏不動了。

那少女吁了口氣，眼中閃現出一絲失望之色，站了起來。

半晌時刻很快地過去了，那凝立於地上的少女，眼光始終沒有轉移過，只是深深的凝望着那個年青人，而他也沒有半絲動靜，好像兩個在互相的僵持着。

突然，她的眼裡浮現出一絲喜悅的光采，那倒臥在地上的年青死人，在她的眼裡，終於又動了一下。

只聽他發出一聲低低的痛哼，整個身軀顫動着翻轉過去了。

目光一觸下，她的心神彷如被雷霆一擊似的劇烈地震盪着，她沒有想到這位年青人會超出她想像的那麼俊美。

那英挺垂直的鼻樑，薄薄似是一張彎弓的嘴唇，掀起一個淒迷的弧線，斜斜飛入鬢髮裡的漆黑劍眉，和濃濃的睫毛組成了一個非常美的構圖。

雖然他的臉是那麼蒼白，可是在那美好的輪廓下，依然掩飾不了他那俊逸瀟洒的容貌。

展雲龍的神智逐漸的清醒過來，他儘量的壓制住胸中那股翻湧的氣血，慢慢的睜開了雙目。

在他眼前出現了一個模糊的倩影，隱隱約中，他看到凝立在自己身前的是個淡裝羅衣的少女。

他心中發出一聲嘆息聲，在面臨死亡威脅之前，却清醒了過來，而且還能見到這麼美的一個少女。

（未完・二）

◎◎◎◎◎◎◎◎

上文提要・俞劍峯被藍衣人與西域老怪溫世達合謀擊倒在荒野，幸得岑少風錢繼原及沈姑娘相救得回一命，且從岑少風追述往事中得知，其父俞一青和姓左的人在落英塔有牽連感到愕然；俞劍峯往銀川承天居欲交回三匠所托的黑色木盒，巧遇三匠知交孫抱軒，兩人來到承天居入室見到躺着數十個男女大小屍體，原來之前三匠全門經已罹難……

◎◎◎◎◎◎◎◎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浮雲之鑰藏暗謎　賣痴童子露身手

在一片寒光中，那黑衣少年忽一晃身，刷的一下已自刀隙欺入敵人二步之內，只是他單掌連晃，非但避過了孫抱軒的刀風，反而自右側巧妙無匹的削出一掌。

孫抱軒怒哼一聲，大刀一封，那黑衣少年迫得撤掌倒退，孫抱軒得理不讓，接着劈出三刀，一刀比一刀凌厲。

這時孫抱軒已施出了他御風刀的絕技，只見他一柄大刀，忽爾輕靈如薄劍，忽爾凝重如巨斧，刀尖上勁風呼呼，有若奔雷之將至。

旁觀的俞劍峯不禁暗暗讚道：「江湖傳言孫抱軒一手御風刀法出類拔粹，直追古人，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刀法也罷，能練到這般地步，那是無可疵議了。」

正忖間，突聞一道奇異的尖嘯之聲響了起來，那黑衣少年驀地躍將起來，單掌暴吐，在空中猛地一盤旋，有若滿天飛花疾劈而下。

孫抱軒大刀往上一迎，那黑衣少年身形一扭，整個身軀有如一支彎弓，彈起數尺，接着又是一掌拍下。

這眞是輕身功夫中難以解釋的奇景，全仗着提住一口氣硬硬右移，那在旁的俞劍峯不禁看得呆了。

但那孫抱軒不愧是使刀大行家，他大刀一吞復吐，由左上劈出兩刀，右上封出一刀，然後自中虎虎連攻五刀，這八刀一氣呵成，決沒有一絲兒拖泥帶水，氣勢端的是駭人之極。

黑衣少年身子一晃，自刀鋒上橫飛而過，接着人是一掌擊了下來。

這一掌挾着一股沛然的颷風轟轟而落，孫抱軒陡然感到刀背上重力壓體，他大喝一聲，內力泉湧，刀身終於挑高了二分。

黑衣少年借勢再行斜移，這時他身子已碰了右邊厚壁，猛可一旋身以右掌撐壁，左手一探便往對方那刀背上扣去。

那孫抱軒何等功力，豈容得手中金刀爲人所制，他吸了一口眞氣，右手一抖一彈，居然自刀身逼出內家眞力，一霎之間，方圓寒芒畢露。

黑衣少年左手一收，左右兩掌互換，[illegible]而起。

孫抱軒在對方掌勢行將及體之際，不退不進，陡出奇招，呼呼連攻十三刀，刀勢疾若雷霆，利那間便將對方緊緊裹在煥煥刀影中。

倏地，又是一道嗚嗚的低沉聲音從刀圈裡發了出來，顯然有若大雨將至，俞劍峯暗暗呼道：「行啦。孫前輩就要施出他的成名絕學了。」

但見那刀鋒外緣夾着一層白色的網幕，中間是一片模糊的光影，孫抱軒的刀法愈施愈疾，嗚嗚怪響也越來越盛，到最後已變成了一片暴雷之聲。

黑衣少年在刀影內的身形忽然一滯，緊接着一掌舒出——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雙方的掌影與刀鋒將要碰上之際，前方廊道上驀地傳來一聲吆喝：「師弟小弟，那是御風飛刀！」

那喝聲才亮，黑衣少年一掌猛掣，雙足平空交踢，身子一連廻舞，有若旋風飄絮般，斜斜射到五步之外。

俞劍峯見到那黑衣少年的身法，突然

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一霎之間，他已猜想到這少年的身份。

孫抱軒倒提金刀，戟指喝道：「能自這一手御風刀下全身而退，想也非無名之輩——你報上名來。」

黑衣少年道：「咱陸三思在這之前確是無名之輩，但今日之後呢，就要在武林中大大露臉了！」

正說間，前面廊道上已如飛掠至二人，一道聲音接着亮起：「師弟你行將名揚四海，我這師哥寇中原又將如何？」

俞劍峯抬目望去，見說話之人是一名體壯魁梧，年約二十七八的少年。

在他的身右側立着一個裝束奇特的老者，俞劍峯乍一入眼，情不自禁在心中呼道：「是棋盤老怪！這些人怎會搭在一路了？」

那棋盤老怪也自發見了俞劍峯，說道：「姓俞的小子，上次你不勞而獲吃了老子的仙液，這一筆帳還沒結清呢，今日咱們碰頭，正好了結了結。」

俞劍峯見强敵當前，心中暗暗打鼓，表面上若無其事的笑道：「仙液早入我的肚子裡，老怪你有能耐不妨把我吃下……」

棋盤老怪怪目一翻，還待要說話，那陸三思已衝着後至少年道：「師兄你怎麼到此時才來！」

那自稱寇中原的少年道：「亮轎賽之事好不容易處理完畢，而且爲了等棋盤老怪前輩趕來會合，又躭誤了一些時候……」

俞劍峯聞言暗忖：「我道這陸三思單人匹馬怎敢口出狂言，果然是在等着他人應合，這一來孫前輩與我不是中了他們的緩兵之計，要想全身而退，只怕不大容易了。」

那寇中原又道：「目下轎輿已朝崑崙出發，咱們須將此間之事，速作一番了結。」

俞劍峯心念一動，陸三思道：「關於石像之事，師父還有甚麼指示……」

寇中原出口打斷道：「師弟——」

陸三思這才發覺自己失言，連忙止口不語，那俞劍峯何等心機，早已注意到他話中之失，心裡不住沉吟：「石像……轎輿……難道這二者之間還有甚麼關連……」

他想到這裡心頭陡然無端顫一大顫，忍不住出聲問道：「敢問轎輿不遠千里，自銀川首途崑崙，倒是爲了甚麼？」

寇中原邪笑道：「這個麼？嘿，崑崙乃佛祖聖山，轎輿西去崑崙，當然是爲了進香朝拜的，嘿嘿……」

那陸三思不耐道：「師兄何必與他們多言，趁早將他們打發算了！」

寇中原面色一沉，道：「師弟你那股急躁性兒始終不改，總有一天大事要壞在你的手裡。」

那陸三思似是對他的師兄甚是畏懼忌憚，聞訓只有垂首不語。

寇中原轉過首來，朝俞劍峯道：「如果我眼力不差，這位朋友可是姓俞的？」

俞劍峯道：「如果我眼力不差，這位朋友可是姓俞的徒兒？」

一旁的孫抱軒聞言，只道俞劍峯是存心佔對方便宜，不覺微微一笑。

但那寇中原與陸三思面上却沒有絲毫笑意，師兄弟倆對望一眼，那寇中原沉聲道：「你是有意逞口舌之利，或眞是以爲家師是姓俞？」

俞劍峯淡淡道：「朋友何妨自己猜猜……」

寇中原面色一連變化了好幾次，道：「不用打啞謎了，俞姓朋友你既已知道咱們身份，說話再無須拐彎抹角……」

俞劍峯道：「如此最好。」

陸三思插嘴道：「姓俞的，你是明白人，家師——」

俞劍峯截口道：「令師如何？」

陸三思道：「家師當日一時大意，未能將你一掌擊斃，便已算定你將會到此，姓俞的，你倒是老牛命長啊。」

俞劍峯暗自心驚，忖道：「那日岑兄將我救起後，曾說出險遭溫世達暗算之事，那紅袍人必是溫世達處得知我仍未死去，看來今夜他們又是早有佈置準備的了……」

陸三思道：「嘿嘿，你自作了斷吧！

俞劍峯哂道：「令師那一身輕功是沒有話說了，但方才俞某冷眼旁觀，姓陸的你自孫前輩刀網中抽身後退的身法雖妙，但較之令師可還差上那麼一點……」

陸三思冷笑道：「原來你是自小爺的身法上猜到家師的身份——小爺子身手較之家師雖有所不逮，但用來應付你這掌下游魂，嘿，那可是游刃有餘了。」

俞劍峯眨一眨眼，道：「是這樣麼？」

陸三思道：「姓俞的，你還有甚麼話要說？」

俞劍峯道：「試想一想，俞某屢遭大難，有了兩次前車傾覆之鑒，此番若沒有妥善的安排，沒有十分的把握，怎敢再輕身涉險，哈哈……」

這又是俞劍峯放的空氣，反正他明白在這些包藏禍心者面前，玩弄手段，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那陸三思聞言神色遽變，旋又冷笑道：「姓俞的，你不必虛張聲勢，放空氣唬人，小爺倒要瞧瞧你有甚麼安排？」言罷，緩緩跨前兩步，一掌抬起，俞劍峯雙目如炬，全神戒備。

就在這一忽，側面的孫抱軒忽地冷哼一聲道：「倒下！」

他一掌疾如閃電似擊到俞劍峯右胛，這一下太突然，就連那旁觀的孫抱軒目光本也凝注在陸三思身上，萬萬不料寇中原會驟然發難，一時之間緊張得叫了一聲——

俞劍峯却早有防備，他全身內力早已運集到一觸即發的地步，在這一忽間，他不假思索，反身便是一掌迎出！

那寇中原不料對方應變如此之速，他一掌推實，只聽「轟然」一響，兩人各自退了一步。

俞劍峯喘一口氣，冷笑道：「有其師必有其徒，令師那一套陰險伎倆，俞某早已領教過了。」

他口上說着，心中可駭然不已，忖道：「這寇中原功力之深，委實不可測度，適才他們師兄弟一唱一搭，雖然略嫌狂妄，但這種人物在武林中不出一月勢將轟動

天下，那是必然無疑了。」

這時那陸三思又跨前了一步，沉聲道：「姓俞的，你也接我一掌！」

他一掌再度抬起，寇中原却揮一揮手，阻止他出擊，衝着俞劍峯道：「俞姓朋友手底下確是有兩下子，但今夜之局嘛，嘿嘿，倒並不是單憑這兩下子就可以一了百了的……」

俞劍峯道：「你待怎樣？」

寇中原道：「咱們長話短說，俞姓朋友，便宜你一點吧，將承天三匠托於你之物件交出便罷了，否則……哼，哼……」

俞劍峯正要回話，那邊棋盤老怪已叫道：「這小子生就一副死心眼，你與他囉嗦甚麼？眼下他既已入咱們甕中，還怕那物件飛了出去？」

寇中原想了一想，頷首道：「棋盤前輩說得也是，師弟，你一切都佈置好了麼？」

那陸三思點點頭，俞劍峯心中猛地一震，暗道：「佈置？難不成他們在這宅裡還預先佈置了甚麼？」

寇中原露出一種難以形容的邪毒微笑，道：「俞劍峯！你還要存甚麼指望麼？」

俞劍峯强定下一顆忐忑之心，暗暗將功力聚集雙掌說道：「你動手吧——」

寇中原單掌一翻，正待拍出，一側的孫抱軒陡然大吼一聲！

「且慢——」

寇中原陰笑道：「敢情這位孫御風刀要爭着先上來送死？」

孫抱軒一按刀背，「叮」的一聲無比輕脆的聲音亮起，他狠狠地道：「承天居一家十三口這筆死帳，老夫要先替三匠等算一算！」

寇中原笑道：「你不妨加上三個數目吧，應該說是承天居全門十六口才對，嘿嘿！」

孫抱軒倒退一步，失聲道：「甚麼？三匠也已死在你們手上？」

此言一出，俞劍峯也是霍然一驚，只聽寇中原道：「目前倒還沒死，但只要等進行中的一件大事一了，嘿，那時……」

俞劍峯截口道：「那時三匠失去了利用之價值，生命也隨着完了是不是？」

寇中原道：「俞姓朋友分析得很有道理，嘿，很有道理！」

孫抱軒鬚髮俱張，一字一字道：「小輩！你納命來吧！」

他大刀一揚，就要出刀，那寇中原却搶先發制人，倏地一拳搗出。

孫抱軒更不打話，手中大刀迎頭劈去，刀上毫無風聲，似是勁道不足。

那寇中原却是個識貨行家，他見對方這一刀軟綿而不着刀，情知必有古怪，遂不敢直攖其鋒，收掌倒退。

孫抱軒原式不變，緩劈而下，到了寇中原頭上不及五寸處，陡然發出「虎」的一聲巨震，那柄大刀像是平空加重了千鈞，銳嘯懾人地疾落而下。

這一刀劈下，毫無阻滯，寇中原掌中勁力早收，身形一斜，便已躍出二步之外。

孫抱軒一刀去勢極猛，推實後竟劈在左側壁上，但聞「擦」的一大響，那大刀竟被厚壁反震了回來！

寇中原輕笑一聲，乘敵手錯愕之際，孫抱軒迅速回刀封架，倏忽之間對拆了十多招之多，那勁風呼呼，只震得人心跳耳鳴，泛起戰況慘烈之感。

在另一邊——

棋盤老怪一躍而出，衝着俞劍峯叫道：「小子！咱老怪是挑定你了！」

俞劍峯不動聲色，只是呵呵笑道：「豺狼當道，俞某遇來碰去的總是像老怪這一類人，還有甚麼選擇的餘地？」

棋盤老怪道：「小子你言外之意是甚麼？」

俞劍峯道：「那與老怪你狠狽相結的溫世達，俞某早與他動過幾次手，你我這一戰早晚是不能了……」

棋盤老怪道：「溫老三做事老是他媽的喜歡拖泥帶水，目下你遇上老怪，可沒這樣便宜了……」

語聲方落，雙掌一陰一陽，直擊而至，俞劍峯一運眞氣，亦是兩掌齊出，兩股力道一觸，轟然一聲巨響，俞劍峯蹬地倒退一步。

反觀棋盤老怪身軀連晃了數晃，也終於向後退開一步，他臉色一變，呼嚷道：「好小子你多日不見，功力又有長進了。」

俞劍峯笑笑不語，那棋盤老怪又呱呱亂叫道：「咱老怪可不信這個邪，來！來！再對一掌！……」

他性子最是狂暴，說打就打，大喝一聲，又是一掌攻將過來。

俞劍峯不願再與他硬碰，消耗內力，身子一旋一錯，值力打力，直攻到棋盤老怪胸前。

棋盤老怪右掌擊空，左手揑拳倏地自脅下猛翻而出，俞劍峯這刻與對方距離不過數步，陡覺一股重比泰山之力壓了過來！

他祇覺胸際一陣窒悶，有一種即將被壓裂的感覺，急切間他奮喝一聲，身形一陣陣迴轉，一股古怪無比的力道自那迴轉的圈圈中生出，他每轉一圈，那古怪的力道便加速一分，到了第六轉上，棋盤老怪那有似山嶽的重壓已被那迴旋之勁悉行化去！

俞劍峯不知不覺已是遍體汗濕，他噓了口氣，暗忖道：「這老怪頭腦雖較簡單，功力却猶似在溫世達之上，我得加倍小心了。」

棋盤老怪不由分說起一掌拍來，俞劍峯側身一讓，左手猛然向外一弓，反削出一掌。

棋盤老怪揮臂一封，同時身形如游魚一般由側而進，到了俞劍峯右側，雙掌連翻，一連搶攻了十招，俞劍峯左閃右晃，以虛避實，到了第十掌上，他單掌突地自橫地裡一推，一股强如排山倒海的力道應勢而出。

這一手委實施得漂亮之極，那棋盤老怪連施十掌，到了最後一掌上已是强弩之末，俞劍峯避開了敵手先頭的銳氣，到了第十掌才合力抗拒，正合了兵法上「彼竭我盈」的道理。

只聞轟然一響，棋盤老怪悶哼一聲，身形暴退，俞劍峯心知對方已吃了暗虧，他得理不讓，箭步竄前，左二掌，右三掌，又同時拍出了五掌。

就在同一瞬間，另一旁鏖戰方酣的孫抱軒突然暴喝了一聲。

「嘿！」

俞劍峯在百忙中回顧，見那孫抱軒與寇中原本已戰到勝敗將分之際，後面觀戰的陸三思驀然一伸手，便向孫抱軒後背按去。

孫抱軒驟覺後方勁風襲體，他想也不想，暴喝一聲，一掌自後反拍而去。

但這一來，他前面登時露出了大大的破綻，那寇中原何等功力，適時把握住此一良機，一掌如出洞猛虎，直拍而前！

寇中原一掌才出，掌緣勁風之强，居然引起一聲銳響，眼看勁風轉眼已然襲至，孫抱軒前後受敵勢難倖免，那俞劍峯目睹此景，顧不得大敵當前，飛快一個斜身，一袖拂向寇中原全身十二大穴，口道：

「撤掌！」

寇中原一招本將得手，却料不到俞劍峯會自旁突襲，他一愣之下，穴道已爲人隱隱罩住，當下迫得只有撤掌讓身以自保。

俞劍峯方解了孫抱軒一危，那棋盤老怪却突然一聲不響的發了一掌，反陷自己於險境。

俞劍峯知道自己遲了一步，欲回身應戰已是不及，他無可選擇，只有一咬牙，將全身內力聚集在背上，硬接了這一掌！

一震過後，俞劍峯只覺全身骨骼有如被震裂開來，「哇」地咯出一口熱血。

他猛呼一口氣，强將翻騰的氣血按下去，他明白對方一掌得手，必不會就此罷手，若自己再中第二掌，那麼一切便要完了，於是他勉力一個轉身，雙掌一道推了出去。

那棋盤老怪不料俞劍峯應變如此之快，在受傷之下猶能恃强出擊，他一時大意，便已失去致敵於死的良機，只有移身讓過。

那邊孫抱軒又已與寇中原對折了十數招，一臉焦急問道：「小兄弟，你沒事麼？」

俞劍峯搖搖頭，他一淩雙目，晶瞳中射出凜然的光芒，向着棋盤老怪道：「老怪，咱們再打下去！」

他雙手當胸而竪，身子立在原地，靜等棋盤老怪出招。

那右前方的寇中原喝道：「師弟！遲恐生變，速戰速決！」

陸三思應了一聲，身子一閃，欺近俞劍峯身側，然後發出了第二次突襲。

俞劍峯暗自感到這紅袍人的第二徒弟，委實有一身無法深測的功力，但目下他已不暇考慮太多，只有以硬碰硬。

陸三思打了個手勢，立於一旁的僕人白石也加入了戰圈，這一下便成了以四敵二的混戰局面，只要稍有疏忽，俞劍峯與孫抱軒便被迫得手忙脚亂，險象叢生。

俞劍峯傾全力應戰，大喝道：「孫前輩，咱們衝出去！」

他身子平掠，來到了棋盤老怪近前，上半身倏地一弓，整件長衫有若灌滿了空氣呼地鼓漲起來。

這一刻他已施出了西域絕學「伽藍七式」，但見他左掌竪立如刀，「呼」地朝棋盤老怪切了下去！

棋盤老怪蹬步後退，俞劍峯就要衝出，那寇中原大叫道：「師弟！還不發動機關埋伏！」

俞劍峯心頭重重一震，身形不覺一滯。

那陸三思仰首長嘯一聲，俞劍峯知道他是在發動埋伏的暗號了。

詎料嘯聲過後，却久久不見反應，俞劍峯正感困惑，那棋盤老怪也是神色微變，接二連三又長嘯了數聲。

嘯罷，還是沒有甚麼動靜，陸三思駭然問道：「師兄，是……是怎麼回事？」

寇中原道：「這就得問你自己了，方才你不是說了一切都佈置妥當了？」

陸三思想了一下，朝那僕人道：「白石，你去密室那邊瞧瞧情形如何？」

那僕人白石諾應一聲，方欲舉步，這一忽，廊道前面陡地傳來一聲冰冷的語聲：「不用去了！」

諸人聞聲俱爲之一驚，俞劍峯的訝異尤有甚之，他只覺這語聲熟悉異常，一個人名在腦中呼之欲出。

語聲方落，廊道前面轉角處人影一閃，一條紅影如飛馳至！

俞劍峯一瞥那奔馳隱隱透出險惡意味的紅影，不禁倒吸了一口寒氣，暗叫了聲「苦也」，心道：「怎的他也到此地來了？這一來脫身的希望簡直是微乎其微了。」

諸人眼前一花，那紅影已來到近前，冷冷道：「那些機關埋伏，已給老夫挑了！」

俞劍峯聞言一愣，那陸三思失聲道：「俞一棋，是你？」

那紅影沉聲道：「陸三思竟敢用這種口氣對老夫說話？」

那紅袍人正是俞一棋，他環目一瞥，掃過俞劍峯與棋盤老怪諸人臉上，却沒有說話。

俞劍峯抬眼打量，與俞一棋身着一襲紅袍，面色森寒，模樣外表仍然一如往昔。

那寇中原踏前一步，抱拳道：「俞老別來無恙？」

俞一棋冷哼一聲，道：「老夫若有恙，爾等不是更高興了。」

寇中原道：「俞老好說了。」

俞一棋道：「少在老夫面前來這一套！當日你們師徒三人施計暗算老夫，將老夫禁錮在石棺之內，老夫……」說到這裡，他忽然想到這乃是大爲失面子之事，遂乾咳一聲，住聲不語。

寇中原不動聲色，道：「你老能自天山金玉石與百煉混鋼所鑄的石棺裡脫身，誠是可喜可賀，可喜可賀。」

俞一棋道：「爾等大概做夢也想不到貓兒茫那股隱秘的化石泉吧？嘿嘿，金石混鋼又豈能奈我何？」

俞劍峯只道他們是豺狼相結，此刻却見他們言語中針鋒相對，生似有何仇大恨，不禁暗暗納罕。

寇中原道：「前輩此來爲何？」

俞一棋道：「老夫來意還用說明？當今還能容得兩個姓俞的並存於世麼？」

寇中原道：「俞老有這種想法，就令人不勝扼腕了，其實家師倒十分願意與你老盡棄前嫌，再合作進行……」

兪一棋冷笑打斷道：「寇中原，你想老夫還會上這個當麼？老夫的眼裡連一粒沙子也容不進去！」

陸三思再也忍不住，插口道：「兪老頭！家師手下紅花四魔死在你手，咱們都還未追究，今日你竟又來破壞咱們大事，這樑子你是扛定了！」

兪一棋冷冷道：「就是這一句話麼？」

一旁的棋盤老怪叫道：「兪一棋，這兩個後生說得不錯，你還是識時務些，休得來管此間閒事。」

兪一棋道：「多日不見，老怪你竟落得爲人做幫傭，老夫好生不解。」

棋盤老怪面上一熱，道：「你說笑了，昔日兪一棋與溫三老友及咱們老怪三人以利害相交，目下你既失去百毒教主之位……」

他一言至此忽有所警覺，遂止口不言。

兪劍峯却是聽得一清二楚，心念一動，忖道：「兪一棋不再是百毒教主？難道這中間還有甚麼內幕情由？……」

兪一棋道：「老怪你不用多說，老夫今日是管定這事了！」

那陸三思哂道：「就憑兪老兒你一個人？」

兪一棋道：「老夫帶了五名心腹死士在外，已分別將爾等之機關埋伏盡挑無遺，爾等還待怎地？」

寇中原與陸三思神色齊地一變，寇中原俯首想了一下，說道：「如此說來，兪老你是決定一意孤行了？」

兪一棋道：「是又怎樣？」

寇中原面色陰晴不定，良久始道：「兪老，今日咱們忍下這一口氣以顧全大體，異日……」

他本想交待幾句場面話，但說到這裡再也說不下去，向陸三思、棋盤老怪及那僕人白石一個招呼，四人相繼掉頭朝廊頭後退去了，不一刻便人影俱杳。

兪一棋待得他們四人走遠，這才回過頭來，掃了孫抱軒一眼，最後視線落在兪劍峯身上？

兪劍峯心中已有七八分，表面上裝成若無其事，兩人面對默默而視。

終於，兪一棋開口了，道：「小子！老夫走到那裡，總是碰到你啊！」

兪劍峯道：「兪某也有同感。」

兪一棋道：「老夫與姓兪的那廝內鬨，想不到反倒令小子你佔了便宜。」

兪劍峯一字字道：「兪某却不領這個情！」

兪一棋雙眼一翻，道：「誰要你領情？小子可知你在老夫心目中，縱非頭號也是第二號的不世大敵？老夫是早已立下了除你之心了……」

他一掌徐徐抬起，就要拍下，兪劍峯道：「咱們要拚就拚吧！」

他眞氣暗凝，準備接受對方的出擊。

兪一棋眼珠轉了轉，忽又改變主意，單掌下垂，狠狠地道：「老夫今日有事在身，反正你那一命是遲早自老夫之手而絕……」

兪劍峯打個哈哈道：「甚麼時候你有把握穩取兪某之命，甚麼時候你就來取吧！」

兪一棋道：「很好，小子你可不要在老夫預備取你性命之前遭到橫死。」

兪劍峯聳聳肩，道：「這個你請放心，兪某自會善自保重。」

兪一棋冷冷一笑，再不多話，身子一擰，朝那廊道前方掠去，到轉角處一個轉彎，便消失不見了。

孫抱軒目送兪一棋的背影消失，方始回首朝兪劍峯道：「這紅袍人就是名震天下的百毒教主？」

兪劍峯道：「從前的，但方才聽他們口氣，百毒教大概是已易主了。」

孫抱軒微喟道：「老朽隱居江湖，多年不問世事，看來武林中陰謀混亂是較前更甚了……」

他說着，忽然想起一事，復道：「小兄弟適才仗義替老朽解圍，致累自己受了一掌，不知傷勢如何？」

兪劍峯搖頭道：「刻前小可乘他們談話之際，已暗自運氣調息，想來已不礙事。」

孫抱軒道：「如此老夫就放心了。」

他轉首瞥了內室橫陳的屍體一眼，歎息道：「不想承天居數十年基業，竟落得如此下場。」

兪劍峯也爲之惻然，良久道：「咱們如何處理這些屍體？」

孫抱軒道：「據老朽所知，這廊道末頭有一天井曠地，有煩小哥兒幫老朽將他們埋了。」

兪劍峯應了一聲，二人遂合力將屍體移到天井，用金刀挖成十數的長坑，在月下一一埋葬了。

葬罷，孫抱軒抬頭望天上一抹冷月，低聲道：「三匠家人盡遭害死，老朽面對元凶當前，却是無能爲力，誠愧爲人友……」

兪劍峯道：「孫前輩勿自咎過甚，安今形勢不許，且留待他日謀……」

孫抱軒道：「三匠既猶健在，小哥兒你可知被禁錮於何處？」

兪劍峯沉吟道：「那地名小可亦知之不詳，只知這是位於橫山附近一處極爲荒僻隱僻的石谷內……」

孫抱軒道：「爲今之計，老夫只有趕往那石谷，設法先救出三匠再作打算。」

兪劍峯沉思一下，道：「小可理應與前輩同往，但崑崙之劫就迫在眉睫，只有先行西去，俟此事一了，當立刻趕到那石谷與前輩會合，想來在崑崙戰事未了之前，三匠之性命仍然無虞……」

孫抱軒點點頭，道了聲「再見」，便要離開，行不數步忽又折身道：「老朽還有一事相詢——」

兪劍峯道：「前輩請問——」

孫抱軒欲言又止道：「小哥兒曾……曾說過，你此行是身受三匠之託，送一物件至承天居？」

兪劍峯「哦」了一聲，伸手入袋取出一個黑色木匣，說道：「這木匣便是，承天居逢此大變，小可也不知該送與誰了？」

孫抱軒道：「不知匣中所裝之物爲何？」

兪劍峯搖搖頭道：「小可未嘗將木匣打開……」

孫抱軒道：「小哥兒可否借老朽一

觀？」

兪劍峯將木匣遞送過去，孫抱軒一手接過，貼耳在匣上聽了一會，又用指甲在木匣六面各彈了三下，那匣蓋陡地自動跳起。

兪劍峯嚇了一跳，孫抱軒笑道：「老朽與三匠相處日久，耳目渲染。機關之學還懂得一些，若換了旁人就無法輕易打開這匣蓋。」

兪劍峯暗讚道：「祇一個小小木匣，便設計得如此精細，那三匠機關浮雕之巧奪天工，是毋庸待言了……」

孫抱軒伸出食中二指入匣，掏了一陣，然後徐徐的伸了出來——

兪劍峯雙目一瞬也不瞬的望去，只見孫抱軒兩指間夾着一隻凸凹不平，狀甚小巧，色呈漆黑的銅製鎖鑰！

他回過頭去一瞧，見那小巧鎖鑰上花紋滿佈，狀殊怪特，其上鐫着四個篆體小字：「浮雲之鑰。」

孫抱軒喃喃道：「浮雲之鑰……什麼是浮雲之鑰？」

兪劍峯也有如墜入五里迷霧中，忖道：……「三匠在救我出石谷前，曾諄諄囑我務必將木匣送至承天居，此木匣之重要不問可知，想不到木匣內居然只有一隻小鑰，不知它代表着什麼意思？」

孫抱軒道：「老朽也不明白，這玩意到底作何用途？唔，承天居既無人可受這信件，就交與小兄弟你暫爲保管便了。」

兪劍峯點首應允，遂接過那「浮雲之鑰」置入袋中，兩人相偕步出承天居，分道而別。

＊　＊　＊

月明當空，岑少風走過一片荒遼崎嶇的山路，身形快得有如一縷輕煙，前面不遠處有星火點點，點綴在夜空中，他知道山路走完將會是一處小鎮了。

將荒路拋在後面，岑少風已踏進小鎮，步過幾條街道，迎面忽然有三個醉漢蹣跚的走了過來，口中低哼着小調：「更闌月斜人不睡，厭穠鈍滯迎新暉，小兒呼叫走長街，云有痴呆召人買……」

哼到這裡，右邊一人藉着醉意引吭叫道：「賣痴呆呵——賣痴呆呵……哈哈……」

左邊一人大笑了一陣，接下去哼道：「二物於人誰獨無？就中吳儂仍有餘。巷南巷北賣不得，相逢大笑相揶揄……」

那三名漢子邊唱邊走上前來，還未到岑少風面前，已是酒氣醺人。岑少風微一皺眉，閃身而過。右邊的漢子瞟了岑少風一眼，續哼道：「老翁就坐垂簾下，獨要買添令問價——」

他哼聲一頓，三名漢子同聲喝道：「兒云：『翁買不須錢，賒你痴呆一百年！』哈哈……好個『賒你痴呆一百年』……」

三人唱罷，相對撫掌大笑。

岑少風本已挨身而過，聞唱好奇心動，復回頭攔住那三名漢子，說道：「三位沿街叫賣痴呆，區區倒想買它一買，請問價錢若干？」

三名醉漢面面相覷，未幾，陡然暴笑起來，其中一人道：「老兄，你找錯人了！」

岑少風一愕，道：「什麼？三位所哼的調調兒不是……」

右邊的醉漢醉態可掬，打斷道：「賣痴呆的童子在前邊街角的酒店裡，咱們唱的調調兒便是從他那裡學到的。」

岑少風道了聲「多謝」，舉步向前走去，那左邊的醉漢在後頭大叫道：「老兄！你不是眞要買痴呆吧？」

右邊的醉漢道：「咱瞧這位老兄八成是喝醉了，痴呆還有什麼買頭？哈哈……」

岑少風啼笑皆非，也沒理會他們，逕自邁步走了。

來到街頭轉角處忽見前面一家酒舖人聲鼎沸，正有人高聲爭執，岑少風上前欲看個究竟，却被人羣擋住，只聽一道粗啞的嗓子道：「什麼痴呆不痴呆，本來王大虎已夠痴夠呆了，還要買你這痴呆幹麼？」

那一道尖高的童音道：「惟有痴人買痴呆，這還不是天經地義的事……」

那粗啞的嗓子道：「老子不買偏不買！」

那尖高的童音道：「小子要賣偏要賣！」

岑少風自人叢中擠入，却見一個粗大魁梧的漢子正和一名稚齡童子爭吵不休。

只聽那童子道：「不買也由不得你，這痴呆今日是賣定與你了。」

那大漢王老虎漲紅了臉，道：「小子你是故意放橫來的麼？他媽的你再鬧下去，若把老子的酒興岔跑了，俺王老虎可顧不得恃大欺小之名，也得動手將你收拾一頓了……」

那王老虎是天生一付大嗓門兒，這一吼，便將兩腮的捲毛鬍子吼得亂抖不止。

那童子放低了聲音道：「好！好！這痴呆就便宜些，三杯水酒賣與你了，這下你該買了吧？」

王老虎道：「三杯水酒？小子你這是要以小吃大了，俺王老虎身上祇賸餘得十幾個銅板，自己買酒都不夠了，那還有賸餘……」

那童子道：「你少喝……」

話猶未完，那王老虎不耐打斷道：「還有什麼事夾纏不休？去你的——」

他大怒之下，揚起一拳便呼地朝稚齡童子頭上劈去！

那王大虎體孿如虎，加之一掌去勢又重又疾，那童子若讓他劈上，怕不腦碎骨折才怪，周遭圍觀衆人，都忍不住驚呼出聲。

岑少風在一旁見狀，心道：若這一下怕要鬧出人命來了，當下再也顧不得身在羣衆之前，足步一縱，欺到兩人面前，一手往王大虎臂上拂去，口道：「快收掌！」

那王老虎一掌已劈至離童子頭上不過數吋，驀覺一股暗勁斜拂而至，他掌勢一窒，覺有被蜂螫咬了一口，痛澈心扉。

他猛地一縮，還未瞧清是怎麼一回事，便開口罵將出來：「格老子的！」

岑少風定身道：「爲了這芝麻小事，你便要鬧出人命麼？」

圍觀衆人見岑少風身手矯捷，那王大虎雖是既孿又粗，但只聽他「哎呀」一聲，便已知他吃了暗虧，不禁都暗暗吃驚，有

幾個怕事之徒已悄悄溜走。

那王大虎抬眼見岑少風有如一尊天神，凜然立在自己面前，他一時心虛只罵得一句，唇皮動了動，便再也吶吶不能出口。

岑少風緩緩轉過身子，望了那童子一眼，忖道：「這童子定是酷嘗杯中之物，一時酒饞，才想到賣什麼痴呆以換酒，童心如此，倒也無可厚非……」

一念及此，道：「這位小弟，你那痴呆就賣與我如何？」

那童子小目一翻，道：「痴呆轉賣與你自無不可，但却要賣十五杯水酒，外加一隻板鴨了。」

旁人見那稚齡童子得寸進尺，俱不覺暗暗不平，憤形於色，那王大虎嚷道：「嗨！敢情這孩子是失心瘋子，你千萬不要着了他的道兒……」

岑少風微微一笑，揮手吩咐堂倌將板鴨和酒送上來，那童子大剌剌地落座，擎起一杯酒飲了一口，道：「這酒太淡了，我豈是喝得這淡酒的麼？」

他小手一晃，便將滿杯之酒潑在地上。

岑少風仍是滿面笑容，將桌上第二杯酒擎起一嘗，搖頭道：「不錯，的確是淡了些。」

他於是又呼喚堂倌換酒，那堂倌陪着笑臉道：「敝店是藏有陳年老酒，但價錢可要貴上一倍了。」

童子聽說有陳年珍品，眼睛不禁亮了一下，連呼道：「快送上！快送上！」

那堂倌轉眼望望岑少風，岑少風點點頭，堂倌儘自入內取酒去。

旁觀衆人見那童子一再得寸進尺，岑少風却是有求必應，只道這大漢也是個大痴呆，不禁紛紛竊笑。

一會兒，堂倌取出一罎老酒，倒了一杯，那童子舉杯一飲而盡，舐了舐嘴唇，連呼「好酒」不已。

正在這時，岑少風忽然發覺酒鋪內右側角落，有一對熟悉的目光正對他注視着，他下意識轉首望去，四目交視，那人對他招了招手。

岑少風望着那人蒼勁的面孔，心道：「武林七奇的老五禿鷹方亘竟也在這兒，這眞是無巧不巧了……」

岑少風步將過去，朝方亘拱了拱手，說道：「方兄別來可好？」

禿鷹方亘還以一禮，道：「託福。」

岑少風想到自己昔日代表趙鳳豪，往赴七奇之死約，原以不作生還之打算，不想後來那「陸其昌」用毒，反激起雙方敵愾之心，至是爾後岑少風遂與七奇由敵而友，化解了自趙鳳豪以來的不解之寃。

禿鷹方亘攤開一張椅子，示意岑少風坐下，兩人先行客套了一番，最後方亘瞥了在桌上大飲大吃的童子一眼，低聲問道：「岑老弟可知這童子是誰？」

岑少風淡然道：「還不是個稚氣未脫，異想天開的孩童。」

禿鷹方亘搖首道：「老弟你看走眼了，我適才見你應付那童子有如斯耐心，還以為你已猜知他的身份呢……」

岑少風愕道：「怎麼？方兄可瞧出什麼端倪來了？」

禿鷹方亘躊躇一下，沉聲道：「方某如猜得不錯，這孩童想必就是痴呆童子了！」

岑少風想了一想，搖頭道：「痴呆童子？沒聽說過啊。」

禿鷹方亘道：「岑老弟總聽說過青牛童子之名了？」

岑少風心子重重一震，脫口低聲道：「你說——你是說那功參造化，在傳說中已成了神仙一般的神秘人物，與大禪宗及桑乾獅王齊名的青牛童子？」

禿鷹方亘頷首道：「天下無人能知青牛童子之來歷，至於這痴呆童子與青牛童子淵源之深，我也是由道聽途說得知。」

岑少風面色一變，這會子，那童子已在那桌上呼道：「喂喂，買痴呆的人兒，你不過來相陪，難道要我一人獨喝悶酒？」

禿鷹方亘朝岑少風使了眼色，岑少風遂離座而起，來到童子這一桌，陪他喝起酒來。

那童子幾杯老酒下肚，又舞手劃脚的哼起來：「更闌月斜人不睡，厭穠鈍滯迎新暉。小兒呼叫走長街，云有痴呆召人買。二物於人誰獨無……」

這正是岑少風在街上聽到醉漢所唱的那首小調，此刻由童音唱出來，却是另有一番風味。

這會子，酒鋪門口施施然的步進二人，岑少風抬眼一望，見右邊的是一個年約五旬的老嫗，手上提着一隻琵琶，左邊的却是一個黃衫少女。

老嫗與少女朝酒鋪內望上一眼，便直朝岑少風這桌面行來，黃衫少女斂衽朝岑少風一福，羞答答地道：「這位爺台，可要點一隻曲兒？」

她說着，秀目一瞥，正與岑少風的視線遇上，一時之間，兩人都被對方那超凡的秀氣風姿攝住了。

岑少風唇皮微動，吶吶不能語，一旁的童子撫掌笑道：「佳人當前，正該聽隻曲兒助興，好姑娘，妳就隨意唱一曲拿手的……」

那老嫗將琴置在案上，十指一撥，叮叮聲起，偌大酒鋪裡，數十名喧嘩的酒客，霎時間都被這一聲初起的琴聲懾服了，變得鴉雀無聲。

黃衫少女就隨着琴聲，風搖垂柳似的扭動柔柔的小蠻腰，踏着細碎的花步兒，低低的唱將起來：「呀……呀……飛過……蓼花汀……

琴聲錚錚的響着，黃衫少女踏着一對繡着鴛鴦的小紅鞋，音調逐漸轉高：「孤雁兒……離不了鳳凰城，畫簷間……鐵馬響丁丁，中御榻……冷清清，寒波波，更蕭蕭落雨聲……獨暗……長……門靜……」

唱完這一段，琴音一頓，寂靜了片刻，舖內酒客這才如夢初醒，轟然擊掌叫起好來。

那老嫗手捧一個小盤，送到岑少風面前，道：「爺台請看着賞賜。」

岑少風會意過來，順手掏出幾張銀票放入盤中，老嫗道了聲「謝」，移步到另一桌去。

岑少風不期一偏首，發現黃衫女郎那

泛如秋水的美目正投視在自己身上，他臉上微熱，有禮貌的立起身來，說道：「姑娘唱做俱佳，區區欽佩得緊。」

黃衫少女臉上一紅，細退了兩步，低聲道：「有謝謬讚……」

這刻那老嫗已捧着一整盤的銀票銅板回來，黃衫少女接着又朝衆人一福，兩人轉身而行。她倆方到酒門口，突地遠方傳來一陣狼嗥，聲音淒厲萬分，兩人的足步因之微滯。

酒鋪中諸人面色齊地一變，那狼嗥之聲愈近愈厲，忽然一道比夜梟悲叫還要難聽的聲音響起：「趙——鳳——豪——趙——鳳——豪——」

衆人只聽得毛髮倒豎，全身肌肉都起了雞皮疙瘩。

那淒厲的聲音來得近了，不時夾着野獸的嗥叫：「趙……鳳……豪……趙……鳳……豪……」

岑少風神色一變，霍地立起喝道：「什麼人在呼喚家主人的姓名？」

岑少風喝聲方落，一條黑影已有如鬼魅般地出現在酒舖門前——

燈光下只有那「人」身高丈餘，體格甚是彪大，面上凶光閃閃，兩眼深凹，嘴唇乾枯，全身上下長滿了長毛，面上覆着一層濛濛藍光，模樣怪特已極。

岑少風強自捺下一顆忐忑之心，衝着那「人」道：「適才在外頭呼嚷的可是閣下？」

那「人」不應，眼珠骨碌一轉，驀地撲在地上，用鼻子連臭不止，酒舖內登時變成一片凌亂可怖的氣氛！

岑少風皺了皺眉，復道：「岑某問你，方才可是閣下在舖外呼喚趙老爺子的姓名？」

那「人」目一凝，道：「老夫替趙鳳豪招魂，與你這小子何關？」

岑少風道：「誰說無關？」

那人一愕道：「趙老爺子正是岑某主人！」

這句話一說出來，立在門側的老嫗與黃衫少女兩人面色倏變，旋即又恢復正常。

那人聞言，霍地自地上躍起，呼道：「趙鳳豪！你是趙鳳豪的弟子？」

岑少風道：「不，岑某只是趙家的傭人。」

那人狂呼道：「好！好！找不到趙鳳豪，卻找到他的傭人，你說，趙鳳豪如今又縮着脖子躲在何處？」

岑少風道：「家主人何嘗躲避過誰？」

那人道：「老夫此番重出湖海，他若不是聞風遁避，老夫怎會走盡大江南北遍尋不着呢？」

岑少風道：「岑某爲傭趙家多年，並未聽過有什麼人能令趙老爺子心寒遁避的，閣下未免太自負了。」

那人道：「小子，你是趙門之人，老夫原欲一掌將你打殺，但目下你既然這麼一說……」

岑少風打斷道：「是不是岑某這句話令閣下改變了主意？」

那人道：「你既然說出這話，老夫就不能讓你那麼痛快死去了……」

他陰沉沉地踏前一步，一掌徐徐抬起，岑少風凝聚眞氣，暗暗戒備，神色却平淡如故。

那人見岑少風似毫無懼意，不禁怔了一怔，道：「小子你可知道老夫是誰？」

岑少風道：「正要請教。」

那人嘿嘿笑道：「說出來會嚇得你屎尿直流——老夫居於血巖，人稱青狼！」

岑少風其實早已自對方形態猜知便是聲名赫赫的血巖青狼，是以聞言並不如何吃驚，當下故意「哦」了一聲，道：「血巖青狼？血巖青狼？據岑某所知，昔年趙老爺子在陰山，曾一掌將一個，叫血巖青狼的擊得屎尿直流，望風逃遁，不知彼青狼可就是此青狼？」

那血巖青狼，暴跳如雷道：「好小子，你是死定了！」

他怒嚎一聲，一掌僵直不彎，對着岑少風直撲過去。

岑少風早有戒備，血巖青狼一掌才發，他猛可拗步斜身，雙手盤繞而出，將對方一掌封回。

那血巖青狼厲嚎連聲，雙掌猛地一挫，一道尖嘯之聲揚起，周遭的氣流像在一時之下被撕裂了。

尖嘯聲中，岑少風只覺一股陰風寒氣當胸襲到，他不明虛實，不敢魯莽硬碰，身子一弓往左右躍出，掌風呼地自他脅下飛掠而過。

血巖青狼低吟一聲，單掌張開如爪，虛空向對方抓去。

他單爪猶未抓到，五指指尖已自透出喲喲陰風，罩住岑少風全身。

岑少風暗暗吃驚，心知青狼施出的這一手乃是內家陰力最陰狠的陰魂爪，他雙掌一合，平伸而出，堪堪將那遙擊過來的陰風遏住。

但就在這一霎間，一件令人難以想像之事陡然發生，那血巖青狼五指猛地一張一彈，居然同時發出了五道陰寒之氣，同時一股極端古怪的暗勁迴轉繞至岑少風身後，岑少風只覺身形一滯，竟有不能動彈的趨勢。

他這一驚，簡直非同小可，那五股陰風在空中化成一半弧狀，幅廣起碼也有三丈方圓，這等距離下，任是大羅神仙也無法躲得開了！

眼看那陰風堪堪及身，岑少風雙目圓睜，心中一片迷亂，急切間他本能地將上身一挺，右手駢指如刀，一節一節斫出。

但見他手腕節節顫動，勢如潛蛟出壑，每斫一下便化去一道陰風，到了他斫出第五下，那五路陰風已悉數被化解了去！

血巖青狼面色一連變化了好幾次，厲聲道：「趙門五節刀！你敢說你只是趙家的傭人嗎？」

岑少風渡過險境，冷汗淌落下來，他定了定神道：「不錯岑某只是區區一個傭人！」

此刻，那立於門側的老嫗神色，劇烈的變了一下，望了身旁的黃衫少女一眼，唇角一動，却沒說出什麼。

血巖青狼道：「嘿嘿！老夫倒要試試，十年不見，趙鳳豪調敎出怎麼一個傭人？」

他一邊說一邊不住狂呼作態，舖內諸人只覺一陣腥氣撲鼻，聞之幾乎欲嘔。

岑少風道：「閣下要如何試法？」

血巖青狼厲聲道：「趙家傭人！你再接住這一掌！」

語猶未盡，那血巖青狼已然發動了攻擊，他左掌一揮，斜斜劈了出去，岑少風蹬步後退，刹時已退出七八步之遙，血巖青狼有若附骨之蛆，疾隨而上，內力猛吐。

他內力方吐，驀地身後一聲急嘯，一股勁風有似利刀，破空襲至，那岑少風已改只守不攻之局，竟在這倏忽之間自左方斜抄到對方身後，爭取主動，擊出一掌。

血巖青狼頭也不回，聽風辨位已知敵手這一擊之方位，他右手往後翻起，同時左手一拂，指向岑少風全身十二大穴！

他這一下以攻對攻，身子始終未曾回轉，仍然以背相向，而且辨位拂穴，竟是毫釐不差。

岑少風心頭一寒，暗道這血巖青狼十年重出尋讎，一身功夫果然非比尋常，當下再也顧不得攻敵，但求自保，整個身子急傾而右，對方左手拂空，同一時間，他再次一掌封出。

「啦」地一響，兩股內力在空中一觸，岑少風的身子，本已傾斜，遂趁勢向後閃退，拿樁站穩，反顧對方，身子又是一陣搖晃。

血巖青狼霍地回過身子，揚目望了望岑少風，一揮掌，一股狂飇突發而出。

岑少風抖擻精神，避開對方先頭銳氣，身子往橫裏一撥，左跨三步，忽然碰到一張椅子，足步一陣蹌踉，上身重心驟失。

血巖青狼飛步掠前，掌變五指，猛拏岑少風手肘。

岑少風身經百戰，應敵之機敏程度較對方不遑多讓，只見他左足向後跨了半步，右手一甩，一股迴旋之力應勢而生，整個上半身就借這一股力道貼地盤旋了五大圈……

霎時一陣銳響亮起，血巖青狼倏地變拏爲拍，一口氣拍出十五掌，一掌辣似一掌。

岑少風身子半屈，愈旋愈疾，對方那勢可裂石的霹靂十五掌竟爲他那身體所生的旋勁遏住。

血巖青狼呆了一呆，手底下一緩，岑少風虎地直身躍起，兩人面對面，相互凝望着。

就在此刻，鋪內一角突然響起了一道沉濁的語聲：「趙門有後矣……趙門有後矣……」

岑少風與血巖青狼不約同轉首回顧，却見說話的竟是那一直立在旁側觀戰的老嫗。

那老嫗一手提琴，偕同黃衫少女緩步而上，在五步之外駐足。

血巖青狼一對狼目往老嫗瞟上一眼，叫道：「老太婆妳是活得不耐煩了，居然敢在老夫面前饒舌！」

老嫗不應，偏首朝黃衫少女道：「苓兒，妳說這血巖青狼比之趙鳳豪如何？」

黃衫少女道：「尺澤之魚，豈能與量江海之大。」

老嫗又道：「趙鳳豪以之比爲母呢？」

黃衫少女應道：「趙門武學似秋江垂練，至於母親……那是浩瀚若海，橫無際涯了！」

老嫗點了一下頭，道：「依此道來，眼前這血巖青狼是遠非爲母之敵了？」

黃衫少女頷首道：「確是如此！」

這一老一少一搭一唱，使鋪內諸人俱爲之側目，岑少風也大大的怔了一怔，他心中思潮百轉，却始終猜不透這以賣唱爲生的母女倆，到底是何來路！

血巖青狼怒極咆哮道：「糟老太婆，妳不知所云，胡言一通，敢是發失心瘋了！」

老嫗冷冷道：「老身正常得很，倒是青狼你困居血巖十年，狼瘋是愈昭彰顯著！」

一旁的黃衫少女「噗嗤」一聲，急忙以手掩口，那岑少風聞言，幾乎也忍不住失笑出聲。

血巖青狼連聲怪叫道：「老夫多日未曾殺人，正覺手癢不過，糟老太，妳今日是註定要做老夫手下的芻狗了！」

他一伸掌，便往老嫗身上襲去。

只聽得呼一聲怪響，那老嫗一挫身形，單手微沉，五指在弦上一撥，「叮」的琴音亮起。

琴音初起，琴弦隨之顫動不已，竟然彈出一股暗勁，血巖青狼一呆之下，猛然一撤單掌，身形有如鬼魅般旋到老嫗身後對準老嫗背宮一印而下。

那老嫗後背受敵，右足向後一跨，上身微仰，同時借右足一跨之力，全身一個旋轉，緊接着手中木琴一撞，撞向對方前胸大穴。

她這跨步，旋身、攻敵，一氣呵成，幾乎是在同一瞬間內完成，那血巖青狼一掌去勢何止掣電，竟較老嫗猶慢了半分，而且對方那木琴一撞之勢，又迫得他不得不倒身後退。

岑少風在旁直瞧得心驚不已，情不自禁在心中狂呼道：「我知道她是誰了！我知道她是誰了！」

血巖青狼一擊無效，滿露驚異之色，鬼叫一聲，全身骨節格格作響，變掌緩緩抬起，掌心黑色盈盈欲滴！

同一忽間，一股腐臭敗壞的味道瀰漫鋪內，岑少風低呼道：「狼牙血功！」

血巖青狼仍不住嘶聲號啕，眼睛露出陰慘慘的光芒，令人不由爲之發毛！

他全身一陣搖晃，「骨碌碌」暴響一聲，眼看就要朝老嫗發出「狼牙血功」，旁側的岑少風不禁爲老嫗揑了一把冷汗。

血巖青狼一掌方自舉起，酒鋪內倏地揚起一道尖高的童音：「更闌夜斜人不睡，狠哭鬼叫醒似醉。小兒呼叫酒鋪中，云有痴呆召人買……」

血巖青狼聞聲掌勢一滯，轉目望去，見店角內一名稚齡童子自座上立起，搖搖晃晃往這邊走來。

那童子來到近前，已是酒氣醺人，他搖着一顆小腦袋，衝着血巖青狼細聲細氣說道：「這位可是叫什麼青狼紅狠的？我這痴呆從來祇賣與人，未嘗賣與狠，敢問這位狠兄可要光顧光顧？」

血巖青狼大口一張，猶未說話，那童子復道：「今天賣痴呆可不接受賒賬，但却可算便宜些，也不要你的酒水，祇

要……祇要……」

他說着，頓了一頓道：「祇要你拔下兩顆狠牙就夠了！」

血巖青狠寒着臉兒道：「是誰指使你前來裝瘋賣傻？」

那童子笑嘻嘻道：「狠兄你若那麼小家子氣，捨不得兩顆狠牙買痴呆便罷了，可不要信口出言遮搪。」

言罷，信手自旁邊桌子拿起一隻酒壺，一手持杯，倒了一滿滿整杯，大口酒往口中直灌。

血巖青狠大恚道：「好個不知天高地厚的童子，你這是禍由自招，老夫率性就連你，一併成全了！」

他獰嚎一聲，口中青沫橫飛，面上滿佈烏紋，寒意逼人，這血巖青狠已發出了無堅不催的「狠牙血功」！

那童子仍然慢條斯理的舉酒杯喝酒。

岑少風在後睹狀，大聲喊道：「快退開！那是狠牙血功！」

喊聲甫落，却見那童子小口微張，驀地噴出一口水酒，水酒在空中居然形成一片幕形霧網。

颷風與霧網一觸，自中激起一道圓柱，一忽兒，有若金粉飛撒，往血巖青狠立身之地呼轟而落，一時蔚爲大觀。

轟然一震後，血巖青狠全然不退，忽地騰空躍起，自酒霧中穿飛而出，一掌直劈而下。

那童子尖聲喊道：「有話好說……有話好說……」

他倒步後退，突然足步一陣跟蹌，仰身跌翻一大跤，手持的酒杯「噹」地跌落於地。

就在童子身軀跌翻之際，小脚順勢一滑，竟無巧不巧的把摔在地上的那隻酒杯勾了起來，「呼」一響，有若飛矢一般斜射而上。

那血巖青狠一掌本已劈下，陡見那隻酒杯由下迎面射至，他微噫一聲，迫得撤掌擰身避開。

酒杯「虎」地自血巖青狠耳旁飛掠而過，「拍」一響，那小小酒杯竟然連底帶口沒入屋頂横樑之中，杯口與樑面一般高低，足足沒入五寸有餘。

旁側的岑少風險些失聲而呼，那横樑是由堅木製成，杯底不尖不銳，居然被人如此輕鬆的迫入樑中，方才他跌身勾杯猶可說是巧合，但這等沒杯入樑，出神入化的內力，又該如何解釋！

血巖青狠面色霍變，道：「娃……娃兒，你到底是何許人物？」

口上說着，心中却暗暗打鼓：「今夜局面可眞是透着邪門，先是碰到一個自稱趙家之傭人，武功高得出奇，再次又有一個老嫗無故出面挑釁，功力之高，似猶在趙家傭人之上，目下這……這稚齡娃兒所露的一手，更是令人莫名其妙……我老狠此番出山，所碰到的霉氣，是夠多了……」

不說血巖青狠心驚，就是旁觀諸人見狀，也不禁駭然，那青狠「狠牙血功」之險狠早已名傳遐邇，當者幾無倖免，想不到方才却是一擊罔効，諸人都隱隱覺得眼前這童子來歷，是頗值得玩味了。

只聞那童子淡淡道：「左一句娃兒，我這娃兒何幸，竟勞狠兄你不恥下問……」

血巖青狠乾咳一聲，道：「老夫聽說過有這麼一個人，不知……」

那童子道：「狠兄是說那一個人？」

血巖青狠嗓子一沉，一字一字道：「青……牛……童……子……」

從血巖青狠口中說出的這四個字眞是擲地有聲，霎時，酒舖內諸人心中俱爲之大震，視線齊齊集在那童子身上。

童子搓搓小手，若無其事笑道：「這一扯，是扯到十萬八千里去了。」

血巖青狠面色稍霽，道：「那青牛童子眞是與你毫無所涉？」

童子道：「他是他，我是我，正如狠兄叫青狠而不叫紅狠一樣。」

語罷，微微一頓，復道：「狠兄似乎對這個青牛童子有所忌憚？」

血巖青狠瞠目舌結，半晌始道：「笑話！老夫何嘗忌憚於誰？强如趙鳳豪，老夫還不是……」

話猶未完，那童子笑笑打斷道：「强如趙鳳豪，你都祇被一掌擊退，猶能得全首領，是也不是？」

血巖青狠怒嚎道：「娃兒！你找死！」

他那長滿黑毛的大手一伸，便撲到童子身前，童子抽身退到桌後，血巖青狠前撲的身軀適爲桌面擋住。

童子輕笑道：「狠兄你也未免太沉不住氣……」

說着，又晃晃頭，自語道：「世人盡皆痴呆，無怪我這痴呆總是難以脫手……」

他緩緩自懷中取出一塊方絹，攤開來却成了一面小旗，旗面兩側繡着兩個垂髫幼童，其中則以紅線繡着八個篆體小字：「且痴賣呆，人生幾何。」

血巖青狠乍見旗上繡字，一旁的老嫗，也注意到這邊來，她瞥了那旗面一眼，視線便再也收不回來，滿面都是驚疑。

血巖青狠吶吶道：「你……你……痴呆童子？」

童子淡淡道：「狠兄是世上第一痴呆，是以這面小旗合該轉贈與你。」

血巖青狠可沒將這話聽進去，心中不住沉吟：「眼下强敵環伺，我老狠已是窮於應付，若面前這童子果然與傳說中的那人有關，那更是斷難佔到任何便宜，罷，罷，我老狠可不要未尋到趙鳳豪之先，就鎩羽於此……」

想到這裏，遂一語不發，掉頭出門而去。

舖內諸人鬟然怔住，那童子呼道：「慢走！慢走！咱們買賣痴呆可還沒成交呢……」

他將手上小旗一揚，也自舉步追了出去。

諸人瞧得目瞪口呆，不一刻，兩人已先後消失在衆人視野。

老嫗搖搖頭，低聲道：「痴呆童子？痴呆童子……」

她低語着，徐徐回過身子，面朝岑少風道：「方才怎麼自認是趙家的傭人？」

岑少風點頭道：「事實也是如此。」

口裏說着，心中忖道：「我應該認她麼？我應該認她麼……」（未完・十九）